续补

古龙作品集

珍藏本

剑气严霜

②

古龙，本名熊耀华（1937——1985），原籍江西。古龙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是台湾著名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他从 1960 年创作《苍穹神剑》始，一生共写了近 70 部武侠小说，影响巨大。其代表作有《风云第一刀》、《绝代双骄》、《楚留香传奇》系列、《陆小凤传奇》系列、《萧十一郎》、《七种武器》系列、《白玉老虎》、《流星·蝴蝶·剑》 等。

剑气严霜

第二十章　祸从天降

林景迈目光呆滞，喃喃道：“完了？……二弟年纪轻轻，是咱们这一辈中最具天赋的剑手，将来光大崆峒一门就完全寄望在他身上，想不到就这样完了……回去后我如何对掌门师父交待？……”

梅尚林俯首道：

“小弟一时好奇，拉大哥二哥藏身入林，偷窥篷车内那神秘女子，不想竟惹来一场横祸。”林景迈道：

“三弟你也甭自责了，瞧瞧二弟到底有救没救才是正经。”

梅尚林点点头，哈腰下去伸手欲摸探钟璧胸口，突闻一道冷冷的声音亮起：

“死人摸不得！”

梅尚林瞿然一惊，下意识缩手回来，回身循声望去，只见身后寻丈处不知何时立着一人——

那人装束甚是奇特，身上自首至足都被白袍裹住，连头上也用一张白巾兜着，仅剩得一对冷电般的眸子露在外头，在阳光照映之下，就像冰雪霜花一样地晶莹雪白！

林、梅二人齐地一凛，暗道此人欺身来到近处，居然点息全无，虽说自己在哀痛欲绝中，亦不可能懵然毫不知觉，来者轻功真是不可想象了。

梅尚林脱口道：“你，你是——”

白袍人低声道：“老夫司马道元。”

林景迈与梅尚林彼此对望一眼，瞠目不能作声，半晌他俩才稍稍恢复过意识，林景迈呐道：“林某风闻江湖传言……”白袍人轻咳一声，接口道：

“传言老夫早于二十年前，举家被职业剑手谢金印杀害于翠湖画舫上是吧！但老夫目下不就好生生立在这里么？”

语声微顿，复道：

“传言往往有虚，并非尽可轻信，此即一端。”

梅尚林期期艾艾道：

“足下白巾罩头，咱们怎知足下就是司马道元？”

白袍人“司马道元”默然，猛地一抖手“呛郎”一声脆响，腰间剑子已到了他的手中。他临风一抖剑身，立见光涌霞生，仿佛有千百支利剑同时破空刺出，然后又是一道虎虎的低沉声音从剑圈里发了出来，俨然有若大雨欲来，又呜呜一如风雷之将临……林景迈冲口呼道：

“风起云涌？司马剑门的起手式！”

才说了这么一句，倏觉一阵潜力从“司马道元”手持的剑上逼至，虽在丈许之外，依旧感到呼吸受阻，立足不稳。

“司马道元”迅即收剑入匣，道：

“这一出剑，总比老夫说上千句百句犹要有用多了。”梅尚林道：

“就算足下真是司马道元罢，缘何适才却要出声阻止梅某手触敝二师兄？”

“司马道元”沉声道：

“死者全身是毒，你一摸触不打紧，老失只怕崆峒三剑自此又会少掉了一个！”

梅尚林浑身一颤，视线落到横陈地上的钟璧尸身，但见他脸色发青，肌

肤泛成紫黑之色，果是身中剧毒的征候！

林景迈惑声道：

“足下怎知在下二弟是中毒而亡？”“司马道元”道：

“令二弟不是手触过篷车中那女子遗留下来的绢帕么？就是那条绢帕……”

言犹未讫，梅尚林已自急急截口道：

“对了，毛病必然出在那条绢帕上面，现在它又到哪里去了？”林景迈道：

“为兄方才未曾加以留意，许或被风吹走了。”

“司马道元”道：

“罗帕在老夫这里！”

他缓缓将左手摊开，手心上赫然横置着一方白色绢帕。梅尚林神色霍地沉了下来，道：

“你说在下二师兄是因为摸过绢帕，绢帕上剧毒侵入肌肤而死，然而足下将绢帕握在手中却安好无事，该要如何解释？”“司马道元”道：

“你没见到老夫手上带着薄皮手套么？哼，当真愚不可及。”梅尚林凝目一望，果见“司马道元”双手均已套着肉黄色薄皮手套，因色泽与肌肤相仿，非留心观看不能察觉。

“司马道元”依着手帕上绣字念道：

“十月霜花满路飞，披香绢帕赠死者……嘿，她早就预料到拾起这条绢帕的人必死无疑了。”

林景迈愕道：

“足下口中所提到的她，便是坐在篷车里的神秘女子？”“司马道元”没好气地道：

“不是她还有谁？”

林景迈道：

“那么刻前所发生的一切经过，足下都瞧见了？”

“司马道元”颔首道：

“水泊绿屋主儿从篷车内露面时，立刻察觉出尔等躲在暗处偷窥，逐故意留下染有剧毒的手帕，欲一举毒毙你们三人……”林景迈不道：

“在下师兄弟与其素无仇恨，何以她必欲置咱们三人于死地而后已？”

“司马道元”道：

“你们都窥见了那女子的面孔，在她的心目中，那简直是死有余辜了。”

霎时，林景迈及梅尚林额上冷汗涔涔而落，半晌说不出一句话，他俩谁也不敢相信为了这点小事，就吃人以毒计暗算，几至性命莫保。

“司马道元”续道：“在她的算计之中，以为只要你们手触到尸身，必然一个接着一个倒地而亡，孰料会有老夫出来揭破她的毒计说到此地，突然路旁林中传来一阵阴森的呼号：

“崆峒高弟，走向鬼门！……崆峒高弟，走向鬼门！……”林、梅二人齐然一惊，喝道：

“什么人在此装神弄鬼？”

那阴森的号声如旧：

“崆峒高弟，走向鬼门！………

号声中，密林劲风激荡，五条人影连袂射起，在半空各分左右平列散开，

相继落在道中。
诸人定睛一望，只见来人头上俱都扎着一条绿巾，衬着一身短打，个个长得尖嘴缩腮，脸上露出森森煞气。
为首一名魁梧汉子冲着林景迈喊道：
“人抬人，水抬船，崆峒三剑抬阎王！”
林、梅二人见对方来势威猛，不由自主露出惊惶之色，只有“司马道元”仍然不动声色，甚至连瞧都不瞧他们一眼。林景迈勉强捺住一颗忐忑不安之心，朝五人一抱拳，道：“五位壮士请了。”
那五名短打汉子冷冷一哼，却没有人还礼回话，顷忽，五人蓦然又纵身分为左二右三向旁跃开。
那五人甫行跃开，林丛枝叶一分，一排三个绿衫人缓步走将出来，他们行在道上，每一落足，地面便微微震动，那份内力之强，着实已到令人咋舌的地步了——
此刻道上一总立有十余人之伙，却是乌雀无声，连空气俱已凝固了一般。
梅尚林首先忍耐不住，道：
“尔等此来。为的便是要取咱家师兄弟性命吗？”
前后掠出的八人闭紧嘴巴，闷声不响，面上亦无表情，生似没有听见他的言语，有顷，“司马道元”开言道：
“八位说话啊，不说话是不行的。”
居中一名绿衣人双眉一挑，斜脱着白衣人道：
“阁下是崆峒派的人么？”
“司马道元”道：
“老夫像是崆峒派出来的么？老夫还不知崆峒有什么出名的人物哩。”
他口气之大，使得那八名绿衣人一时间瞠目结舌。一时林景迈与梅尚林也听得呆了。
那居中绿衣人道：“那么地上死者为何人？”
林景迈心中恚怒，但他天性稳重，不欲多生是非，忍气答道：“死者乃在下在师弟。”
那绿衣人皱一皱眉，道：
“看来有人先咱们而下此煞手了，……”
那绿衣人又端详了尸身好一忽，始偏首朝右边另一个剽悍绿衣汉子道：
“看死者模样，像是中毒而亡，你有何高见？”那剽悍汉子道：
“中毒就中毒吧，既已死去一人，省得咱们多费一番手脚。”言下，足步一勾将尸体踢起，紧接着挥出一掌，“嘭”一响，掌心击中钟璧冰冷的胸口，尸体飞出老远落地。林、梅二人目睹对方凌辱死者，怒极大叫道：
“你敢——”
才迸口叫出这两个字，倏见那剽汉子惨叫一声往前直冲，“咕咚”倒在道上！
诸人立即凑过脸去，在日晖泻照下，可以瞧得出他脸上笼罩着一层死气，鼻息全无，显然业已气绝毙命！
渐渐那剽悍汉子肌肤泛起一点一点青黑之色，死状与钟璧毫无两样。
梅尚林透了一口寒气，道：“好厉害的毒素！”
绿衣人若有所思地望着地上那具失去生命的躯体，自外表观去，瞧不出他对同伴的死有何反应变化。

须臾，他仰起首来向林景迈道：
“我们奉命到此取你等性命，还未动手就不明不白先自折损一人，你一定在心底暗暗窃笑吧？”
林景迈道：
“林某哀戚二弟之亡都犹不及，哪有心绪顾到此等小节。”那绿衣人冷冷道：
“令二弟身死，有你们两个同门为他悲戚，不知你俩死了，又有谁会来洒泪一哭？”
口气甚是冷漠无情，虽只淡淡一言两语，却马上使得周遭气氛变得紧张阴沉起来——
林景迈并非未见过世面之辈，哪会听不出其中含意，他寻思一下，便知今日之局绝难善了，当下道：
“反正咱等已抱有必死之心，足下尽管动手罢，但在动手之前，林某有一事相询——”
那绿衣人道：
“你问，不过问完事情之后，纵然得释心中疑团，也是死路一条，这又有何分别？依我瞧，你还是不问也罢。”
林景迈道：
“问当然要问的，至于死路生路，林某只有顺着老天爷的安排去走——”
他回答得如此磊落，一旁的“司马道元”不觉暗赞了一声。林景迈复道：
“足下可不可以明告，何以欲做此赶尽杀绝的冷酷行为？”那绿衣人略一沉吟，道：
“适才你们崆峒师弟三人，曾瞧到篷车里香川圣女的面容话至中途，他身后一名魁梧汉子突然插嘴道：
“时刻无多，咱们尽速将他俩解决便了，何须多费唇舌解释此事，在此穷泡磨菇？”此言一出，其余五人登时蠢蠢欲动，个个露出凌厉杀机，举步朝林景迈及梅尚林环抄迫近。
林景迈敞声喝道：
“且慢！”
那魁梧汉子道：
“你还有什么遗言要说？”
林景迈道：
“林某师兄弟不过素仰香川圣女风华绝代，是以才动了一瞻圣女风采之念，而且武林中见过她容貌的大有人在，岂有……”魁梧汉子不耐打断道：
“废话连篇！你可知咱们八人一路远远跟随在香川圣女所坐的篷车后头，遇有瞧见圣女容貌之人，咱们继后就将他送上西天极乐，这一路下来，在咱们手底下获得超生的，少说也有数十人之伙了！”
语歇，复行迈步逼前，林景迈及梅尚林情知这一战在所不免，遂相继解下腰间佩剑，凝神以待。
那绿衣人右手有意无意当胸举起，五指搭在左腕之上，掌势移动间，隐隐罩住梅尚林前胸、双肋、喉头十二处穴道。
梅尚林骇然一呼，在他的经历中从未有过一个照面就被敌人罩住穴道，何况自己长剑犹未出手。虽说是自己一时疏忽大意致为敌所乘，但那绿衣人武功之诡异，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他双目四转，竟找不到一丝一毫

空隙得以出剑反击，似乎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

霎时他面色由灰而白，呆呆立在原地动弹不得，林景迈敢情瞧出他情状有异，低声问道：“三弟，你怎么啦？”

他去不知梅尚林已处于生死一线之间，只要那绿衣人动一动指头，来不及应付便得暴死当场。

忽然那许久未曾开口的“司马道元”一晃身，掠到对峙的双方中间，面对着绿衣人。

“司马道元”慢条斯理地道：

“老夫曾闻江湖人言，香川圣女非特风华绝代，抑且心地皎洁一如清风霁月，尔等却紧随在她后面辣手杀人，岂不有违慈悲本旨？”

那绿衣人斜睨了他一眼，道：

“尊驾既非崆峒派人，便请快快避开，免惹是非。”

“司马道元”淡笑道：

“老夫一生所惹的是非也太多了，自学剑伊始，便无法摆脱武林中的是非恩怨，又哪里在乎这场麻烦事儿。”

绿衣人沉声道：

“如此道来，尊驾是要把这趟浑水搅得更浑了！”

“司马道元”默然半晌道：“这样吧，你先回答老夫一问，如果能令老夫满意，我就撒手不管，你认为如何？”

绿衣人身侧的魁梧大汉怒叫道：

“你是什么东西？咱们得看着你的脸色行事么？……”话未说完，视线无意触到“司马道元”那宛似鹰隼般的凌厉目光，突地无端打了个寒噤，再也说不下去。

那绿衣人眼珠一转，道：

“也好，咱家答应你了。”

此言显得十分低声下气，他左右六个同伴立刻露出讶然之容，猜不出绿衣人缘何示弱于对方以至于斯？

“司马道元”一字一语道：

“你等八人可是水泊绿屋所派遣出来的爪牙？”

那“爪牙”称呼甚不中听，但他所强调的乃是句中的“水泊绿屋”四字，所以尚不致导致强烈的反应。

绿衣人神色一变，旋即恢复正常，道：

“此话问得可笑之极，咱们与水泊绿屋连半天云也沾不到一点边，尊驾凭什么捕风捉影，硬指……”“司马道元”打断道：“然则你也知道水泊绿屋这个地方了？”

他言词犀利，使人连琢磨考虑的余地都没有，绿衣人顿时露出凛惕之意，愣了一愣始道：

“我说过我知道么？”

“司马道元”冷冷道：

“你支吾其词，答覆得并不好，看来这桩事老夫不能袖手不管了。”

绿衣人道：“你待如何管法？”“司马道元”道：

“简单得很，只要有老夫在，崆峒二剑便不许让尔等随便给宰了！”

绿衣人勃然怒道：“你若嫌命长，就试着管一管看吧！”

“司马道元”但笑不语，似乎未将绿衣人恫吓之词放在心上。林景迈轻

咳一声道：
“足下盛意可感，今日之事林某师兄弟二人已足够打理，想不致于如足下所说，让人随便就给宰了，足下请自走……”“司马道元”摆摆手，阻止林景迈续说下去。
他转朝绿衣人道：
“方才老夫冷眼旁观，见你一举手之间，立刻施用‘九转拂穴’手法，遥罩敌手大穴，迫使对方不及还手，功力之高足可挤入一等高手之林而毫无逊色，像你这等人物尚且为人所用，老夫很为你可惜。”
绿衣人一晒道：
“你若寒了老子，那就夹着尾巴……”
下面“滚蛋”二字犹未出口，陡然眼前一亮，一道寒森森的白光飞起，“司马道元”剑子已自出匣——
绿衣人道：“准备动剑了么？”
“司马道元”手指轻轻抚弄着剑身，道：
“老夫封剑二十年，岂能在一些魍魉蟊贼身上破誓了。”绿衣人道：
“但是你分明已亮出剑子，犹说封剑……”
“司马道元”截口道：
“所谓封剑，便是誓言能能剑子杀人的意思，老夫虽然亮出长剑，并没有打算在剑身涂上你们七人的鲜血。”
绿衣人一怔，旋会意道：
“然则你凭一支剑子，就想将咱们吓走？”
“司马道元”冷冷道：
“你以为老夫办不到么？”
绿衣人突地仰天暴笑起来，回首向其余六人道：
“你们都听到了没有？这位大剑客不敢真枪实刀动手，仅凭一支剑子摆在手上做做幌子，便想将咱们唬走？哈哈，天下可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
他笑产前俯后仰，险些连眼泪鼻涕都笑了出来。
那魁梧汉子嗤之以鼻，道：
“如果咱们一遇上敌人亮出长剑，就吓得拍马走路，那咱哥儿还能在江湖上混么？……”
另一名大汉道：
“这人也许是发狂病了，说不定还是个失心疯子。”
一旁的崆峒门人林景迈和梅尚林也觉“司马道元”吹嘘得太过了，心想他或许一时情急，才会说出那等荒诞不经之言。
“司马道元”冷冷一哼，哼声里隐隐露出无比森冷的味道，霎时道上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
这时日正中天。
“司马道元”手指拂弄着剑柄上的穗丝，缓缓推出长剑——
他长剑推出之势极为徐缓，绝无任何出奇之处，猛闻“呜”地一声怪响扬起，剑啸之声呼呼不绝，寒光霍霍绕体而生。
对面七人陡然同时感到一股凌厉无比的“杀气”自对方剑身上透出，迅即陈逼而至——
那股奇异的“杀气”来得突兀无比，绿衣人与同伴虽则立在十步之外，却都隐隐感到有如面对死神，随时对方都可出剑，轻而易举击毙自己！

此刻那七人包括绿衣人在内，心中不约而同生出一种怪异的感觉，仿佛自己已完全丧失抵抗能力，只有听人予宰予割——推究起来，所以会有这种感觉，似乎就因那难以言喻的“杀气”而生！

旁立的林景迈不知不觉已是冷汗遍体而流，暗忖：

“这自称司马道元之人一出剑，就带着如此逼人的‘杀气’，使敌手在剑身所透出的‘杀气’下斗志丧失无遗，据我所知，天下使剑者能达到此等地步的只有少数二三人而已，难道他是……”忖思至此，他再也不敢往下追想下去。

七人陡然之间面目失色，豆大的汗珠不住自两颊滚落。良久，绿衣人才猛然惊醒，沉下嗓子一字一字道：

“你——你是失踪已达二十年的职业剑手……谢……金……印……”

刹时一众高手有若被一把巨锤狠狠地敲了一记，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闻了。

诸人眼中都露出警戒的神色，连崆峒二剑亦不例外，他们心底禁不住在咀嚼着那带点传奇性质，而又令人心寒恐怖的名字。梅尚林心中喃喃道：

“谢金印……职业剑手谢金印竟然又神秘地出现了，难道武林中又要成为一片腥风血雨么？……”

只听“司马道元”淡淡一笑，道：

“朋友你瞧走眼了。”

此言不啻否认他是绿衣人口中所称的谢金印，不知如何，林景迈与梅尚林一听他否认之语，内心反而有一种释然的感觉。绿衣人一语不发，面色出奇的凝重，终于他一挥臂，偕同其余六人转身如飞走远了！

待得七人身形杳然不见，林景迈方始长长透出一口大气，他徐徐回转身子，突然，又发现了一桩怪事——

只见在他身后那还有“司马道元”的影子在？那“司马道元”竟在顾盼之间，在他们眼下消失了！

崆峒二剑相顾骇然，过了半晌林景迈才嗫嗫道：

“三弟，你瞧见那‘司马道元’走没有？”

梅尚林恍若未闻，只是一个劲儿喃喃道：

“世上竟有这等轻功……世上竟有这等剑手？……”林景迈余悸犹存，道：

“那人果然仅凭一剑在手，立将不可一世的七个大汉吓走，若非谢金印重出，又有谁能够办到？”

梅尚林道：

“但是他方才不是否认过他是谢金印了？还有刻前他所使的司马剑门起手式——‘风起云涌’，也是一丝不假的啊，总不会说，他又是‘谢金印’，又是‘司马道元’吧！……”林景迈苦笑道：

“愚兄也愈想愈觉紊乱了，拿今晨咱们所经历之事而言，又有哪一件不是煞费人猜疑，那两辆篷车的主人尤其是个谜！”

梅尚林道：

“两辆篷车里所坐的神秘女人，咱们都看见了，其中一辆的女主人必是香川圣女，另一辆所坐的那个脸色苍白幽灵一般的女人林景迈急急打断道：

“别管那女人是谁了，可怪的是，二辆车上的女人似乎都不愿让人瞧见她的面孔，咱们因就一时好奇看了一番，二师弟才会糊里糊涂送去性命，此

外那八个陌生汉子也尾随要来杀害你我两人，有亏那‘司马道元’解围。”
　　梅尚林道：
　　“那自称‘司马道元’者，若真是职业剑手谢金印，我宁死在八个陌生汉子手下，也不愿与他相对而立，尤其他推剑时所透出的尖锐‘杀气’，令我感到较之死亡犹要难过……”
　　言犹未歇，突见道旁灰影一闪，走出一个年约五旬的玄缎老人来！
　　崆峒二剑齐地一怔，那玄缎老人踏着沉重的步子朝道上行将过来，他一壁走着，一壁自言自语道：
　　“谢金印……嘿嘿，我可不信世上有借尸还魂之人！”
　　林景迈与梅尚林彼此对视一眼，那梅尚林冲着率缎老人一揖，道：“这位老先生……”玄缎老人寒声打断道：
　　“尔等二人小心听着，将来你俩返回师门，或在武林中走动，无论是谁问起你们老二死因，绝对不准透露出今日之所见所闻，记住了么？”
　　他一劈面，便向崆峒二剑道出一连串命令字句，林、梅两人登时为之大大一愣，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有顷，梅尚林呐道：“老先生你说什么不准……”
　　玄缎老人不耐道：
　　“不准你们透露出一言半句今日所经历之事，莫非要老夫叮嘱第二次不成？”
　　他说得斩钉截铁，若以梅尚林往昔性子早就拉下脸来，先干上一场再谈，但在今番连遇怪事之后，他已成惊弓之鸟，不敢轻举妄动。
　　林景迈道：
　　“老先生的意思，敢是要林某编造一个敝二弟所以身死的谎言，去蒙骗师门，甚或其他武林同道么？”
　　玄缎老人颔道：
　　“正要你俩如此！”
　　林景迈道：
　　“敢问老先生要咱师兄弟这样做，动机何在？”
　　玄缎老人不应，梅尚林插口道：
　　“老先生可是与今日发生之事有所关连么？”玄缎老人厉声道：“胡说！尔后你若再信口开河，就会立刻尝到恶果，老夫警告在先，莫谓言之不预。”
　　他声音和表情忽然变得十分凶恶可怕，梅尚林私心惕然。林景迈深吸一口气，道：
　　“若然林某不答应呢？”
　　玄缎老人仰面向天，微露冷笑道：“那么老夫迫不得已，只好当场宰了你们俩人！”
　　林景迈一笑道：
　　“今日声言要宰掉咱师兄弟的人可多着哩，老先生算是第三批了。”
　　玄缎老人冷哼一声，道：
　　“你以为老夫没这份能耐么？”
　　林景迈岔开话题，道：
　　“请教老先生大名？”
　　玄缎老人道：
　　“老夫甄定远。”
　　林景迈露出讶然之容，期艾道：

“近日江湖风传，太昭堡继赵飞星之后出了一位新堡主，那便是你老先生？……”

玄缎老人甄定远阴笑道：

“你知道的倒也不少。”

林景迈全身突然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默默对自己呼道：“老天！敢情咱家正在走上霉气乖运，否则今日所碰到的怎么老是一些凶魔煞神？”当下垂头丧气道：“既是甄堡主吩咐，区区二人当然除了应允之外，别无他途可寻。”

甄定远道：

“你还算知机，晓得见风转舵，不愧是崆峒三剑之首。回崆峒后，你可代老夫向令掌教谷真人致意一声，要他别忘了昔日应诺老夫之言。”

林景迈道：

“这个林某自当代为转告。”

甄定远道：

“老夫本当取你俩性命，但念在令掌教与老夫曾有过一段特殊渊源，目下也不为己甚，老夫走了。”他往前行不数步，忽若有所思，又停步回过头来。

林景迈惑道：

“甄堡主尚有何事见教？”

甄定远沉声问道：“今晨你可曾见到一个穿着一袭浅紫色衣衫，骑着一匹花驹的少女，路过此地？”

梅尚林抢着答道：

“有啊，数个时辰前，咱们才在前面木桥上和她错身，后来她偕同坐在篷车前头一个少年一道走了。”

甄定远自语道：“一个少年？莫不成……是他？……”沉吟间，一纵身，往前方道上疾掠而去。

第二十一章　一掷万金

道上，甄陵青坐在马上策辔奔驰，不时回过头来望望徒步跟在马后的赵子原，仰观天色，两人至少走了有四个时辰之久了。

此刻已是中午时分，酷热的烈日冒着火似的直照下来，道中行人绝无，蜥蜴和虫鸟在的人的阳光下也蛰伏着透不过气来。

马蹄过处，黄尘飞扬，赵子原边行边举袖抹去脸上的汗珠，高声道：

“甄姑娘请将坐骑放慢一些，区区徒步马后也不知吃了多少灰尘啦。”

甄陵青哼哼道：“活该！”话虽是如此说，策辔的双手却不由自主放缓马步。

赵子原加快脚步，赶上甄陵青骏骑并头前行，又行了半个时辰，两人已走到一条官道之上，甄陵青斜睨了赵子原一眼，道：

“你还走得动么？”

赵子原不在乎地笑笑道：

“走不动也得走啊，本来嘛，我坐在残肢人那辆车头上舒舒服服的，姑娘却硬要拿我回太昭堡去，反正区区这条命，早已不是自己的了，即便跑跑步尝些苦头又有何妨？……”

甄陵青冷冷道：

“舒服？待得你到达水泊绿屋后，就知晓是不是会有舒服的日子好过了。”

但她瞧见赵子原仍是满脸不在乎的模样，情不自禁哼了一声，心中暗暗地想道：

“这小贼不知好歹厉害，犹以为水泊绿屋是个无忧乐园，我也懒得和他多说了……”

赵子原道：

“时候不早，姑娘可否大发慈悲，寻个酒铺歇息一下，填饱肚子再行赶路？”

甄陵青眺目四望，道：

“往年我路过此地，记得附近百里完全没有镇集，你要找家店铺果腹，起码还得走上大半天，倒是前方不远处有个石亭，经常备有茶水供路人饮用，咱们仍得再赶一程，到那里歇息一阵子。”当下催马快行，赵子原亦步亦趋紧跟在后，不一会，远远已可望见矗立道旁的一座石亭。

那石亭占地约有十亩见方，亭角高啄，石柱巍簇，显得十分宽敞雄伟，逐渐接近石亭时，两人便感到情况不妥。

只见亭上人群毕集，或坐或立，少说也有十来人之多，抑且个个都是江湖武人的装束。

甄陵青微一锁眉，道：

“奇了，今日石亭怎会同时到来这许多武林中人，难不成此地行将有事故发生？……”

赵子原亦觉有疑，但他仍装作若无其事地道：

“反正事不关己，我们上去喝杯水立刻走路。”

说着无意侧目一瞥，忽然发见靠右石鼓上面坐着一个中年美妇，心里微微一震，不禁趑趄不前。

他嗫嚅道：“甄姑娘，咱们还是不要上去，继续赶路的好。”甄陵青颇

为讶异，道：“ 怎么？你可是害怕了？ ”

赵子原道：“ 害怕什么？ ”

甄陵青道：“ 你莫非心有忌惮，生怕惹祸上身，怎会一忽儿主张上亭去喝水歇息，一忽儿又改变主意，欲绕道继续赶路？ ”赵子原无可奈何道：“ 也罢，一切依姑娘的意思。 ”甄陵青勒辔下马，将坐骑系在亭前树干，两人举步登上石阶，亭中二十余道视线齐注在他俩身上。

赵子原被瞧得有些不自在，向众人作了一揖，道：

“ 诸位请了，咱们路过于此，上来喝水润润喉咙，只休息一会，立刻拔腿走路。 ”

亭上诸人却只是报以冷眼，并无任何应声，连最起码的礼貌客套也没有，赵子原不由觉得老大没趣。

突闻一道粗哑的嗓子道：

“ 喝水便喝水，那来的许多噜索！ ”

循声望去，却是一个相貌凶猛的大汉，那汉子长得既高又壮，坐在石鼓上生似一座铁塔似的，气度倒有几分慑人。赵子原不愿惹事生非，是以虽被对方无理抢白了一句，并不动怒，倒是他身后的甄陵青一向娇生惯养，颐指气使，那能忍得下这口气，她美目连眨数眨，心中已自有了算计。

赵子原迳自步至水桶旁边，取瓢舀水，咕噜噜足足灌满了一肚子。

甄陵青含怒道：“ 你不给我舀瓢水喝么？ ”

赵子原道：“ 当然，当然。 ”

当下忙拿起水瓢，舀了满满一瓢水，递与甄陵青。

甄陵青接过水瓢，却未立时喝饮，她靠近赵子原身侧，低声道：“ 那说话的壮健大汉乃是晋南黑道总瓢把子任黑逵，他适才对你粗鲁无礼，待会儿我总要他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替你挣回一口气。 ”

赵子原双眉皱了一下，未及开口，甄陵青续道：

“ 坐在任黑逵左侧的则是他的得力手下胡当家，罗当家，往后坐的有刘公岛刘岛主，奇岚五义昆仲，黄河竹筏帮帮主陆川平，还有那坐在任黑逵对面，始终闭紧双目，宛似老僧人定的青衫文士语声微顿，复道：

“ 那青衫文士你甭因他其貌不扬而小觑了他，此人可是大江南北最负盛名的独行大盗田肖龙，谅你亦会听过他的大名。 ”赵子原见她指认亭上诸人，历历如数家珍，不禁暗暗佩服，心忖：

“ 甄姑娘鲜少在江湖走动，未知如何竟能认得这些人物？ ”但闻甄陵青微噫一声，道：

“ 这干人在武林中都是有头有脸，独霸一方的大豪，不想竟会聚在一起，看来咱们有得热闹瞧了。 ”

赵子原默然无语，不时转首避开石亭右面那女人的一对眼睛。甄陵青手挈水瓢，轻移莲步走向亭中石桌，经过任黑逵身侧时，忽然足步一滑，整个娇躯倒向任黑逵的怀中。那任黑逵只觉一阵阵香风扑鼻，一时为之一怔，他下意识伸手欲扶住甄陵青身躯，突地面上一凉，甄陵青手持的一瓢满满的清水，竟然因一滑之势，完全泼到任黑逵脸上——任黑逵做梦也料不到甄陵青会来这一手，乍不及防，上半身业已被冷水淋湿，水珠从他蓬散的头发滴落下来，甄陵青立稳身子，道：“ 对不住，对不住。 ”

口里虽说着道歉之语，可是面上却挂着开心的笑容，令人一望而知她其实是毫无诚意。

任黑逵双目露出凶光，他身为晋南黑道总瓢把子，居然吃一个女孩耍弄得如其狼狈，当着一众高手之前，这个跟斗栽得可大了。他暴跳如雷道：

“臭丫头！你竟敢到老虎头上来捋须………”

大吼一声，震得众人耳鼓呜呜作响。

紧接着他一扬手，登时一股潜力迎面涌到，甄陵青早有防备，对方手势才动，娇躯随之一转，有如风车般疾旋了一圈，那任黑逵含怒所发的一掌，竟因她一转之势而被化解了去。

任黑逵脾气最为粗暴，一击不中，第二掌随之发出，掌力挟着雷霆万钧之威，往甄陵青当头罩落。

倏然石亭右侧亮起一道娇脆的语声：

“任黑逵，你若伤了那个小妮子，眼看晋南黑道就得冰消瓦解了！”

任黑逵性子虽称粗暴，武功却一点亦不含糊，一闻此言，转念间健腕一沉，硬是刹住掌势。

他侧首朝那发话的中年美妇道：

“桃花娘子，你最好将话解释清楚，俺老任……”

那中年美妇果然是桃花娘子，她截断话头道：

“你老任虽贵为晋南黑道首领，但自信能应付得了太昭堡的问罪之师么？此女便是甄定远的女儿。”

任黑逵侧目一望甄陵青，几乎有些不敢相信，只是一听桃花娘子的椰榆口气，不信也得信了。

他心惊忖道：

“罢了，那甄定远与武啸秋同为当今武林二大擎天巨擘，桃花娘子说得不错，我老任虽则霸处一方，仍万万不足与其相抗，否则不啻种下了灭身之祸……”

遂于笑一声，道：

“话说重了，这小姑娘一时不慎，弄翻水瓢，俺丝毫没有怪罪她的意思，只不过可惜了那一瓢清水而已。”

桃花娘子笑笑，转朝甄陵青道：

“任大侠说过并未责罪于你，甄小姑娘，你可以走了。”任黑逵在甄陵青转身时，目中凶光又露，但他深知个中利害，是以只有哑子吃黄连，硬生生隐忍下来。

甄陵青步回赵子原身侧，笑道：

“这一手如何？前晚我在客店房外窥见你冷不防泼了那仆人天风一桶水，遂也依样画葫芦泡制一番，姓的任的果然着了道儿。”赵子原不以为然道：

“高明固然高明，但姑娘何必招惹不必要的麻烦？”甄陵青恚道：

“我不过替你挣回一口气，不想好心反倒没有好报，哼，没有一丁点男人气概，难怪你心甘情愿为残肢人的奴仆，做那等下贱的工作！”

赵子原心子仿佛被什么狠狠敲了一记，只觉难受异常，脸上自然而然露出痛苦的表情。

甄陵青见他神情突变，美丽的眸子登时透出愧疚之色，柔声道：

“你甭放在心上，我不是有意刺伤你的。”

赵子原默然，须臾，甄陵青忽然凑近他的耳朵，道：“那桃花娘子老是拿眼瞟向你，你认识她么？”

赵子原微微一震，道：
“不久之前我在大荔镇酒楼见过她一面，当时她似乎错以为我是另一个人……”
甄陵青悻悻道：
“五花洞出来的女人美则美矣，却没有一个不是荡检逾闲，声名狼藉的，你遇上时顶好装作视而不见，莫要理睬她们。”赵子原听她居然苦口婆心教训起自己，只有唯唯诺诺。甄陵青还待数说下去，突然身后一道娇脆的口音道：“小妹子，适才我说好说歹解了你一围，未几你便在背后数说起我的坏话来，哎，真是好人难做，好人难做。”
甄陵青究竟面嫩，立时胀得通红，那桃花娘子款款上前，朝赵子原嫣然一笑，低声道：
“谢小兄弟……啊不，你对我说过姓赵，我却一迳儿以为你是姓谢，说来也真可笑。”赵子原未及开口，一旁的甄陵青已自沉下脸来，抢道：“久闻桃花娘子乃女中中帼，咱们太昭堡可不敢攀这个交情，你请自便吧。”
桃花娘子闻言并未动怒，道：
“这位赵小兄弟也是太昭堡的人？”
赵子原摇头道：“不是。”
甄陵青白了赵子原一眼，道：
“谁说不是？姑娘话说在前头，若有何人欲谋不利于他，太昭堡自不能不闻不问。”
她语声甚高，亭上诸人无不听得一清二楚，忍不住惊异地打量着赵子原，暗暗猜测他的来厉。
而赵子原却因甄陵青突如其来的一语，而为之大感讶异，几番想要开口发问，终于又忍了下去。
桃花娘子脸上笑容未褪，脑际念头速转数转，移身离开步回原来座位。
赵子原压低嗓子道：“区区并非令尊下属，姑娘缘何有此一语？”
甄陵青道：
“看来那桃花娘子对你未尝怀有好意，所以我故意虚言警告她，使她不敢轻易动你的脑筋。”
赵子原不知甄陵青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何意思，正自思索间，甄陵青芳容一整，复行问道：
“我还未问你，日前你受武冰歆那贱人之命，借故潜入本堡，为的可是相机偷窃我卧房里挂着的那把金日断剑？”
赵子原道：
“姑娘即已知情，区区若加以否认，亦无法瞒得过姑娘了。”甄陵青道：
“我早知你来到太昭堡必然另有目的，却不忍将你揭穿，赵子原，你不该始终欺骗于我……”
她幽幽叹了口气，继道：
“那天晚上，我发觉武冰歆那贱人潜入堡里，指示你行事机宜，我心知受骗，急怒之下，恨不得将你俩杀死当场，当时我实在愤怒得什么都不能想了。”
赵子原道：
“区区居然未丧命在姑娘掌下，实是幸运非常。”
甄陵青道：

“过后，爹爹把你送与残肢人为仆，不知如何我又开始为你耽心，遂瞒着爹爹溜出堡来，今日上午追上你们，向残肢人撒了个弥天大谎，设法使他释放了你，以免终生为他人所制。”

赵子原大感意外，道：

“然则依姑娘所称，令尊欲要求残肢人释我回堡之言，完全是假了？”

甄陵青重重一点头，赵子原只感啼笑皆非，暗呼道：

“你这不是帮了倒忙么？我体内毒素已解，随时都可一走，但我依然愿意忍受残肢人的百般折磨，便是为了欲跟随他去水泊绿屋，以探查昔年那一段公案，目下反因阴错阳差而坏了事，好在一个月后，尚有到绿屋去的希望……”

正忖间，那坐在石桌左后侧的陆川平启齿朝任黑逵道：

“任大当家，你获得的消息到底正确不正确？”

任黑逵转目望了左右侧坐着的两名助手一眼，那右边的劲装中年人立起身子，洪声道：

“据胡某所辖第二分舵兄弟昨日传报，圣女所坐在篷车正经过安峪，直往横岭关驰来，此地是她必经之路，午前诸位必能见到篷车出现。”言下重又落座，陆川平道：

“只为了一瞻圣女风采，便在此等候了足足一个上午，胡当家，你认为是否值得？”那劲装中年人胡当家道：

“陆帮主何作此语？昨夜胡某得到这个讯息，转向总舵任大当家报告之时，陆帮主、刘岛主适为任大当家座上之客，是陆帮主提议先到这座石亭候待，目下敢是又有变卦了么？”

刘公岛刘岛主插言道：

“既然来了，焉能首鼠两端，说实话，举座之人有谁不想一瞧香川圣女的庐山面目？”

陆川平道：

“果然大伙儿都难免有这份好奇之念，近日武林中绘声绘影，将香川圣女渲染成美色倾城，直似天仙化人般的女子，此外她萍踪无定，行事如神，也是令人容易引起纷琢流言的原因。”他干笑一声，复道：“不过待会儿圣女芳驾来到，莫要竟是个奇丑无比的母夜叉，那就未免太煞风景了，哈！哈！”

赵子原闻言心中已有梗略，暗忖：

“原来这些人都为了一睹圣女容貌而等候于此，难道那香川圣女的名气当真大到如此地步？”

突然左首一道冷冷的声音道：

“陆帮主此言颇有亵渎圣女之嫌，区区兄弟未敢苟同。”陆川平吃人以冷言顶撞，神色霍地沉了下来，道：

“竹筏帮与奇岚五义向来河井不犯，陆某几时开罪了韩大侠？”那说话音正是奇岚五义的老大韩中群，他谈谈道：

“陆帮主好说了，在下就事论事，陆帮主言语还是检点一些的好。”

陆川平怒哼一声，举步朝韩中群迫至，一伸掌疾往韩中群劈他出手部位奇准，加之速度又疾，无愧为一帮之主，但他掌势只施出一半，立刻就停下了手，因为他的衣袖被扯住了——陆川平又急又怒，脱口道：“什么人敢与陆某捣鬼？”回目一瞧扯住衣袖之人，竟是中原独行大盗田肖龙！

那陆川平出掌何等迅疾，譬之风雷电掣亦不为过，对座的田肖龙只一伸

手，便扯住了他的衣袖，虽说是在陆川平猝不及防下，抽冷子始能得手，但其手势之诡奇，已足使亭上诸人侧目相看了。田肖龙头也不抬，道：

“凉亭是供人歇息之所，两位要打请到亭外放对儿去。”扯住陆川平衣袖的手缓缓缩将回来，眼帘一瞌，闭目养起神来。

陆川平恚极，道：

“任大当家，这姓田的也是贵舵的宾客么？”

任黑逵道：

“昨夜胡二当家到总舵通知有关圣女行踪的消息时，只有陆帮主与刘岛主在场，今儿一早咱们赶到此亭，却发现田肖龙田兄，奇岚五义昆仲及桃花娘子等，已先咱们抵达这里，任某犹未问明到底是什么缘故哩？”

桃花娘子哂道：

“尽管你姓任的手下耳目众多，能获知圣女的行踪，旁人就不得而知了么？简直废话。”

任黑逵冷笑一哼，面向闭目而坐的田肖龙道：

“敢问田兄此来，仅是为了一睹圣女风姿，抑或另有其他居心所在？”

田肖龙抬目道：“二者都有。”

任黑逵沉声道：“田兄此言何意？”

田肖龙淡淡地道：“田某固欲饱睹美色，顺便亦想趁此机会做笔买卖。”

说着微微一笑，继道：

“从来美女随身总带有珠宝饰物，以衬托其娇艳，香川圣女之美，既能令天下男子一见而神驰，其所带首饰之多，自不在话下，田某饱睹美色之余，顺手做它一票，谅诸位不致反对吧？”亭上诸人面面相觑，半晌作声不得。桃花娘子笑道：

“有道是‘做贼的不忘本行’，田官人乃是中原名气最著的独行大盗，这笔买卖还不是举手之劳而已？”

她语气讥诮刻薄，田肖龙不禁含怒而视，桃花娘子亦抬目对望，丝毫没有示弱退让。

那奇岚五义之首韩中群正色道：

“田当家算盘倒是打得蛮响，但只怕打得未必如意！”田肖龙凝目盯住韩中群，厉声道：

“莫非你想挡田某的财路？”

韩中群颔首道：

“在下兄弟五人在此，若仍任由剪径之辈横行，公然在官道上抢劫而袖手不管，也枉称侠义中人了！”

田肖龙眼露杀机，似乎有动手的迹象，奇岚五义昆仲凝神以待。

良久，田肖龙冷笑道：

“好得很，田某做案之时，一向俱是越货与杀人双管齐下，香川圣女乃天生的美人儿，田某还舍不得辣手摧花，现在总算有第三者顶了她的位置，让田某可以过过杀人的瘾头——”

亭上一众高手彼此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一时形势混乱，成了敌友难分之局。

甄陵青悄悄对赵子原道：

“这里除开奇岚五义是不折不扣的正派侠士外，其余均是黑道中人，无怪他们说话会显得格格不入，看来五义与田肖龙的一场冲突在所难免。”

赵子原嗯了一声，双目一扫，脱口呼道：

“那辆篷车来啦！”

众人呼地立起身子，运足眼力望去，只见远处道上烟尘滚滚，依稀一辆灰篷马车疾驰而至。

瞬息间，那辆篷车已来到近前，任黑逵嘴唇一努，胡二当家及罗三当家联袂奔出石亭，拦住去路。

那坐在车台上的赶车人勒僵驻马，神色虽变但没有发作，敢情胡、罗二人都哈腰躬身，执礼颇为恭谨。

罗三当家道：

“请贵上恕过拦路停车之罪，咱等闻知圣女芳驾路经安峪，特在此等候瞻视圣女，万望俯允……”那赶车人截过话头道：“鄙上有要事在身，须于明夜前赶路出关，尊驾之请求，歉难应允。”

亭上诸人齐然举步上前，那任黑逵道：

“然则你竟能代替贵上作主么？”

赶车人道：“先时鄙上已有吩咐下来，若遇上……”

话未说完，忽然车内传出一道银铃似的女音：

“马铮可以将帘布掀开了，他们既是乘兴远道而来，岂可让人失望而返。”

声音甚为轻脆动听，一众高手不禁起了闻声如见其人的感觉，尽量设想坐在车中的圣女的清丽容颜。

而赵子原却无暇注意及此，心里忖道：

“这赶车人就叫做马铮，他非特相貌酷似水泊绿屋那辆篷车的赶车人马骥，抑且又与他同姓，未知他们之间到底有何关连？”赶车人马铮叹口气，道：

“鄙上坐在马车内侧，列位行过车头时，务请俯下头来，目光不可斜视，以示对圣女之敬意。”

边说边将帘子轻轻掀起一角，众人列成一行，鱼贯绕经车头行过。

赵子原低声向甄陵青道：

“我们也过去。瞧瞧如何？”甄陵青点头应可，两人遂跟随着一众高手之后前行，赵子原凝目细望，自帘角空隙透进的晕糊糊光线下，依稀可见车厢布置得甚是华丽讲究，隐隐浮动着一股沁人的馥郁幽香。

坐在车厢左侧的是个婢子打扮的少女，婢女的右方端然坐着一个轻纱飘拂，眉目如画，而又幽雅姣美有若天仙的中年女子。那女子乌发披垂，遮住半截面庞，这时她微微抑起螓首，姿态之美，无以复加，赵子原视线迅速从她那芙蓉般的脸上扫过。触目但觉熟稔异常，身子不由颤一大颤！

他情不自禁脱口呼道：

“娘！你……”

才低呼了这么一声，连忙以手遮口，那车帘马上垂放下来。任黑逵等人俱为香川圣女的清丽所慑，非但心神俱醉，简直有些意乱情迷起来，居然没有听见赵子原的低呼。

陆川平猛吸了两口气，道：

“名下不虚……名下不虚……圣女风华绝代，果然是天下罕见的美人胚子……”

他嗓子压得很低，几近于自言自语，赶车人马铮望他一眼，并未加以理

会。

甄陵青靠近赵子原身侧，问道：

“适才你失声呼嚷什么？”

赵子原恍恍忽忽地道：

“没有……没有啊……”

他脑际思潮汹涌，暗暗希望那车帘再度掀开让他瞧个仔细，以释心中重重疑团，忖道：

“娘借住在阳武白雪斋师父那里，多年来始终未尝出门一步，刚才十有八九是我眼花认错了，但那香川圣女长样委实与母亲相似已极，只是年龄看起来，较之母亲犹要年轻一些罢了，这是怎么回事？”但愈想愈觉得事态复杂，心里虽然疑云丛生，却也整理不出一点头绪来。

赶车人马铮一扬马鞭，方欲策马而驰，那田肖龙突然伸手一拉缰辔，口中沉声喝道：

“慢着！”

马铮呆了一呆，道：

“阁下欲待何为？”

田肖龙打个哈哈，道：

“在下田肖龙，你听过这个名字么？”

马铮瞠目道：

“你——你是中原有名的独行大盗？”

田肖龙道：

“大盗之名倒不敢当，不过田某依赖此道营生已久，咱们干这一行的不出山则已，一出山例不空手而返，贵上……”马铮面寒如水，打断道：

“长话短说！你想动鄙上所带珠宝的脑筋是么？”田肖龙干咳道：

“田某知晓此举对圣女多有亵渎冒犯，但情非得已，而且我也听过圣女未习武术，对技搏之事一无所知，若贵上能将身外之物的珍珠财宝赐下，田某绝对不愿动武伤了和气——”马铮道：

“你的胆子着实不小，敢情你认定敝上不懂武功，便是可欺的么？”

田肖龙神色阴晴不定，默然无语，其实他对香川圣女尚有几分忌惮，故不敢妄动干戈，否则以他的性儿早就动手先杀它个鸡犬不留，然后再饱掠财物而去了。

那奇岚五义大步踏前，韩中群道：

“姓田的，你做得太过了！”

田肖龙冷笑道：

“韩中群，你们兄弟要上来送死也无须急于一时。”

语声甫落，双掌翻飞如电，飚然疾向韩中群胸前要害。

这下变生肘腋，韩中群乍见对方堂势才发，劲风已然袭体，欲出掌相迎已然不及，急切里他大叱一声，左手肘部微微一曲，以肘代掌硬接了田肖龙一招，“蓬”一响，韩中群仰身倒退数步之遥。

好容易方始拿桩站稳，下意识摇动一下自己左手，只觉又酸又麻，他知道自己一条手臂只怕废定了。

田肖龙指着五义其余四人，道：

“你们一齐上吧，否则仅凭姓韩的一人是不行的！”

奇岚五义明知田肖龙这是以退为进的说法，但经他如是一说，旁立的四

个人反倒不好意思上前帮手。

田肖龙催掌又至，他一心欲速战速决，是以一开始便展开凌厉攻势，冀图在数招之内把韩中群解决。

韩中群左臂受伤，身形转动远弗如平日灵活，无形中吃了大亏，音掌左支右绌，败象渐呈。田肖龙暴声道：“ 碰上咱田肖龙，你只好认命了！ ”

他猛一欺身，掌势暴吐，霎时啸声大作，那掌力之强，顿时使得周遭的诸人骇然色变，韩中群自知已临生死关头，一个应付不善，便得五步陈尸，他右手一沉，运足内力斜拍出去。

田肖龙冷笑一声，手腕一翻一转，一股古怪无比的掌力顺着一翻之势缓缓击出———

掌上毫无风声，生似全无劲道可言。

韩中群只觉对方那股掌力平淡无奇，丝毫未尝感觉有任何威力，遂毫不在意照旧推出一掌。

双方掌力在半空一触，奇事立刻发生了，韩中群倾力所发出的掌力忽然像是被什么无形之物吞噬了一般，落得无影无踪，另一方面田肖龙的一掌则长驱直进，一些儿也未有阻滞。韩中群大吃一惊，值此情势下，他欲变招换式业已不及，除了束手待毙外，别无他法可想。

田肖龙一掌正欲击实，倏然身后衣袂一振，飚风斐然而作，他头都不回便知身后有人突袭，那人口中喝道：“ 撤掌！ ”田肖龙一招本将得手，却不料有人会自后偷袭，当下无奈，只有撤掌让身以自保。

他霍然回转身子，厉声道：

“ 小鬼头，你脑袋瓜了不要了么？ ”

那偷袭者正是少年赵子原，他目睹韩中群身陷危境，一股正义之感迫使他挺身而出，解去五义老大的致命之危。

赵子原淡淡道：

“ 奇岚五义不好意思以多为胜，区区可不是五义之人，方才偷袭的那一掌，尽管算在我的帐上。 ”

田肖龙冷哼一哼，左手猛然向外一弓，直朝赵子原腕间脉门锁拿出来。

甄陵青情急喝道：

“ 田肖龙你若敢伤这少年一毫一毛，从此便是太昭堡的不世之敌！ ”

田肖龙掌势一窒，道：“ 甄丫头，你少抬太昭堡的名号唬人。 ”这会子，篷车传出那女婢的声音道：

“ 吵死人哪，喂，田肖龙，家主人要传话与你，你仔细听了……… ”田肖龙愕道：

“ 姑娘说吧，田某洗耳聆听。 ”

那女婢的声音道：

“ 我家女主人答应赏你一箱珠宝，但要你亲自进车厢来取田肖龙迟疑道：

“ 这个………这个…… ”

那女婢揶揄的声音道：

“ 怎么？连这等举手之劳的小事也要畏首畏尾，奉劝你独行大盗也甭当了，我家女主人倒是错看了你。 ”

田肖龙受激不过，道：

“ 笑话，田某可是从刀尖上打滚过来的人，这等阵仗焉能难得倒我？ ”

身子一提，落在车头上，一手“ 刷 ”地掀起布帘，上身微微倾伏，进入车厢里头一一片刻过去毫无动静，半晌，陡闻一声袭帛似惨号，田肖龙双手掩面倒飞而出，“ 砰 ”地落在地面！

众人慌忙聚拢一望，只见田肖龙犹自滚地惨号不止，鲜血汩汩自他指缝隙沁出。

陆川平倒嘘口气，道：

“ 香川圣女下此辣手，未免太绝了罢。 ”

那女婢冷冷的声音道：

“ 姓田的死不了，只是他一身武功大约是废去了，再不能为非作歹。 ”

众人骇讶的望着地上躺着的田肖龙，不知为何物所伤？那田肖龙在武林中一向独来独往，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正派侠士久有除他之心，却一直对他无可奈何，可见他功力之高，到了何等地步？眼下却莫名其妙为人伤成如此模样，大伙儿不由惊得呆了。

那女婢道：

“ 我家女主人答应之事，从未食言，这箱珠宝算是赏与田肖龙了——— ”

一口沉沉的小铁箱自车厢中破空飞出，落在马前地上，发出铿锵一响，那地面登时陷了一个大坑。

铁箱盖子自动打了开来，诸人晶瞳一花，只见遍地珠宝，明珠翡翠，珊瑚玛瑙洒落一地，端的是玲珑满目，美不胜收。众人一时只瞧得眼睛发直，心子怦然而跳。

那任黑逵呐呐道：

“ 若任某估计不差，这一小箱珠宝价值总在万两以上，圣女当真要赏与田肖龙么？ ”

那女婢冷冷道：

“ 香川圣女出口岂有戏言？ ”

那赶车人马铮一抖马鞭，道：

“ 借光——— ”

众人心中迷乱，慌忙侧身让道，马铮策马驱车驰行。倏然，后面道上传来一声高喝：“ 快拦住那辆篷车！ ”一众高手齐地一怔，纵目望去，在炎日照映下，一个身着玄缎的老人，风驰电掣般疾掠而来！

第二十二章　香川圣女

那玄缎老者距石亭虽有数十丈远，但发出的语声居然字字清晰传入众人的耳中，任黑逵等人不由震惊得目瞪口呆。甄陵青花容一变，朝赵子原道：

“我爹爹追上来了，你……你快逃吧……”

赵子原踟蹰不定，眼角一瞥，陡见那辆篷车驰出以后，突然停了下来。

甄陵青失色道：

“你骑上我的马儿快逃吧，否则我爹爹追上来后，发觉你未曾跟随残肢人到水泊绿屋去，必定杀你无疑，”

赵子原恍若未闻，只是怔怔立在当地。

他全副精神一直贯注在那辆篷车上面，篷车驰出后，甄定远的喝声适于这时传了过来。

任黑逵等人齐然一愣，并未依甄定远所言将篷车拦住，不叫放行，奇怪的是坐在车头上的赶车人马铮一闻喝声，陡地勒缰驻马，自动把篷车停了下来，赵子原不禁暗自疑惑不解。后面道上，甄定远的喝声再度亮起：

“拦住那辆篷车，莫要让它离开！”

然而任黑逵等人仍旧没有采取任何拦道的行动，篷车自动停下后也并未继续向前驰行。

赵子原暗忖：

“甄定远不迟不早适于此刻出现，大是耐人寻味，他为什么叫人拦住篷车？总不会说车内所坐的香川圣女与他有过夙怨瓜葛吧，此外那赶车人马铮一听到甄定远的喝声，便自动停下，也是件奇怪不过的事，如果我的直觉所料无差，事态将可能有惊人的发展了。”

甄定远渐行渐近，离群豪立身之处仅有十余丈远光景。甄陵青见赵子原兀自低头沉思，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芳心不觉大急，连声催促道：

“你还不走？我爹爹立刻就要追上来了！”

她猛然想起一事，自袋中掏出三颗黑色药丸塞在赵子原手里说道：

“这是残肢人交给我的马兰毒解药，够你服用一个月的，一月期间过后，我到陕南师父家滩找你，再为你想办法。”赵子原茫然接过药丸，走到马旁时，眼角下意识一瞥，只见那辆篷车仍然停在数丈之外，没有驰动的迹象。

他心念微微一动，转身步回甄陵青身侧。

甄陵青气恼道：

“我恨死你这温吞吞的性子啦！即使天塌下来你也漫不在乎么？到底你走是不走？……。”

赵子原歉然地一笑道：

“区区本待逃命要紧，但目下又改变主意，决定不逃了。”甄陵青又急又怒，触目见到赵子原那略带洒脱的笑容，不知如何却发作不出来，只有连连跺足。

她哼一下，道：

“不逃是你自己的事，姑娘也懒得管你的死活了。”顷忽间，甄定远已来到切近，道上群豪瞧清来者竟是当今武林数一数二的巨擘时，不觉相顾变颜。

任黑逵抱拳叙礼道：

“不知甄堡主驾到，请恕任某兄弟未曾远迎之罪。”言语举止甚为恭谨，

敢情他深知对方之能，绝对不可开罪的缘故。

甄定远冷冷道：

“任总瓢把子好说了，老夫踏入晋南黑道的地盘，因故不及按照江湖规矩投贴拜山，还望多多包涵。”

任黑逵干笑一声道：

“甄堡主此言将置任某于何地？堡主驾临鄙地若有驱遣，任某及手下兄弟自当全力以赴。”

甄定远道：

“很好，老夫目下便有借重总瓢把子之处，请你命令手下弟兄设阴道中，毋让篷车通过——”任黑逵惊愕交加，支吾道：“这个……这个……”甄定远冷然道：

“如果任总瓢子不能照办，老夫绝不愿令朋友为难。”任黑逵连忙陪笑道：

“这是哪里话来？甄堡主的吩咐还不是一句话，堡主要鄙兄弟将篷车拦住，可知车上所坐的主人是谁么？”

甄定远道：

“车内坐的自然是香川圣女了，老夫明白你们对圣女都存着一分莫名所以的敬畏之心，故以不敢贸然行事，现在既有老夫在此，如有事故发生，概由老夫一力承担，任总瓢把子该满意了吧。”任黑逵心中虽有顾虑，至此亦不能不硬着头皮答应。当下转首微声道：

“有烦罗二当家，胡三当家拦住道路，莫让篷车驰走了。”罗东明与胡烈二人彼此困惑地对望一眼，应声纵到篷车前头，仁立在官道左右，篷车若要驰策前行，首先自得通过他俩把守的这一关！

甄定远频频点头，面上全无表情。

他视线掠过刘公岛刘岛主和竹筏帮陆川平身上，说道：“刘岛主与陆帮主可否也请帮个小忙，提防篷车从斜路冲出？”刘、陆二人沉吟下，那刘岛主朝陆川平打了个眼色，两人一东一西立成倚角之势，将篷车围在核心。

只有桃花娘子及奇岚五义立在原处不动，甄定远亦未开口邀请他们参予合围的阵容。

赵子原冷眼旁观，心忖：

“这甄定远果然非比等闲，三言两语之下便能指使群豪为他效命，而且他颐指气使，一现身立予对方以心头的重重压力，使人无形中屈服在他的权威下，可见得他是个具有相当野心而又非常自信的人，也是个领袖一方的枭雄之材！”

接着，甄定远的目光落到甄陵青、赵子原二人的身上，晶瞳中射出两道森厉无比的冷电。

赵子原只觉他的目光便如寒冰之冷，如刃剑之利，心里不禁微微发麻，悄悄移开了眼睛。

甄陵青嗫嚅道：

“爹爹，你……”

甄定远摆手道：

“青儿不必多说，有话留待以后再向为父解释。”

言罢移身走开，再也不望赵子原一眼。

赵子原颇感意外，料不到对方会轻轻将自己放过，他脑际念头电转，猜

测甄定远此刻正有千倍万倍重要的事情等待处理，是以才无暇发落自己，无疑的，那件事情必然与香川圣女有关。甄陵青在赵子原耳旁低声道：

“看样子我父亲对你并未十分注意，你还是觅得机会就快些逃跑吧。”

赵子原淡淡道：“令尊对我似无恶意，为什么我要避开他？”甄陵青道：

“你怎知我父亲对你没有恶意？目下他有事在身，所以无法分心追究于你，难道你还瞧不出来么？奇怪，你往昔脑子灵光得很，今日怎的忽然变得如此迟钝了……。”赵子原只是摇头，甄陵青连连催促不已，最后他被逼得无奈遂故意露出恐惧的神色，压低嗓子道：

“姑娘还是不要多说的好，区区一条贱命固不足惜，若被令尊得悉你暗地里帮着外人，只怕免不了一番家法侍候。”

甄陵青气得脸色发紫，若不是当着群豪面前，她早就结结实实赏赵子原两记耳光了。

这会子，甄定远缓步走到篷车前头，朝赶车人马铮道：

“有烦你转告贵上，说是太昭堡堡主甄定远在此，请她出到车外相见！”

群豪闻言为之耸然动容，那香川圣女虽然出现江湖不久，却已名传遐迩，武林中人多多少少对她总存着一份敬畏之心，纵然想一睹圣女的美艳面貌，也只能要求车夫将帘布掀开少许，走过车头时从车帘隙缝望将进去，而且须多方避免有冒渎香川圣女的言语举止。

但是甄定远独罔顾这个忌讳，劈面第一句话便要香川圣女出车相见，大伙儿登时惊得呆了。

任黑逵忍不住传声向甄定远道：

“甄堡主，你要香川圣女出车与你见面，怕不是真意的吧？”

甄定远也以传声回答道：

“谁说老夫不是真意？尔等对香川圣女可能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之心，但老夫已有把握揭破她的底细，到时或许会令你们大吃一惊呢！”任黑逵讶然道：

“你老竟知晓她的底细么？据说圣女与燕宫双后有极深的关系渊源，故而江湖中人对她如此敬畏。”

虽然他运起传音人密的功夫说话，除开甄定远之外没有第三人听见，但说到“燕宫双后”四个字时，神色仍然略变了一变。甄定远道：

“燕宫双后？……你是指那街坊故老传说的几名前辈高人——灵武四爵，燕宫双后，以及摩云手？……”

他音调是冷冰冰的，可却也透着几分不自然。

任黑逵沉重地道：“正是。”

甄定远沉思一下，道：

“这话甚是荒诞不经，莫说传言中的那几个前辈异人，数十年来从未在江湖上露过面，即使他们当真存在人世，香川圣女又怎会与他们扯上关系？”

说到此地，心念陡地一动，想起日前曾在太昭堡内惊鸿一现的中年文士，其武功路子便颇与灵武四爵相似，还有赵子原亦曾施出太乙爵独传的太乙迷踪步，这一切都足以说明，那几个前辈高人重出湖海，并非没有可能的。

他俩的传声对谈很快地就被车夫马铮打断：

“鄙上要我传话：她只听说太昭堡堡主名叫赵飞星，而且赵堡主已经于二十年前被职业剑手杀害，她不知太昭堡几时又出了一位新堡主？莫非阁下也仿效草莽绿林之据山为王，占住无主的太昭堡，便自称起太昭堡主来了

么？”
　　甄定远阴笑道：
　　“你代表贵上说话，是否也能代表贵上动手？”
　　马铮道：
　　“若阁下执意如此，小人只有奉陪。”
　　甄定远道：
　　“老夫先将你收拾下来，瞧瞧贵上到底出不出面？”马铮正待拧身纵落地面，忽然车帘平空一掀，一条纤小人影斜掠出来，端端落在甄定远面前——
　　群豪凝目一望，见跃出车外的竟是个姿色俏丽的宫装少女！宫装女婢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在甄定远脸庞上打量了一下，轻启樱唇带点惊讶的口气道：
　　“哦，原来是个老头子咧，甄大堡主，我家女主人特命小女子向你讨教几招———”
　　甄定远冷冷一哼，未置可否，那宫装女婢见对方如斯冷落自己：嗔道：
　　“甄大堡主敢是瞧不起女人，不屑与小女子过招么？”
　　甄定远道：
　　“贵上既然派你出来应战，想来必有十分把握，你先出手吧。”
　　宫装女婢道：
　　“别急，我家女主人要我先问你，何故竟尔拦住她的篷车？”
　　甄定远道：
　　“这个等待圣女亲自出现之后，老夫再行奉告。”
　　宫装女婢秀眉一扬，轻踏莲步，呼地一掌拍出。
　　这一掌挟着劲风呼啸之声，劲道极为威猛，场上一众高手不料宫装女婢以一介女流，居然能够发出这么猛烈的掌劲，足见她功深力厚，绝不亚于任何内家高手，若是挨上一记，定然重伤无疑，甄定远侧身一避，宫装女婢得理不饶人，玉手连挥，一连劈出五六掌，一掌猛似一掌。
　　甄定远冷笑一声，双掌一合，发出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居然把对手凌厉的五六招悉数化解了。
　　宫装女婢娇喝道：“果然有点名堂，再接我一招试试！”一咬银牙，一掌横拍出去，紧接着娇躯微闪，在甄定远左右来回迅速移动，宛似穿花引蝶一般，令人目为之眩。
　　她非特身形轻盈灵快，最难得的是掌势翻飞之间，虽则施展迅疾的花巧手法，但却隐隐蕴蓄着无限劲道，随时随地皆可化花巧为强攻，使敌手在乍不及防下因之败下阵来——
　　甄定远暗暗凛惕，心道这宫装女婢年轻虽轻，却不可以等闲视之，正自转念之际，女婢玉手业已递到了他的门面。
　　这一刹那，周遭群豪真是瞧得紧张异常，只因甄定远乃当今武林公认数一数二的高手，武功之高，已到了举世罕有其匹的地步，眼下竟吃一个无名少女迫得身蹈危境，众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一声娇叱处，掌力如潮疾卷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宫装女婢一手方自递实，甄定远猛地吐气开声，左掌模糊一闪，旁观诸人犹未瞧清他用的什么手法，宫装女婢已被他迫退了五步！
　　顷忽里，局势便完全改观，宫装女婢被迫放弃了攻击，只因甄定远一掌

把她震得玉臂酸麻，无法接续猛攻。

甄定远没有趁机追击，随之收掌回来，沉声道：

“姑娘出手极似燕宫蓝燕家数，敢问姑娘可是燕宫侍婢？”

这句话一说出来，场上诸人无一不是心中狂跳，那燕宫双后和灵武四爵，摩云手等人，数十年来武林中绘声绘影传说得有如神仙人物，燕宫与水泊绿屋二处，更是武林两大神秘禁地——

这两处地方，非但无人知其所在，便是那几个神仙般异人也似乎从未在江湖出现过，是以任黑逵等这种风云人物也未曾瞧过他们的庐山面目，此刻忽然有一个燕宫宫人出现在众人之前，虽则甄定远只是猜测她是燕宫的一名侍婢而已，但群豪心中的震惊，已非笔墨所能描述其万一了。

赵子原暗忖：

“果如甄定远所言，宫装女婢真是来自燕宫，那么她的女主人香川圣女必定与燕宫脱离不了关系，而且甚有可能便是燕宫双后之一，方才我匆匆一瞥，觉得圣女和母亲的容貌极为相似，至少可以证明是我眼花瞧错了，因为母亲绝非燕宫之人，这一点当然毫无疑问……”

宫装女婢微笑道：“随你去猜吧，阁下到底要不要继续动手？”

甄定远寻思一下道：

“即使燕宫双后亲自到来，老夫亦得向她讨教一下燕宫绝艺，小姑娘你掌法虽精，但火候未足，远非老夫敌手，你若有兵刃在身，最好趁这刻取出使用，否则不出数招，难免伤亡在老夫掌下！”

宫装女婢哼一哼，道：

“谁不晓得甄大堡主擅长使剑，被誉为自谢金印以来第一用剑大家，我一亮出兵刃，阁下就可堂而皇之以剑应战了，是也不是？”

甄定远阴笑不答，笑声低沉，令人有奠测高深的感觉。

宫装女婢“刷”地取出兵器，却是一对护手长钩，她右手钩凌空打个闪，迅疾无伦一刺而出。

她右手钩才出，左钩继之从相反的方向攻向对方，钩法奇诡，出没无常，使对方难以提防。

甄定远后退踬步，反手运劲一抖，“呛”一声脆响，一道寒森森的白光飞起，长剑已到了他的手中———

烈日照在那只寒光霍霍的剑身上，闪映出千百道霞光，甄定远仗着剑气护体，不顾宫装女婢的双钩攻击，电射迅击，宫装女婢陡然之间花容失色，不知不觉为对方剑上的剑气迫得节节倒退。

忽然，篷车内一道轻脆悦耳的女子声音传出来：

“黎馨，你敌不过甄堡主一剑，快退回来。”

宫装女婢应得一声，正欲撤钩跃出战圈，却吃甄定远连绵的剑招缠住不放，霎时她额上香汗涔涔而落！

甄定远阴恻恻地道：

“太迟了！老夫非得把你毙在剑下，再逼你家主人出面！”

他双眼像鹰隼一般发出凌厉杀机，场外群豪皆是明眼行家，齐然为之倒吸一口寒气——

敢情甄定远竟有当场杀死宫装女婢的意思，他剑势一紧，森寒剑气弥漫四周，宫装女婢露出苦苦挣扎的神态。

眼看女婢渐形不支，不出三招就得在甄定远剑下香销玉殒，这当口，陡

闻斜地里一道娇喝声亮起：
“撤剑！”喝声中一条桃色人影一闪，众人才看清那人影竟是一直默立道旁的桃花娘子时，一朵粉红色桃花已从她衣袖里飘飞而出。刘岛主脱口呼道：“龙池飘花？……龙池飘花……”
那朵桃花徐徐升空，在漫天飚风中盘旋飞舞，久久未曾下坠，“飕”地一响，甄定远一剑竟将那朵桃花劈为两半———宫装女婢趁势收钩，纵回篷车左侧。
甄定远寒声道：
“桃花娘子，你不要命了么？”
桃花娘子嫣然一笑，道：
“怜香惜玉之心人皆有之，甄官人何忍对一介女流下此煞手，我和这位小姑娘同为女儿身，伸手援助亦属应该，甄堡主你认为对不对？”
甄定远道：
“对极了，对极了，老夫揭破这位姑娘乃燕宫侍婢之后，桃花娘子便想借机讨好燕宫的宫人，嘿嘿，这阿谀讨好之举，又有谁能够说错。”
说到此地，眼色突地沉了下来，音调也变得好比寒冰一般：“可惜你一方面讨好燕宫，一方面却得罪了太昭堡，桃花娘子你得准备承担这种后果了！”
桃花娘子只是冷笑，不再接腔。车里那轻脆悦耳的声音道：“敢问甄堡主和贱妾有何仇恨，不但拦住贱妾所坐的篷车，现在又不惜欲杀死贱妾的侍婢？”
甄定远冷冷道：
“老夫从不隔着一层布幔与人说话，圣女要问老夫问题，何不请现身出来……”
香川圣女轻叹一声，道：“当真非要贱妾现身不可？”甄定远道：
“香种圣女今日只有委屈一下了。”香川圣女叹道：
“好罢，不过阁下如此固执，将来会悔之莫及的。”车夫马铮轻轻将车帘掀开一角，众人屏息等候了许久，却始终未见香川圣女出到车外。
甄定远怒道：
“圣女可是欲寻老夫的开心么？”
车里香川圣女的声音道：
“阁下请先瞧过这一样物事，再行动怒不迟。”
言歇，皓腕自帘角伸出，徐徐递出来一口长剑。
官装女婢将长剑接过，抖腕一抽，立见光涌霞生，漫天剑星与烈日交相辉映，森森寒气泛肤刺骨。群豪不约而同暗赞道：“好剑。”
仔细看时，那只剑身却已断去半截，生似为人以内力震断，剑身断处，便如刀切豆腐那样平整！
甄定远眼色一变，他即刻注意到断剑的剑柄上镌着一轮金芒四射的圆日，下面是个篆体“赵”字。赵子原此时脑际疑云丛生，朝甄陵青道：
“金日断剑……这把金日断剑不是日前挂在甄姑娘闺房的那一把断剑么？”
甄陵青道：
“是啊，它又怎么会在香川圣女的手上？我也被搞糊涂了。”但闻车内香川圣女的声音道：

“听说甄堡主业已收罗有两把断剑，其中一把即是赵家金日剑，不知是否属实？……”甄定远沉声道：

“没错，老夫是有如此一把金日断剑，与圣女这一把完全一模一样，圣女最好将它解释清楚。”

香川圣女悦耳的声音道：

“很简单，两只断剑之中必有一只是假！”甄定远道：

“圣女的意思是：老夫所保有的那一把金日断剑居然是膺品么？”

香川圣女道：

“贱妾这一把既是真的，阁下那一把断剑自然乃膺无疑了。”甄定远冷笑道：

“笑话，老夫岂会轻易相信你的胡诌。”

群豪见甄定远及香川圣女竟为一把既不能当奇兵利器，又豪无价值可言的断剑而争执起来，都不禁暗暗不解。香川圣女道：

“贱妾念一首诗与阁下听听。”

甄定远愕道：

“什么诗？”

香川圣女低吟道：

“秋寒依依风过河，英雄断剑……”

第二句才念了四字故意一顿，甄定远忍不住接口道：“英雄断剑翠湖波，你——一他眼色陡地变得阴沉无比，一字一语道：

“你——你果然与那人有关，老夫心中的怀疑果然无差！”香川圣女道：

“你怀疑什么？贱妾与谁有关？”

甄定远略一思索，道：

“老夫正在考虑要不要说出来。”

香川圣女道：

“你别说了，容贱妾猜上一猜可好？”

幕地篷车帘影一闪，掠出一个黄衫丽人，年约三旬左右，长得玉靥朱唇，肌质晶莹加之气质高华，令人疑为天上嫦娥下凡人间。场上一众高手只瞧得神魂颠倒，大有目不暇接之慨。桃花娘子叹道：

“圣女艳绝天下，真是我见犹怜，更遑论其他大男人了……”香川圣女笑吟吟道：“适才多亏大姐为黎馨解围，还未谢过。”说着，轻移莲步向甄定远行去，她的一颦一笑，以至于一举手一投足无一不是轻盈优雅，恰到好处，更能表现出她的皎好美丽。赵子原从香川圣女出到篷车外面后，双目始终一瞬不瞬地盯她身上，当然他看人的眼光与场上其余诸人迥然有异，他心中波澜汹涌，暗忖：

“奇怪，我愈对圣女的面容多瞧上两眼，愈觉得她酷似母亲，只不过年龄约摸比娘年轻七八岁的样子，日后我回去拜谒母亲时，一定得问问她，如何会长得和香川圣女如此相像？”

正忖间，站在赵子原身旁的甄陵青伸手一拉他的衣袂，道：“想不到香川圣女会是个中年女子，怎么？你瞧得眼睛都发直了，还舍不得移开视线么？”

言下竟带有一股莫名的酸意，口气亦变得十分冷淡。赵子原恍恍忽忽道：“在下……在下……”

甄陵青嗔道：

“你怎么样了？敢情连魂魄都被圣妇勾去了，以至话也说不出口么？哼,你们男人都是一类,一见到标致女人就为之倾倒痴醉,命都可以不要了。”

赵子原一时寻不出适当的措词来答辩，只有连连苦笑，甄陵青索性背转过娇驱，不再理睬赵子原。

半晌，赵子原讪讪道：

“你又何必负气，其实姑娘之美，较之香川圣女遑不多让，只不过燕瘦环肥，各有所长罢了。”甄陵青嗔为喜道：“谁听你油嘴滑舌。”

但她心中到底高兴，玉手轻轻抚弄着衣角，颊上迅速泛起两朵红云。

赵子原暗暗称奇，因为这是甄陵青当着他面前露出娇羞的儿女之态，先时那盛气凌人的千金小组脾气随之一扫而空。甄陵青忽然想起一事，道：

“喂，你可曾发觉到可疑的物事没有？”

赵子原怔道：

“莫非与香川圣女有关？”

甄陵青低道：

“是啊，香川圣女这一辆马车，和水泊绿屋那残肢人所坐的一辆，形状居然毫无二致，即连车身尺寸亦是同样大小，生像出自同一工匠之手，难道你不觉得可疑么？……”

赵子原正欲回答，这时香川圣女施施步至甄定远身前，定身敛祚一礼，用着她那特有的悦耳声调道：

“阁下若不反对，便请你移驾到石亭后面的林丛里，贱妾有话欲与阁下密谈……。”

甄定远心下狐疑，他行事一向老谋深算，从不曾鲁莽蹈险，香川圣女突然邀他避开众人密谈，他一时悟不出对方用意，久久沉吟不决。

赶车人马铮高声道：

“鄙上从未出车与外人见面，今日破例答应你的要求亲自露面，而你竟敢拒绝鄙上的邀请么？”

甄定远冷冷一笑，神态依然显得非常深沉冷静。

他这种不为外物所动的镇定功夫，使得大伙都十分佩服，场上一众高手都明白，自己若与甄定远易地而处，便很难有如此沉稳冷静的反应，此亦足以显出甄定远异于常人的地方。

香川圣女含笑道：

“甄堡主敢是害怕贱妾在丛林里面摆下陷阱，如果你有这等顾忌，贱妾自然不便强人之所难。”

有道是“请将不如激将”，甄定远受激不过，哂道：“圣女既作此言，老夫便随你入林一趟，聆听你有何见教也好。”

香川圣女辗然一笑，举步先行，甄定远跟在后头，有顷，两人已走过石亭，消失在密叶丛林中，赵子原忽然起了一阵古怪的冲动，朝甄陵青道：

“姑娘请稍候，在下去瞧个究竟立刻回来。”

甄陵青未及开口问明缘故，赵子原已自大踏步走去，倏地道上人影一荡，任黑逵及陆川平双双抄截住他的去路！

陆川平冷冷道：“你打算做什么？”

赵子原道：

“区区想到林中溜达溜达，两位何故将我拦生？”

任黑逵冷笑道：

“你这话只合骗骗稚龄孩童，在咱们老江湖面前少来这一套话犹未完，陡闻一旁的桃花娘子打断道：
“让他过去———”
任黑逵一愣，道：
“桃花娘子你是说笑么？这少年……”
桃花娘子面寒如霜，道：
“这少年想到那里去，只有听其自便，任当家，陆帮主，你们凭恃什么理由相缠不放？”
任黑逵及陆川平不料桃花娘子会帮起一个陌生少年来，两人齐地呆了一呆，即连赵子原本人亦颇感意外。
过了一会，任黑逵爆发出一声长笑，道：
“桃花娘子说得不错，咱们并没有任何理由缠住这小子不让通过…………”
说到此地，忽然一个招呼未打，骈手一指点出，霎时一缕劲风直袭赵子原，双方立身既近，取穴之准，分毫无差。赵子原见任黑逵面色不善，早料他会突施暗袭，对方一指才出，他迅速地一躬身，左右双足交相移动，凌空虚点数步，步履之间有似行云流水，所取的时间、位置都恰到好处。此刻他足下所使的身法，赫然是那不知名的中年文士所传授的“太乙迷踪步”。任黑逵一指点空，霍然变颜道：”好，好，是任某瞧走眼了——”桃花娘子一掠上前，沉下嗓子道：
“我说让他过去，莫非任当家有兴见识一下五花洞的‘龙池飘花’？”
任黑逵思索一忽，与陆川平同时移身让开。
任黑逵沉着脸色道：
“任某所以让路，乃因此事与己无关，桃花娘子你要认识清楚，甭以为咱家是寒了你们五花洞的龙池飘花……”
赵子原未待他将话说完，早已振身朝密林疾纵而去。
他身方入林，但听得人语交谈声随风飘来。
那甄定远模糊的声音道：
“……圣女莫要再绕弯打哑谜了，现在咱们来谈谈正事——”赵子原警觉地停止身形，侧耳倾听。
那香川圣女的声音道：
“自然得谈谈正事，贱妾邀你到此，并非为了笑谈猜谜来着的。”
语锋微顿，复道：
“适才在道上你一再相逼，贱妾迫得当着众人之前亮出那把金日断剑，用意如何，想来你心里必然有数。”
甄定远道：“圣女是指那有关断剑的掌故么？”
香川圣女道：
“除了金日剑之外，尚有寒月、繁星等共三把断剑，这三只剑子同时在二十年前黑夜里，在翠湖附近被一个使剑的顶尖高手，硬生生自剑上透出内力自断其剑，贱妾说得没有错吧。”甄定远沉声道：“继续说下去——”香川圣女道：
“那人剑术之高，本足以独步天下，但在那天夜里却吃三名盖世高手联合围攻，千招之后渐呈不支……”甄定远皱眉道：
“两名盖世高手！你误说成三名了。”

香川圣女道：“ 贱妾没有说错，那晚参与其事者，确有三人，除了甄堡主你及武啸秋外，另有一个身份神秘的高手也曾和你们联手合作！而且极有可能，这个神秘高手是三人中功力最高的一个！ ”

此言一出，连甄定远那等老练沉稳之人，都禁不住瞿然色变，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香川圣女续道：

“ 至于大多数武林中人只知你和武啸秋两人联手歼敌之事，却不知另有一个神秘高手亦曾参与其事，也许这是你和武啸秋故意放出去的谣言，用意如何，贱妾迄今依然难以推究。 ”

甄定远阴笑道：

“ 你知道的可不少呢，嘿嘿…… ”

阴笑声中，倏地双手齐出，直往香川圣女腕间拂去，香川圣女不闪不避，脉穴被甄定远十指牢牢扣住！

香川圣女面上全无惧色，道：

“ 那人在三名高手围攻下，一连使用三只剑子，临死前运力将剑身一一震断，事了后三只断剑忽然不知所终。 ”

甄定远道：

“ 圣女一再提起断剑之事，莫非也知晓断剑本身的秘密么？ ”

香川圣女道：

“ 嗯，据贱妾所知，三只断剑的剑柄里，隐藏着一件足以惊世骇俗的天大秘密，甄堡主致力于收罗那三把断剑，所知道的秘密想必远较贱妾为多了。 ”

甄定远沉声道：“ 你还未说出那人的名字呢。 ”

香川圣女道：

“ 那人是谁，自然心照不宣，毋庸贱妾絮聒了。 ”

潜身近处的赵子原渐渐听出一些端倪，默默在心中呼道：“ 他们说的是谢金印！……他们说的是谢金印？……… ”就在赵子原心潮澎湃，激动难以自己的当儿，一条颀长的白色人影悄无声息掠到赵子原的背后——

那白色人影足下故意弄出一点声息，赵子原连忙回过头来，只见身后端端立着一人，却是那自称“ 司马道元 ”的白袍人！赵子原几乎开口大叫，“ 司马道元 ”伸出食指在唇上按了一下，示意他不要张声———

赵子原心子狂跳不止，忖道：

“ 自称司马道元之人不迟不早出现于此，总不能说是巧合吧，难道——难道他与此事也有关连么？ ”

好不容易捺下一颗忐忑不定之心，抬头望向那边，但因“ 司马道元 ”老是站在他的背后，一动也不动，虽则他明知对方对自己绝无恶意，却不知如何，总令他有如芒在背之感。甄定远阴沉的声音道：

“ 老夫代你说了罢，你提到的那人便是职业剑手谢金印！嘿嘿，他人死去已达二十年，血肉早已化为白骨了，老夫还不敢提起他的名字么。 ”

那“ 司马道元 ”闻言，眼中闪过一抹异彩，赵子原背他而立，故以未曾发觉。

香川圣女寒声道：

“ 然则谢金印果真死在尔等三人的手上了？你，武啸秋，还有另一个神秘高手是何许人？ ”

声音又低又沉，然而却无法掩去嗓间的颤抖。

甄定远冷冷道：“ 无可奉告。 ”

语声一顿，复道：“ 纵然你知道是谁也毫无用处，只因……只因香川圣女道：

“ 只因如何？ ”

甄定远一字一字道：

“ 只因老夫现在已决定亲手超渡香川圣女，将她送上西天极乐。 ”

香川圣女淡淡道：

“ 我可以知道阁下生出杀心的原因么？ ”

甄定远狞笑道：

“ 老夫暗地里观察圣女近些日子来的行径，早就怀疑你与谢金印有关，目下从你的话语中，已可证实老夫的怀疑并非没有根据香川圣女道：

“ 是以你决定把我杀死么？ ”

说着突然抿嘴轻笑出声，她的笑声一如语声，十分动听悦耳。甄定远道：

“ 有何可笑？老夫双手十指依旧扣住你的主脉要穴，只要手下一加劲，眼看着美如谪仙的香川圣女便得香销魂断了！ ” 香川圣女平淡如故道：

“ 阁下最好还是收手把我放了。 ”

甄定远愕道：

“ 你说怎地？ ”

香川圣女道：

“ 贱妾对武学没有一点造诣，但这话并不是说，我没有练过任何武功，甄堡主见多识广，可曾听过一种神功秘艺，唤做‘ 残颜秘传心法 ’？ ”

甄定远瞿然一惊，脱口道：

“ 便是燕宫独传，施展之时容颜全改；变得丑陋异常，且能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心法么？ ”

香川圣女颔首道：

“ 阁下既然听过残颜心法的来历，当必明白无论何人，就是不借武功亦可施展这种心法，来个玉石俱焚，说实话贱妾对自己的容貌颇为自怜，非至迫不得已，很不想使用残颜心法，万望甄堡主莫要对我逼迫太甚才好。 ”

甄定远愈听愈惊，表面上仍洋洋不露声色，扣住香川圣女腕脉的双手缓缓收将回来——

无疑的，双方照面的第一个回合，香川圣女已隐隐占了上风，甄定远空有满腹心计而无法抒展，十余年来他还是首次有如许的感觉。

香川圣女展颜一笑，道：

“ 咱们言归正题吧，太昭堡从前为赵飞星所有，自他惨遭职业剑手谢金印杀戮后，其女赵芷兰下落不明，太昭堡遂成为废墟，敢问阁下几时入据这座古堡，称起堡主来？ ”

甄定远踌躇一下，道：

“ 约莫在五年之前。 ”

香川圣女道：

“ 贱妾又获得一项消息，谢金印一死，他那职业剑手的地位就由甄堡主取而代之，易言之，甄堡主即是自谢金印以来武林中第二个职业剑手，不知这项消息到底确不确实？ ” 甄定远目光如鹰隼般惊视着她，默然无语。香川圣女道：

“ 甄堡主不说话就等如默认了，不过你大可放心，须知武林产生第二职业剑手之事非同小可，贱妾绝不会向外宣扬。 ”

甄定远寒声道：

“ 老夫曾以职业剑手的身份出现在十字枪麦炘府宅，至少已有五人得悉内情…… ”

香川圣女“ 哦 ”了一声，道：

“ 甄堡主沦为职业剑手，贱妾一些儿都不感到奇怪。 ”甄定远道：“ 此话怎讲？ ”香川圣女道：

“ 简单得很，阁下入主太昭堡，下属人数众多，费用开支定然相当浩繁可观，甄堡主只有依赖职业剑手的收入，财源方有着落。 ”甄定远冷冷道：

“ 圣女剖析入微，足见心智高人一等，但不审用意何在？ ”香川圣女略一寻思，道：

“ 你见到官道那边，双眼负伤躺在地上的独行大盗田肖龙，及他身旁散置的金银珠宝么？ ”

甄定远道：

“ 见到了，那一箱珠宝的价值怕不在一万两银子以上。 ”香川圣女道：

“ 田肖龙请我赏赐一点珍珠财宝，我随手赏了他这么一箱。 ”甄定远瞠目道：

“ 你——随手一赏就是一万两？ ”

连他那等阴沉冷静之人，乍听到如许巨大的数目，也不禁怦然心动，万两银子在常人而言，纵然数世劳碌，怕也难以积成此数，而眼前这来历不明的香川圣女竟信手赏了一个独行大盗价值万两的珠宝，然则她所拥有财富之巨，出手之大方，简直今人难以置信了。

第二十三章　重金买凶

香川圣女正容道：

“贱妾欲以五倍于此数的珠宝，雇你去杀死一个人，你无妨好好考虑一下———”

她娇躯微微前倾，露出郑重无比的神情。

甄定远眼色阴晴不定，半晌道：

“圣女要杀的是谁？”

香川圣女道：

“你答应以后我再告诉你。”

甄定远晶瞳中流露出一种迷惘的神色，道：

“老夫仍不明白，圣女若真的来自燕宫，以燕宫双后之能，说要除去什么人，那还不是比反掌折枝更为容易的一桩小事，缘何圣女却不惜花费巨金，买雇他人代劳？………”

香川圣女道：

“贱妾已没有时间多费口舌解释清楚，答应与否，你得快点决定。”

甄定远突然发出一声阴笑，负手在香川圣女面前来回踱起方步来，香川圣女黛眉微蹙，一时猜不透其用意，问道：“甄堡主何尔故作冷笑？”甄定远道：“巧事，巧事。”香川圣女讶道：“什么巧事？”

甄定远道：

“圣女以五万两银子雇老夫杀人，数日之前另有一个主儿，也以同样的代价雇我去杀死一人，你说这不是一件巧事么？”香川圣女芳容微变，道：

“敢情真是凑巧，你接受了没有？”

甄定远道：

“老夫接下来了，而且那主儿已经把雇银付清，看看足够太昭堡多年开销，是以你这五万两银子，老夫不打算赚了。……”话犹未完，林丛外侧的另一边忽然传来一阵沉重的足步声音，一道沉浊不清的声音道：“林内有人么？贫僧赶路经过此地——”跫音渐近，林叶窸窣处，走进一个中等年纪，身着灰色袈裟，肩上扛了一把方便铲的大和尚。

那大和尚一出现，一直默默立在赵子原后面的“司马道元”突然低咦一声，喃喃自语道：

“这和尚也来了，嗯嗯，事态只怕立刻就要变得复杂了………”赵子原道：“阁下认识这名和尚么？”

“司马道元”点头道：“不但我认识，就是那姓甄的对他也都熟悉得很。”

赵子原心念一动，道：“可是嵩山少林寺的僧人？”“司马道元”道：“是不是老夫也弄不清，姓甄的或许比我更详知他的底细…………”

那大和尚一眼望见甄定远，笑嘻嘻道：

“贫僧不知是甄施主在此，否则方才在林外那个招呼也不用打了。”

甄定远冷然不语，那大和尚视线落到香川圣女身上，道：“这位女檀越可是贵眷？”

甄定远沉道：“大师莫要胡乱猜测。”

那大和尚哈哈笑道：

“对不住，是贫僧一时口快说溜了嘴，施主多多包涵。”说罢动身欲行，走不数步突又回转过身子。甄定远道：

“大师还有什么见教？”

大和尚道：“施主要不要再借贫僧的方便铲一用？”甄定远冷笑道：

“老夫几时借过大师宝铲……”

话至中途，那和尚倏地欺身迫到两人近前，左手疾出，骈指直点甄定远胸口“中庭”大穴。

同一忽里，他右手抡起肩上方便铲，居空一挥，幻出七、八柄铲影，往香川圣女当头罩落。

香川圣女花容陡变，呼道：

“大师，你……”

一旁窥视的赵子原睹状为之错愕万状，哪有出家人出手如此狠毒，当真是他生平见所未见。

那大和尚左手拂穴只是虚攻而已，甄定远微一拧身已斜斜避开，但他右边的方便铲却毫无滞顿，凌厉击落。

立身赵子原后面的“司马道元”，脱口呼道：

“不好———”

掌指一屈一弹。一缕劲风疾袭而出，赵子原颇为怀疑，在这么远的距离下，他凌空虚弹能发生多少作用？却见那大和尚一铲将落之际，突然发出一声怪呼，方便铲落势稍挫。

大和尚纵身跃开，气虎虎道：

“什么人敢暗中戏耍贫僧？”

“司马道元”提声道：

“大和尚，你有哪一点像是出家人？不分青红皂白便要动铲杀人，真教老夫齿冷……”

他身子未见作势，便已出了密林，隐没不见。

大和尚只瞥见人影一闪，对方身形已然消失，他情急喝，道：“施主慢走。”双足一提，疾如流星赶月，继后疾追而上。甄定远眼色连变数道：

“居然又是他么？……看来他真是阴魂不散了………”香川圣女美目一眨，道：“甄堡主为何不追？”

甄定远眼中光芒闪动，似乎拿不定主意，俄顷心念始定，一转身，展开轻功如飞掠去。

三人踪影相继杳然，赵子原好奇心动，正待随后踪身上去瞧个究竟，暮然一道人影悄无声息飞飘入来，潜行到赵子原身后寻丈之外，赵子原只觉肋下穴道一麻，之后便昏迷不省人事……赵子原悠然醒转时发觉身上已全然无事，游目四望，只见自己绮罗衾忱，躺在一张豹皮之上，身上盖着一张绿色锦被，他轻轻掀起被子，但觉轻若无物，不知为何物所制。

他跳起身来，略一运气，居然恢复如常，功力并未失去。赵子原心中放下一块巨石，再次举目打量四周，却是个三角帐幕，头上灯烛高悬，发出柔和的光芒，帐内地上平铺着五张豹皮，五张虎皮，另有绣枕锦被等物，布置得甚为奢侈豪华。帐幕中心摆着一张精雕的檀木矮桌，几上设有酒肴，香气四溢。

这时帐幕一掀，走进一名手携方便铲的僧人，正是先时突然在树林内出现的灰衣大和尚！

那大和尚冲着赵子原道：

“施主醒过来了？”

赵子原惑道：
“我在什么地方？大师又怎会来到此地？”
大和尚道：
“这里是香川圣女的游动帐幕，本为圣女歇脚休息所搭设，但目下已被贫僧接收了。”
赵子原道：“如此说来，在树林里偷袭于我，制住区区穴道的人倒不是大师了？”
大和尚道：
“自然不是，贫僧从今午便追踪香川圣女的篷车至此，圣女本已搭好帐幕，准备在此过夜，想是察觉有人跟踪，就弃置帐篷匆遽离去，后来——”
语声微顿，续道：
“后来贫僧走入帐中，却发现你人事不醒躺在这里，但你全身任何一个穴道压根儿就没有被制住，只是人事不醒，昏迷过去而已赵子原愈听愈觉离奇，直似坠入五里迷雾之中。
他举目一瞧帐幂内高悬的灯烛，道：
“现在什么时候了，难道竟是午夜了么？”
大和尚翻目道：
“小施主乍一醒来便呱啦呱啦问个不停，贫僧可不高兴开腔说话啦，什么时候你不会自己出到外面瞧瞧？”
他口气忽然变得十分冷淡，赵子原不觉怔了一怔，当下遂举步走向帐口，探头出去，只见外面弯月偏西，显出夜色已经是非常深沉了。
赵子原正欲缩首回来，忽然无意瞥见离帐口约莫有五丈远近的地方，一排立着七条颀长黑影——
借着朦胧的月色，隐约可以瞧出那七人，身上俱都穿着绿色劲装，个个身材魁梧，长相凶恶异常。
那七人如七尊石像立在那里，久久未曾移动。
赵子原但觉那七人面生得紧，这一惊诚然非同小可，忙缩首转身，朝那大和尚喊道：
“大师快点过来，帐幕外头立着七个人……”
大和尚懒懒截断话头道：
“小施主甭大惊小怪一个劲儿嚷嚷行么？那七个人是贫僧的手下，今晨衔老夫之命去办理一事，刻前才回来向贫僧覆命——”
赵子原讶道：“大师的手下？”
大和尚道：“严格说来他们并非贫僧直接的下属，只是贫僧为了行事便利起见，特地向贫僧一位方外老搭档要求借用他的手下，以借贫僧差遣使用而已。”
赵子原心底骇讶之情有增无减，暗道这个和尚身为空门中人，不但有手下供他驱策，而且居然还有什么方外搭档，真是匪夷所思了。
看模样，外头立着的那七个人绝非善类，眼前这个大和尚既然同是他们一路之人，此等情形着实十分可疑。
他眼睛一转，道：
“敢问大师法号如何称呼？”
大和尚冷冷道：
“和尚就必须要有个法号么？你如果固执要有个称呼，唤贫僧一声花和

尚便得了……”赵子原瞠目道：“花和尚？这——”大和尚打断道：

“怎么样？贫僧替自己所取的这个法号还不错吧？”

赵子原啼笑皆非，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花和尚哈哈一笑，将手上那只方便铲信手一丢，身子在矮桌右侧斜躺下去，一手擎起桌上酒觥，另一手麻利地撕下一条羊腿，大喝大嚼起来。

赵子原见他狼吞虎咽，狂饮无忌，果然是不折不扣的“花和尚”，不禁暗暗皱了一下眉。

花和尚道：

“小施主甭死死呆在那儿了，放着满桌羊羔美酒而不享受，岂非故意和自己过不去么？”

言下举觥一饮而尽，连呼“好酒”不已。赵子原镇日不曾进食，又经过连番奔波，已是饥肠辘辘，当下不再拘泥，大酒大肉开怀畅饮。

花和尚道：

“难得贫僧兴致良佳，又有枉死鬼作陪畅饮，正该浮一大白。”说着；又满满倒了一杯酒，喝得一滴不剩。

赵子原只当花和尚酒后胡言，未尝加以注意，那花和尚举起袈袖，揩去唇边酒渍。

花和尚冷笑道：

“喝吧，多喝几杯，等到你酒酣耳热之际，贫僧正好下手！”赵子原停止吃喝，道：

“大师是对我说话么？”

花和尚恍若未闻，喃喃道：

“要死也要做个饱死鬼，你快把肚子填饱了，贫僧好打发你上路。”

他阴沉沉地说着，不时夹杂着一声冷笑，赵子原先时还当他醉酒不知所云，后来越听越是离谱，大有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之感。花和尚又足足灌了几觥酒，忽然伸手入怀取出一副纸牌，将杯盘扫开一边，向赵子原道：

“来，来，咱人来赌一副牌。”

赵子原一怔，心想这花和尚征逐酒食之余，竟还有余兴作赌，出家人的淡泊寡欲，在他身上完全找不出一丁点影子。当下道：“大师吃喝赌样样俱精，只不知对另一门玩道……”花和尚道：

“你是说寻花问柳这一类的事么，咱出家人可不作兴谈这个，施主莫要信口开河。”

他一本正经地说着，就像自己是个言行严肃不苟的有道高僧一样，赵子原听得提暗暗好笑，道：

“出家人也不作兴征逐酒食，沉缅博射，大师以为如何呢？”花和尚沉着脸色道：

“小施主，你在指着和尚骂秃驴了，可惜你是将死之人，贫僧倒不便与你计较——”

他阴笑一声，道：

“但是你依然非同分贫僧赌一赌不可，你押注罢。”赵子原道：

“区区身上一文莫名，拿什么来下注？”

花和尚咧嘴笑道：

“贫僧可不是要与你赌钱，乃是赌你一条性命！”

赵子原心子大大一震，道：

“大师可甭拿我消遣，赌命……”

花和尚打断道：

“谁拿你消遣了，废话少说，快点掀牌吧。”

他熟练地砌好牌放在桌上，一撒骰子，口中叫道：

“五天门，该你掀牌——”

赵子原耸耸肩道：

“区区一向贪生怕死得紧，可不想拿命作赌。”

花和尚道：

“不赌也由你不得，贫僧一样要把你解决掉！”

赵子原奇道：

“然则大师何不干脆动手杀人，又何必赌这一副牌？”花和尚道：

“正因为贫僧嗜赌如命，是以才邀你赌牌，给与你如此一个机会，若你赢了，便可捡回一命，如果你不幸输了这一场赌，嘿嘿，贫僧那只宝铲可又有利市可发了。”

赵子原不暇问他缘何必欲取自己一命？那花和尚已连声催促，赵子原被逼无奈，只有伸手拿牌。

他正待将牌底掀开，陡间一道低沉的声音道：

“慢来！慢来！这里还有一个赌客咧！”

喝声中，帐口风声一荡，一人大踏步走将进来，赵子原转目一瞧，来者年约四旬，身上鸠衣百结，但却十分清洁朴素，他虽是叫花装束，但顾盼之间，隐隐透出一种慑人的威仪。

花和尚神色霍地一沉道：

“施主是怎样进来的？”

那中年叫花道：

“怎样进来？咱家是要饭的，却绝非鸡鸣狗盗的飞贼之流，大师睁大了眼睛，没看见我从帐口正大光明一直走到帐幕里么？”花和尚道：

“施主少装了，贫僧问的是守在帐幕外头的七个人，怎会让施主‘正大光明’的走进帐幕里来？”

中年叫花淡淡道：

“他们不让我进来也不行，只因区区告诉他们，我是你的多年老友，是你约我到此地来和你见面的，如此这般，他们便让了我进来。”

花和尚道：

“你是贫僧的多年老友么？贫僧曾约了你到此地与我见面么？”

中年叫花笑道：

“和尚与叫花格格不入，一向都是死对头，如何可能结为朋友？大师虽不曾与我相约，我不请自来，权充个不速之客，岂不使这死气沉沉的帐幕更显得热闹一些，大师理该更为欢迎我这个客人才对……”

赵子原见这中年叫花一进帐幕，便与花和尚唇枪舌战，相互斗起口来，叫花话中的道理虽有点歪，口舌之厉害却绝不在花和尚之下，赵子原几乎忍俊不住。

蓦地，帐幕外一排冲进七名绿衫大汉，当首一名大汉敞开嗓子大吼道：

“好家伙！竟敢以花言巧语骗过咱们，敢情活得不耐烦了蒲扇般大的手掌猛一前推，对着中年叫花发出一掌。中年叫花道：

“别忙……有话好说……”

顷忽里对方那一掌已然闪电般袭至，掌指所至，分毫不差，中年叫花蹬步连退，忽然足下一阵踉跄，身子向后便倒，情状虽似甚为狼狈，却恰好避过绿衣大汉那石破天惊的一掌。

花和尚沉声道：

“你们统统退出去！”

七名绿衣大汉不敢有违，躬身鱼贯退出。

花和尚朝中年叫花裂嘴笑道：

“贫僧对你渐渐发生兴趣了，你能避过贫僧手下这一掌，武功之精强已入当代高手之流，只不知叫什么名字？”中年叫花道：“恶叫花。”花和尚瞠目道：

“这三个字岂能当名字叫？”

中年叫花反诘道：

“大师的法号不是叫什么花和尚，为何我却不能称做恶叫花？”赵子原隐隐感觉到事有蹊跷，心想眼前这一僧一丐，所取名号怎么都如斯古怪得紧，尤以中年叫花出现得突兀，他既然知晓对方的法号，称为“花和尚”，必定是业已潜隐帐外窃听多时，抑且甚有可能他那“恶叫花”的名号，乃针对“花和尚”而取。花和尚瞠目结舌，半晌始道：

“呵呵，好个恶叫花，适才你说过你也是一名赌客，莫非你想加入咱们的赌局？”

恶叫花道：

“咱叫花儿乃赌中老手，套句赌场术语，乃是货真价实的‘赌棍’，近来运道奇佳，有赌必赢，砸掉庄家的台面那是经常的事，大师居然敢向我挑战么？”

花和尚阴笑道：

“贫僧巴不得你是此道能手，棋逢敌手赌来便觉过瘾，何况贫僧从来就不信邪……”

恶叫花接下话头道：

“邪有邪运，不信便走着瞧！”

花和尚冷冷道：

“很好，咱们拿什么作赌？”

恶叫花寻思一忽，道：

“咱叫花儿想先投块石子问问路——试试手风，不想一次就把命赌掉，这样吧，就以大师手下七条性命赌叫花儿一条臂膀如何？”赵子原险些失笑出声，以一条臂膀赌七条性命，天下哪有如许便宜的赌注？花和尚除非是发了失心疯，才会同意他所下的赌注。可是事情往往出人意表，花和尚竟同意了，他眯着眼笑道：“一言为定，如若你输了一局，第二局可就要以你一命下赌。”恶叫花补上一句：

“你的命和我的命！”

花和尚道：

“施主先翻牌吧。”

恶叫花道：

“不，赌场的规矩是‘强宾不压主’，还是和尚先来——”花和尚阴阴一笑，右手老练地在牌上一砌，从底下抽出一张纸牌来，缓缓将牌底翻开。

他面上露出得色，冷笑道：

“天字杠！大天配人排，施主输定了！”

恶叫花举袖抹去额上汗珠，道：

“看来大师这副牌似乎有其点欺生呢，还是你的手气正在旺头上的缘故？不过我若翻到了对子至尊，仍然赢得了你那天字杠花和尚用着十足肯定的语气道：

“你翻不到的！”

恶叫花未加以理会，他一掀衣袖，露出枯干如柴的手臂，嘘嘴呵了口气，口中念念有词，道：

“牌神牌神显显神，一翻对子好生财……”

他煞有介事地装模作样，几乎使一旁观战的赵子原再次要笑出声来。

但拿命作赌可不是一件稀松事儿，赵子原情知武林中人讲究的是一诺千金，赌输的绝无反悔之理，是以当恶叫花伸手拿牌时，赵子原情不自禁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恶叫花信手自牌堆里抽起一张纸牌，未待翻开，又在牌面上吹口气，拖着滑稽的歪腔叫道：

“吹掉霉气，瞧我的！”

手一拂，“砰”的一声现出底牌——地牌配大天，对子至尊！赵子原一颗心子几乎跳到腔口，脱口呼道：

“至尊！至尊！”

花和尚面寒如冰，火炬一般的双目一瞬也不瞬地盯注着对方，似欲瞧透对方到底以何种手法取到这一张牌？

原因花和尚在未赌之先，早已在纸牌上做了脚，那张“对子至尊”预先被他暗地里取掉，孰料恶叫花又摸出了这么一张至尊来，着实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很显然的，恶叫花在掀牌之际必曾使鬼，但以他的目力居然没有看清对方那多出的一张“至尊”从何处取出？真是阴沟里翻船，栽人栽到家了。

恶叫花温吞吞地道：

“和尚莫再吹胡子瞪眼了，这完全凭运气呀，一点假也没有的。”

花和尚闷棍吃在肚子里，既不能拆穿恶叫花的骗局，因为他本人就赌骗在先，一揭芽，便不啻承认自己设赌诈骗。当下只有连声应道：

“是，是全靠运气，一点也不假的。”

恶叫花这才满意地一笑，道：

“我要取赢来的赌注儿了，大师的宝铲请权借一用。”他顺手拾起地上的方便铲，转身走出帐幕。

花和尚并未拦阻，眼望他的背影在帐口消失，方始冷笑自语道：

“就怕你取不了你赢来的赌注，反而会将你的手给烫坏了，嘿！嘿！”

赵子原一听，敢情花和尚有恃无恐，深知自己七名手下武功高绝，恶叫花取人性命不成，反把一命丢在他们七人手里亦未可知。正忖间，陡闻帐外接二连三传了七声惨呼，声音凄厉已极，片刻已又归于沉寂，那恶叫花手待方便铲出现在帐口——那只方便铲上，此刻已沾满鲜红的血渍，赵子原望着那鲜红刺眼的斑斑血滴，不知不觉冷汗遍体而流。

恶叫花道：

“叫花儿不得不借用大师的宝铲取注，谢过，谢过。”他若无其事地说着，撩起身上那件补了又补的布衫，揩去方便铲上沾染的鲜血，递还花和尚。

赵子原长吸一口冷气，他简直不敢相信，那恶叫花竟能在瞬息之间，只身单铲干掉了七个凶魔煞神。

花和尚呆立良久，方始缓过一口气来，一字一语道：“ 施主是丐帮的兄弟？ ”

他问到“ 丐帮 ”两个字时，声音忽然变得阴森无比，直似阵阵冰雪自其口中飞出一般，令人不寒而栗。恶叫花淡淡道：

“ 不错。 ”

花和尚沈声道：

“ 丐帮兄弟没有一人能够一齐宰掉贫僧的七个手下，即连帮主座前五杰也不行，除非…… ”

说到此地，语声之中渐渐夹有一丝颤抖，他那两道亮如匕首的眼神一直盯视住恶叫花，续道：

“ 除非施主便是布袋帮主龙华天！ ”

第二十四章　鬼斧难缠

赵子原乍闻花和尚提到“布袋帮主”四个字，只觉心子“噗”“噗”一阵狂跳，凝目盯视住恶叫花。

恶叫花淡淡道：

“不敢，咱叫花儿正是丐帮布袋帮主龙华天。”花和尚虽是早已猜到对方身份，但此刻由恶叫花亲口证实，神色仍不禁微微一变，俄尔，陡然仰天长笑起来。

赵子原先时的紧张早已一扫而空，起而代之的是惊诧错愕之情，他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衣衫褴褛，其貌不扬的叫花儿竟是丐帮帮主，他更感到意外的是，这号令天下第一大帮派的龙头，居然会是如此的年轻！

良久，花和尚笑声一顿，道：

“既然是丐帮龙头亲自踵临，贫僧还有什么话说，不过贫僧那几个手下乃是向一位方外搭档所借用，现在却统统被龙帮主杀死，贫僧回去如何交待？”

龙华天道：“你赌牌赌输了手下七人的性命，如何向他们的主人交待是你自己的事。”

花和尚冷冷道：

“只怕事情不如你说的这么简单……”

话犹未完，突然一挥掌，阴险无比的向龙华天发出两记偷袭，这两掌势不可挡，一时龙华天竟被逼退了几步。

花和尚冷笑一声，双掌连翻，飚风迸发，那掌势之疾劲，使得旁观的赵子原瞧得惊骇不已。

在对方凌厉的攻势之下，龙华天又被逼退了五步，蓦然之间，他右手一屈一甩，手形犹如行云流水，紧接着单掌自胸前一振，“呜”地一声怪响亮起，他竟在这间不容发的空隙里还了一掌。花和尚见对方在那绝等劣势之下，犹能出掌自保，心中不禁暗暗叫绝，他掌势一挫不待与龙华天掌力触实，便自收手回来。龙华天似乎料不到花和尚会在绵绵不绝的抢攻中突然罢手，不觉呆一呆。

那花和尚乘人不备发出偷袭，分明已抢到上风，他掌下所隐藏的杀着尚未使出，就此收手不战，赵子原亦是不得其解。龙华天沉声道：

“和尚你偷袭在先，却又忽然放弃既成的优势，收掌罢兵，倒叫龙某弄不清楚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

花和尚嘻嘻笑道：

“不忙，贫僧倒不忙着动手，稍待一忽，自会有人来寻你这叫花头儿的晦气！”

龙华天道：

“你指的是那八个人的主人么？”

花和尚一怔，道：

“八个人？龙帮主是说八个人么？”

龙华天点点头道：

“不多不少，正是八个。”

花和尚神色霍地沉了下来道：

“只有七个人死在你的手中，你又怎生得知，贫僧向那位搭档借用了八

个下属？”
龙华天道：
“天下还有什么事能瞒得丐帮头儿的耳目？龙某不但知晓你借用那八人的用意所在，同时亦能猜知他们的主人是谁？你信是不信？”
花和尚心头大震，暗忖：
“听他口气如此肯定，莫非他居然知晓此中的内情？但这事进行得如此隐秘，虽则丐帮眼线满布天下，也鲜有获知的可能，难不成他只是对我虚张声势而已？……”
他忖思了好一会，始道：
“龙帮主都晓得么？贫僧愿闻其详。”
龙华天道：
“和尚你自家心里有数，何必要我说出来？”
花和尚自鼻孔中哼一下，道：
“原来你什么都不晓得，贫僧倒是过虑了。”
才说出这话，立刻又发觉其中可疑之处甚多，据他所知，当今布袋帮主轻易不肯离开丐帮总舵一步，今日却突然来到此地找上自己，而且一现身就借口与自己赌牌，名正言顺的杀了帐外面那七个人，企图自然是非常明显的了。
龙华天微笑道：
“龙某话已说在前头，信或不信是你的事。”
花和尚眼色阴晴不定道：
“就算你知道吧，总得拿出一点证明来。”
龙华天略一沉吟，道：
“和尚你想必已经猜出来，我所以要杀死那七个人的理由了。”花和尚道：
“没错，贫僧是猜出来了，但仍得听你亲口道出，是否如贫僧心中所忖。”
龙华天面色一怔，一扫先前嘻笑之态，道：
“花和尚，你借来的八个手下，曾杀害了丐帮两名弟子，这且不去说它，单就他们八人的各项行径，亦是死有余辜了。”语声一顿，复道：“他们八人尝奉汝之命，尾随在香川圣女的马车后面，遇有瞻视过圣女容貌之人，不论青红皂白就把他给宰了，近些日子来因此无辜而死者，少说也有数十人之多，故以龙某今日出手取他们性命，并不为过。”
花和尚神情连变数变，道：
“莫要忘记适才你还一口咬定贫僧一总借用了八个手下，但你才取走了七条性命，那余下的一人呢？”
龙华天道：
“和尚你又要托词狡赖么？你那八名下属，今晨在解决崆峒三剑时，意外被毒毙了一人，后来又让一个自称司马道元者从中作梗，崆峒三剑没有杀成，便自狼狈而退，真是偷鸡不着反蚀把米了。”花和尚道：“胡说，胡说。”
龙华天道：
“至于你何以要除去所有见到圣女面容的人，个中隐情，或许有你与圣女有数几个当事人始能明白了，龙某但能想象出一些端倪而已。”
花和尚唇角泛起一丝阴笑，道：
“龙帮主倒是磊落坦白得紧，贫僧只道你无所不知呢？”龙华天道：

“其实除却你的用心不易揣度之外，其余有关你的一切底蕴，龙某确是无所不知……”

花和尚吃了一大惊，道：

“然则你果然冲着贫僧而来了。”

龙华天道：

“冲着你来又怎样？不是冲着你来又怎样？”

花和尚狞笑道：

“反正是与不是都无关紧要了，贫僧提一个人，龙帮主可否认得？”

龙华天怔道：

“什么人？”

花和尚一字一字道：

“职业剑手谢金印。”

龙华天呆了一呆，道：

“谢金印么？龙某先后与他朝过三次面，动过两次手，你提起他作啥？”

花和尚道：

“这就是了，正邪不两立，你说你与谢金印有过三面之缘，却只交了二次手，那么最后一次朝面，势成水火的你们两人，难道竟会握手言欢了么？”

龙华天仰首默然，仿佛在追乙一件往事，良久始道：

“严格道来，龙某和谢金印二次之战，到千招以上时，龙某已是力绌计穷，难以为继，而谢金印在挥剑攻御之际，显然尚有余力，若续战下去，龙某纵能勉力支撑自保，亦难免落败——”

说到此地，情绪显得相当激动，半晌续道：

“但是每一次谢金印都突然收剑拂袖而去，龙某私心底下自然感到十分狐疑，只因他凶名昭著，二度朝面，都是我逼着他动手的，而他却轻易舍弃了制胜良机，委实令人费解。”

赵子原在旁只听得心中诧异非凡，这天下第一大帮派帮主，当着他与花和尚面前，竟然坦言承认自己非是谢金印之敌，这是何等胸襟！不过以他们此等旷代高手过招而论，非至最后一招失手，即预为侈言孰胜孰败，究属不足以尽信，充其量只能说谢金印胜算较多而已。

惟独如此，益发使赵子原感到，这丐帮龙头确实是一介光明磊落之士，一个人有了这等声望地位，对于任何有损他那既有声望地位的举措，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要他在别人之前自承失败，简直是难乎其难了。赵子原心中默默忖道：

“常闻丐帮布袋帮主一身神功惊人，宇内鲜有对手，若说他奈何谢金印不得，也还罢了，但他居然自承非其敌手，难道谢金印剑上造诣，当真已臻出神入化，无人能敌的地步么？”想到此地，他偶尔瞥见龙华天眼瞳里浮动着一抹异样的光采，脸上流露出难以言喻的苦涩表情。

这一代宗师竟也未能免俗，虽则坦言认败，但心里的难过，仍非笔墨可能形容其万一。

龙华天微喟一声，道：

“龙某虽不值谢金印所作所为，对于他那神通剑术，却不得不打从心底服了他……”

花和尚道：

“龙帮主犹未道出，缘何第三次与谢金印碰上，却不曾动手的道理呢？”

龙华天凝视着花和尚，沉声道：

“你是逼着我，非说出翠湖那一夜所发生之事不可了？”花和尚冲口道：

“翠湖？……原来你第三度见到谢金印的地点是在翠湖？你——你……”

龙华天打断道：

“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龙某路过翠湖附近，不期碰上谢金印，但他却没有瞧见龙某——”

他面色陡然变得十分严肃，缓缓续道：

“和尚你必然知晓那是什么缘故的，谢金印所以没有瞧见龙某，正因是时他自顾不暇，正被三名盖世高手围攻追杀——”赵子原深深吸一口气，极力抑制心中的波澜，转目观察花和尚对这一句话有何反应。

花和尚眼露凶光，冷冷地道：“以龙帮主的目力，想必已瞧清楚那三个围攻谢金印的高手是谁了。”

龙华天道：

“不错，龙某瞧清了其中两人的面孔，另一人脸上蒙着一条黑巾，但现在我已经想出他的身份啦！”

他停歇一下，用着奇特的音色道：

“你为何要追问这些？莫非你有什么顾忌么？”

花和尚面寒如水，道：

“龙帮主莫不是怀疑贫僧便是那三名围攻谢金印的高手之一吧？”

龙华天想一想，道：

“不是你，不是你，适才龙某才恍然领悟，那蒙面人敢情与和尚你有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故以你千方百计……”

未容他将话说完，花和尚已自冷冷截口道：

“龙帮主，你且听贫僧一语——”

龙华天道：

“怎地？”

花和尚一字一字道：

“昔年武林一邪一正，齐名并立于世，谢金印业已先行故去，今日，你龙华天只怕也难以保全了！”龙华天仰天大笑，道：“走着瞧罢！”笑声戛然而止，复道：

“哈哈，今儿夜真热闹，好像又有朋友来啦！”

赵子原倾耳一听，果然有夜行人衣袂步履之声，风声微荡中，帐篷里烛光倏暗，一人如有鬼魅般出现在帐口。

帐内诸人不约而同举目望去，只见一个黑巾蒙面，一身疾装劲服之人，端端屹立在篷帐当口！

赵子原一眼瞥见来者面上所罩黑巾，但觉那黑色透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森可怖意味，心子不禁一寒。龙华天面不改色，大声道：

“朋友，你早就来到近处了，龙某知道只要我说出这一句话，你绝对隐忍不住的，果然你现身了。”

那黑衣劲装人压沉嗓子道：

“姓龙的，丐帮五杰没有随你同行么？”龙华天一怔，道：“你问这个做啥？”

黑衣劲装人冷笑道：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此，那么你便没有多少时候好活了！”龙华天淡淡道：

“朋友，你若能取得走龙某这条性命，你就是武林的顶尖人物了，哈哈，事实上当今武林敢于当着龙某说此等大话的，还是屈指可数哩——”

语声微顿，复道：

“待龙某算一算，五大门派人才凋零，其他各派耆宿名家恐怕亦无此能耐，除了故老街坊传说中的那几名前辈高人——”黑衣劲装人截口道：“你扯得太远了！”

龙华天一迳道：

“那燕宫双后是两个女人，自然不会是阁下，再说你这一身装束，也不像灵武四爵四人其中的任何一人，余下的一个行踪又太过神秘，功力之高从未有人见识过，龙某倒拿不准阁下是不是此人……”

一言至此，倏然住口不语，抬眼盯在黑衣劲装人身上。旁立的赵子原再也忍不住，脱口道：

“摩云手，前辈是说那摩云手？”

黑衣人冷冷瞪了赵子原一眼，道：

“小子，你那一命也靠不住了，却一个劲儿穷呼瞎嚷什么？”赵子原正待回话，龙华天已自冷哼道：

“朋友，将你面上那一方黑巾取下来罢！”最后一字方始出口，站在他背后的花和尚倏地拾起地上方便铲，举腕往龙华天背后劈来！

霎时，寒气铲影潮涌而至，凝成一股凌厉莫匹的气势，赵子原瞧得真切，大喝一声道：“留伸！”

龙华天年事虽然不高，却已是历经百战之躯，无时不在极端戒备之中，花和尚宝铲才出，他一声高叱，双掌倒翻迎向对方的铲势。

赵子原见他竟以一双肉掌封迎花和尚那其利如刃的宝铲，情不自禁为他急得全身冒汗，陡闻“啪”地一响，龙华天掌至中途，猛地化拍为抓，迅如电光石火的抓住了对方的方便铲，使力一扭。花和尚大喝道：“撒手！”

手中方便铲一推一送，发出一股强劲韧力，方便铲原本便是走的威猛路数，是以劲道一发，就显得飕风勃勃，气势慑人。

龙华天冷笑一声，真力自指尖源源透出，风声激荡中，蓦然亮起“锵”的一声大响——

赵子原乍闻声响，险些骇得跳将起来，但见龙华天五指一松，那只方便铲业已断成两截！

同一忽里，龙华天身形浮动，仰身倒退了三步之遥。

敢情龙华天功力深厚，已达骇人听闻的地步，竟然硬生生夹断了花和尚手里的方便铲，不过花和尚亦不含糊，在此等吃紧关头，仍能运足内力，奋发神威一举将龙华天震退了三步。

花和尚用力掷下断铲，怒极反笑道：

“好！好！龙帮主你好厉害的巨灵爪！”

袈袖一拂，朝龙华天当胸击去。

他一招发出之际，全身僧袍如被风吹，飘拂不停，赵子原在旁只看得双眉紧锁，瞧不出花和尚这奇异的一手，含有何种奥妙？

说时迟，那时快，花和尚一招才出，立在篷帐当口的黑衣劲装人身躯猛地一躬，单掌闪电般一抬，望准四步之外的龙华天直袭而出。

这下变生肘腋，龙华天背对着黑衣人，正全神贯注在花和尚出招之际，没有想到黑衣人会突施暗袭，他来不及回转身子，黑衣人那有若旋风一般的掌劲，已堪堪逼到了他的背宫要穴之上！

在前后两大高手夹击之下，眼看龙华天纵是大罗神仙再世，亦是难以逃出这一劫了。

赵子原但觉一股热血直往上冲，但此际他纵有心为龙华天施救，却已是有所不及，只一错愕问，花和尚一袖已拂到了龙华天身上。

蹬蹬蹬，龙华天被震退了三步，正觉气血浮荡不止，突然背后又是一股盖世掌力压下。

黑衣劲装人一掌乃是蓄满真力偷袭而出，威力之巨，不啻泰山压卵，足以把龙华天身躯压成粉碎。龙华天陡然大喝一声：“ 嘿！ ”

这一声断喝，声浪虽不响亮，却是铿锵有力，震得帐内诸人无不耳鼓生疼，黑衣人掌势不觉一缓。紧接着“ 嗤 ”的一响，烛火突灭，帐中一片漆黑。

花和尚沉声道：

“ 哪一个玩的把戏？ ”

黑暗中没有应声，原来赵子原情急智生，趁黑衣人微一滞顿间，骈指一弹，一缕劲风直袭烛蕊，将火舌击灭了。

黑衣人纵令眼力过人，但由明亮忽然变为黑暗，睛瞳一时不能适应，不觉霎了一霎眼皮。

这一忽里，龙华天足步一错，已从对方的掌势范畴避开。

黑衣人转首面对赵子原，阴阴道：

“ 小子，你是泥人渡江，这趟子有你伸手的余地么？ ”

赵子原可不敢回话，他并非害怕以言词激怒对方，而是惟恐自己说话分神，敌人乘机痛下杀手，斯时就难有幸免了。

花和尚重新点亮烛火，昏黄色的烛光跳跃帐内，以他们诸人的眼力，四下景物已可瞧得纤毫毕现。诸人面面相觑，齐然流露出疑惑之意，敢情他们俱都发觉帐篷里面突然无端多出了两人——

只见立在右首的是一个身材臃肿，满面肥肉的胖子，左边的身量较为瘦小，却是个牛山濯濯的秃子。赵子原身子猛可一颤，失声道：“ 九秃招魂，冥海招魂，你等—— ”

口词呐呐，再也说不下去，龙华天面色沉寒，道：“ 他们早就埋伏于帐篷近处，我未尝出声点破罢了。 ”他也瞥见了赵子原骇讶之状，奇道：

“ 小兄弟，你见过他们二人么？ ”

赵子原呐呐道：

“ 见过见过，他们曾下榻广灵寺，是滇西鬼斧门招魂…… ”“ 二魔 ”两字犹未出口，那冥海招魂厉声打断道：“ 小子你那日趁咱们运功之际，躲在房外偷窥，犯了鬼斧门大忌，你还不自行了断更待何时？ ”

赵子原为对方那诡异的气势所慑，不知不觉竟退了三四步之多。

九秃招魂桀桀笑道：

“ 海老，待我先把他的眼珠儿挖出来—— ”

说话间，举步缓缓朝赵子原逼近。

赵子原见招魂魔并未随身杠着那两口黑色大木箱，心中寒意渐去，挺胸凝势以待。

倏然黑衣人冷冷道：

“站住！”
九秃招魂猛然停步转身，与冥海招魂齐地向黑衣人恭身一揖，道：
“大帅有何吩咐？”
黑衣人露在蒙巾外的眼皮一睁，射出凶光杀气，道：“老夫命令过你们动手了么？”九秃招魂噤声无语，垂手退下。
赵子原听到“大帅”一句，只觉有如巨雷轰顶，伸手一指黑衣劲装人，颤抖着声音冲口道：
“足下——足下竟是鬼斧门鬼斧大帅？……”
龙华天也自瞿然变色，道：
“如此说属实，声名赫赫的摩云手居然具有双重身份，传扬出去，只怕要在江湖上引起大大一番骚动了！”
黑衣人那鹰隼般的双目在龙华天及赵子原身上来回扫视，道：“黄泉路上无老少，姓龙的你和这黄毛小子都死定了！”龙华天大笑道：
“好说，好说，朋友你尽管动手……”
他话未说完，陡然偏首朝赵子原大吼道：
“敌人凶残你快冲出去——”
声浪犹在众人耳际回荡，身形陡然腾空而起，右手当胸一振，递出妙绝人寰的一式，击向黑衣人。
黑衣人侧身一让，避开龙华天一掌，却不加以阻挡。
同一瞬间，赵子原不敢有丝毫滞慢，亦自腾身尾随龙华天之后，冲向篷帐当口。
黑衣人仍未拦阻，冷眼望着龙、赵二人联袂冲出，龙华天与赵子原颇感意外，但此刻他俩却不遑多虑，“嗖”“嗖”先后自黑衣人身旁闪过。
走在前面的龙华天急奔冲力未竟，忽地低呼一声，身在半空开声吐气，飘然落下地来。
赵子原呆了一呆，不审龙华天缘何突然止住身形，他仰口吐出一口浊气，继后将去势刹住。
身方落地，触目所及，不由自主倒抽了一口寒气。
在帐篷四周，围立着十数具容貌各异的死尸，个个五官狰狞，全身干瘪，手上各执着一只黑色大板斧！
黯淡的月色洒落在这些死尸身上，反射出惨淡可怕的灰白颜色，更显得鬼影幢幢，鬼气逼人！
霎时但觉周遭阴风习习，赵子原打个哆嗦，浑身汗毛倒竖，他在广灵寺业已见识过死尸那匪夷所思的奇门邪功，是以格外显得震骇。
龙华天到底是一帮之主，一惊下，迅即恢复冷静，道：
“龙某只道滇西鬼斧门利用死尸执斧，练成奇门邪道功夫，只是时人的夸大其词，想不到竟然真有其事。”
黑衣人缓缓步出帐篷，花和尚及招魂二魔步随在后，那黑衣眯起双眼，邪恶地笑一笑，道：
“布袋帮主，你死了这条心——”
说着，朝招魂二魔点了点头，海老与秃子猛然绕着帐篷手舞足蹈起来，口中随之呼呼作态，令人为之心烦意乱。
须臾，冥海招魂匐伏于地，仰着伸臂一上一下地向月亮参拜，口里念念有词：

“但嗒嘛但嘶璃咪……”

九秃招魂应声唱和，两个念了一段古怪难懂的咒文后，盘膝对着死尸运起吐纳功夫来。

移时过后，死尸堆里蓦地传来阵阵呜咽之声，招魂二魔依旧不停地念着咒文，渐渐幽咽声音又变成了惨悚刺骨的嚎叫声音，嚎声此起彼落，更加添了周遭那阴森寒冷的气氛——

赵子原但听得头皮发炸，浑身发冷，不过片刻工夫，他已忍受不住，直若置身可怕的梦魇之中，他想极力张口大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即连手足亦感如被绳缚，丝毫动弹不得。倏间龙华天大喝道：“咄！”

这一声断喝铿锵有力，有若平地骤起暴雨，聚在空中久久不散，与佛门狮子吼有异曲同工之妙。

赵子原只觉心底猛然一震，生像刚刚淋过一场大雨，灵台清醒了许多，日前一梦老僧针对死尸之谜所说的一句话，又悄悄浮上脑际。

“旁门左道虚妄隐迷，虽可蒙骗世人一时，但在我佛无相法眼之下，能不原形毕露……”

当时他与顾迁武二人但听得一知半解，现在却觉得有些道理了。

黑衣人露在蒙巾外面的双眼一眨，陡然射出二道邪恶无比的光芒，赵子原的视线一经和对方接触，突觉心子颤了一颤，黑衣人那双眼睛里，似有一种奇异的吸引之力，他想移开目光，却已来不及。

黑衣人阴沉沉地道：

“阎王好见，鬼斧难缠……你们两人还不倒下么？”

赵子原只觉脑际昏昏沌沌，竟有当真应声倒下的趋势，幸亏他自幼历经许多磨难，意志之坚非常人所能及，方能勉力运功抗拒，不致如言骇倒。

龙华天冷笑道：

“大帅你的技俩若仅止于此，倒要教龙某好生失望了。”

黑衣人冷冰冰地道：

“你以为你还挺得住么？嘿，嘿！……”

言罢，突然纵声大笑，声音宛似玉碎帛裂，更如夜枭骤鸣，其阴森刺耳，格外震人心弦。

赵子原乍闻笑声，立刻感到不对劲，那笑声所发出的古怪威力直透而入，他坐落地上，准备运功相抗。

半晌、龙华天亦自盘膝坐地，凝神提气运起功来。

招魂二魔继续念着咒文，四周十数具死尸齐然向前纵过来，那惨白的十指间，若隐若现闪动着微弱的绿光，在纵跳之际，磷磷鬼火不时脱手而出，随着双手起落，明暗不定——

死尸群每纵出一步，便亮起一声震耳的异响，手中所执的黑色大板斧，亦顺势向前挥一挥。

当先一具死尸纵到切近，手里大板斧对着坐落地上的龙华天高高举起，身躯也挺直得十分僵硬。

赵子原瞧得魂飞骸散，龙华天却全然未觉。

死尸手起斧落，往龙华天顶门劈去——

陡闻“嘶”的一响，一缕尖锐的风声，自龙华天手指弹出，那死尸巨斧劈落之势微徽一窒，往后纵退了一步。

后面又一具死尸瞬即跳上前来，口中发出恐怖之极的怪叫，两个死尸手

里所执巨斧挥舞得“格”“格”作响，动作虽然生硬而与常人有异，却是十分整齐划一，手足之迅疾，简直使人无可置信。方圆十丈之内，一时阴风惨惨，说不出有多神秘可怖。这当口，一道星点从帐篷后边不远处疾如电掣般，掠过半空成一弧线形，直袭而至。

“劈啪”一响，那道星点落在篷布上面，帐幕突然起火，在夜风吹袭下，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一时帐幕浓烟弥漫，火舌吞吐不止。

花和尚面色霍变，喝问道：

“是谁纵的火？”

火光将近处照映成一片通红，招魂不知不觉停止了念咒，十数具死尸即僵直不动。

突听左侧数十丈远处响起了一道清越的朗吟之声：“朝发灵武门，暮宿丹水山。左手招云鹤，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四海，俯仰御飞轩……”

黑衣人眼色阴晴不定，沉道：

“朝发灵武门，暮宿丹水山。……莫非是灵武四爵来了不成？”那“灵武四爵”四字一出，诸人神经一下子抽紧起来，冥海招魂及九秃招魂的足跟，甚至已在微微颤抖！

吟声一断，一人身形有若行云流水，飘飘然行将过来。赵子原下意识抬目一望，但见那人约莫中等年纪，一身文士装束，正是那先后在太昭堡与广灵寺出现过的神秘中年文士。赵子原心中激动不已，默默对自己狂呼道：

“就是他！那传说中的前辈高人，与燕宫双后，摩云手齐名的灵武四爵之一就是他！”

中年文士穿过死尸群，来到近前止身。

黑衣人锐利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了来者一番，抱拳道：“多年不见，足下风采如昔，当真可喜可贺，可喜可贺。”中年文士还以一礼，道：

“好说，老夫平生最喜与故人叙旧，这些年咱们真是久违了。”他伸手一指那僵直不动的死尸，问道：

“这些魍魉鬼魅是你带来的么？”

黑衣人冷冷道：

“你明明知道是的，为何还要多此一问？”

中年文士道：

“摩云手，鬼斧大帅……这武林中人闻名丧胆的名头都集于你一身了，其实你的真面目是什么？老夫至今还未弄清楚呢？”黑衣人道：

“太乙爵，你我齐名并立于世，从来是河水井水两不相犯，对老夫的事，你还是不要管的好！”

中年文士淡淡道：

“除非不得已，老夫向来也是不喜欢多管闲事。”

黑衣人道：

“然则你放火烧了帐幕，岂非有意向我挑衅？”

中年文士太乙爵道：

“营帐是你搭起的么？”

黑衣人愣了一愣，道：

“不是。”太乙爵笑道：

“既然不是你搭架的，老夫引火烧帐，如何却要受你的责问？”黑衣人

冷哼道：

“你装什么样？老夫麾下的死尸一见火光……”

说到此处，生似发觉失言，倏然住口不语。

太乙爵笑接道：

“敢情死尸鬼魅惯于在黑暗里行动，最最见不得光亮是么？一有了火光，鬼斧门的奇门邪功，只怕就要失去大半作用了。”黑衣人哼了一哼，道：

“若说失去大半作用倒也未必，对死尸行动有少许影响倒是真的，何况营帐火势总有烧尽的时候，太乙爵你是否要试上一试？”言下朝招魂二魔打个手势，冥海招魂，九秃招魂大口一张一合，同时叽哩咕噜的念起咒语来。

咒文愈念愈疾，死尸群里蓦然亮起一阵“嘘”“嘘”“嘘”怪响，像是兽类在极端痛苦中挣扎，声音沉闷，使人生厌。

赵子原首先忍耐不住，摇摇晃晃地立起身来，蹒跚地向前走了几步，口中喃喃低声道：

“邪魔妖道，焉可惑人耳目……邪魔妖道……”

他顶门汗珠滚滚而落，再度跌坐地上。

“嘘”“嘘”怪响依旧不绝于耳，神秘之中带有几分恐怖，一霎时，招魂二魔忽然手舞足蹈，嗬嗬作态起来，十余具死尸紧接着相继纵跃上前，手中大板斧随着纵跃之势一挥一劈，虎虎生风！龙华天双掌居胸，运足十成功力以待，转首朝太乙爵道：“这群死尸邪门得紧，咱们须得小心应付……”

太乙爵点点头，眨眼间，死尸已围至近前。

太乙爵舌绽春雷，大吼道：

“慢着——”

黑衣人闻声一挥臂，死尸暂时停止行动，冷冷道：“老夫不愿与你结怨，你苦要退出此地还来得及。”太乙爵缓缓道：

“听着，你若敢再发动奇门邪功，老夫身上怀有一件宝物，有把握将你的死尸悉数消灭，你敢冒这个险么？”

黑衣人低声一哂，待要答话，那冥海招魂面色微微一变，举步上前，凑近黑衣人耳边道：

“对方许未危言耸听，日前属下和老秃下榻广灵寺时，便曾碰上太乙爵，当时他乍一现象，属下对死尸的行动立刻失去控制之力，是以才匆匆逸走，想来便是他所说宝物作祟……”黑衣人嗯了一声，目注太乙爵道：

“太乙爵，你所提到的宝物，莫不成是那西域五冥古刹镇观之宝，五冥辟邪镜？”

太乙爵道：

“你如何猜出是这物事？”

黑衣人道：

“除了五冥古刹的辟邪镜，天下还没有其他宝物能够克制鬼斧的奇门功夫……

语声一沉，复道：

“只是辟邪镜既为五冥古刹镇观宝物，说什么也不可能在你身上，除非——”

太乙爵截口道：

“摩云手，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五冥古刹那个喇嘛与老夫是何等渊源？老夫欲借辟邪镜，还不是一句话而已。”黑衣人眼珠连转数转，道：

“好！好！这么说，你是有意架梁子来了……”

话未说完，双掌猛然一番，朝太乙爵直袭而出。

他掌势才起，“呜”“呜”怪响大作，声音刺耳已极，那掌势之强劲，使得场中诸人相顾骇然！太乙爵神色亦自一变，右掌一沉，迎面封迎出去，两股力道一触之下，惊天动地的内力如潮而涌，方圆十丈之内立见一片昏暗，砂石激射飞扬，气势厉烈，令人叹为观止——

迨砂石尽没，但见太乙爵及黑衣人各各足步钉立，动也不动，两人中间的地上，竟裂开好一大片来！

众人登时惊得呆了，过了一会，太乙爵顶门开始冒出丝丝白气。

黑衣人沉声道：

“名不虚传，名不虚传，足下乃老夫生平第一对手！”

太乙爵长吸一口气，道：

“摩云手，你是非迫老夫动手不可了？”

黑衣人冷笑不语，这会子，一旁的花和尚倏然一步直欺跌在地上的赵子原，双袖连挥，直拂赵子原五大穴道！

这一式使得阴险无比，赵子原方自有所惊觉，已自感到寒风袭体，生像承受了五支劲矢，急切里他大喝一声，单臂一沉，反手倒抓上去。

陡闻布袋帮主龙华天暴吼道：

“快收手，那是五指叉！”

赵子原闻言，胸口重重一震，他几乎已可猜出眼前这邪里怪气的花和尚，到底是何许人了。

那“五指叉”功夫，在二三十年前从未见诸武林，但就在二十五年之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行脚僧人，仗着“五指叉”功力行遍中原，绝无敌手，竟令中原武林起了一阵巨大震动。

抑有进者，那“五指叉”功夫威力之大，非特举世罕有其匹，又因那行脚僧人下手毒辣，当者鲜能保全性命，他杀戮过重，五大门派正欲商讨对付之法，这时，忽然出来了一名剑手，邀斗那地脚僧人！

那名剑手自称“流浪剑客”，显然亦有意隐藏真实身份，邀斗的地点在五台山顶，当时这个消息曾轰动四海内外，只要对武事技搏稍有造诣，无不抛开一切，千里迢迢赶往五台山上。

行脚僧人首先来到，“流浪剑客”出现时，面上罩着一方白巾，更加添了旁人对他身份的猜疑。

双方默默对峙良久，终于那行脚僧人开了口：

“你准备好了后事没有？”

“流浪剑客”不答，半晌道：

“你呢？”

行脚僧人怒极大笑，单掌张开如叉，虚空向对方抓去，他单爪犹未抓到，五指指尖已然透出嘶嘶阴风，罩住“流浪剑客”全身。

这一霎间，他已发出了无坚不摧的“五指叉”！

说时迟，那时快，那行脚僧人“五指叉”才发，一件令人难以想像之事陡然发生——

“流浪剑客”不疾不徐，反手拔剑，剑身犹未出鞘，竟已涌出了一重一重凌厉无比的“杀气！”

那股“杀气”起得突兀无比，无可讳言的，是由“流浪剑客”反手抽剑

的动作，自然而然所发出。

最接近战圈站立的数十个旁观者，被那重重“ 刹气 ”的边缘风涌波及，立时感到胸中窒闷，呼吸受阻，同时心里俱都生出一种怪异的感觉，仿佛那一剑随时可以抽出，刺中自己，这当真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怪事！

他们都被迫得移转身躯，或来回走动，方始消减了这一股难以言喻的‘ 杀气 ”。

反观那行脚僧人双足虽然钉立不动，但他所发出的“ 五指叉 ”犹未出全，却已在中途顿住！

行脚僧人凝目望了“ 流浪剑客 ”好一会，一字一字道：

“ 贫僧知道你是谁了，咱们后会有期！ ”

他面色由青而白，仰天大笑三声，掉头排开众人下山而去。

“ 流浪剑客 ”平息了一会，低声自语道：

“ 好险，好险。 ”

言罢，亦自飘然远去。

那“ 流浪剑客 ”仅仅以一个抽剑的动作，就吓跑了不可一世的行脚僧人，迫使他“ 五指叉 ”功夫无法施出，场中诸人不由惊得呆了。

当时在场的少林方丈仰大喧了一声佛号，转首朝右侧的武当掌教天石真人道：

“ 阿弥陀佛，真人已瞧出那‘ 流浪剑客 ’是谁么？ ”

武当掌教天石真人颔首道：

“ 看是看出了，只是贫道仍然抱着几分怀疑而已。 ”

旁立众人纷纷上前，向天石真人探询“ 流浪剑客 ”的真正身份，天石真人但笑不语，转向少林方丈，亦是三缄其口。

群豪疑意更甚，交头接耳臆测纷纷，有人说那“ 流浪剑客 ”便是中州一剑乔如山，但后来乔如山又郑重宣称，自己从未到过五台山，更未与行脚僧人交过手，于是“ 流浪剑客 ”的真实身份如何，遂永远成了一个谜。

那行脚僧人自此销声匿迹，“ 五指叉 ”功夫也失传武林。此刻赵子原一听花和尚所使竞是“ 五指叉 ”，自是吃惊不已。

这当儿，突闻龙华天的声音喝道：

“ 花和尚，照打！ ”

原来龙华天情知自己虽然出声示警，但要赵子原逃过花和尚“ 五指叉 ”的杀着，简直是难乎其难了，他大喝一声，右手迅速一场，三道寒星一前二后成品字形，直袭花和尚。

花和尚“ 五指叉 ”已发出一半，倏觉背后冷风袭体，便也顾不得伤敌，猛然收指倒挥而出。

“ 嗤 ”“ 嗤 ”“ 嗤 ”三响，三道寒星相继为他扫落尘埃，他定睛一望，却是三颗孩童所玩的琉璃弹子。花和尚冷笑道：

“ 堂堂丐帮布袋帮主，竟也玩起稚龄幼童所戏要的琉璃弹子来，不怕笑掉人家大牙么？ ”

龙华天毫不在意，笑嘻嘻道：

“ 叫花儿身上郎郎当当、零零碎碎的家当还多着哩，花和尚你可有兴致陪叫花儿玩一场打弹子游戏？ ”

花和尚直怒得双眉倒竖，眼睛连眨，却又拿他无可如何。太乙爵缓缓道：

“ 看来这许多年不见，摩云手你翻来覆去，玩的总是那几套伎俩。 ”

黑衣人道：
“老夫玩的什么伎俩不管，今日你等人寡势弱，能够与咱们相抗么？”
太乙爵道：
“你是在恫吓老夫了。”
黑衣人道：
“岂敢，我以实相析，奉劝你还是尽快一走，否则莫要懊悔不及。”

第二十五章　真情流露

太乙爵哈哈笑道：

“老夫自然要走的，却要和龙帮主及这位小哥儿一道走，你不反对吧？”

说话间，伸手一指立在龙华天身侧的赵子原。

黑衣人恚道：

“太乙爵，我是瞧在老交情份上才对你客气，你不要狂得忘了老夫是什么人物？”

太乙爵道：

“老夫没有忘记摩云手、鬼斧大帅是什么人物，只是摩云手与鬼斧大帅加在一起，纵然再有他人相助，谅也敌不过灵武四爵的！”黑衣人吃了一惊，道：

“你是说了四爵四个人？”

太乙爵道：

“不错。”

黑衣人沉下嗓子道：

“你那三个老伙伴都来了？他们——他们在何处？”太乙爵道：

“他们在树林外边等候老夫。”

黑衣人眼中露出奇异的神情，俄顷，忽然纵声大笑道：“太乙爵，你又在无中生有了，灵武四爵一辈子也难得聚头一次，今日怎会如此凑巧……”言犹未尽，突听一阵清脆的敲竹声音远远传了过来，那敲竹声连敲四下，略为一停，然后又敲四下！

竹音有板有眼，极有规律。

太乙爵微笑道：

“老夫之言，固然可以无中生有，难道这灵武四爵聚会的敲竹记号，也能够无中生有么？”

黑衣人脸色灰败，半晌无语。

太乙爵朝龙华天挥一挥手，三人举步鱼贯而行，黑衣人眼睁睁望着三人身影渐去渐远，却是无计可施。

太乙爵等人出到林外，蓦然人影连闪，一排走出三个垂髫稚龄童子，个个面目清秀，逗人喜爱。

当先一名垂髫童子笑道：

“老爷子，小孩儿三个竹筒敲得如何？还可将就过去吧？”说着，三名童子相视一笑，将手中所持竹筒扬一扬。

赵子原大是错愕，暗道太乙爵原来竟利用三名童子在密林外头同时敲竹，可笑黑衣人心思虽是缜密，居然会被蒙混过去。太乙爵颔首道：

“敲得好极了，你们先回到茅舍等我，老夫随后就到。”三名童子稽首应声而去，瞬即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

太乙爵回身微笑道：

“他们三个都是老夫的看门童子，这次跟随老夫外出游历，不想今日就派上了用场……”

言犹未讫，神颜忽然一变，低声道：

“那摩云手果然狡猾无比，老夫之计只能骗他一时，你们二人快走吧，老夫留此与他周旋。”赵子原呐呐道：“老前辈，你——”太乙爵打断道：

“对方人数虽然众多，老夫若决定一走了之时，天下大约无人能将我拉住的了——”龙华天按口道：

“是极是极，天下无人能拦住太乙爵，而叫花头儿足底轻快滑溜，大约也鲜少有人能追得上的，只有小哥儿你一人是个累赘，你还不快走更待何时？”

赵子原瞠目无语，心想太乙爵与布袋帮主之言，未始不无道理，当下朝二人一揖到地，说道：

“两位前辈大恩，容小可日后图报。”

龙华天不耐道：

“莫要婆婆妈妈，快去！快去！”

赵子原不再滞顿，振身一掠，顷忽已到十丈之外，这时耳畔忽然遥遥传来黑衣人阴沉的声音：“太乙爵，老夫险些为你蒙混过去，嘿嘿……”

花和尚的声音道：

“那小子怎么不见了？”

龙华天的声音：

“早就走远了，你想追他也追不上了，哈！哈！”

赵子原展开轻功，继续拔足前行，后面语声遂渐微弱，终至杳不可闻……

这时残月已落到西方，夜色将阑，赵子原信步走在道上，望着东方初露的曙光，他的脸上不自觉流露出一种洒脱自若的神采，但仅一会，便又愁眉深锁，无人知道他那瞬息数变的神色下，究竟在想些什么？

遥望前方半空中升起的袅袅炊烟，他喃喃自语道：

“前面不远处，大约就有一座村镇了，我何不进镇找个客店进食疗饥……”

想到这里，足步加快，不多久，果然来到一集镇，赵子原甫踏进小镇街道，迎面两个大汉子走了过来。

那两名大汉一身疾装劲服，一望而知乃是武林中人，赵子原一瞥之下，但觉十分眼生，遂未加以注意。却听那两人一路走着，一路谈着：

“兄弟，咱们此番下山历练，不想竟遇上了这场横祸，回去如何对师门交待？………

那左边一个青年叹了口气，道：

“在大哥你认为怎样办呢？此刻我心中已完全没了主意。”

左首一名年龄较长的大汉道：

“说实话，为兄方寸之乱并不在你之下，莫说钟二弟死得不明不白，这几日来咱们师兄弟三人的离奇遭遇，即便说出来，又有谁敢于相信？何况——”

他歇了一下，续道：

“何况那最后出现的老魔头甄定远，一再出言警告，要咱们回崆峒后，不得谈起那一段经过，他若不是与那八个穿绿色衣服的凶魔煞神有所关连，就是和那辆篷车上的神秘女人脱不了关系。”

赵子原心念一动，暗忖：

“八个身穿绿衣的凶魔煞神？莫不是今晚在帐幕外头，才被布袋帮主干掉的七个人？龙帮主说到，花和尚一总借用八名手下，晨间行事时折损一人，那是没有错的了。”

两人匆匆走过，赵子原忍不往回身悄悄跟在后面，只见他俩迳往效外小

径行去，丝毫不曾发觉背后跟着有人。

只听那右边的大汉道：

“二辆篷车都是一模一样，我也被搞糊涂了。”

那青年道：

“你是说香川圣女和叫什么女娲的面色苍白的神秘女人，分别所坐的二辆篷车么？那女娟为何要留下毒帕，冀图毒毙咱哥儿三人，难道只为了我们偷窥到她的面庞么？这真大讲不通了。”

大汉道：

“不通的事可多着咧，那自称司马道元，解了咱们一围的剑手，你认为他真是司马道元么？”青年抬头望了大汉一眼，沉着脸色道：“大哥，我知道你也怀疑他就是失踪已久的职业剑手谢金印，单从他出剑的气势以观，我就想到是他了。”

大汉寻思一下，道：

“传闻谢金印早在二十年前，已被武啸秋及甄定远联手所杀，如何会在斯时出现？莫非他真是还魂有术么？”

青年摇首道：

“奇怪，我心中总是有一种感觉，谢金印所作所为诚然百死不足以赎罪，但武啸秋甄定远二人联手暗算于人，也未免太不光明磊落了，令人不齿……”

大汉忽然一摆手，阻止他继续说下去，疾然转过身去，敢情他到这刻才察觉跟随在后头的赵子原。

他怒目瞪了赵子原一眼，反手一抬，“刷”地掣出腰间长剑，远远冲着赵子原高声喝道：“来吧——”

赵子原怔了一怔，道：“兄台这是何意？”大汉厉声道：“在下师兄弟二人正是崆峒林景迈、梅尚林，你要取咱们俩性命，总算找对人了，来吧——”

赵子原呐呐道：

“此中可能有所误会，赵某……”

青年梅尚林怒目圆睁，截口道：

“你还不动手？三天以来，你是第四批要宰掉我们的人了，我问你，你追踪咱们有多少时候了？”

赵子原正欲答话，眼睛突地一亮，迅速地道：

“要宰掉兄台二人的不是我，而是在你们的背后——”梅尚林方露出迷惑之色，赵子原已再次大喝道：

“留心背后——”

梅尚林旋风一般回过身子，他犹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陡觉左侧树梢人影一闪，一人出掌疾扑过来！他身旁的林景迈目眦皆赤，厉声道：

“撤掌！”

心底关切师弟安危，挥掌便劈，掌风一出，那人扑罩之势顿了一顿，梅尚林乘机一扭身，唰地跃出老远。

那人纵落地上，却是一个年方及冠的少年，面貌俊秀，长得颇有气度，但却带有几分狡猾之气。

那少年指着林，梅师兄弟二人道：

“你们两个活不长了！”

林景迈浓眉一耸，道：

“你和前天早晨那八个牛鬼蛇神是一路的么？”

少年一愣，道：

“和谁一路？小爷告诉你，方才你们信口长短，妄论家师是非，凭这个你就死有余辜了！”

梅尚林定了一定神，问道：

“令师是什么人？”

那少年沉声道：

“家师武啸秋，你刚刚提到他老人家的名字。”

嘿嘿冷笑数声，大步迫近梅尚林，挺掌一挥，掌力如潮从四面八方卷涌拍击，招式非特极尽辛狠奇奥之能，功力亦见深厚不比凡俗。

梅尚林怵目心惊，暗道近二十年来，武啸秋声名之盛，如日中天，连他的徒弟武功都如是高强，准此而论，天下能与武啸秋匹敌之人，真是寥寥无几了。

他正要取出兵刃还击，蓦然一阵清冷的声音响起；

“谢朝星，给我住手！”

谢朝星霍地止住掌势，循声望去，发话者就是他先前所见，衣衫褴褛，毫不起眼的少年。当下鄙夷地一笑，道：“小子，你怎知我的姓名？”赵子原自然不能说出，自己当日隐匿在荒山茅屋里的所见所闻，遂故意冷笑数声，来个相应不理。

谢朝星恚道：

“你竟不屑回答么？敢是活得不耐烦了。”

赵子原只是一味冷笑，不言不语。

谢朝星仗着师门威风，平日颐指气使已惯，几曾受过人家这般冷落？大怒道：

“好小子莫不成吃了豹子胆，今儿小爷若不杀你，难消心头之恨，速速通名受死——”

他虽叫对方报上名字，自己却等不及回答，猛一欺身，单掌当胸一舒，疾如闪电般劈向赵子原。

但见他出掌不但快极，而且挡拿劈捣，变幻无方，赵子原迅即出掌封架，不待双方掌力击实，足步一错，已经换了一个方位。谢朝星不容对方稍事喘息，双掌翻飞间，随之转过方向，右掌电急劈去，大有长驱直入之势。

说时迟，那时快，谢朝星一掌劈出，半空中倏地人影一闪，谢朝星腕上一紧，原来已被一条鞭丝卷住，当下只觉一阵疾痛攻心，马步浮动，往左跌开四五步远，险些跌落地上——

方欲开口喝骂，目光触处，忽然硬生生将话吞了回去。只见五步之外立着一个身材纤细，穿着一袭华服的女子！那华服女子已届花信年华，虽非国色天姿，却另有一种雍容高贵的气质，只是芳容上却是冷漠如冰，令人一睹之下，顿生难以亲近的感觉。

谢朝星期期艾艾道：

“武姑娘，你……你缘何要阻止找出手？……”

华服女子正是武冰歆，冷然道。

“你放过这几个人，包括赵子原在内。”

谢朝星似乎吃了一惊，脱口道：“赵子原？他就是被姑娘差到太昭堡卧底的赵子原？”话一出口，方始醒悟不该当着外人面前道出卧底之事，转身

望了武冰歆一望，见她没有责怒的表示，才松了一口气。但他旋即涌起满腔妒意，并且毫不隐讳，露于形表之外。武冰歆一出现，崆峒林梅二人情知必难讨好，遂匆匆交待几句场面话连袂离去。

只有赵子原立地原地未动，谢朝星厉声道：

“饶了你一命，你却又不走了么？”

赵子原听到他那满含敌意的话，也接触到他那敌意的眼色，不知对方面容何以会变得如此难看，登时为之迷惑不解。一旁的武冰歆冷冷道：

“阿星，要走的是你，你暂且避开一旁，我要和他说几句话。”谢朝星踟蹰一下，很不情愿的走开，临去时，赵子原瞥见他眼瞳中所泛露的疯狂妒意，胸口无端震了一大震。

待得谢朝星走远，武冰歆上上下下打量赵子原好一忽，樱唇一动，娇躯一倾突然投入赵子原怀中。

武冰歆这一露出儿女柔情，赵子原不禁大为错愕，一时为之手足无措，半晌，他终于低头下去，吻在她两片樱唇之上。对两人而言，这都是人我两忘的销魂一吻，武冰歆真情毕露，两只玉臂紧紧拥住赵子原的身躯，完全任由情感沸腾奔放，赵子原慢慢体味着此一难得的温馨，竟也融化在她的热情之中。武冰歆梦呓似的声音道：

“子原，子原……近些日子来我焦虑极了，想不到你居然会安然无恙……”

赵子原诧道：

“你焦虑什么？”

武冰歆霍地一把将赵子原推开，玉手一扬，劈劈拍拍掌了他两个耳光，赵子原两颊瞬即现出两道深红指印。赵子原早就习惯于对方那冷热无常的性格，是以对武冰歆之突然变颜相向，并不感到如何意外，只是沉默以对。武冰歆美目中射出恚怒的光芒，道：

“你潜离太昭堡后，也不到留香院来找我，令得我平白为你耽了一阵子心，以为你已遇害，你还问我焦虑什么？你——你是存心要马把我活活气死么？”

赵子原心头搅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滋味，讪讪道：

“姑……姑娘息怒，区区并无此意。”

武冰歆冷冷道：

“从前你一见着我便感到心烦讨厌，如今你还是如此么？”赵子原道：“没有的事，姑娘多心了。”武冰歆面色稍霁，低声道：

“往日我对你百般折磨侮辱，那也不是我的本意，我每打你一鞭，心子亦随之一阵绞痛，其中矛盾，我也道不出所以来，你省得……省得我的意思么？……”

赵子原不知该要怎么回答，只有漫口嗯了一声。

武冰歆见他默不作声，突又怒道：

“你闷不吭声，莫不是对我牢牢怀恨于心？”

赵子原忙道：

“姑娘关切之情，区区感激都来不及，焉有记恨之理。”武冰歆哼了一下，道：

“你甭口是心非就得了。”

她想起一事，复道：

“自你离留香院后，东厢李姬可对你怀念得紧，闲谈中老是提到你的名字，哼哼，瞧不出你还是生就的桃花照命，到处有女人为你痴情醉倒，甄陵青那贱人呢？听说近日她和你曾在陕甘道上并辔共行，到底有无此事？”

武冰歆讲到甄陵青三个字时，情不自禁妒火中烧，脸庞上充满了妒恨之火和可怕的杀机，森寒的目光亦绝不放松，迫视着赵子原。

赵子原暗道：好灵通的消息，但他情知自己若承认其事，势将惹来无穷麻烦，以是之故，他只能信口撒一个谎。他咽一口气，缓缓说道：

“这消息从何而来？区区乃是随水泊绿屋那残肢人一道离开太昭堡，姑娘难道未有所闻么？”

当下将离开太昭堡前后经过原原本本道出，单单略去甄陵青赶来见面的一段不提，代以他言支吾过去。

武冰歆还待追问下去，那谢朝星已从远处竹篁内走了回来，怒目瞅了赵子原一眼，朝武冰歆道：

“武姑娘，咱们该回留香院去了，令尊还在院里等我们的消息呢。”

武冰歆望着赵子原低声道：

“量珠聘美之事已成过去，尔后我再不向你相迫做任何事，有暇你到留香院来吧，我将以上宾之礼待你……”

她欲言双止，终于转身与谢朝星走了。

赵子原眼望她的背影去远，心中的感受甚是复杂，他料不到这个昔日自己最感到头疼而难于应付的女魔头，今番遇见她会抛弃平素的矜庄自持，向自己流露出儿女情感，想起方才那缠绵的一吻，真有如置身梦中的感觉。

移时，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恍恍惚惚继续上路。

他一口气走到傍晚，才寻个客店打尖饱餐一顿，养足精神，次日才又赶路。

走出客店，望着市集上煦来攘往的行人，赵子原忖道：

“那漠北怪客多半要到武当山去取最后一支断剑的，反正我左右无事，不如也上一趟武当，说不定凑巧碰到狄一飞亦未可知。”

一念及此，遂买马向南行去，五日之后，赵子原已来到武当山

日薄西山，沉沉暮霭逐渐笼罩下来，武当山更显得郁郁苍苍。

赵子原停下脚步，打量了周遭景物一眼，心中平添了一份孤旅落寞的感觉，此刻，天已完全黑了。

他郁容不展，往山路入口行去，不一会工夫，已走出山腰，寒瑟的秋风，摇撼四下树木，萧萧有声。

蓦然一道细微的呻吟从风中传入赵子原耳际，他内心一震，加紧行去，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汉子，歪歪斜斜躺在山路中间！

借着黯淡的月色，可以瞧出那人浓眉大眼，肩广体阔，体格甚为结实，分明是武人，却是气若游丝，面色白如金纸。

呻吟之声，便是自此人口中发出。

赵子原瞧清那人的面孔，惊呼道：“足下不是黑岩厉向野厉老大么？怎会变成如此模样？”

那人果然是黑岩三怪硕果仅存的老大厉向野，他勉力一翻眼帘，唇皮一动，低声说道：“你……姓赵的少……少年……你来得正是……时候……”

厉向野两颊汗珠滚滚而落，五官扭曲，露出痛苦之状，胸前衣袂碎成片片，露出血肉狼藉的肌肤。赵子原道：“是谁将你伤成这等模样？”厉向野

断断续续道：

“我……我已寻到杀……杀害卜二弟，湛三弟的凶……手……和鬼镇纵火……者……同为……同为一人……”

他全身似已脱力，不住呼呼喘着大气，口齿亦显得含糊不清。

这会子，陡闻“嗤”的一响，道寒光破空疾袭而至，赵子原拂袖一挥，那道寒光被掌力带偏了，夺地插在身后一棵大树上！

细看之下，竟是一支指头般粗细的树枝，尖端插入大树干半截有余，尾端上还系着一张白色素笺——

赵子原睹状，不禁为之倒抽一口凉气，那树枝非金非铁，寻常之人要用手劲把他抖射至数丈开外，都是十分困礁，但黑暗中那人竟然硬生生破空将根树枝插人树干里头，这等功力不免太玄了。赵子原迟疑一忽，方始移身掠到树旁，伸手拔出那根树枝，尾端所系的白笺迎风飘扬。

他不假思索，用食、中两指拈起白笺，只见笺上歪歪斜斜写了几个字：

“见字可将遗言书于此笺可也。”

笺上还留下一大片空白，竟是为着要让手持此笺者书写遗言所留！

赵子原呆了一呆，才感到事情不妙，背后闻得那厉向野呼道：“快将白笺丢……开……纸上染有剧……剧毒……唷呵……”突然又是一声闷哼，赵子原飞快一个转身，厉向野业已口喷鲜血，直挺挺躺在地上！

黑暗中一抹黑影在赵子原眼前一闪而过，身形之疾，令人没有丝毫捉摸的余地，赵子原想也不想，顺手便是一掌推出“哗啦”一响，一技小树应掌而折，赵子原意识到那人早已走远了。定眼望见厉向野胸前已多了一只黑色掌印，鼻息气若游丝，分明是活不成了。

厉向野口中犹自挣扎着道：

“鬼镇……荒园……鬼镇……荒园……”

赵子原道：

“你说的什么？说什么？”

厉向野唇皮一张，却没有任何声音发出，双目一睁，便此咽气。此刻赵子原才又想起，适才厉向野出声警告那张笺上面染有剧毒，而自己的手指已经摸过白笺，元疑的，也活不成了！赵子原恨恨的想道：

“那凶手必是先下毒谋害厉向野，后来又惟恐他不死，才又赶来补上一掌，适遇我打自此地经过，便故武玄虚，以染有毒素的素笺欲同时将我解决，居心之狠，诚使人不寒而栗了。”遂连忙运功调息，查看体内是否有中毒后不适现象？真气一次复一次在体内百脉运行了十五周天，上达顶门，下通四肢百骸，奇怪的是，始终查不出丝毫中毒迹象。

赵子原心中迷惑，暗忖：

“怪哉，那张素笺既然染有剧毒，我的手指触摸过后，理当立刻倒地毙命才对，目下又怎会安然无事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既是不曾中毒，也就得懒得去想它了。望着厉向野的尸身，赵子原默默道：

“黑岩三怪至此算是死亡殆尽了，老二卜商及老三湛农在鬼镇荒园古宅，死得不明不白，不想老大厉向野亦落了这么一个下场。”赵子原寻思顷刻，忽然想起一事，心口猛可颤一大颤——他喃喃自语道：

“当日应殃神老丑之邀，到麦十字枪府宅参予阻挠职业剑手之举的几个人，多数竟已先后暴毙，首先是黑岩三怪的老二，老三，然后是殃神老丑，

现在黑岩老大厉向野竟死在武当山上，仅剩得丐帮飞斧神丐，与朝天尊者两个活口了，下一次——下一次或许就该论到他们两人了吧，这其中莫非有什么阴谋么？”

想到此地，几乎已可肯定这一连窜阴谋的存在，只是他一时猜不透罢了。

正思忖间，身后忽然一道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

“是谁敢在武当山上杀人？”

背后风声斐然，赵子原一转身，一名道人踏着一径落叶缓缓而行，速度却是快得惊人，未几来到赵子原身前。

赵子原抱拳施礼道：

“道长来自武当道观么？”

那道人视线掠过厉向野的尸身，冷然道：

“道友，你好毒辣的手段！”

赵子原定睛打量那道士，只见对方年纪约在五旬左右，长得高鼻阔口，身材高大，穿着一袭玄色道袍，奇怪的是脸色甚是白皙，与手劲肌肤被阳日晒黑的颜色颇不相称。

那玄袍道士再度举步迫近赵子原，步伐之间，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威猛莫当的气度，赵子原心知，这是功力造诣到了相当程度时应有的现象，他心中暗暗盘算，武当道士中有谁负有这等功力？

玄袍道士双目一睁，发出电棱般的光芒，盯住赵子原毫不放松，他沉下嗓子一字一字道：

“道友不但手段毒辣，诚然也胆大得可以，竟跑到武当山上杀人，显是未将敝派放在眼中的了。”

赵子原见对方不分青红皂白，一上来便一口咬定自己杀人，胸中一股怒火几乎就要暴进而出。

他勉强沉住气，缓缓道：“道长，此中有个误会……”

第二十六章　疑团重重

那道士大吼道：

“住口！你既有意向敝派寻衅，想是仗着手底下有两下子，必非无名之辈，你通上名来……”

赵子原道：

“恰恰相反，区区虽在江湖闯荡了一些时，却因武功庸碌，不入法家之眼，非但毫无名气可言，简直可说是个无名小卒而已。”玄袍道士道：

“无论如何，你总该有个姓名罢。”

赵子原道：

“区区赵子原，谅道长前此定然未曾听过这个名字。”可是事态往往出人意表，那道士“哦”了一声，双目眯成一线，眼珠不住的转动着，露出令人惊骇的威棱光芒，沉道：“赵子原居然就是你么？嘿嘿，也许你的武功果真平泛不值一顾，但名气可还不小呢？”

赵子原大大为之一怔，道：

“此言从何道起？”

那道士沉声道：

“据贫道所知，留香院武家便曾派你到太昭堡卧底，若你没有任何特长或某一杰出之处，留香院里能人异士多的是，又如何会看上你？……”

赵子原一呆之下，心中旋即升起惑意，暗道自己为武冰歆所迫，潜入太昭堡刺探有关断剑之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这武当道士身居深山之中，竟也获悉此事，诚令人疑惑不解了。但对方乃是名门正派的道士，故以赵子原尽管内心生疑，却也不敢往旁的地方设想。

那道士接着道：

“或许你要奇怪贫道缘何会知晓此事吧，嘿嘿，这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他一再发出冷笑之声，赵子原突然隐隐感觉到，对方的声音甚是熟稔，只是一时无法记起。

赵子原眉宇微皱，道：

“道长一再出言挑激，不知是何用意。”

玄袍道士语声一沉，道：

“赵子原！你到武当放肆杀人，可有什么话解释么？”赵子原冷冷道：

“道长岂得血口喷人？”

玄袍道士冷笑：

“难道你还想狡赖不成？”

赵子原道：

“区区业已说过，这是个误会，无奈道长自以为是，不容区区有任何分辨的余地……”

话未说完，那道士倏一抬手，往赵子原腕腰之间拂至，他出手飘忽不定，虚实变化无端，赵子原陡然大吃一惊，足步连蹬，身躯疾地向后一仰，一连退开了五步之遥，方始脱离对方攻击威胁。道士一招未曾得手，似乎愕了一愕，没有趁势追击。赵子原恚道：

“敢情武当道士，竟也是偷袭的能手。”

他自认为这话已经说得很重，对方闻言，鲜有忍受下来的道理，孰料那

道士只是冷然一笑，并不动怒。玄袍道士道：
“你还算机警，但今日遇上贫道，也是合该你倒运。”赵子原道：
“道长道号可否见告？”玄袍道士哂道：
“你毋庸多问，反正今夜你再走不出武当山一步了！
赵子原寻思一忽，道：
“好吧，区区便到贵掌教面前解释明白也好，而且我此来亦有他事……”
玄袍道士打断道：
“说得倒挺轻松，敝派掌教哪有这么容易见到的？”
单掌拍处，一股狂劲飕风直袭赵子原。
这一忽里，赵子原忽然瞥见道士眼中布满了森森杀机，冰寒异常，他私心一凛，慌忙出掌封迎。
两股力道一触之下，赵子原但觉胸口如被重物所击，气血汹涌浮动，险些昏厥过去，当下忙运功支撑，方始勉力站稳了身子。玄袍道士掌势一翻一合，杀手接二连三使出，那凶危劲厉的掌风，迫使赵了原穷于招架，不住往后倒退。
看来他果然有将赵子原击毙当场的意思。
赵子原只觉一阵急怒攻心，似此不讲道理，动辄言杀的出家人真是少得很，但他同时也十分明白，自己目下处境实在危险非常，稍有不慎，便立刻有杀身之祸……
那道士掌力愈攻愈猛，没有一点弛缓的迹象，看来，他乃是不欲久战，想在数个回合之内解决赵子原。
赵子原掌式一松，忽然露出破绽。
玄袍道士冷笑一声，喝道：“倒下！”掌随声起，一股惊人内力疾发而出，赵子原身上衣袂无风自动，拂括有声，这当口，他足步一踮，身躯陡地向左转了半个侧面，“嘶”地一响，双足踏蹬之下，一缕轻烟也似的斜斜跃出战圈！这一着大出道士意中所料，他满以为一掌即将得手，却不料赵子原临危之际，会有如此神来之笔，以他那等目力，居然未曾瞧清对方拿的是何种身法家教，能够从自己那严丝密缝的杀手下突围出来。
他脑际念头如电回转，仍觉对方身形模糊，几令人无从捉摸。赵子原心里明白，论到动手过招，自己远非道士敌手，全束自己在急切间又施出太乙爵所授的“太乙迷踪步”，方始保住了这一条性命。
赵子原喘过一口气道：
“揣摩情形，道长似是有意取区区性命哩，敢问道长与死者黑岩厉向野有关系么？”
那道士不假思索道：
“贫道与黑岩三怪一非亲，二非故，有何关系可言？”赵子原道：
“然则仅因道氏认为区区在武当山上杀了人，故而也对我下此杀手么？这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玄袍道士冷笑道：
“天底下说不通的事可多着呢，你延颈就戮吧！”
说着单掌又自一抡，尖啸之声猛扬而起，“呜”，“呜”响个不停，周遭的气流像在一时之下被撕裂了。
赵子原大喝道：
“且慢”

玄袍道士掌势一窒，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
赵子原道：
“道长是执意不肯予小可以辩白的机会了？”
玄袍道士怒道：
“废话！敢情你故意欲拖延时候……”赵子原一眨眼道：
“猜得不错，区区正是有意拖延时候，咱们在此闹了好一阵子，武当道观总该有其他道士赶来了，或许他们在听了我的解释之后，不会像道长一般固执。”
停歇一下，复道：
“再说我也很怀疑道长……”
话犹未尽，突闻山路上足音蹬然，连袂走出三个道士来！赵子原从侧边望去，只见三人都是身着一袭黄色道袍，居中的是个头发灰白的老道，走在他左旁的年约中等，另一名则是个年方弱冠的青年道士。
赵子原遥遥抱掌道：
“莫非是武当三子驾到了么？”
当日他在毕节近郊及金翎十字枪麦炘府宅里，与武当三子先后朝过两次面，是以此刻入眼立即识得。
三子来到切近，那居中的老道士天离真人开口道：
“道友请了，记得咱们第一次碰见时，道友与那自称司马道元者行在一路……”
语声戛然而止，敢情他已发觉躺在地上的厉向野尸身，以及立在赵子原身旁的玄袍道士。
这时，赵子原忽然无意瞥见，那玄袍道士乍睹武当三子出现，眼中突地掠过一抹不自在的神色，他不禁心念微动，心中暗暗忖道：
“那玄袍道士既与武当三子同属一门，见到三子来到，神色之间，怎会显得如此不自在？难不成先时我的怀疑……”思路很快被天离真人的语声打断，他指着地上横陈的尸体，沉道：
“此人不是黑岩厉施主么？缘何却在这里被杀？”
赵子原正待启口答话，那玄袍道士抢着道：“便是这位姓赵的道友下的毒手……”
赵子原淡淡道：
“区区早就料到道长会诬栽于我，果然不错。”
玄袍道士故作冷笑，道：
“你杀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天离真人疑惑地望了赵子原一眼，视线落到玄袍道士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了对方许久，带着迷惑地声调问道：
“这位道兄眼生得紧，敢问……”他清了清喉咙，又道：“敢问道兄也是贫道的同门么？”
赵子原一听天离真人的质疑，心子顿时一震，此刻他几乎已可证实自己心中所想，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恐惧又袭了上来，一时之间，只感到遍体生出寒意，竟不敢再往深处追想下去！玄袍道人面色微微一变，迅即恢复常态。他缓缓说道：“天离师弟，你不认识我么？呵呵，本座在后山面壁修为已达十五年，日前方始出关，难怪你会对我如此陌生。”天离真人将信将疑，

道：

“但贫道在二十余年前就已投入武当，那时却没见到……”玄袍道土轻咳一声，截口厉声道：

“天离！你身后站着的可是无心、无意两位师侄，他们见了本座为何还不上前执礼？”

无心，无意彼此对望一眼，始终不曾移动脚步。

无意道：

“就凭你一句话，就要咱们执礼？笑话笑话，武当门规虽严，可仍没有规定门下弟子见着陌生，便是叩头作揖，咱们怎知你是什么东西？……”

他还待开骂下去，天离真人道：

“无意，休得出言无状。”

赵子原在旁听得险些发笑，想起在毕节城郊遇上武当二子时，便觉得那无意道士满口粗话，完全没有方外之人的庄矜和礼道，眼下他故态依然，骂起人来较之江湖上那些贩夫走卒尤为粗野。

玄袍道士似乎大为恚怒，对天离真人道：

“十五年前本门不幸败于来自漠北的铁衣门后，真是每况愈下了，以致连同门班辈之札也不讲了，请看无意目中还有尊长在么？天离！你说依门规该当如何处治？”

天离真人见他道出发本门掌故，心中怀疑之念渐去，当下瞪了无意一眼，道：

“依门规理重打一百棍，然后逐出本门！”

玄袍道士厉声道：

“那么你因何迟不处置？”

天离真人道：

“贫道并非刑堂，如何处置？抑且你可知晓自壁邺一战后，天坎、天乾两位师弟与铁衣五凶同归于尽后，掌门已下命无心、无意补上他俩之缺，与贫道合称武当三子，无意言语虽有不当，如何处置，仍须禀过掌教真人后，再行定夺……”

他到底出道已久，是以言词中避重就轻，轻淡描写几句，便将责任悉数卸去。

玄袍道士怎会听不出来，只是冷笑不已，少顷，他状至沉痛的道：

“武当门户衰祚已久，所以养成弟子们这样骄横的性子，看来本座不能不自行过问了。”

他此言显然是针对无意，无意立刻又忍不住了，双眉一扬指着玄袍道士骂道：

“你甭装婆婆了，咱们连你是谁都不晓得，还得受你的教训么？你自称是本山之人，咱们却从来未见过你，武当三子威震天下时，你还不知躲在哪个洞穴喝烂稀粥咧？他奶奶的！……”

天离真人喝道：“无意住口！”

他尽管喝声制止，但面上并无任何责备的表示。

玄袍道士冷笑道：

“骂得好！本座倒要看看你手底下是否和口头上一般相称？”一沉手掌，五指箕张向无意疾拿而至。他出手迅疾，身形略为一幌，五指已探到了无意面前。

无意见对方五指抓到，本能地一甩肘部，反手一推一送，内力爆发，身躯同时朝后退了三步，饶是如此，他依然慢了一步，手肘一紧，已被对方扣住！

天离真人吃了一惊，犹未及说话，他身后的中年道士无心道：“道兄放手，无意……”

玄袍道士冷冷打断道：

“为什么我要放手？无心，本座命令你先出手将这姓赵的少年格毙，若敢不从命，你的师弟无意可就惨了！”

无离及无心齐地一怔，下意识望了望立在一旁的赵子原。赵子原道：“道长好厉害的借刀杀人之计！”

蓦地无意暴吼一声：“放手！”振臂一抖，真气自腕间迸发出去，玄袍道士只觉虎口一热，五指不觉一松，霎时无意手掌一沉，一连跳后三步，端端立在半丈之外。

玄袍道士为之怔了一怔，他一时大意，未提防对方突如其来有此一着，竟叫无意挣脱了自己的控制。

赵子原也瞧得内心折服不已，那无意虽则言语粗鲁，却是粗中有细，武功更不含糊，难怪他能取代天乾之位，成为武当三子之一。无心抚掌喝采道：“无意，干得好！”

才喝了一句，视线接触到玄袍道士那满布凶厉杀机的双目，情不自禁打了个寒颤，止口不语。

玄袍道士略一寻思，不去打理武当三子，转首朝赵子原道：“赵子原，你若天真地以为借着武当三子之庇护，逃出本座这一关，那就大错特错了——”

赵子原耸耸肩道：“岂敢！”

玄袍道士口发阴笑，迈步迫近赵子原，一掌蓄势待发。赵子原大喝一声：“站住——”

玄袍道士足步不觉顿了一顿，凝目盯住赵子原。赵子原一字一顿道：“朋友，你不要再装作了！”

玄袍道士膛目道：

“你是说本座么？”

赵子原道：

“不是说你难道说的旁人不成？你处心积虑欲杀死赵某，何以却不敢露出本来面目见人？”

玄袍道士吃了一惊，接连倒退了三步，道：

“你——你此言何意？”

赵子原道：

“朋友你压根儿就不是武当道士，何苦要穿上道袍，假冒起道貌岸然的道士来？须知老虎纵然披上羊皮，终归还是老虎，本体是不会有所改变的！”

他出口惊人之言，武当三子登时为之目瞪口呆。

玄袍道士面上毫无表情，道：“别胡说了，本座……”赵子原道：“刻前你一现身，便一口咬定赵子原下手杀人，必欲取我一命而后己，赵某只道武当道士怎地如许不讲道理，后来想了许久，终于想通其中疑点——”

语声一顿复道：

“死在此地的黑岩厉向野，根本就是你下的煞手，然后你以一张毒笺没

有把我毒倒，便又现身出来，冒武当之名堂而皇之向我问罪，这一石两鸟的连环毒计委实太已高明了！……”

话犹未尽，玄袍道士“唰”地一跃而前，左手疾出，迅如电光火石击向赵子原小腹要害。“呜”“呜”尖啸扬起，场中人影交错一掠，掌风过后，天离真人渊停岳峙般立在玄袍道上与赵子原中间。玄袍道士沉声道：“天离，你——”

天离真人冷然道：

“道友把身上那一袭道袍脱下吧，或许你面上还带着人皮面具呢，便请一并取下，也好让贫道瞧瞧你的庐山真面目”那玄袍道士见事已败露，不禁对赵子原恨得牙痒痒的，他晶瞳四转，眼色连变数变，厉声道：

“滚开去！”

这一声大吼，隐隐透出凛凛凶音，天离真人方自错愕间，他已发动了攻击，双掌闪电一抬，斜劈了出去。

天离真人见对方来势凶猛，不敢贸然直攫其锋，当下微一侧身，玄袍道士身形猛地一弓，拿准时刻趁隙一跃而起，同一刹间，无心、无意分自左右双方疾扑而至，正好挡在玄袍道士前面。无心伸手一抓，玄袍道上面上的人皮面具竟被刮落——玄袍道士再次蹬足弹起，从武当三子头上掠过，一晃数丈，腾空而去，眨眼已失去踪影。

但就在这一忽里，赵子原电眼一瞥，已然瞧清那玄袍道士的真面目，登时为之呆住！他脱口低呼道：

“原来是他……难怪我总觉得他声音甚是熟稔，原来是他！”天离真人回过头来，道：

“道友已瞧见那人是谁么？”

赵子原好半晌才清醒过来，道：

“说出来道长一定不敢相信，唉，不说也罢。”

天离真人道：

“道友但说不妨。”

“赵子原迟疑一下，始道：

“此人即是不久之前，才在职业剑手剑下逃过一命的金翎十字枪麦炘！”

武当三子一怔，天离真人果然露出狐疑之状，道：

“你说的是麦十字枪？道友确已将他的面孔瞧得清清楚楚么？”

赵子原道：

“区区自信绝不致弄错，道长该不会疑及区区故作耸人听闻之言吧？”

天离真人闭目沉思，无心道：

“要解决此事还不简单，咱们立时动身到毕节麦府，找麦十字枪问个究竟，当日职业剑手投下的挑战黑帖，扬言要杀害他全家时，咱们还曾经到过麦府帮他一个大忙呢……”赵子原闻言心中重重一震，暗忖：

“对了，厉向野当夜亦应殃神老丑之邀，赶抵麦府支援麦十字枪，不惜与职业剑手对敌，麦炘有什么理由恩将仇报，将厉向野谋杀于此？”

他满腹疑团，旋又忖道：

“莫不成那夜所发生之事竟是个骗局，职业剑手甄定远其实是与麦十字枪相互串通，以进行某项阴谋？”

当下只觉疑云重重，半月前在陕甘道上麦炘飞骑冀图以十字枪斩杀自己的一幕，又浮上脑海。

第二十七章　又见花僧

蓦闻山顶传来一阵急促的钟声，打断赵子原的沉思，赵子原心知必有变故，心子怦怦直跳。

武当三子面面相觑，无心呼道：

“有人夜闯本山道观……”

无意神色一变，道：

“难道又是他来了？”

无心道：

“如果是他，近几日观中严防，管教他不得好走！”赵子原微微发怔，不知三子口中所指的他是何人，他虽则好奇心重，却也不好多问。

天离真人朝赵子原道：

“贫道等须得尽速赶回道观，这位道友请自便吧。”赵子原道：

“在下正有事求见贵掌教，便请道长带路如何？”天离真人皱眉道：

“掌教天石真人近日不见外客，道友还是请回……”赵子原道：

“在下欲见天石掌教，为的是一件十分紧要之事，既然千里迢迢赶来武当，焉能就此折回？”

山顶钟声时断时续，天离真人面露惶急之色，道：“道观警讯不断，恕贫道没有闲工夫多说，道友请吧。”

言罢一挥手偕同无意、无心转身就走，赵子原情急道：

“我要禀告贵掌教的是，有关一把断剑的事，道长依然不睬不问么？”

这一句话当真比他说上千言百句尤要有效，天石真人身躯一震，霍地顿住足步，回首低声道：

“断剑？你也知有关断剑的隐秘么？”

赵子原虽不明白对方所提到的隐秘是什么，但见武当三子六道眼神齐盯住自己，只好重重点一点头。天石真人道：

“随贫道走……”

三子连袂展开轻功而行，赵子原急步跟上，走了一程，到山腰处向左一弯，前面矗立着一方巨石，镌刻着三个大字：

“解剑岩”

无意身形销缓，朝跟随在身后的赵子原望了望，道：

“喂，你随身带着兵刃没有？本派一些繁琐鸟规矩真多，武当道士都当得厌烦透了，像在解剑岩要来客解剑一事，便令我烦不胜烦，偏偏掌门人又命我主管其事，……”

赵子原露出会心的一笑，心道眼前这无意果然不是做道士的料子，偏就他投入武当并且排名三子之内，将来在道貌岸然的武当耆宿薰陶之下，不知会变成何等模样，那将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而他在当着长辈天离真人之前，居然毫无忌惮，放所欲言，亦令赵子原平添不少好感。赵子原摇头道：“区区并没有随身带剑的习惯。”

无意哈哈大笑道：

“如此最好，倒省去不少麻烦。”

四人风驰电掣朝山顶驰掠而去，渐渐一大幢道观露了出来，檐牙高啄，高可丈余，道观前面围着一堵储红土墙，两支大石柱中夹着二扇铜门，那铜门此刻已然大开，急促钟声便是自门内传出。

奔入观门，只见观中灯火照耀如同白昼，左右人影幌幌，大殿两侧列立着两排道士，个个手持长剑脸上肃然。

赵子原暗道武当果然已有戒备，那夜闯本山之人不审是何许人物，竟使得这天下数一数二门派如斯劳师动众，深夜鸣警？天离真人着赵子原在大殿稍候，反身步入内厅，须臾，陪着一个身着青袍的老道人快步走将出来。

那老道人面貌古朴，一股清越之气隐隐呼之欲出，正是武当一门之尊掌教真人天石——天石真人神色沉重已极，朝赵子原略一稽首，道：“ 施主有何见教？ ”

赵子原躬身抱拳，隆重的行了一礼，道：

“ 小可赵子原，此来为的要向道长禀告一事，此事与贵观所收藏的一把断剑有关…… ”天石真人灰眉一皱，道：“ 施主远道光降，便是为了这个么？ ”

赵子原心底下忖思对方突然皱眉的缘故，半晌始道：“ 据小可所知，贵观与嵩山少林寺都收藏着有这么一把断剑，少林寺那把寒月剑已经失去，剩下这里一把繁星断剑，若道长不未雨绸缪，先做预防措施，只怕也就靠不住了…… ”

天石真人沉声道：

“ 鄙派及少林各收藏有一支断剑之事极为隐秘，施主怎生得悉？ ”

赵子原道：

“ 不瞒道长，小可乃是无意中听到他人谈话，从而获知。 ”天石真人双目一睁，发出闪闪神光，道：

“ 有谢施主前来报警，你可以走了—— ”

赵子原怔道：

“ 小可决非故作耸听之危言，道长必须将把繁星断剑妥为收藏，否则…… ”

天石真人沉下嗓子，道：

“ 繁星断剑早在五日之前被人窃走了！ ”

霎时赵子原全身有若触电，神智整个为之麻木，愣愣地立在当地，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以少林、武当声誉之隆，辈出之高手人材，以及门禁之森严，居然先后遗失掉寺观内所收藏的物事，来人身手之能，诚令人匪可想象了！

这会子，殿外足音凌乱，快步走进一个背上斜插长剑的中年道人，逕自行至天石真人面前站定。

那中年道人似乎辈份甚高，仅对着掌教天石真人微微稽道作礼，在天石耳旁低声了几句话。

天石真人神情霍变，瞧了赵子原一眼，道：

“ 赵施主请在殿中歇一下，贫道要出去瞧瞧—— ”

身子未见作势，已到了观门之处，那等轻身功夫，赵子原瞧得心折不已，心想对方到底是一派之掌门，从他的惊人身法却可略窥其余功夫之全豹。

眼见武当三子跟随在天石真人后头掠出观门，那中年道人挥一挥手，上百道士鱼贯走出大殿，仅留下两名持剑道士守住殿门。

赵子原睹状暗暗不解，忖道：

“ 武当纵有警讯，那中年道人亦不该尽调所有弟子出殿，这样一来，不是成了内防空虚的状态么？我若是敌人，只要略施金蝉脱壳之计，便能兵不血刃，顺利潜入内殿畅所欲为…… ”

才想到这里，大殿侧门当口无声无息飘落一条人影，那人东张西望一会，露出满意得一笑，迈步而入！守在大殿正门的两名道士瞿然一惊，出声喝道：“什么人？”

手中长剑一抡，双双疾攻而至。

那人冷笑一声，双掌翻飞，分向左右斜劈出去，两名道士剑犹未到，便自应掌飞开丈许之外，尸横于地。

赵子原见来人一出手便解决了二名道士，心中骇然，他定睛一望，那人一身奇装异服，赫然是来自漠北的狄一飞！狄一飞这刻也自发现了赵子原，一怔道：

“姓赵的，你在武当纯阳观里干啥？”

赵子原反问道：

“你呢？”

狄一飞冷冷道：

“狄某一向讨厌别人多管闲事，凭你也够资格质问于我么？”赵子原见识过对方的狂傲性子，是以丝毫不以为忤，道：“狄一飞，数日前武当为人窃走一把断剑，可是你干的？”赵子原续道：

“我知道姓狄的你周旋于甄定远与武啸秋二人之间，左右逢源，有何图谋且不去管它，你先后偷走少林、武当二把断剑，敢问居心何在？”

狄一飞脸上讶异之色一掠即逝，道：

“现在狄某可莫有工夫与你絮聒了，你要是识相便乖乖站开一旁，若敢多管狄某行事，那么我可不顾时间紧迫，也得先把你击毙再说！”

赵子原一想，心知对方果是趁着武当弟子尽行抽调出关的空档摸进来，以狄一飞的武功，自己虽非其敌手，支持上百来招想必没有问题，目前自己正在应善于利用这种牵制之力，以俟掌教真人回转。

狄一飞更不迟疑，振身掠向内殿，赵子原遥遥跟在后面，见狄一飞绕过回廊，转入右侧一间内室。

赵子原随之闪身进去，只见内室布置十分简朴，但窗明几净，使人有出尘之感，想来即是掌教真人的居处。

视线触处，那狄一飞正伸手拿取壁上悬挂着一支剑鞘，口里发出“嘿”“嘿”阴笑之声。

赵子原喝道：

“狄一飞，你鬼鬼祟祟潜入武当掌教居处，非偷即盗，适为赵某撞见，岂能不加过问。”狄一飞眼凶光，道：“姓赵的，你是嫌命长了！”

唰地跃起，双掌交错连发两掌，掌力虎虎，有若开山巨斧，笔直向赵子原当胸击到。

赵子原时料他会出手，左手一横，方待发出内力封迎，讵料狄一飞掌力看似惊人，其实却只是虚招而已，赵子原内力才发，他掌势陡地一收，反手一把抓住壁上那支断剑，身形腾空窜将出去。

一道清越的声音喝道：

“退回去！”

人影一闪而止，室门当口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一股雄浑无俦的内力宛若长浪裂岸而涌，赵子原距离较远，犹感到呼吸窒闷，身上衣袂迸飞欲裂，不得不屏息运功相抗，方能支持得住。

他心下一凛，放眼望去，那狄一飞已被迫退回来，门口立着神定气闲的

天石掌教——

天石真人双目之中不怒自威，紧紧注视着狄一飞，道：

“施主，放下你手里那一只剑鞘！”

狄一飞不在意地笑一笑，道：

“道长好深厚的功力，想是天石掌教亲自来到了。”

天石真人见对方有意顾左右而言他，并未依言将剑鞘丢下，当下冷冷一笑，沉声说道：

“施主你不要玩花样，贫僧一出手立刻要你松手放下剑鞘，你想试上一试么？”

狄一飞道：

“掌教真人好说了。”

他望了天石真人一眼，心中倒相信了大半，天石真人掌武当一门，武功之高，已入当代宗师之流，狄一飞虽然对自己一身功力自负得紧，却也忍不住心中之紧张，全神贯注于敌方的动作。

正当此时，蓦然一声厉啸起处，腾空属引不绝，霎时间狄一飞面色一变，态度大是慌乱。

天石真人瞠目大喝道：

“施主，贫僧叫你放下剑鞘！”

这几字乃是贯足真力而发，直震得整座内室簌簌而动，狄一飞心子一阵震荡，忽然旁侧人影身形一片模糊，右手肘脉为人一击中的，五指一松，“卜”一响，剑鞘脱手落到地上！

啸声渐趋高扬，在夜空中袅袅迂回，久久不去，狄一飞无心久留，再也顾不了脱落地上的剑鞘，拔身向前疾冲。

武当三子适于这刻闯了进来，无意喝道：

“道友留步——”

三子迅速在室门当口立成倚角之势，看情形狄一飞已是插翅难飞。

啸声要然而止，紧接着一声长笑亮起，一条人影自屋宇上纵落，他身形之疾，即连天石掌教亦只感到眼前一花，至于赵子原则一点也瞧不清切。

那人冰冷的声音道：

“出家人岂可迫人太甚，一飞快冲！”

武当三子不约而同一个旋身，出掌发难，孰知那条人影左右闪动，完全没有固定的位置，三子掌力悉未奏效。

“呛啷”一声，天离真人已抽出了腰间长剑，那人身形依旧不停，口中只是嘿嘿冷笑不绝。狄一飞大吼道：“让开！”

拔足一冲上前，天石掌教竟不拦阻，三子又为那后到之人所牵制，霎时狄一飞便如飞鱼一般一闪而出，与后到那人跃上屋顶，并肩疾掠，去势迅比天际流星，转眼已失去了影踪……。

无意望着对方三人身形瞬息即没，嘘了一口气道：

“今晚他们来的人可真不少，先前那两个打头锋鞑子只在道观前面幌了一下，便匆匆逸去，敢情是诱敌……”赵子原心念一动，脱口道：“两个鞑子？”

无意点点头，道：

“那二人一身奇装异服，显然来自长城之外，贫道听他俩彼此称呼叫什么暖兔，烘兔，名字倒是奇怪得紧。”

他在掌教真人面前，言语已不敢如先时那般放肆粗鲁，但他生性毫无遮拦，一下子扳起脸孔说话，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但赵子原可没有心绪注意及此，暗忖：

“那暖兔，烘兔不是日前我在陕甘道上碰到的两个蒙古汉子么？当时他俩言谈间隐隐透露出系奉土蛮可汗之命，入关兴风作浪，如何却与狄一飞搭上一路了？足见姓狄的来历大有问题……”

天离真人道：

“那最后来到之人是谁？掌教心中可有端倪么？”

天石真人略一寻思，道：

“早先贫道听到那阵啸声时，本已猜出那人身份，后来瞧见他的轻功身法，就莫能肯定了。”

天离真人道：

“那人一身轻功的确令人难以捉摸，依我之见，即使以轻身功夫闻名天下的百粤罗浮世家，比起此人恐怕亦有不逮。”

提起轻功，赵子原却又想起一件往事。当日黑岩三怪的老二卜商、老三堪农遇害于鬼镇荒园，那埋伏于古宅的哈金福便看到一条鬼魅般的人影，据说速度之快，使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后两人的轻功身法都高绝如斯，总不会说是个巧合了。

门外响起步履声音，那中年道人匆匆忙忙走将进来，环目往四下一扫，道：

“敌人退走了？”

天石真人微微颔首，道：

“清风师弟，适才你入观报警后，却又到哪里去了？贫道以为有你守住大殿，故以放心出观应敌，不想你竟轻弃职守，以致敌人连毙本门两名弟子，一直闯入内室，幸得这位赵施主仗义出手，牵制了他的时间，贫道又及时赶回，这才没有让他得手………那中年道人清风道长支吾道：

“是我一时疏忽，在见到大殿外边有可疑的人影一闪后便贸然追了出去，想不到会让敌人乘虚而入，掌教恕宥。”赵子原暗暗皱起眉头，忖道：

“据我当时在殿中所见，那清风道长分明不是出殿去追什么可疑的人影，他为何要向掌教真人说谎，抑且天石掌教似乎对他颇为容忍，倒不知是何缘故？”

他沉思不得解答，只觉事态愈来愈形复杂，几乎无法整理出一点头绪来，干脆不再多想。

天石真人俯身自地上拾起那把剑鞘：道：

“那一日敌人窃走繁星断剑时，遗略了剑鞘未尝取去，今夜他去而复返，目的就在这一把剑鞘了。”

天离真人道：

“断剑即已被他们得手，因何尚如此重视剑鞘，敢情其中必有古怪！”

赵子原按捺不住，上前一步朝天石真人道：

“小可斗胆，可否叩问道长一事？”

天石真人道：

“施主有话但问无妨。”

赵子原道：

“闻说贵观与少林寺所收藏的断剑系受一人之托，不审此事可真？”

天石真人脸色骤变，道：
“ 此说施主从何得闻？ ”
赵子原避开不答，迳道：
“ 如果传闻属真，道长能不能见告那相托之人是谁？ ” 天石掌教与天离真人彼此对望一眼，天离真人肃声道：“ 施主问过少林方丈了没有？ ”
赵子原道：“ 小可尚未到过嵩山少室。 ”
天离真人道：
“ 这就是了，若施主以此问题问少林方丈，他也不会予你任何回答的，但望施主莫要强人之所难…… ”
赵子原大感失望，道：
“ 道长此言何意？ ”
天离真人眼望着天石真人，意思是此道问题必须由掌教亲自回答了，天石真人双目微瞌，道：
“ 二十年之前，鄙派及少林开始分别收藏繁星、寒月断剑时，彼此有个默契，即不许将有关断剑的事透露出去，实在说，贫道虽为一派之掌门，却也作主不得。 ”
一旁的清风道长忽然插口道：
“ 道友你苦苦追问这个，莫非与断剑有何关系牵连么？ ” 赵子原凛道：
“ 于小可本人，于天下武林，关系均极重大！ ”
清风道长神色一阵剧变，道：
“ 道友说得未免太过严重了，区区几把断了半截的剑子，何值如许重视。 ”
赵子原不以为然，道：
“ 断剑关系之重大，小可亦是直到近日方始领悟出来—— ” 说到此地，脑际灵光突地一闪，默默对自己道：
“ 清风道长话里是说的，‘ 几把 ’ 断剑，而不说二把，难道他也知晓断剑不只二把之数么？ ”
青风道长道：
“ 统而言之，目下断剑既已失去，再谈此事就没有甚意义可言了。 ”
赵子原道：“ 不会没有意义的，断剑虽已失去，还有这一把剑鞘清风道长沉着脸色，半晌无语。
天石掌教像是被人提醒了什么似的，望了赵子原一眼，视线落到手中所持的剑鞘上面，低声说道：“ 对了，还有这只剑鞘…… ” 语声一歇，喃喃低念道：
“ 秋寒依依风过河，英雄断剑翠湖波………
天离真人不安地道：
“ 掌教真人，有何事不对么？ ”
天石掌教恍若未闻，只是一个劲儿喃喃低语：
“ 秋寒依依风过河，英雄断剑翠湖波…… ”
赵子原身躯一震，想起几天前，自己才听到甄定远当着香川圣女之面，念过这首不知所云的诗，不禁一脸茫然。
天石掌教一直怔怔望着手里断剑出神，似是陷入了回忆之中。赵子原道：
“ 道长，小可尚有一言请教。 ”
天石真人摆摆手，阻止他续说下去，他两指夹住剑鞘的顶端，另一手使

力一旋，“剥”的一响，手中居然多出了一只剑鞘，赵子原仔细一瞧，原来剑鞘里头还有一面夹层，经天石真人用力旋动，将里层剑鞘拔出来了。

里层拔出之际，飘落一张纸片，室中诸人齐地一怔。清风道长疾步上前，将纸片拾起，天石真人皱眉道：“拿过来。”

清风道长稍一踌躇，终于将纸片递与天石。

赵子原忍不住好奇心动，将脸凑近一看，许是经过多年，那张纸片已经变成黄色，上面写着几行潦草的字迹：

“九月既望，时交四更，残月斜挂，余突闻蹄音及马嘶声由远而近，余居处远僻，深夜何来夜骑？颇怪之，及闻敲门声响，往开，门外杳无人影，遂返室，犹觉残灯无焰影幢幢，一连三夜均是如此，莫非鬼魂作祟为怪邪？”

赵子原只瞧得心子怦然而跳，不知不觉手心已是直冒汗渍。清风道长道：“无头无尾，这是谁写的？”天石真人嘘了一声，道：

“别作声，我们先看完它——”纸片上继续写着：

“第四夜，风雨大作，又有夜骑至，余出而观之，周遭仍杳无一人，惟泥地为雨水淋湿，蹄印凌乱，沿马迹而行，至一荒坟，遂见一白衣骑士驻马于一座坟冢之前，磷火绕缭于近处，恍似返家之游魂，白衣骑士见余趋至，举手招之，余方举步上前，坟墓中突发写到这里，纸片生似为人撕去一半，下面再无字迹。

赵子原一颗心子几乎要跳到腔口，失声道：

“鬼镇！……纸片上所写的地点是鬼镇，及鬼镇近郊的坟冢！”刹时室内五人十道目光不约而同盯视住赵子原，赵子原只若未觉，细细咀嚼着纸片上的留字，忽然地隐隐觉得整件事情似乎有一条脉迹可寻了，然而那事件的前因后果，他依旧思之不透。天石真人沉声道：“施主见过相同的纸片留字么？”

赵子原道：

“在鬼镇荒园古宅里，小可见到一具棺木上刻着这几个字清风道长插口道：

“棺木上镌字与纸片可是完全相同？”

赵子原摇头道：

“不然，那棺木上只刻了‘九月既望，时交四更，残月斜挂，余突闻——’几个字，较纸片上留字少了许多，系为人以金刚指力镌刻上去，以小可之见，生似要留与某一个人观看——”

清风道长轻咳一声，道：

“赵施主，你没有看错么？”

478 赵子原下意识望一望清风道长，瞧见对方脸上露出古怪的神情，他迅速转过眼瞳，说道：

“小可所瞧，千真万确，并无捏造一言半句。”

说出这话时，倏然又有一道奇异的想法自脑海升起，好象自己已在迷蒙中摸着了另一个线索。

他冲着天石真人抱了抱拳，道：

“道长请恕打扰之罪，就此告别。”

倒行三步，退出内室，身形一掠而起。

天石真人呼道：

“施主稍候——”

然而赵子原已经去远，这时残月已斜，层层叠叠的彤云在天顶聚拢，朦胧灰暗的夜色平铺四周，空山静悄悄，只有尖锐的晚风像流水般呻吟喧嘈着……

踏着淡淡的月色，赵子原翻过后山，循着一条小道直掠而去，不一刻便远离大观，下到武当山脚。

他脑际思潮仍自翻涌不止，默默地沉思着：

“武当之行，出乎意料的竟是大有收获，虽则断剑已被窃走，但我只要找出此事的来龙去脉，大半疑团和便可迎刃而解了。”想起适才在武当山上的诸般遭遇，心忖：

“那黑岩老大厉向野临终之际，不是连吐了两句‘鬼镇荒园’么？看来我只要再走一趟鬼镇，必能获得不少新的线索。”心中想着，足下不知不觉踏上了通往鬼镇的道路。

这日黄昏，赵子原来到了一座小镇，估计距离鬼镇约莫还有三日脚程，几天来他马不停蹄竟日赶路，身心疲惫非常，正须好好歇息一番，于是他在小镇集街角，找了一家“悦来客栈”投店落脚。这悦来客栈门面不大，但前厅的酒楼倒还宽敞，赵子原一个人据了一张抬子，叫了酒食用起晚点来。正吃喝间，小店大门来了一名背插长剑的中年道人，赵子原无意中瞥了一眼，来者竟是武当清风道长！

那清风道长环目在店里四扫，视线从赵子原身上掠过，气度相当沉稳，逕自走到临窗桌旁落座。

赵子原心子平空一紧，忖道：

“清风道长显然有意跟踪我而来了，一路上我全然不曾有所警觉，未免太疏忽了，不审他用意何在？”

那清风道长分明已注意到了赵子原，却装作没有瞧见，向店小二叫了几样小菜素食，低首进食。

赵子原心想与其闷在心里，倒不如拿言语试他一试，遂站起来，冲着清风道长拱了拱手道：

“想不到又在此地遇见道长，真是巧之又巧了。”清风道长面上毫无任何表情，道：

“巧极，的确巧极。”

赵子原道：

“道长若不嫌弃，请移驾过来同席如何？”

清风道长沉吟道：

“毋庸打扰了，再说贫道也正在等候一人……”

言犹未尽，蓦然店门外面传来一声佛号。

那一声“阿弥陀佛”甚是沉重有力，店中诸人俱是一震，不自觉中止进食，举目望去。

只见一名身着灰色袈裟，肩上扛了一把方便铲，模样显得邪里怪气的大和尚，正站在门槛之外！

赵子原惊疑不定，心中忖道：

“这不是那自称花和尚的僧人么？怎地他也来到这里了？”斜眼望那清风道长时，却见他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花和尚。花和尚一步跨过门槛，绕经几张台子，缓缓走到清风道长桌前，顺手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清风道长双目微瞌，道：

“和尚刚刚到么？”

花和尚道：

“贫僧接到你传人通知，便匆匆赶来——”

赵子原闻言，心中已有了谱，心忖：

“好戏开始上场了，原来他们两人还是预先约好在此会面的，我得格外注意才是……”

花和尚拍掌大呼道：

“伙计，来两斤烫过的白干，再做几样鱼肉小菜下酒！”店伙大大一怔，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嚅嗫道：

“大……大师点的什么？请再说——再说一遍……”

花和尚怒道：

“两斤白干老酒，鱼肉酒菜，你役听清楚么？酒菜送迟了，当心我把这家鸟店砸掉！”

那店伙干活已久，应付过各色各样的旅客，但出家和尚公然呼点酒肉，却还是第一次碰到，他经验颇丰，情知越是行径奇特的客，越是不能轻易得罪，忙唯唯喏喏而去。

店里聚然来敢一僧一道聚在一处，本来就够醒人耳目了，此刻再经花和尚一阵吆喝，一众酒客的视线都落到这一桌来。花和尚眼帘一掀，露出两道凶厉寒芒，往四下一扫，众人生生打了个寒颤，齐然收回目光。

清风道长冷冷道：

“几年来，你那大酒大肉的嗜好依然未改。”

花和尚裂嘴笑道：

“除色字一关，吃、喝、赌，贫僧是一日都离不得的，道长你知我甚深，又何必故作讥嘲之言。”店伙将酒菜端来，花和尚擎起一杯酒饮了一口，骂道：

“拿这种娘儿们淡酒与贫僧喝，你酒店不要开了么？”一甩手，将满杯之酒泼在地上，酒杯打得粉碎。

店伙陪着笑脸，换过一坛老酒，花和尚满满倒了一杯，举献一饮而尽，舐了舐嘴唇，连呼道：“过瘾！过瘾！”清风道长冷然道：“酒多误事，你还是少饮一些的好。”

花和尚举起袈袖抹去嘴边酒渍，道：

“笑话，区区一坛老酒岂能把我醉倒。”

清风道长沉声道：

“那话儿你带来了没有？”

花和尚道：“带来了。”他朝清风道长一眨眼，大声道；“牛鼻子，咱们已有许久未尝聚头，今日得好好干上一场，别一别苗头……”

说着伸手入怀取出一付纸牌，摊开摆在桌面。

赵子原心道：

“我道花和尚话语中所谓干上一场指的什么？原来是又要赌牌了，难道他居然毫不避讳，当着一众酒客前，大喇喇与清风道长斗叶为戏么？奇怪的是，清风道长才问到他带来‘那话儿’没有？分明意有所指，花和尚即取出那一付纸牌做什么？”清风道长道：

“你又手痒了不成？贫道便陪你赌一付牌也罢。”

花和尚开始砌牌，手法甚是干净俐落，一撒骰子，道：“黑杠三点，四

五加翻，倒霉，你失掀牌——”
　　清风道长正待伸手拿牌，花和尚一把将他按住，道：“且慢，你拿什么下注？”
　　清风道长笑道：
　　“便赌一坛老酒怎样？”
　　花和尚点点头，忽然压低嗓门道：
　　“掀第二十七张——第二十七张纸牌……”
　　赵子原心念一动，那花和尚虽然已将嗓子放低，但因他坐在邻坐，加以运功用心窃听，故以仍然听得一清二楚。
　　他默默呼道：
　　“果然有鬼——”
　　敢情花和尚与清风道长乃是故意借斗牌为戏，以瞒人耳目，其却实在暗地里传递讯息，或进行某项交易阴谋，那花和尚既然指示清风道长掀翻第二十七张纸牌，可见那一张纸牌必有古怪。
　　赵子原想到这里，眼睛更一瞬也不瞬的望着清风道长的掀牌动作。
　　清风道长若无其事地数了数牌张，然后抽出其中一张纸牌放在手里，旁人不明就里还以为他在点妥纸牌的数目，但赵子原心中可就有谱了，——那清风道长拿到手里的正是第二十七张纸牌！
　　清风道长眯起眼睛，注视手中那张纸牌的牌底，口里不时发出“嗯”“嗯”“嗯”“嗯”之声。
　　赵子原远足目力自旁侧望去，远远只能瞥见牌底好像写了数行黑字，旁边还画着有一幅图，那图样竟与一座坟冢有几分相似！
　　霎时他像是为人劈头打了一棒，暗忖：
　　“若果那张纸牌牌底所画的，居然真是一座坟冢的图样，事情就大有蹊跷了，因为剑鞘夹层所藏那张纸片上的留字，亦曾提到坟冢的字眼，两者不可能仅仅是个巧合吧？”
　　清风道长仔细看了许久，将那张纸牌放回原处。
　　花和尚低声道：
　　“再翻第四十五张纸牌——”
　　清风道长略一颔首，再度数起牌数来，接着又抽出其中一张以手遮住牌面，凑近眼前观看。
　　赵子原可再也按捺不住好奇心动了，他眼珠一转，脑中已有了计较，当下长身立起快步走到僧道两人这一桌前面，冲着花和尚拱了拱手，朗声道：
　　“大师别来无恙。”花和尚一言不发，只是自鼻孔中重重哼了一声。
　　赵子原迳道：
　　“记得前番见面，大师与小可尚有一场牌局未了，今日机缘凑巧碰上大师，又值大师赌兴正高，咱们正好继续那一场未完的牌局花和尚神色微变，道：
　　“来日方长，咱们赌牌的机会多的是，你急什么！”赵子原笑笑道：
　　“清风道长与大师既是旧识，玩牌的机会才比我更多着哩，区区委实技痒不已，来个喧宾夺主，哈哈，道长请先让小可一局！”毫不客气一伸手，就将清风道长手心那“第四十五张”纸牌取了过来，清风道长未防及此，一时大意之下，手中纸牌竟被对方攫走。
　　赵子原装作不甚在意地掀开牌底，忽然清风道长冷哼一声，道袍轻轻一

拂，赵子原才拿到的那张牌，犹未来得及过目，竟然又被卷到了清风道长的袍袖之中……

清风道长冷笑道：

“道友，你是白费心机了。”

赵子原呆了一呆，道：

“道长不让区区参加牌局么？”

花和尚哼一声道：

“少在咱们面前耍花招了，你想瞧这张底牌的内容是也不是？”赵子原敷衍道：“在下只想赌这一付牌。”花和尚道：“拿你一命作赌么？”

赵子原道：

“赌命亦未尝不可，只要有相当的代价。”

花和尚正待说话，倏然他整个人宛若触了电一般浑身一颤，双目圆睁，再看清风道长时亦是如此！赵子原循着他俩的视线望去，但见店内黑暗的角落，坐着一个像是不胜酒力俯在桌面上，身穿一袭白布衣衫的人，在他前面桌平置着一只长剑，剑柄上一绺黄色的剑穗迎着店吹进的夜风微微飘动。

花和尚梦呓似的喃喃道：

“那把剑子，那把剑柄上的黄色剑穗……”

清风道长皱眉道：

“你，你怎么了？”

花和尚低喃道：

“那把剑柄上的黄色剑穗……不错，就是他了！……”清风道长神色不觉变得肃穆许多，道：

“是他？和尚你没有认错么？”

花和尚道：

“错不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错不了。”

那白衣人伏在桌面，竞似已经醉倒，俄顷，他颤颤巍巍的站起身来，一拍桌面高声喊道：

“店伙！看帐！”

赵子原下意识瞧了那白衣人两眼，只觉他面貌陌生得紧，压根儿未曾见过，倒未十分在意。

那白衣人随手丢下一块银锭，抓起桌上长剑，蹒跚往店外行去。

花和尚面色阴晴不定，低道：

“牛鼻子，跟踪下去。”

清风道长朝邻座的赵子原努了努嘴，沉声道：

“这小子呢？”

花和尚寻思一下，道：

“他跑不了的，咱们处理了这一桩后，再转来对付于他。”两人长身立起，大步走出店门。花和尚犹自不断叮咛：

“跟得远一点，莫要败露形迹。”

赵子原打从心底冷笑一声，暗道：

“我何不也跟上去瞧个究竟。”

心念既决，遂匆匆付了账，出得客店，见那白衣人已走出一段路，一僧一道并肩缓步，遥遥跟在后面。

出得镇集后，愈走地形愈形荒落，那人始终漫步行着，不时还低哼着小

调，生像未发觉背后有人蹑踪。

而花和尚及清风道长一心追踪前面那人，竟料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俩的背后还有赵子原在跟着。

天黑下来后，路上已无其他行人，赵子原心道：

“前头那人脚步渐行增快，也许就要施展轻功了。”

抬头之际，果见那白衣人身子一提，顷忽里一条白影有如风驰电掣般急速前奔，一幌眼已在远远数丈之外，赵子原叹道：“好快的身法！”

一僧一道立时加快足步，连袂追了上去，赵子原也即疾奔而前，跟了一程，前面地势渐陡，分出数条岔路。

追到岔路当口，业已失去那白衣人及一僧一道的踪影，赵子原空自奔跑了大半天，居然连人都追丢了，不禁垂头丧气不已，无奈只有悻悻步回镇集，回到悦来客栈要了一间客房，便歇息下来。

赵子原一人坐在房中，调息运气，藉以恢复适才奔波劳顿。

他体内一股真气冲上泥丸，下达四肢百骸，徐徐运行了十八周天，顿时疲备尽去，精神矍铄畅快。

这一次运气，赵子原不意发觉自己内蕴功力大为增长，许是尔来多次与人动手过招，体内潜力逼发，内力亦随之大增，还有就是他业已能够完全发挥自己的师门心法之精髓，此一发现，顿使他心底升起莫名的兴奋。

子夜过后，赵子原犹在吐呐运气，门窗上倏地传来两声细微的剥啄声响，他江湖经验已丰，心知必有夜行人光临，当下连忙吹熄烛火，身子一振，有若轻烟一般破窗疾闪出去——就在赵子原出到窗外的同时，客栈院落突然出现一人，此人乃是由屋顶纵落，轻得一如落叶飞絮，不闻丝毫声息。

赵子原定睛一望，只见那一身道袍的武当清风道长；稳似泰山般屹立在他的面前——

赵子原情不自禁露出讶然之容，并非为了对方去而复返，而是竟然没有见到花和尚与他在一起的缘故。

清风道长沉声道：

“施主随我来！”

不待赵子原回答，便自转身朝客店外头奔去。

赵子原无暇多虑，亦自拔足跟上，那清风道长脚程甚疾，经过镇集街道时，毫不减缓速度，赵子原足下轻功完全施展开来，方不致落后。

来到镇郊一座山坡上时，清风道长聚然停下身来，回身道：“施主可知贫道招唤你到此的目的么？”

赵子原见他目光阴鸷，语气不善，不觉退了两步。他缓缓说道：

“正要请教。”

清风道长嘿嘿一笑，道：

“这里注定了是你葬身之地，是以贫道引你至此。”赵子原在镇集小店里，乍一见到清风道长露面时，便已猜知对方乃冲着自己而来，因此之故，此刻闻及清风道长之言，并不如何感到意外。

他故作不解道：

“在下何时得罪了道长？”

清风道长冷笑不语，只是往前逼近了两步。

赵子原复道：

“花和尚今午不是与道长一道追纵那白衣人么？缘何只有道长一人回

转？”

清风道长冷冷道：

“凡事你都要追究到底，这正是你致命之处。”

赵子原道：

“然则道长所以欲对在下不利，是为了我曾到过武当山的缘故了？”

他见清风道长并未否认，续道：

“待在下想一想，我首次在纯阳观与道长朝面，当时便隐隐感觉到道长行径奇特，后来在内室之中，天石掌教不意取出剑鞘夹屋所藏的纸片，你，我及武当三子都同时在场………

清风道长打断道：

“敢情你已领悟到纸片上留字所提及的地方是何处，是以立刻兼程赶往，这座镇集是通往鬼镇必经之地呢。嘿！嘿！”赵子原岔开话题，道：

“敢问道长与天石掌教如何称呼？”

清风道长怔道：

“他是贫道的师兄。”

赵子原道：

“道长心性行事，皆和天石掌教迥然有异，不过这也难怪，有时为了利害不同，莫说是师兄弟，即如兄弟骨肉也会见利忘义，做出种种卑劣之事，哦，自然我说的不是道长你……”清风道长神色一变，道：“说得俐落，但你也未免太过武断了。”

他双目精光陡射，反手一抽一抖，“呛啷”一响，背上长剑已到了他的手中。

赵了原吸一口气，道：

“在下差点忘记再问道长一句话，说过之后，再行动手不迟。”清风道长道：

“可是有关纸牌之事？”赵子原道：

“道长实系有心之人，花和尚在客店里藉口与道长斗叶为戏，交给道长两张纸牌，其实……”

话未说完，清风道长猛然沉臂出剑，去势快得出奇，剑锋推到时发出嗡嗡声响，有若狂风卷帘，赵子原一愣之下，胸口已被对方剑尖抵住。

清风道长眼色阴晴不定，忽然抖手将剑尖自赵子原胸口移开。赵子原错愕列甚，道：“道长是存心戏弄于我么？”清风道长高声道：

“说来施主或许不会相信，那两纸牌已为贫道做了手脚，置放于施主落脚的客房床上，你回去一找便能够找到。”赵子原更觉糊涂，正在思忖要不要折身赶返客栈瞧个究竟，忽然身后传来一道极为低微的声息，似是有人轻轻叹了一口气，声音响起之处，近得就在五丈内外。

第二十八章　流浪剑客

清风道长回头喝道：

“花和尚，是你来了么？”

林叶窸窣处，缓缓步出那邪里怪气的花和尚，他肩上仍自扛着一把方便铲，来到二人面前定身。

花和尚瞥了赵子原一眼，道：

“你还没有将这小子解决吗？”

清风道长摇首道：

“不忙，不忙，这小子已经是咱们囊中之物，还怕他飞上天去？若非适才贫道察觉有人潜到近处，早已一剑送他归阴了。”停歇一下，问道：

“刚刚可是你在树林里面叹气？

花和尚翻目道：

“牛鼻子你问得莫名其妙极了，无因无由贫僧叹的什么气？”清风道长神色霍地沉了下来，道：

“贫道分明听见了那一口叹气之声，疑是那人去而复返，是以才仓促将剑收回，既然叹息声非你所发，那么贫道之疑并非杯弓蛇影，而是确有第三人来到近处了。”

花和尚眨眨眼，敞声道：

“牛鼻子尽管下手取他性命。”

赵子原道：

“大师动辄言杀，出家人残忍好斗以至于此，未免与佛家所讲求之恬澹寂灭有悖。”

花和尚道：

“贫僧早非佛门中人，小子你空自喋喋，结果还是活不成的。”

说着朝清风道长打了个眼色，清风道长右腕迅疾一抖，长剑乍动，涌出一片精芒，直取赵子原咽喉。

赵子原见他剑招诡异，心中大为凛惕，连忙纵身往后疾退，一口气退长了六步，这才避过对方的剑上锋芒，趁势反击一掌。

清风道长冷笑一声，一举步已到了他面前，手中长剑抖出精光寒芒，漫天尽洒，笼罩住敌人。

他空出了右手不闲着，掌拍指拿，端的是变化无方。

清风道长这一掌剑齐出，直把赵子原迫得闪避不及，绕圈疾掠，双方动手还不到五招，赵子原已是数度遇险，渐呈不支之态。

这当口，斜坡后面忽然又传来一阵轻叹之声，虽在剑掌嘶啸声中，场上诸人无不听得一清二楚，仿佛这一道叹息便在他们耳旁发出一般。那清风道长剑上攻势，竟然不知不觉缓了一缓。

花和尚面色一变，厉声道：

“牛鼻子快点下手，再迟就来不及了！”

斜坡后面一道冰冷的声音道：

“道长出剑太慢，果然业已来不及杀死你的敌手了。”

语声甫落，一道人影有如狂风似地卷了过来，清风道长剑势一沉，立刻换了一方向击出，飕地一响，竟把来人卷入剑圈之中。

那人冷笑一声，身形若飘风般回旋往复，清风道长神色沉凝，挥剑连攻

三招，但闻“ 嗞 ”“ 嗞 ”三响，剑啸刺耳已极，那人嘿然冷笑，足步微错，竟已跃出剑圈外边。
　　清风道长连环三剑击空，双眼登时射出又忿又骇的光芒，手提长剑，怔怔立在当地。
　　赵子原下意识举目望去，只见那人年约五旬出头，面目清瞿，上唇蓄着一撮短髭，身着一袭白布衣衫，年事虽高，却自有一股潇洒超俗之气，赵子原似乎可以想象到此人年轻时的勃发爽飒英姿但花和尚与清风道长的视线却落在那人腰间所系的长剑上，夜风拂过，那只剑柄上的黄色剑穗微微飘动。
　　赵子原心中默默呼道：
　　“ 就是他！今午在酒店里装作不胜酒力，伏在一角桌上的醉汉就是他！奇怪，花和尚清风道长追踪了他一段路程，怎地先后又回到此地来了？ ”
　　花和尚一前一步，高声道：“ 任凭施主如何掩饰，仍然被贫僧瞧穿了。 ”
　　那白袍人淡然道：
　　“ 某家何尝想掩饰什么？倒是今日午后，和尚你与那位道长在某家离开镇上酒肆后，便跟在后头穷追不舍，某家还未问你是何缘故呢？ ”
　　花和尚道：“ 施主何必明知故问。 ”白袍人伸手拍拍腰间的长剑，道：“ 便是为了某有这把剑子么？ ”
　　花和尚沉声道：
　　“ 施主虽然一直掩藏本来面目，但你随身所携那只剑柄上的黄色剑穗乃是最明显的标志，贫僧焉有认不出来的道理。 ”白袍人道：
　　“ 事隔二十余年。亏得大师记性如是之佳。 ”
　　言罢，又自叹息了一声。
　　清风道长忍不住道：
　　“ 道友何故一再叹气？ ”
　　白袍人道：
　　“ 道长身为武当耆宿，名望身份隆极一时，却昧于大势甘心受人驱遣，这等行径委实令人不解，此某家深为道长忧惜，还有这位大师…… ”
　　花和尚及清风道长面色齐地一变，花和尚打断道：
　　“ 施主此言，在贫僧听来不但等于白说，而且简直十分可笑得紧。 ”
　　白袍人道：“ 有何可笑之处 ”花和尚道：
　　“ 你以为咱们行事乃是受人驱遣，却绝无任何根据足资证明，这个推测不是非常可笑么？ ”
　　白袍人冷冷一笑，伸手入怀缓缓取出一样物事，摊开来竟是两张纸牌，牌底向下，赵子原一瞧见白袍人手上的纸牌，心中不禁震一大震。
　　白袍人沉声道：
　　“ 大师利用纸牌，向清风道长传递消息，难道不是经旁人所授意么？ ”
　　花和尚神色一沉，道：
　　“ 流浪剑客！你知道的倒也不少，然则你是专冲着咱们而来的了？ ”
　　他喝出“ 流浪剑客 ”之名，赵子原顿感热血沸腾，暗道站在眼前这个白袍人，原来便是二十五年前在五台山上，当着天下豪杰之前，以一个抽剑动作吓走那不可一世行脚僧人的“ 流浪剑客 ”。
　　那么花和尚想必是挟仗“ 五指叉 ”功夫，横行中原绝无敌手的行脚僧人了，难怪他的注意力始终被白袍人随身所携剑柄上的黄色剑穗所吸引，想来当日“ 流浪剑客 ”所使用的也是同样一只剑子。白袍人道：“ 可以这样说。 ”

花和尚指着赵子原厉声道：
“这娃儿呢？你也有心庇护他么？”
白袍人点一点头，花和尚道：
“流浪剑客，你太过狂妄了，贫僧对你一再忍让，可别错以为贫僧是惧了你。”
白袍人道：
“反正某家是管定此事，你划下道来吧——”花和尚怒极反笑道：
“很好，你既然如此说，贫僧说不得要把昔年五台山的旧账，拿在一起和你算算了——”
白袍人淡淡道：
“二十五年前，大师在五台山上不战而退，今日你想再来试过一次么？”
花和尚道：
“施主剑上功夫虽高，但贫僧那‘五指叉’不发则已，既发之你未必能讨得好去！”白袍人淡然道：“是么？某家不用剑子，接你一招‘五指叉’试试。”
花和尚阴笑道：
“施主不用兵刃是自寻死路，可怨不得贫僧。”
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登时变得紧张异常。
立在一旁的赵子原此刻却不禁暗暗为白袍人着急，那花和尚的“五指叉”功夫他是见识过的，其凶险奇奥，确是举世罕有匹俦，白袍人若弃剑拆对，只怕将抵不住“五指叉”一击之威。清风道长步近花和尚身侧，低声道：
“和尚你若无十分把握，还是不要轻易动手的好。”花和尚道：
“牛鼻子甭多管，昔年那笔旧账，贫僧是该与他了断了。”转首面对白袍人道：“你准备好了后事没有？”白袍人仰天大笑道：
“又是这一句话！二十五年前在五台山上，你说的也是这么一句，难道你发出‘五指叉’前，非问明敌手可准备好了后事不可么？除开这话之外，难道你再也没有别的言语好说么？
花和尚沉颜不语，突然出手抢攻，左掌迅若电光石火拍去。他一掌发出之际，五指张开如爪，掌上隐隐透出五股暗赤色的气体，遥遥将白袍人上身罩住。
霎时间周遭气旋风荡，有若狂飚疾扫，惊涛怒卷，发出“哧”“哧”呼啸，其势之烈，直令人心寒胆裂。
白袍人高声道：
“大师‘五指叉’功夫果已练成气候了。”
他神色陡然变得异乎寻常的慎重，目光凝注对方，毫不旁瞬，但见他不疾不徐举起右掌，迎面封出。
掌力乍与花和尚五指所透出的气流接触，立时透露出吃惊的神情，全自衣袂飘动不已，腊腊作响，他左掌紧接着一抬，发出一股坚凝的内力，与先时右掌所发的掌劲相辅相依，力道强大一倍有奇。
旁侧的清风道长与赵子原只瞧得瞠目结舌不已，因为白袍人所使出此等双掌相辅的神功奇特异常，有另辟蹊径之妙，再加上他功力深厚，自然形成一股紧凝强大的气势，而且毫无衰竭的迹象。
花和尚那无坚不摧的五指叉攻势，竟为之一缓。
花和尚口中厉喝一声，右掌五指屈伸，数张数合，又自有道阴风寒气自

指尖直透而出。

只闻呜呜怪响亮起，他的掌指已完全变成了殷红色，宛如鲜血盈盈欲滴，显而易见，花和尚的“ 五指叉 ”已施到十成火候，赵子原不觉暗叫一声“ 不妙 ”。

白袍人大喝一声，左手一探，右掌笔直甩出，他双掌齐出，招式极为繁复，掌上蓄势含成，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见增强，适里以抵住花和尚绵绵不绝的“ 五指叉 ”攻势。

赵子原这才瞧出白袍人韧力后劲之强，委实难以测度，若换了旁人，在花和尚“ 五指叉 ”气势所迫之下，纵不当场落败，亦将失去动手拼斗之能，束手任得对方予宰予割了。

他们两人一动开手便各逞绝艺，一招一式无不功力十足，隐含雷霆之威，确是武林罕见的一场拼斗。

双方僵持了许久，白袍人突然挥拳连击数招，迫着花和尚变式封拆，身形连动，阴风寒气渐形消失。白袍人乘机跃出战圈，道：“ 领教。 ”花和尚寒着脸庞，道：

“ 流浪剑客，你在未分胜败之前即行退出，可是不敢与我一决死战么？ ”

白袍人冷冷一笑道：

“ 大师固执如此，某家可要用剑了。 ”

清风道长道：

“ 待贫道来见识见识道友剑术。 ”

白袍人道：

“ 谁先上都一样，某家今晚必教你等如愿以偿。 ”

长笑数声，反手抽剑，立时一股震人心弦的凌厉“ 杀气 ”随着拔剑的动作，往对方卷去。

那股“ 杀气 ”去得突兀无比，如排空巨浪，如惊涛潮涌，一忽里已卷及敌手身前近处。

白袍人稍有动作，立在五尺之外的赵子原立即生出感应，只觉呼吸窒闷，身形受阻，顿生回避之意。

伊始，清风道长及花和尚都屹立当地，动也不动。

待得白袍剑子抽出一半，自剑身锋芒所透出的“ 杀气 ”愈来愈见凌厉，形成一种莫可捉摸的实质力量，赵子原立身之地虽然距离最远，但因功力较弱，是以最先感到支持不住，纵身避开。

白袍人拔剑的动作甚是缓慢，但随着他手臂的移动，剑身一寸一寸露出，森厉的“ 杀气 ”已弥漫整个旷野之上。

同时他那鹰隼般的双目中，也射出强烈冷酷的杀机，使人一望之下，顿时生出震惧之念。

花和尚额上汗珠涔涔而落，有心先行出掌抢制先机，却是身不由己，那边清风道长亦有同样的感受，长剑欲发未发，显然是被白袍人出剑的奇异力量所制，大有动弹不得之慨。

这刻白袍人的剑身已快要出尽，赵子原眼睛圆睁如铃，一颗心提悬不定，他情知待得白袍人剑子完全拔出之际，便是生死立判之时，以此人拔剑时所发的电掣雷击之威而观，战事必无拖长下去的道理。

花和尚与清风道长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忽仰天厉啸一声，齐地旋身往后疾退。

腾腾腾，两人一口气退了九步之遥，前胸一挺，站稳了身子。

花和尚抖颤的声音道：

“往年在五台山上，贫僧已猜度出你是何许人，而今益发证实心中所想，流浪剑客，你何以不敢以本来名号示人？”白袍人大笑道：“时刻还未到呢。”

花和尚喃喃道：

“二十五年前的历史居然重演，难道我永远无法与你匹敌么？

他面上神色瞬息万变，一招手，偕同清风道长转身疾掠而去，二人身形瞬即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

赵子原内心激腾不止，他当然知晓花和尚临去所说的“历史重演”是什么意思，默默忖道：

“昔日‘流浪剑客’仅仅以一个反手拔剑的动作，就吓走了气焰冲天的行脚僧人，今日他们双方再度碰头，‘流浪剑客’剑未出全，花和尚仍然不敌而去，怪不得他有‘历史重演’这一说。”

一僧一道去远后，白袍人低声自语道：

“好险，花和尚若非自知不敌，拼死发出‘五指叉’功夫，鹿死谁手犹未可知呢——”平息一忽，转朝赵子原道：

“小伙，你几时惹上这些魔头的？”

赵子原耸耸肩，道：

“其实我并没有去惹上他们，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何尔来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人要寻找我的晦气？”

白袍人笑笑道：“依此道来，你在武林中竟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了。”赵子原默然不作一语，半晌道：

“尊驾剑术堪称独步天下，只是小可仍未能瞧出，如何能够以一个简单的抽剑动作，便将对手的斗志压垮？”

白袍人道：

“此中道理，一俟你剑上造诣到了某一种程度时，便自省得了。”

说着微“哦”一声，像是忽然想起一事，复道：

“小伙，你想不想习剑？”

赵子原怔了一怔，道：

“尊驾莫非想传授区区以剑术？”

他脱口说出这话，心底忽然升起一股莫名的兴奋，暗道自己若有福份练就此等剑上绝艺，便足可挤入江湖一流高手之林，对往后行事倒有莫大的方便。

白袍人冷冷道：

“老夫可不欲平白将剑上功夫传与他人，小伙你若有心学剑必须有个条件交换——”赵子原道：“如此小可不学也罢。”白袍人道：“你不要听听老夫所说的条件么？”

赵子原不语，白袍人重复道：

“老夫教你一套剑法，祗要你学成之后去对一个人施展……”赵子原道：

“阁下的意思是要我挟仗这套剑法，去杀死那个人么？”白袍人摇首道：

“不是，老夫所欲传授与你的剑法虽称无敌天下，但如果老夫所料不差，那人武功路数，恰正能克住你的剑法，绝不致落败甚或丧命。”

赵子原惑道：

“阁下既非要使我仗剑去击毙那人，然则你所图何为？”白袍人道：

“我只要证实，那人的武功是否仅上于能克制这一套剑法而已，易言之，若是她另有绝艺在身，你便有当场送命的危险，小伙子你敢冒这个险么？”

赵子原寻思一下，道：

“这并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这套剑法是否够得上玩命的代价？如代价够高，小可便冒一次性命之险又有何妨。”白袍人眼瞳掠过一抹异样的光彩，上上下下打量了赵子原一会，从眼前这个少年的身上，他依稀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剪影，当年自己的举止行事，便几乎和这少年一模一样，霎时他心底涌起了无限的感触。

他缓缓道：

“然则你是答应了？”

赵子原默默点头，旋即又道：

“事情果真如斯简单，以尊驾之能力，绝无遇险的道理，缘何却不自己去找那人动手？”

白袍人怒道：

“废话！老夫若能亲自与她动手，何必找你代劳？”

赵子原满腹疑云，却也不好多问，须臾始道：

“适才那花和尚称呼你为‘流浪剑客’，据小可所知，武林中并无‘流浪剑客’这个人物存在，阁下可否将实身份相告？”白袍人道：“老夫司马道元。”续道：

“不想我只把蓬头罩着的白布拿掉，你就认不出来，小伙子你的眼力也未免太差了——”

赵子原皱眉道：

“小可早已认出你老就是那自称‘司马道元’之人，但司马一门十八人，早于二十年前悉行遇害于翠湖舟船之上……”白袍人神色微微一变，打断道：“老夫若已遇害，又怎会现身于此？”

赵子原瞠目，半晌则声不得。

白袍人道：

“到底你要不要学这套剑法？”

赵子原道：

“小可不是业已答应于你么？”

白袍人手指西面林丛，道：

“走过这一片林障，有一座废弃的祠堂，权当落脚之处，老夫再正式传你剑法。”

赵子原愕道：

“就在此地习剑不是一样么？”

白袍人冷冷道：

“你懂个什么？老夫虽看出你是练武的上驷之材，但要习成这套剑法，至少得半月之久，不找个落脚地方怎么行？”赵子原道：

“既然需时如此之久，小可不愿学了。”

白袍人恚道：

“天下那有速成掌招剑法？你连这等耐性都没有，倒教老夫好生失望。”

赵子原摇头道：

“并非小可无此耐性，卖是近日内我必须赶去鬼镇……”白袍人自怀中取出那两张纸牌，道：

“可是与这物件有关？”

赵子原道：

“纸牌乃花和尚所有，怎会到了尊驾手里？”

白袍人道：

“花和尚在酒肆里狂妄无忌，老夫有一位老友号称‘无所不偷’，看不过眼便施展空空妙手，如此这般把纸牌偷了过来交与老夫方始发觉里面的两张纸牌有所古怪……”赵子原道：“尊驾可否将纸牌借小可一观？”

白袍人闻言，反而将纸牌收入怀里，道：

“等到你习剑功成之后再说吧，老夫保证你半月后再到鬼镇绝不太迟，不致于误事——”

赵子原寻思良久，道：

“好吧，但你得先将我所要用剑的对象告诉我。”

白袍人道：

“这个老夫也不能事先透露，你愿意习剑便随老夫一道走，否则即作罢论。”

语罢转身就走，赵子原踟蹰一忽，随后跟了上去。

二人快步横过山林，走了许久，果见远方树林隐约现出一角红墙，残垣断瓦点缀其间，隐隐透出一道微弱的灯光。白袍人忽然在一株大树后面停下脚步，低声道：

“那座祠堂分明荒废己久，如何会有灯光透出？真是奇了。”赵子原道：

“左右不过是僧侣之类住于此地罢了，难道还有旁人不成？”白袍人道：

“祠堂年久失修，分明久无人居，那里来的住持僧侣？小伙子你忒也胡涂了。”

当下迈步绕近祠堂，来到山门前面，但见那山门甚是古旧，两人往四下张望一忽，未见有何动静，遂举掌推门。

“咿呀”一声，山门应手而开，赵子原随白袍人走入门内，只见祠堂里蜘网四结，供桌上久无香火，积满灰尘的神像欲塌未塌，格外显得阴森骇人。

神像前面的神龛上，插着三只火烛，昏黄色的火光不住跳跃闪动，益发令人感到神秘。

白袍人洪声道：

“祠堂里有人么？”

他真气深厚，话声在祠堂四壁回荡不止，半晌却无回音，生像是毫无人迹。

赵子原心中忽然升起一股恐怖的感觉，暗忖：

“分明有人点燃神龛上面的火烛。但此刻却不见有任何人影，莫非那人在山门未开之先，已预先藏起来？”

他方自惊疑不定，陡然一道轻风拂过，三只火烛被吹熄了，祠堂里黝黑如墨，赵子原运足目力望去，也不能看出寻丈之外的事物。

赵子原呼道：

“司马前辈，火光突灭，莫不成……”

白袍人“嘘”了一声，道：

“不要作声！你随身带了火熠没有？”

赵子原正待掏出火熠，身侧忽然飘过一阵微风，他江湖经验已丰，情知那阵微风多半是内家罡劲，当下霍地一个旋身，一掌反拍而出，黑暗里那一

掌之力如石沉大海，也瞧不见半个人影。

这当口，陡见头上精芒一闪，耀眼生花，紧接着一声“呛啷”亮起，原来白袍人已掣出了腰间长剑。

白袍人长剑一出，立时有一股森寒杀气汹涌扑至，直有雷霆万钧，无坚弗摧的威势，赵子原不知不觉倒退了几步。

蓦然祠堂中又是一声霹雳暴响，一条灰色人影自剑光中冲出，迅疾无比，一闪即没——赵子原脱口呼道：“果然埋伏有人——”

喊出这一声后，却未见白袍人第二剑劈出，须臾，供桌后面那一尊泥雕神像突然拦腰裂为两半，倾倒下来！

赵子原睹状，险些再度惊呼出声，白袍人的一剑，分明未曾击中佛像，但自剑上透出的剑气，却恍若有形之物，竟把半丈开外的佛像斩为两半，那剑法的威猛霸道，当真令人不可思议。

然而令赵子原震惊的更不止于此，那白袍人的剑法可说天下无双，轻易不掣出长剑，即连对付强如花和尚之敌手，剑子都未出全，便已将对方吓走，目下他却决然抽出了全部剑身攻出一招，看似仍未奏功，然则那埋伏在祠堂暗处之人，竟是一个较之花和尚犹为可怕的高手了——

祠堂中一片死寂，间歇只传出赵子原沉重的呼吸声，和白袍人四下走动的“哧”“哧”足音。

白袍人在东面屋角停下脚步，沉声喝道：

“好朋友！你既是冲着某家而来，便请现身吧。”

半晌没有应声，白袍人提剑在手，腾出空出的左手俯身提劲拉挽地上的一个铁环，居然被他拉出一块石板来。

石板拉开后现出一个地窖，白袍人俯身向底下呼道：

“藏身的朋友，某家要下去了。”

赵子原听他竟向敌人预报自己行动，不禁为之大惑不解，但见白袍人在低喝过后，立刻纵身纵落。

下面传来一声娇呼，竟是女性口音，赵子原心头微动，继白袍人之后也向洞口纵落，视线所至，见地窖看似颇为宽敞，却是四面空空，什么没有，只有内里一个角落隔着一片布幔。

赵子原心念电转，暗忖：

“方才我清楚地听到了那一声女人的娇呼，但这地窖除了布幔后隔开视线外，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然则那一声女性口音自然是发自帐幕之后了？”

忖念及此，遂动了欲掀起布幔一看究竟的念头，他往前走了几步，白袍人忽然振身拦在他的面前。白袍人冷冷道：“你要做什么？”

赵子原道：

“阁下明知我欲掀起布幔，缘何却将我拦住？”白袍人道：

“你还是不要掀开的好。”

赵子原一怔，道：“莫非阁下已经猜到帷幕后面有什么古怪物事不能让小可过目么？纵令如此，帷幔还是迟早要掀开的啊。”

白袍人想了一想，道：

“好罢，老夫这便将帷幔扯开，但你最好闭上眼睛的好。”身子一掠上前，伸手疾掀布幔。

帷幔倒卷扬起，赵子原非但没有依言把眼帘闭上，反而睁太眼睛望去，他首先见到一个身披薄婵轻纱的姣美少女卧缩在墙角一隅，墙角上方挂着一

盏油灯，火光将近处照得亮如白昼。赵子原冲口道：

“李姬，是你？”

那女子徐徐转过头来，抬起白皙如玉的纤手拢住一头乌发，睨了赵子原一眼，嫣然一笑。

这一笑直有销魂蚀骨的力量，赵子原却未注意及此，他发现眼前这个美女身材体态虽与留香院东厢李姬十分相象，但面庞五官却截然不同，这时那轻纱美女长身立起，全身美妙处在轻纱下若隐若现。

轻纱美女妖声道：

“适才你是呼唤李姬的名字么？你既认得她，定必曾经到过留香院了。”

赵子原愕道：“姑娘是谁？”轻纱美女道：

“我一向住在留香院西厢，敢情你只到过东厢，难怪会对我如此陌生……”

昔日赵子原曾听李姬说过，武啸秋将留香院划为东南西北四厢，各住有一名绝世女人，布施色相与天下高手，使之受其控制利用，是以此刻闻言，并不感到如何惊异。

赵子原道：

“敢情姑娘便是艳名远播天下的留香四艳之一么？

轻纱美女不答，转眼白袍人道：“这位爷台白袍人冷冷截口道：

“武啸秋若图驱遣美女以色相诱惑老夫，那么他是白费心机了。”

轻纱美女笑靥满面，道：

“贱妾从未遇到不为我色相所动的男人，爷台此言未免言之过早。”

玉臂微动，身上轻纱尽褪，火光照在她赤裸白皙的妖躯上，宛如一尊白玉雕像，令人心旌摇荡，血脉贲张。

赵子原只瞧得面红耳赤，全身血液几乎凝结住了，连忙移开目光。

那裸女款款向赵子原行去，举手投足间甚是诱惑迷人，赵子原隐隐闻到一股馥郁的幽香，自对方裸露的胴体发出，她愈走愈近，香泽愈是浓厚，赵子原不觉心猿意马起来，心子扑扑狂跳不止。白袍人微哦道：

“原来武啸秋授意你诱惑的对象，居然是这个姓赵的青年人赵子原迅地盘膝坐在地上，不住调元运息，吐纳呼吸，那裸女媚然一笑，突然倾身往赵子原怀中倒去。

她赤棵裸的肉体缠在赵子原身上，双手箍往他的肩胛，赵子原登时感到全身柔软无力，竟然无力摆脱。

白袍人冷眼在旁观看，并不加以阻止，似乎欲观察他的定力如何，有无办法抵制女色的诱惑？

豆大的汗珠自赵子原两颊滚滚落下，上半身也剧烈的摇晃起来，白袍人意识到他正极力向心中之魔抗争交战。但力量已显得微乎其微了。

白袍人点一点头，猛然出声道：

“姑娘放手。”那裸女恍若未闻，仍然紧紧缠在赵子原身上。

白袍人沉道：

“你是不是山西白石山庄沈庄主的独生爱女，沈浣青姑娘么？”裸女娇躯一震，微抬螓首盯住白袍人，欲言又止。白袍人续道：

“姑娘果真是沈庄主的爱女，又怎会被武啸秋收为留香四艳呢？

裸女依旧没有开腔，但一双皓手已自赵子原肩上缓缓收将回来，她一离开赵子原的身子，赵子原灵台登时清醒许多。适才他神思虽然有些恍惚，但

白袍人之言仍然听得十分清楚，内心因之震惊非常，暗道那山西白石山庄沈庄主一生慷慨任侠，在武林中地位极高，武林有事，只要沈庄主一句话，十分难题便有七八分能够得到解决，想不到他的女儿竟会沦落以至于此，不禁为之才满腹疑团。沈浣青低声道：“ 爷台还是不要追究这些的好。 ”白袍人情知一时绝对无法弄明白她被武啸秋囚制利用的始末经过，遂自墙角捡起她的衣物，沈浣青一手接过，迅即把衣服穿上。这会子，地窖上面忽然传来一阵叱咤声音，紧接着轰然一声暴震亮起，似乎有人发出了内家劈空掌力。

白袍人喃喃道：

“ 又有人闯进祠堂来了，武啸秋似还没有退走哩…… ”话犹未尽，只听一道低沉的喝声道：

“ 姓武的，顾某此来为的要向你讨一个人—— ”

另一声阴森的冷笑道：

“ 你是什么东西？敢用这种口气对老夫说话？ ”

那低沉的声音道：

“ 昨日顾某遍闯留香院四厢，独不见东厢沈姑娘芳踪，后来从尊驾的一名手下口中获知…… ”

那阴森的声音道：

“ 据说天下无不能在武院主的寒贴摧木掌下走过十招，反正顾某是早已豁出了这条性命，武院主你动手吧。 ”

赵子原一听那声音，只觉甚是熟稔，一时之间不觉怔住，自语道：

“ 原来是顾迁武顾兄，他也来了！ ”

他目光扫过沈浣青面庞，发觉她的脸色变得异乎寻常的惨白，竟像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一般。

赵子原暗暗感到不解，却是不暇细究，敞亮嗓子道：

“ 顾大哥！小弟在此。 ”

就在此刻，地窖顶上的出口发出“ 蓬 ”地一响，赵子原立刻知道上面将要堵塞住了，情急之下，身形暴起往上直射而去，几乎就在同一忽里，他身旁白影一闪，白袍人比他抢快一步，一掌后发先至，那块石板未合，被掌力一震，一声暴响过后，顿时被掌力击得块块碎裂！

白袍人及赵子原先后自裂口冲将出去，沈浣青迟疑一会，亦轻提身子，继后跃出地窖。

祠堂时那身着灰色衣衫的武啸秋。正一掌接着一掌，将顾迁武迫得全无招架之力，只听得掌风呼呼，夹杂着一声闷哼，顾迁武仰身跄然倒退了五步，张口喷出一道血箭，身躯贴在土墙上。

赵子原大喊道：

“ 顾兄，怎么样？ ”

顾迁武用力摆一摆首，道：

“ 还好，没有事。 ”

武啸秋阴阴一笑，一箭步欺到切近，高举单掌，就要痛下杀手，白袍人适时压沉嗓子大喝道：

“ 武啸秋！你与某家住手！ ”

武啸秋身子好比旋风一般回转过来，带着惊异的眼色望着白袍人与赵子原两人，有顷，他那凌厉的视线落到沈浣青身上，睛瞳射出一股慑人的威凌，沈浣青无端端打了个寒噤，满面都是惊悸。白袍人瞧在眼里，有意无意地移

动身子，插在武啸秋与沈浣青两人中间，冰冷的声音道：

“天不从人愿，姓武的，你的算计已完全落空，竟想找无辜的弱女出气么？”

武啸秋阴阴道：

“你甭狂，嘿嘿，你也就要完了！”

白袍人嗤之以鼻道：

“就凭你一个人么？”

武啸秋道：

“就凭老夫一人又怎样？”

白袍人冷笑道：

“只有你姓武的一人是万万不行的，最好像翠湖那一夜，再找两个高手来个联合夹攻……”

赵子原闻言，心头重重一震，默默对自己呼道：

“他提到了翠湖，又说再寻两个帮手夹攻是什么意思？他——他不要就是我所怀疑的那人个罢？”一念至此，再也不敢往下追想下去。白袍人复道：

“若非某家深悉你的为人，几乎要错以为你的神智有问题了，姓武的我既敢口出狂言，必然有所仗恃，莫非你在等着帮手来到么？”

武啸秋道：

“总算被你料对了，不错，老夫的确是在等候某一个人的到来，咱们约定的时候也快到了。”

白袍人道：

“既是如此，某家愿意候待你那帮手的到来，倒不急于立即和你动手了，但你可以透露那个即将来此与你会合的人是谁么？”武啸秋道：“有何不可，此人即是水泊绿屋二主人……”

话至中途倏然住口不语，而以嘿嘿的阴笑掩饰过去。赵子原听他言词闪烁，不由大感困惑。白袍人神色一沉，道：“可是水泊绿屋那称做‘女娲’的女人么？”

第二十九章　曾经沧海

武啸秋道：

“你既已知晓，又何必提起她的名字。”

白袍人道：

“某家亦知由外人呼叫女娲之名，乃水泊绿屋的忌讳之一，但某家早于二十年前已完全与绿屋脱离关系，自然全无所惧了。”武啸秋冷笑一声道：

“只怕你是言不由衷罢？”

白袍人大怒道：

“武啸秋！听说你几年来你艺业大有精进，和甄定远那头老狐狸处处以天下第一人自居，某家实与你说，这等想法还稍嫌早了一点！”武啸秋道：“走着瞧吧！”

白袍人道：

“某家此番重出，犹未去寻找你们的晦气，你反而先找上了我么？”

武啸秋冷笑不答，白袍人复道：

“敢情尔等怕我一个一个找你们算帐，以是来个先下手为强，嘿嘿，这一次可没有那般容易叫你的阴谋得逞了。”武啸秋阴笑道：

“然则你自认有击败咱们的能为了，这几年来你为何不来找我们，莫非你也在暗地里进行什么阴谋算计？”

白袍人喃喃道：“某家迟早要去找你们的，但必须先将那件大案子探察个水落石出，否则那秘密岂非永无揭晓之日之么？”

武啸秋道：

“你说的什么案子？什么秘密？”

白袍人仰天长笑，笑声里隐约透出抑压不住的激动：“事到如今，你还要装什么傻？某家……”

山门外边蓦然传来“希聿聿”马嘶声响，蹄音来到近处停住，白袍人神色微变，硬生将未完的言词咽了回去。

顾迁武悄悄移近赵子原身侧，低道：

“敢是武啸秋提到的水泊绿屋‘女娲’来到了，那白袍人以一敌二，必要时你我得助他一臂之力。”

赵子原未置可否，只是轻轻点一点头。

沈浣青细步上前，双瞳剪水望着顾迁武，嗫嚅道：

“大哥，我……我心虚得紧……”

顾迁武紧紧握住她那细若柔荑的手指，道：

“有我在此，没有什么好怕的。”

赵子原望见他们两人亲昵之状，内心泛起异样的感觉，暗忖：“顾兄与沈姑娘竟是旧识，看情形他俩还是一对爱侣呢，值得怀疑的是沈姑娘贵为白石山庄庄主掌上千金，缘何会落在留香院武啸秋手里？适才她奉命在地窖里向我投怀送抱，幸亏顾兄未曾瞧见，否则我也不知应该怎样向朋友解释了……”

想到这里，他仿佛已经见到这一对爱侣中间所蒙上的一层阴影，心中不由暗暗感到难过。只听武啸秋阴森的声音道：“她赴约来了，今日老夫叫你死而无怨！”

大步走上前去，一掌震开山门，诸人下意识凝目望去，一辆幽灵似的灰

篷马车驰到祠堂前面停了下来！

赵子原心子一紧，这辆灰篷马车他已见过多次，与香川圣女所坐的那一辆篷车完全相同，设非顾迁武事先透露来者乃水泊绿屋的女娲，他也无法分清这辆篷车到底是谁所有了。车头上方端坐着一人，一脸阴沉之色，正是那数度把赵子原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车夫马骥。武啸秋大声道：“ 贵上可是在车厢里面么？她来迟了…… ”

赶车人马骥截口道：

“ 鄙上临行有事不能来了，特地命我驾车到此通知你一声不知怎地，赵子原一听此言心头忽然一松，宛如落下了一方巨石，自己亦不知其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的缘故。

武啸秋呆了呆，道：

“ 那么贵上今晚是不能赶到此地来了？ ”

车夫马骥道：

“ 正是。 ”一旁的白袍人冷冷自语道：

“ 可惜，可惜，某家又错过了与女娲见面的机会。 ”武啸秋恨恨地瞪他一眼，朝马骥道：

“ 贵上可曾告诉你，不能赶来赴约的缘故么？ ”

马骥道：“ 不曾。 ”武啸秋突然沉下嗓门道：

“ 你驾了马车，就为了带给老夫这一声口讯，然而你若仅仅为带口讯，缘何却要驾着一辆空马车往返？骑马不是远比驾车轻快许多么？ ”

马骥冷冷道：

“ 武院主别忘了我是个车夫，我高兴驾着篷车赶路，谁也管不着！ ”

武啸秋道：

“ 话虽如此说，老夫仍想掀开车帘瞧个究竟—— ”举步走到了车前面，伸手持欲掀。

马骥厉声道：“ 武院主若轻举妄动，定将悔之莫及。 ”

武啸秋眼色阴晴不定，无人能从他那变幼的神色中猜出他到底在想些什么？终于他忍住没有掀开车帘，缓缓缩回手来。就在这时，赵子原忽然发觉车台前面那块篷布上的两个圆形小洞里，正有二道冷电一闪即没——

他心念一动，忖道：

“ 车厢中那倏闪即没的两道冷电，必定是一对女人的眸子无疑，足见确实是有人坐在篷车里面，只不知那人是不是‘ 女娲 ’？如果是‘ 女娲 ’，她已和武啸秋约好，来到此地后为何又不露面？内心疑虑纷纷，却是无一得到解答，心头不由益发沉重起来。马骥道：

“ 若没有其他事情，小的赶车回去了。 ”

一扬马鞭，马儿长嘶一声，四蹄腾起，篷车如飞驰去……等到篷车去远后，白袍人冷笑一声，道：

“ 武啸秋你受骗了，依某家之见，那‘ 女娲 ’分明就在篷车里面，但她竟故意隐身不出，留你单独一人在此与老夫敌对，倒不知用心何在？ ”

武啸秋眼色又自一变，口中却道：

“ 你少挑拨，老夫何许人，岂会轻易着了你的道儿。 ”白袍人笑道：

“ 很好，咱们可以少说几句闲话，某家要出剑了—— ”他伸手一按剑柄，就要掣剑而出，武啸秋道：

“ 老夫少陪。 ”

身随声起，一扭腰已到了山门当口，这当口，白袍人电掣般撤出长剑，诸人耳中都听到隐隐风雷之声。

同时一阵杀气自剑身上迫出，立时感到心神震荡，呼吸受阻，那武啸秋首当其冲，感受到的威胁自然要较其他人犹为强烈，他身形一扭，竟在间不容发之际抢先了一线，“唰”地冲出剑气边缘，落到六尺之外。

在场之人无不骇然失色，只觉武啸秋实是举世罕见的高手，这一着突围身法之诡秘，简直使人难以思议。

奇怪的是白袍人发出一剑后，第二剑并未接着攻出。武啸秋大喇喇走出山门，顾迁武大喝道：

“武院主慢走一步。”

晃身一掠而前，翻掌扑上，那等情急拚命的姿态，赵子原睹状不由怔了怔。

武啸秋一言不发、迎着冲上来的顾迁武劈出一掌，掌力无声无息，生似不带威力，然而赵子原却可瞧出他那掌招下面所隐藏的厉害杀着，方欲提醒顾迁武注意，口心却是紧张得发不出声音。

沈浣青的尖叫几乎在同一时间亮起：

“顾郎留神！那是寒帖摧木拍！”

武啸秋右掌一挥，劈出霹雳般暴响，威势之厉之烈，便如寒帖摧木一般，簌簌有声——

顾迁武乍闻沈浣青示警，立刻抽身回来，饶是他见机得早，也被掌风扫出七尺远，摔倒于地。

武啸秋向后退了两步，刚好踏出山门，然后闪电也似一个转身，扬长没入苍茫夜色中。

那白袍人自击出一剑之后，即不曾动手，冷眼望着武啸秋离去。

但闻沈浣青恸呼一声，奔到顾迁武近前道：

“顾郎，你没有事么？”

她哈腰下去细察顾迁武伤势，惶急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赵子原暗叹道：

“这位沈姑娘对顾兄用情至深，却是红颜命薄，被武啸秋禁制利用，几与欢场女子无异，如果他俩因此不能结合，岂不令人扼腕。”

白袍人冷然道：

“年轻人莽莽撞撞，受这场教训亦是应该，不过姑娘大可放心，他还死不了。”

说着自袋中取出一颗黑色丹丸，塞进顾迁武嘴时，移时，顾迁武面色渐渐红润，巍巍颤颤立将起来。

沈浣青伸出纤手扶住他的身子，道：

“谢天谢地，顾郎你居然安好无恙……”

顾迁武平息了一会道：

“我没有事，倒是沈姑娘你——你变得憔悴多了。”

微喟一声，续道：

“以前你无故从白石山庄失踪，我踏遍大江南北遍寻不着，听令尊提及你失踪那一日，甄定远及武啸秋曾连袂路过山庄，伊始我猜度你是被甄定远掳走，囚禁于太昭堡，遂进入太昭堡卧底，但我在堡里一直没有发现你的踪迹，最近始逃出古堡，做梦也想不到你会落入武啸秋手里——”

赵子原恍然若有所悟，暗忖：

“顾兄加入太昭堡受聘为银衣队队长，原来为的是追寻沈姑娘之故，他的用心也是良苦了，只不知除此而外，有无其他的原因？

白袍人插口道：

“数载之前，武啸秋创置留香院，意欲经营为天下第一艳窟，以奴役天下高手，当时他四出访察绝世美女，以主持东南西北四厢，此事老夫略有所闻，不想他会找上沈姑娘你——”

赵子原心子又是一震，暗道留香院四厢所住的美女，原来都是武啸秋从各地所掳来的名门闺秀，西厢所住的已证实是白石山庄的沈浣青，至于东厢的李姬。以及其余二姬美女，则不知又是那家的千金闺秀了？可想而知的是，武啸秋将这四个绝色女子劫到留香院后，必然一面以各种手段威胁，一面以金银珠宝打动她们芳心，迫使她们在来访的天下高手一面布施色相，那“量珠聘美”的韵事即是一证。顾迁武道：

“沈姑娘，你这几年来一直住在留香院西厢么？那么你……”沈浣青颤声打断道：

“顾郎，你答应我不要再追究此事好么？”

顾迁武脸色陡然变得相当难看，俯首闷声不语。

赵子原见事情发展，果然不幸被自己料中，心中感到十分难过，但又无法劝解，此事与男女之间微妙的情感有关，他也爱莫能助。

沈浣青芳容惨变，道：

“大哥是不肯谅解于我了，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我并不怪你……”

说到后来，晶莹的泪水盈眶滚滚而落，那目光真教人瞧得心碎了。

她任由泪水在颊上流下，咬牙道：

“我走了，顾郎你好生保重。”

别身施施而行，顾迁武恍若不闻不见，只是沉着脸色默不作声，沈浣青走近山门时，白袍人忽然一掠而上，冲着顾迁武道：“小子再闷然不响，老夫便一剑把你劈为两段！”他声色俱厉，大有逼迫顾迁武立刻回答之意。

赵子原见状暗道，这白袍人虽然行事怪异，但去不失其浓厚的人情味，不觉对他增加许多好感。

顾迁武惨然笑道：

“你把我杀了吧！我若能以一死得到解脱，倒也一了百了。”沈浣青闻言，回身朝白袍人裣衽一礼，低声道：

“前辈盛情可感，但此事原怪顾郎不得，你老千万不能对他有所不利……”

她尽管芳心凄楚，柔肠寸断，但口气仍是深情一片，一霎之间，顾迁武只觉愧怍得天地自容，脱口道：

“沈姑娘，你——你可愿意和我一道走？”

沈浣青破涕为笑道：

“当然，大哥你又何必多此一问？”

眼波中含蕴了无限柔情，顾迁武与对方目光一触之下，更油然泛起一种惭愧内疚之感。

他激动地忖道：

“我成见如是之深，未免太过于自私了，而且我明知绝对无法舍割此情，缘何不能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一下，我目下所感受的痛苦，乃是不堪忍受她的

昔日遭遇，如能看得开些，何来痛苦可言呢？”

想是这么想，但日后自己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仍觉毫无把握，一颗纷乱的心子，总是无法安定下来。良久，他微喟道：“咱们走罢，我送你回白石山庄去。”

于是和赵子原拱手拜别，又向白袍人躬身行礼道了谢，转身偕同沈浣青缓缓离开祠堂而去……

赵子原目送两人离去，心中感慨万千，暗道他俩原可成为幸福的一对爱侣，却是造化弄人，眼下虽然言归于好，但潜伏在二人中间的阴影依旧存在，想到此地，只觉感触愈甚，几乎无法排遣。

白袍人的语气打断了他的沉思：

“小伙你独个儿在痴想什么？现在老夫开始授你剑法——”

赵子原如梦初醒，道：

“就在这里？”

白袍人以点首替代了答话，赵子原愕道：

“这座祠堂已非隐秘之处，尊驾难道没有考虑到武啸秋，甚或水泊绿屋那唤做‘女娲’的女人会去而复返？”白袍人道：“你甭唠叨行么？老夫自有计较——”

自腰间解下佩剑，递与赵子原，道：

“你且将师门所授的剑法演练一遍，老夫再决定授剑的门径。”

赵子原接着长剑，抖手抽出剑身，但见光涌霞生，漫天寒光飞驰，情不自禁赞了一声“好剑”！

但他出剑时，绝无任何杀气自剑身透出，可说毫无威力可言，与白袍人拔剑时的气势，相去简直不能道里计了，他一发觉及此，顿生心灰意懒之感。

白袍人边声催道：

“快摆开门户啊——”

赵子原长吸一口气，足踏九宫，持剑临风一抖，剑锋居中徐徐递将出去，姿态潇洒自如。

白袍人颔首道：

“雪斋十二剑式？原来你是阳武白雪斋孟坚石的传人。”

赵子原见对方一开口，便道出了自己的师承，似这等渊知博闻，已然足当一代宗师而无愧，正因如此，对白袍人的身份又多了几分猜疑。

他不遑多想以致分神，长剑比划摇动，自左角倒刺而上，只见漫空剑星点点，有若拨云雾而见夜空，朦胧不表。

这一式正是“雪斋十二剑”第二招“冬雪初降”，剑身跳动之际，白袍人蓦地一掠上前，双掌一左一右，直袭过来，赵子原不虞他会骤然发难，仓皇之下，不禁手忙脚乱。

白袍人双掌长驱直人，立将赵子原这一招“冬雪初降”破解了去，赵子原大为凛惕，猛力压腕攻出一剑，“呛”一响，已铁招为“雪雾凄迷”。

白袍人微微颔道，脱口道：

“可教，可教。”

双掌一收，左右双肘齐飞，内力自肘间源源逼将出去，赵子原只觉剑子一沉，有若挑上了千斤重手。

他奋喝一声，腾足连退五步，来不及再度变招，举剑顺势封上，却无法将对方内力悉数化开。

这样一来，赵子原形势大危，剑式愈见繁乱，再也腾不出手施展“雪斋十二剑式”。

白袍人手臂一沉，宛似利刃一斩而下，赵子原勉力挥剑封架，不料对方掌招一变，“哧”一响，食中两指已自搭上赵子原剑身——

赵子原握剑的一手用劲一挑，却是纹风不动，心时暗叹一声“罢了”，这会子，突听白袍人沉声道“欲窥剑道之大堂，首须培其元气，守其中气，使剑之际，气性不能培守，以致灵台杂乱，败象先呈，焉能使出一流的剑术？”

虽是短短数语，传入赵子原耳中，却有如当头棒喝，内心凛惕之下，灵台登时清醒许多。

他抢剑再攻，剑势突趋迅疾，正是“雪斋十二剑式”的首招“冬雪初降”，这一招式重演，远较适才沉稳泰然，剑上森寒凌厉之气，也越见强大，白袍人双掌一振，化去赵子原这一式。

此刻赵子原已全心沉缅于剑道之中，白袍人突地收手回来，赵子原骤觉身前压力一空，登时泛起无以为继的感觉。

他胸臆热血汹涌，大呼道：

“为什么要停止动手过招？”

“刷”“刷”二响，虚空速刺二剑，剑星在黑暗里宛如腾蛇般飞舞，二剑过后倏然停在半空中，上下不住跳动着。

白袍人双目神光中透出肃穆的意味，沉声道：

“赵子原听着：‘扶风三式’第一剑‘下津风寒’——剑身居中，捏诀于侧，含其眼光，凝其耳韵，匀其鼻息，锁其意驰，剑身动转五行，托圈而上，始而冉冉降下，一如风起下津，孟冬萧萧风寒……”

言罢转身步至山门内侧，闭目趺坐，不再答理赵子原。赵子原立即心神归主，提剑默演数遍。单就“下津风寒”这一剑式，赵子原便足足演练五天之久，五天来他只吃些干粮裹腹，渴了便到祠堂后面打水饮用，他醉心于剑道，虽则箪食瓢饮，却不以为苦。

白袍人亦始终不离他左右，随时加以指点、有时竟镇日不发一语，只是默默在旁观赵子原的练剑。

五日过后，接着传授赵子原扶风第二剑式。

他将剑诀用口语道出，赵子原都一一默记于心，那“扶风剑式”繁复万端，他虽潜心演练，但进展仍然甚为迟缓。

这一日，赵子原练剑之后，正往后院提水喝饮，突闻祠堂前边亮起一阵辚辚车声及马儿嘶腾声，他心下一凛，连忙奔回祠堂，只见山门大开，当口停着一辆灰篷马车，再瞧白袍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堂外隐约传来断断续续的语声：

“……你早料到我必然会再来找你么？……”

那白袍人的声音道：

“女娲，若你认为某家连此事都无法猜到，那么你未免太小觑于我了……”

另一道慵倦的女子口音道：

“你传技与那姓赵的小子，将来祸延己身，势必要悔之莫及的！”

白袍人冷冷道：

“这个用不着你多管。”

那“女娲”道：

“你知道那姓赵的小子是谁么？”

白袍人的声音道：

“他的身世，某家至今仍未能肯定，难道你竟比我还要清楚不成？”

“女娲”道：“你是当局者迷，有关他的一切，我所知晓的或许还要比你更多一些。”

白袍人道：

“某家决定之事，从无更改，你不必多费唇舌啦，如若你阴谋对那后生有所不利，哼哼，某家绝不将你放过！”

“女娲”道：

“也罢，咱们不谈这个，我问你，二十年来你还朝夕对我怀恨于心么？”

白袍人不答，只是嘿嘿冷笑，笑声中隐隐透出埋藏胸臆里的仇恨烈火，赵子原倾耳听着，不觉呆了一呆。

“女娲”低道：

“如果我说二十年前那件案子完全是大主人与万三主人的意思，与我毫无牵连，你会相信斯言么？”

白袍人突地纵声长笑，道：

“笑话！某家岂会轻易相信妇人之言，而且是一个毒如蛇蝎的妇人，你推托得太干净了！”

“女娲”微喟道：

“然则这事是绝无圆转的余地了，你已决意以我为敌了？”白袍人哂道：

“咱们早就是不共戴天的大敌了，二十年来某家无时无刻不在应付水泊绿屋的阴谋毒计，迫得冒名潜居，却依旧躲不过你们的追索……”

“女娲”道：

“我若有心与你敌对，七日前早就与武啸秋联手对付于你，又何必隐藏在车内不出呢？”

白袍人道：

“只因为你无致我于死的把握，是以不欲贸然现身，你当某家不知你的心意么？”赵子原听到这里，祠堂后门倏然悄无声息闪进一人，那人像一阵轻风似的窜到赵子原后面，缓缓举起右手，笔直朝赵子原背宫印去。

那手臂去势甚是迂缓，全然不带飕风劲响，赵子原一心一意谛听白袍人与女娲的谈话，对行将及身大祸竟似浑然不觉。这一忽里，突闻白袍人大声道：

“女娲！你那赶车人到哪里去了？”

赵子原倏地有所警觉，但感背后生凉，一种天生的本能又逼得他乍然清醒过来，信手一挥长剑，反劈出去。

这一下一个出其不备，一个仓促应战，只闻“哒”地一响，一般鲜血夹着半边耳朵喷跌于地——赵子原喝道：“马骥，你玩的还是这一套手法？”

再瞧马骥的右耳已被剑尖削去，他一手握住鲜血淋漓的右颊，血液仍不住自五指缝隙间渗出。

马骥骇然失色，失声道；

…下津风寒’？！你——你练成了扶风剑式？……”

赵子原方才在性命交关里，下意识施出数日前新习成的剑法，马骥趁虚偷袭，非但没能讨了好去，反而吃了大亏，被削下一只耳朵，所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一个昔日被他认为窝囊废的少年，居然练成了这等剑术，

内心骇讶之情，自是不在话下。即连赵子原在一剑得手后，亦自怔了一怔，他虽然明知“挟风剑式”，定必精奥异常，却万万想不到威猛霸道以至于斯。故以一剑削下对方耳朵后，一时忘了再发第二剑。

祠堂外白袍人的声音道：

“女娲你一迳磨着某家说话，却在暗里驱命车夫马骥潜入祠堂，偷袭姓赵的少年，欲一举将他毁掉，但天下事往往与愿相违，说不定你那赶车人偷鸡不着，反将蚀把米咧。”

话声甫落，身形已自闪进祠堂，鹰隼般的双目四下一扫，眼色寒冷之极，举步向马骥走近。

马骥露出骇然之色，仓皇退出山门，白袍人并不相拦，居顷，但闻“得得”蹄声扬起，那辆篷车已去得远了。

白袍人视线从地上斑斑血渍及半只耳朵上掠过，冷然道：“以那马骥的功力造诣，‘下津风寒’这一剑使到七成火候，定可将敌人一剑劈为两半，你去只削去他的一只耳朵，七日苦练，剑上功力仅及于止，教老夫好生失望——”

赵子原宛似被人泼了一头冷水，初尝胜利的兴奋心绪早已化为乌有，意态阑珊地道：

“尊驾以为我非可造之材么？”

白袍人道：

“至少在目下老夫是认为如此，若你自己不争气，不多用点脑筋，却如何能领略这剑法的神髓！”

赵子原大感心灰意懒，道：

“左右还有八日工夫，如果不能达成尊驾企望，那也就算了。”白袍人冷哼道：

“太迟了！老夫在三日之后，就得带你去会那个人——”赵子原错愕道：

“阁下不是说须要半个月的练剑时间么？如今只过了七日，莫非另有事故发生，迫得我须提前去与那人动手？”

白袍人道：

“说得不错，时候所剩无多，这便传你扶风第三剑式——”当下将口诀诵述了一遍，赵子原乍听罢，发觉第三剑式的威力更在其余二式之上，顿时将杂念一收，悉心演练。

无话时短，匆匆数日过去，到了第九日时，赵子原正在后院洗涤身子，白袍人忽然不告而别，足足离开了一整天。翌日傍晚，白袍人再度出现于祠堂，他虽然风尘仆仆，精神却甚是矍烁，情绪多少也显得有些紧张激动。赵子原冲口问道：

“整整一天阁下到哪里去了？”

白袍人道：

“老夫已查出那人落足的所在，你我这就动身前往。”赵子原道：

“现在阁下可以告知那人是谁人了吧。”

白袍人道”

“见到她后，你自然就知晓了。”

赵子原怀着一颗忐忑之心，随同白袍人走出祠堂，这时天已入黑，夜色笼罩四方，两人施展轻功在荒野上疾驰，赵子原仰望天际星座方位，发觉他们所走的乃是正西方，大约走了十七八里路，白袍人方始停下脚步。

他四下观望一下地形，又领赵子原横越一座山林，林叶隙缝处，隐约透出一线微弱的灯光。

白袍人回头朝赵子原道：

“ 咱们就要到了，待会儿你出战时，必须将十日来学成的扶风三剑放手全力施为，如此老夫方可瞧出端倪，你可省得？ ” 赵子原点一点头，道：

“ 阁下要我独自与那人动手，然则你不准备与我一齐现身出去么？ ”

白炮人道：

“ 老夫这便藏身于此，由你一人上前叫阵即可。 ” 赵子原心中茫然，不知白袍人用意何在，但事情发展至此，已不容许他变卦退却，只有硬着头皮举步上前。

出得山林后，视线到处，只见前方不远处一片旷地上，搭着一坐三角帐幕，帐门当口灯烛高悬，发出柔和的光芒。赵子原心子颤一大颤，脱口道：

“ 这时不是香川圣女歇脚休息所搭设的游动帐幕么？ ”

第三十章　初战失利

那座三角帐幕搭在旷地中央，烛影摇红透过篷布，映出一片柔和的光线，在黑夜中，就像影画一般的浮凸出来。帐幕旁侧，停着一辆为赵子原所熟悉的灰篷马车，车前的马儿正延着长颈，静静地嚼着地上的草根。

白袍人情绪显得颇为激动，脸上也因为兴奋逾恒而涨红，他一直凝目眺望着旷地上的三角帐幕，良久不发一语。赵子原见白袍人不答，脱口又问：

“然则阁下传我扶风三剑，竟是要我挟仗这套剑法去对香川圣女施展不成？”

白袍人道：

“香川圣女……你所要会的那个人正是香川圣女……”赵子原呆了一呆，只觉脑际一阵空白，半晌不能作声。白袍人瞥了他一眼，道：

“很令你感到意外，是吧？”

赵子原茫然道：

“小可万万料不到此来动手的对象会是香川圣女，否则那套扶风剑法我也不愿意学了。”

白袍人道：

“你既已一口承诺此事，想反悔也由你不得了！”赵子原恍然有所悟，道：

“敢情阁下早已猜到我绝不愿与香川圣女交手，故此在祠堂里始终不肯相告我所要动手的对象是谁。”

白袍人道：

“正是如此。”

赵子原道：

“依此说来，这一切事态的发展，都是阁下预为布置的了？”他未待白袍人回答，复道；

“敢问你如此作为，用意何在？”

白袍人冷冷道：

“老人传你扶风三剑，你除了遵照老夫的吩咐与人动手之外，其他还是少问一些的好。”赵子原寻思一会，道：“如果我执意不与香川圣女交手呢？”

白袍人道：

“动手不动手，听凭老夫之决定，你别无抉择的余地，除非你将前日所学去的扶风二剑还与老夫——”

赵子原错愕道：

“阁下是寻我的开心了，学到的剑招怎样还法？”

白袍人道：

“简单得很，由老夫施展重气手法，将你武功悉数废了，不过如此仍然太便宜你。”赵子原愤然道：“废去武功还算是便宜事儿？尊驾还待怎地？”

白袍人道：

“那扶风三式剑诀已深印你脑海之中，废去武功后你若能设法恢复功力，犹可从头学起，故此老夫还得斩去你的双臂，这才算数。”

他侃侃地说着，语调甚是平淡舒缓，生似对这废人武功，残人肢体之事完全不当作一回事，赵子原心底突然涌起了一种无比厌恶的感觉，先前对他的良佳印象，随之一扫而空。

赵子原道：“ 阁下心狠手辣，简直是以伤人杀人为乐了。 ”
白袍人面色一变，像被人触及隐痛一般，怒道：
“ 胡说，老夫生平从不妄动刀剑，你懂个什么？ ”
微喟一声，复道：
“ 算了，你既然不愿与香川圣女动手，老夫也不勉强，两条臂膀亦暂且寄在你的身上，你走罢—— ”
赵子原微微一怔，转身走了几步，忽又回转过头来，止身不前。白袍人厉声道：
“ 你还不快滚？待会儿若老夫改变主意，要走也走不成了！ ”赵子原注视对方片刻，道：
“ 区区方才考虑到，虽然我在武林中无甚身份地位，但若是说了不作数，那么将来便无法在江湖上站得住脚了，你说是不是？ ”白袍人冷冷道：
“ 年轻人能够爱惜羽毛，自然是一桩好现象，老夫虽非侠义中人，但自问生平就没有做过一件毁诺背信之事。 ”
赵子原道：
“ 我这就一迳上前向香川圣女叫阵，不过阁下可否再回答区区一问？…… ”
白袍人道：
“ 怎地？ ”
赵子原沉声道：
“ 阁下与香川圣女可是旧识？ ”
白袍人神情微变，道：
“ 实与你说，是与不是我自己也弄不清楚。 ”
赵子原只听得茫无头绪，无法理解。
当下遂举步往前行去，忽然若有所思，再度回过头来，白袍人发觉他的脸上满布着疑惑之色。白袍人道：“ 莫非你又改变主意了么？ ”赵子原道：“ 据小可所知，那香川圣女对武学没有一点造诣，更遑论动手过招了，如何当得起扶风三式一击之威？ ”
停歇一下，复道：
“ 而阁下又曾提及，我那对手的武功路数，恰正能克制这套剑法，因此我极可能有当场送命的危险，更令人匪夷所思了。 ”白袍人道：
“ 你的问题像永远没有完似的，待得你亲自与香川圣女对阵之后，不是便可以知道答案么。 ”
赵子原问不出要领，只有怏怏越过旷野，走到帐幕前面，车头的马儿见有生人来到，“ 希聿聿 ”长嘶了一声。
帐幕内一道娇脆的女音喝道：“ 什么人？ ”
赵子原不答，但见帐门一掀，一个姿色悄丽的宫装女婢娉娉婷婷的走了出来，手里撑一盏宫灯。
莹莹的彩色光线自灯中透射出来，赵子原望着宫装女婢熟稔的脸庞，立刻就认出她便是日前在安峪石亭附近，与甄定远动过手黎馨。
那宫装女婢黎专馨冲赵子原盈盈一笑道：
“ 原来是你来了。 ”
赵子原错愕道：
“ 你——你早就知晓我要来此？ ”

宫装女婢黎馨道：
“ 没错，我不但知道你是谁，抑且能够知晓你的来意。 ”赵子原信疑参半，道：
“ 是么？你且说说看—— ”
黎馨道：
“ 你姓赵，叫赵子原，此来是为的找鄙上试剑对不对？ ”赵子原吃一大惊，道：
“ 姑娘从何得知？ ”黎馨淡淡道：
“ 由你脸上吃惊的神情，足证鄙上这一次九成又料对了，唉，圣女智慧过人，又长得美如谪仙，但世上却偏偏有许多人忍心加害于她，真使婢子感到大惑不解了…… ”
赵子听出她语中另有所指，心头一觉微微地动。
黎馨轻咳一声，复道：
“ 我问你，你也是圣女的仇敌对头之一么？ ”
赵子原皱眉道：
“ 这个贵上没有对你提及么？莫非贵上在江湖上树有许多仇敌，欲谋不利于她…… ”
黎馨道：
“ 这就奇了，你若不是装傻，便可肯定与他们不是一路之人。 ”赵子原心中疑云更炽，道：
“ 姑娘口中的‘ 他们 ’是指谁？ ”
黎馨说：
“ 你若与此事无关，问之何益，再说不久之后你就可以见到分晓了。 ”
赵子原愈是糊涂，渐渐的感到不耐烦起来。
他沉声说道：
“ 既是如此，咱们言归正题，姑娘可否转告贵上，就说有一少年请他赐教几招—— ”
黎馨道：
“ 圣女对武学技艺一无所知，此乃尽人皆晓之事实，谅你亦有所闻…… ”
赵子原道：
“ 不瞒姑娘，区区乃是受人指示而来，倘圣女不请武功是实情，其人为何要指示我与他动手？ ”
黎馨道：

“ 信不信在你，贱妾没有那长多闲工夫与你絮聒，其实圣女不但在你来到之前，已料到你的行止及来意，对那幕后指使你之人，更是了然于胸，因此之故，她已予为嘱咐我应付之法。 ”
说着合掌一拍，但闻步履声起，帐幕当口连袂袅袅步出四名宫装打扮，长衫垂履的少女！
那四名宫装女婢迅速散开，将赵子原围在核心。
赵子原冷静如常，道：
“ 在下欲与圣女过招，首先得通过你们这一关，是吧？ ”
黎馨浅笑道：
“ 不尽这样，圣女不能亲自动手，只有由贱妾等数人向你诸教了，但你

大可不必据此失望，动手之人虽是咱们，实与圣女亲自出手无异。”

赵子原不遑费心推敲对方语句的含意，右腕一抖，长剑随之出匣，在彩灯照映下，光芒闪闪。他低喝一声，道：“得罪了。”

一阵夜风吹过旷野，吹得他们的衣衫头发俱都飞起，拂拂有声，而赵子原的一剑，已在拂拂声中直推出去。

这正是“雪斋十二剑式”的首招“冬雪初降”，他第一着不敢冒然用新近自白袍人所学到的扶风剑法。是以所使的仍是本门剑法，去势凌厉异常，所取的对象是距离最近的黎馨。

黎馨身形滴溜溜一转，左掌斜斩赵子原脉门，这一忽，那四名宫装女婢也同时发动了攻势。

四女身法展动，进退之间，各自拂出了一掌，非但将赵子原的剑势化解了开去，连破带攻，犹有反击之力。

赵子原抢先出手，却未能抢得先机，心中不禁一凛，一沉剑身，正待变招换式，不料黎馨玉掌突地一屈，变掌为指弹了出来，几缕尖锐的指风，朝赵子原上半身五大重穴急划而至。

赵子原情知对方所弹出的，乃是内家“弹指神通”手法，只要被他五指中任何一指弹中，只怕立刻便得毙命当地。霎时一声锐响，赵子原错步向左移动了两步，身子疾地一倾，五股尖厉的指风堪堪扫过他的衣袂边缘。

他才避过黎馨的“弹指神通”，右侧一名宫装女婢的一掌，已几乎地同时伸到了赵子原的肋下。

赵子原紧接着再横跨一步，左肘撞出。

那宫装女撤招变招，将赵子原缠住，其余四人趁势迎了上来，各自拍出一掌，刹时间但见掌影飘飞，宛似飞絮在风中飘忽飞舞，赵子原力竭技穷，再无招架能力，只有眼睛等死。

黎馨突然发出一声口讯，四女齐地挫掌止住去势。

赵子原喘息未定，大呼道：

“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黎馨缓缓道：

“你为何不发出扶风剑式？”

赵子默默呆了半晌，方才他自己败得莫名其妙，在未及发出“扶风剑式”之前，便已遭到致命之危，是以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怪只怪他一开始之时，没有立即使用白袍人所传授的扶风三剑，这一败，显然十分不值。

但对方居然未将他击毙当场，更令他错愕不已。

黎馨道：

“你虽已输了，却是在扶风三剑发出之前，这场比试不算，咱们重来过。”

赵子原道：

“姑娘仍然准备以五敌一么？”黎馨道：

“这是圣女的吩咐，莫说那扶风三剑厉害非凡，你果然为了试剑而来，敌手愈多，愈能发出你的潜力，是以对你也大有裨益。”赵子原双眉紧皱，忖道：

“听口气，圣女似乎对我并无恶意，反有帮助成全我的意思，真是令人费解了。”

黎馨又道：

“不过贱妾等仍有办法克制你的剑法，到时候可能收手不住，你便有当

场送命的危险，相公得好生小心了。”
　　赵子原心头一震，暗道那白袍人果然没有危言耸听，对他再三警告之言，现在已由黎馨亲口加以证实，内心不觉惴然。
　　五名宫装女婢身形旋动，各据方位，黎馨率先发动攻击，玉臂微抬，长袖轻飘飘拂去。
　　她这一袖挥出，暗蕴内家真力，可刚可柔，抑且去势劲急有若闪电，赵子原手中的兵刃险些被卷翻了去。
　　赵子原退开两步，手上剑子一挑，剑上徒地追出一阵阵森寒凌厉之气，剑星在黑暗里宛如腾蛟飞舞。
　　这剑他已施出“扶风三式”第一剑“下津风寒”，须臾间自剑身上透出的森威杀气，已弥漫到周遭附近，笼罩住对方五人。
　　五女立觉一股森冷之气迫侵肌肤，便如跌落冰窖一般。
　　右侧一名宫装女婢脱口道：
　　“冷极了！”
　　黎馨道：
　　“那是敌手施展扶风剑法，自然而然所透出的杀气，不过他剑上火候未足，还未到伤人于无形的地步，咱们只要依照圣女的嘱咐，自能将他的剑法破去——”
　　一举掌往前直拍出去，同一忽里，五女身形微闪，在赵子原前后左右迅速移动，宛如穿花引蝶一般。
　　五女娇躯移动间，业已化去赵子剑上所透出的杀气，紧接着长袖又是一挑，五只长袖齐齐卷向赵子原。
　　赵子原满面凛然，在对方飞袖行将及身之际，手足齐动，“刷”地自东转西，折了一次方向。
　　他猛力压腕攻出一剑，“呛”一响，已换招为“扶风三式”第二剑——“风高雁斜”。五名宫装女婢闪电似的一个转身，竟发掌直袭过来。她们五人出掌以攻为守，攻时迅快如电，守时又稳如金汤城池，赵子原只觉剑上一窒，那一式“风高雁斜，”竟然发不出丝毫威力！
　　赵子原这一惊诚然非同小可，他自练成“扶风三式”后，雄心陡奋洵非昔比，自觉可以仗待这套威猛霸道的剑法行走天下，想不到出师不利，却被五个女流在举手投足间，将他的剑法化解开了。抑有进者，五女的招式手法，自表面看来完全平淡无奇，与赵子原剑上的威力简直无法相比。
　　但这平淡无奇的招式，却偏偏将他的剑法克制住了。赵子原心有未甘，抡剑再攻，剑势猛若迅雷，劲道强绝，施出第三式“风起云涌。”
　　扶风第三式施出之际，一股剑气迅速布满周遭，赵子原仰天长啸一声，仗着剑气护体，抢占有利方位，忽地发现有隙可乘，剑随心动，长剑暴吐，朝左斜面一名宫装少女电射迅击。
　　霍霍剑芒挟着血光飞溅，在灯光掩映下，格外显得耀目。那宫装女婢惊呼一声，蹬步急退。
　　她的左肋已被赵子原一剑划下一道伤痕，鲜血自伤口涔涔滴落，胸口急促地喘息不止——
　　黎馨喝问道：
　　“银秋，你受伤了么？”
　　那宫装女婢低喘道：

“我一时大意，致为他剑法所乘，幸好并无大碍。”这会子，帐幕里忽然传出一道银铃似的语声：

“黎馨快施展萍风拍，尽管放手对付此人。”

声音真是悦耳动听，令人听来舒服之极，赵子原听出那正是香川圣女特有的语音。

黎馨低应道：

“是。”

掌随声起，蓦地发动攻势，跨步揉身欺敌。

四女足下碎踏莲步，开始不停的移形换位，掌法同时一变，云谲变幻，如风中飘萍，使人难以测度。

赵子原全力驭剑，扶风三式从头施展开来，那黎馨玉手不疾不徐的拂了一圈，他顿时发觉一股古怪的内力横卷过来，像海边浪潮永无休止地卷拍，自己所攻出的剑气，竟然平空一窒。

那黎馨及四名宫装婢女出手的部位极为奇特，掌势翻飞间，隐隐发出风雷之声，一忽里，只见手影重重叠叠，已分不出先后，赵子原剑上的攻势立时为之一挫，手下不禁大见慌乱。

赵子原情知自己已面临重大危机，显而易见，敌方的“萍风拍”正是“扶风三式”的克星。

他剑上威力无法发出，被迫完全放弃攻击，双足倒踏，在五女掌影中不住东闪西躲，狼狈异常。

陡闻一道“嗡”“嗡”怪响亮起，一种不可思议的压力，从黎馨掌上透出，之后风声与身影俱敛。蹬蹬蹬，赵子原连退十步，仰面一跤栽倒地上。

帐幕内，香川圣女的声音道：

“他死了么？”

黎馨摇摇头，道：

“死不了，婢子遵从你的嘱咐，适才那一拍只用了三分力道，充其量他只是内脏受点轻伤而已。”

赵子原挣扎着自地上爬起，对方一掌之力，几乎把他震得五腑内脏都移了位，而他初尝败绩，心中的难受更有甚于肉体的苦痛。

他刚刚自草地上拾起长剑，自觉无颜再呆下去，正欲举步离开，一忽之间，五个宫装女婢又围了上来。

香川圣女的语声自帐幕里扬起。

“别难为他，让他走罢——”当前一名宫装女婢娇躯一让，赵子原一转身，匆匆往树林掠去，须臾，便将灯火四射的帐幕抛在后面。

白袍人仍然等在原地，笔直的身躯一动也不动，生像自始至终，不曾移动过一步身子似的。

赵子原犹未开口，白袍人已自冷冷道：

“甭多说，一切经过老夫都已收在眼里。”

略一停歇，复道：

“你败了，果然不出老夫所料。”

赵子原没好气地道：

“但是香川圣女居然没有下令杀死我，难道也在你预料之中么？”

白袍人道：

“她不杀你，自有她的理由，同时亦证实了一件事——”赵子原冲口问

道：

“证实了什么？”

白袍人岔开话题，道：

“萍风拍虽足以克制住扶风剑法，那只是因为你剑上火候未足，换了老夫上去，他们就无可奈何了。”冷笑数声，续道：“除非圣女另有其他专用来对付我的绝招秘技，否则老夫倒大可不必过于耿耿于心了，嘿！嘿！”

赵子原忍不住插口道：

“你说啥？圣女为何要对付你？”

白袍人只是冷笑，半晌不发一语，赵子原见他避而不答，虽然疑团满腹，却也不好多问。

良久，白袍人始道：

“说与你听，你也不会懂的，你受伤不轻，还不尽快运功调息，再过三个时辰便无救了。”

赵了原一凛，连忙将手中剑交还对方，就地盘膝坐下，运起师门吐纳口诀调气养伤。

白袍人突地一伸手，按在赵子原天灵盖上。

赵子原惊呼道：“你……你……”白袍人低喝道：

“摒除杂念，运气冲向玄关——”

手上一加劲，赵子原但觉一股一股火焰般热气，自对方掌心传下，立刻领悟到对方之意，忙屏息运功。

约莫一炷香的时间过去，忽然赵子原身子一阵颤抖，他体内一股浊气在白袍人掌上真力的透导下，正逐渐向玄脉冲去。白袍人脸上较他身上的白袍犹要苍白，整件衣袂被汗水渗湿了，不时有丝丝白烟自他的顶门蒸出。

一阵夜风呼啸而过，隐隐夹杂着轻微的步履声！

白袍人神色一变，这刻赵子原运气已进入无相境界，人事不知，正是最紧要的关头，万万受不得外来的任何干扰。侧耳倾听，在夜风呻吟中，那跫音愈来愈近。

白袍人暗忖：

“此刻我真气仍未散完，不可能分手应敌，万望这人只是个路过的，若是个敌人，后果就不堪想象了。”

林内一片黝黑，那足步声来到切近，停下了足。

白袍人意识到那人正站在自己的背后，半晌未见有何动静，不知如何他竟有如芒在背的感觉。

陡地那人仰天狂笑起来，笑声尖厉刺耳，中气之足令人咋舌，一道低沉的语声一字一字道：

“鬼使神差教我在这等情况下碰着你，谢金印，你也有今天……”

白袍人头也不回，道：

“苏继飞，是你来了么。”

那人道：

“你的记性倒还不差，一听到我的声音就认出来了。”白袍人谢金印冷冷道：

“咱们算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怎么认不出来，你想要某家这条性命，是也不是？”

那苏继飞道：

“你何必明知故问，还记得那年你受人买雇，仗剑夜闯太昭堡，击毙赵堡主这档事么？赵门父亡女散，是后苏某曾欲寻你复仇，却是力有不逮，赵堡主的千金赵芷兰亦曾……”

话未说完，白袍人谢金印打断道：

“事情已过去很久很久了，那一年，你还是太昭堡的总管吧，听说赵飞星仁而下士，难怪在他死后，你还如斯忠心不二。”说着，微微叹息一声，苏继飞道：

“以苏某的身法，原本万万无法与你匹敌，但眼下你显然绝无还手之力，命中注定你该死于苏某之手——”他一步跨上，一掌扬起，直劈下去。谢金印大吼一声，道：

“且慢。”

苏继飞闻言，掌势微窒道：

“姓谢的，你还有何话要说？”

谢金印道：

“某家久闻苏某人慷慨任侠，岂是乘人危难之辈。”苏继飞哂道：

“若不乘你之危，眼看此恨此仇，一辈子也休想得报了，苏某虽自问于心有愧，却是被迫出此，你这话不啻白说”

一掌重复扬起，谢金印适时喊道：

“苏继飞，你容某家说了这一句，再动手不迟。”

苏继飞道：

“你莫要耍缓兵之计，苏某……”

谢金印沉声道：“你知道这受伤的年轻人是谁么？”苏继飞道：“这少年么，苏某与他见过数面，得知他姓赵，是阳武的白雪斋孟老儿的传人，我正在奇怪你缘何要助他疗伤呢？”谢金印道：

“有关他的身世，你回去问你的少女主人便可知晓了，此刻你一出掌势必祸殃池鱼，连姓赵的少年也一起毙了，当心你要因此后悔终生——”

苏继飞呆了一呆，道：

“你故作耸听之危言，其谁可信？”

谢金印听出他语气之中，满含森森杀机，不禁暗暗感到不妙。这一霎间，谢金印猛然想起自己一生杀人无数，在自己的剑下，每次对方虽想还手，却是无能为力，那闭目等毙的滋味，原来便是这样的，一念及此，心子不由一颤，长长叹了一口气。他脑际思潮翻涌，忖道：

“天网恢恢，报应不爽，想不到我谢金印会毙命在这等场合之下。”

等了许久，却未见苏继飞发掌下来，他不禁又是一怔。苏继飞缓缓道：

“谢金印你所说的，苏某宁可信其有，为了赵姓少年的安全，说不得只有放弃今日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了。”

语声中，隐隐透出心中的矛盾与苦痛，谢金印心中剑时一松。蓦地一道阴森的冷笑自近处亮起，三人头上枝叶簌簌一动，一条黑影自树梢上疾扑而下——

那黑影下扑之势何等迅疾，一掌平吐，平空加重千钧，挟着呼呼风声，往谢金印顶门劈去！谢金印目眦欲裂，大吼一声苏继飞脱口呼道：“留心——”

他未及多虑，猛地一跃而前，恰恰赶上那条下降的黑影，左右双掌连扬，如山内力疾发而出。

那人眼见偷袭即将得手，陡觉后体生凉，匆遽间再出顾不得伤敌，只有回身封掌自救。

那人喝道：

“姓苏的你不敢下手，我代你宰了谢金印，你怎反而帮起他来？”

这当儿，谢金印手上的真力已然散尽，全身压力一轻，弓身一弹，好比弹簧一般即刻跃起。

“呛”一响，长剑随之出鞘。

刹时但见漫天寒光霍霍，一股剑气直迫出去，剑尖犹未击实，那狙击之人已应声翻倒！

一条血口自眉心延至鼻端。

苏继飞瞪目凝视，内心不觉又惊又骇，期期艾艾说：“你——你那一剑并未触到敌身，而他身上的血口竟达寸许，莫非你剑上功夫已到了伤人于无形的境地？”

谢金印冷然一笑，没有回话。

苏继飞陡觉胸中窒闷，全身上下不舒服之极，恨不得纵身避开，离开此地愈远愈好。

他发现自己所以会生出如是感觉，乃是谢金印提剑在手，自剑身锋芒上所透出的“杀气”之缘故。

当下遂暗暗动功抗拒，但他发现自己的抗拒内力愈大，那无形的“杀气”亦随之增强，简直无法阻挡，他慢慢将自身功力提到八成左右，对方剑上的那股杀气方始减弱了一些。

直至谢金印撤剑入鞘，“杀气”才完全消失。

苏继飞的胸前如释重压，长长吁了一口大气。

谢金印用脚踢翻尸身，道：

“你可认得此人？”

苏继飞望了死者一眼，但见那人身上着一件银色大擎，面目却是十分陌生，他寻思一下，道：

“这人十有八九是甄定远手下，银衣队之人……”谢金印皱眉道：

“如此说，甄定远那头老狐狸也来到近处了。”

说话间，举步朝苏继飞迫去。

苏继飞不知不觉倒退了两步，愤然道：

“方才苏某放过你来，而你现在竟反过来欲谋不利于我么？”谢金印冷然无语，身子一提，平空跃起，反手一抖一拔，长剑再度出匣击出。

剑尖所指，却是苏继飞立身之处后面，但听一声惨号划破夜空，令人听了为之毛骨悚然。

苏继飞一呆之下，霍地一个转身，五步前另一名银衣汉子倒卧在血泊中，死状与刻前那一个并无二致。

他恍然悟出那银衣汉子敢情正欲向自己突施暗袭，却为谢金印发觉，及时击杀，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谢金印挽起身上衣袂，揩去剑身沾染的血渍，喃喃自语道：“这剑子已有多年未曾染上鲜血，眼下杀戒一开，不知又要造下多少罪孽了，唉！”

这刻他与苏继飞正面相对，仔细打量了对方一眼，道：“日前在安峪道上，我就怀疑那香川圣女的赶车人马铮就是你苏继飞所化装，事实果然不错，你几时易名为马铮的？”苏继飞道：

“你能够借用司马道元之名，难道我便不能改名易姓么？”他俩谈话之间，赵子原业已苏醒过来，朦胧里听到了后面这两句话，睁开眼睛一瞧，只见白袍人面前立着一个车夫装束的中年人，正是为香川圣女御车的“马铮”。

但目下他已从两人的话语中，得知“马铮”乃是苏继飞的化身，在此之前，他已先后见过苏继飞数面，而后来见到“马铮”时，竟然认不出他便是苏继飞所乔扮，可知他不但改了名字，连容貌都乔装过了。赵子原脑际思索着这些问题，仍然盘膝坐在地上，未尝移动身子，是以谢金印及苏继飞都未察觉他已醒转。

谢金印道：

“你改名易姓也罢，缘何却要取个马铮的名字，当然你已知晓水泊绿屋二主人‘女娲’的车夫，便叫做马骥，马铮，马骥，字音相去不远，颇有影射之嫌，连老夫都几乎被搞糊涂了。”

语声一顿，又道：

“抑且你化装后容貌，与马骥那般相像，香川圣女所坐的篷车，其大小形状也与‘女娲’的马车一般无二，显然你们是有意在武林中人的心目中，造成一种混乱和迷惑，至于用心如何，只有你们自己明白……”

苏继飞道：

“你呢？你化名做司马道元，敢说没有用心么？”

谢金印冷笑数声，道：

“在江湖上有喧赫地位的苏继飞，竟屈志降身当起香川圣女的车夫来，怕是没有多少人肯相信的了。”苏继飞眼色一变，似乎极为耽心对方真会张扬这事。

赵子原听到此处，可再也沉不住气了，呼地立身起来，冲着苏继飞躬身一揖，口上说道：

“苏大叔可还认得小可？”

前此苏继飞曾向赵子原提到他与其师孟坚石乃是旧识，故以赵子原口头上称呼他为大叔。

苏继飞与谢金印齐地一怔，谢金印抢着问道：

“你是几时醒来的？”赵子原怔道：“刚刚不久。”谢金印道：“然则你目击老夫击杀这两个汉子没有？”

赵子原的视线落到地上横陈的两具尸身上，摇头道：

“没有啊，阁下追问这个做啥？”谢金印不答，心想：“如果他此言不虚，那么他仍不知我的真正身分，因为苏继飞指认我是谢金印时，乃时我杀死那两个人之前，是后他便未曾再提及谢金印的名字，再说，他若知晓我是谢金印，态度势将大为改变，绝不会如此自在，看来似乎是我多虑了。”

正忖间，陡闻前方旷地上传来一阵金铃声，在夜空中格外显得清脆响亮，诸人不觉吃了一惊。苏继飞失声呼道：“不好！”谢金印道：“什么事？”

苏继飞急促地道：

“圣女预言今夜必有事故发生，目下警铃骤响，看来他们已经发动了！”

他道了一声“少陪”，横身移出数丈，往帐幕疾掠而去。

少时，从四周丛林内突然涌出数以百计的银衣人，个个手上俱都提着兵刃，震声高喝，一时之间，杀声直冲霄汉！

那百余个银衣汉子自四面八方涌将上去，霎那将旷地中央的帐幕，围在核心。

谢金印睹状道：

“这一队人马都是甄定远的手下，他竟择于今夜向香川圣女发起攻击，看似有赶尽杀绝的决心，咱们时间凑巧，恰好赶上了这场好戏。”

赵子原心子一颤，道：

“甄定远与香川圣女有何深仇大恨，非要将她消灭不可？”

谢金印道：

“你忘了在安峪石亭附近，甄定远曾拦过圣女的篷车么，其时甄老狐狸便有杀她之意，无奈情势不许罢了。”

停歇一下，续道：

“小伙你必须记住，人与人间之所以会相互残杀，往往不是为了有何仇恨过节，彼此间的利害关系更能导致人们的敌对，甄定远千方百计欲除去香川圣女，即为此中例证……”

放眼望去，那苏继飞奔到帐幕前不及十丈处时，已被十数名提刀的银衣汉子赶上，但见刀光旋飞，当前银衣人数刀齐出，向苏继飞后背及腿腰砍到。

苏继飞双手连扬，倏地“嗤”“嗤”连响数声，竟在对方刀身未递到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发出暗器。

当先数人乍不及防，被暗器击中，仰身翻跌于地。

苏继飞身形毫不停滞，俄顷已赶到了帐幕前面。

同一忽里，帐幕内闪出宫装女婢，以黎馨为首，为数约莫有四十人左右，与甄定远这一大队人马相形之下，便显得人少势弱。

那四十名宫装女婢各以五人为一组，排开在帐幕篷车的四周，欲接近帐幕，则首先必得通过她们的拦阻。

谢金印注目察看那边的形势，颔首若有所悟。

侧首朝赵子原道：

“敢情那些女婢乃是摆出了进可以联手合击，退可各自为战的阵法，银衣人为数虽多，要闯过这一关，倒颇为不易呢。”赵子原道：

“双方主事者怎么还未见露面？”

谢金印“噫”了一声，道：

“老夫也正怀疑及此，揣摩情形，这一阵不过是先头攻击而已，双方都还有隐藏的杀着及厉害手段犹未使出，咱们等着瞧吧。”

赵子原打量自己与白袍人立身的地方，正是这一带丛林最为偏僻隐秘之处，是以不虑会被交战的任何一方发觉。

旷野中厮杀声愈趋响亮，银衣人与宫装女婢们已成短兵相接的状态，战况激烈异常。

但见刀光与掌影齐飞，两方都在舍命苦斗，战况发展一如谢金印所料，银衣人为数虽多，却始终攻不破宫装女婢的防御圈子，眨眼工夫，最前面的银衣汉子已接二连三倒下数人。

那苏继飞伫立在帐门当口，没有加入厮杀。

银衣汉子猛攻许久，无法占得优势，开始身后撤退，宫装女婢则依旧守在原位，未曾趁机追击。谢金印叹道：

“这些妮子平日训练有素，临危不乱，竟能挡得住大队人马的攻击，圣女能训练出这一批人来，真是良难了。”

言下大有对香川圣女之能敬佩有加的意思，这是赵子原首次听到他对某一人如许推崇，不禁睁大眼睛，讶异的望着他。那些银衣汉子退到了五丈开

外，陡然停住身子，不再倒退。赵子原道：

“他们正在重整阵容列，莫非竟有卷土重来的趋势？”谢金印颔首道：

“他们自然不会就此退走了，再攻之后，从左右二面向中内夹击，另分出一小股人来攻向侧背。”

双方交手之后，形势果然大为改观，银衣人这一方战术运用已占上风，不多时已确砍倒了对方女婢多人。

宫装女婢愈战愈形不利，就在欲告溃败的当儿，立在帐门当口的苏继飞突然侧身一让，美艳绝世的香川圣女缓缓走将出来。赵子原情不自禁呼道：“瞧！香川圣女现身了！”

第三十一章　运筹阻敌

谢金印道：

“战况对她不利，她不现身也不行了。”

语声甚为平淡，生似圣女之出现，早在他预料之中，故此丝毫不以为意。

放眼望见香川圣女打量了周遭战势一会，伸出纤纤素手，点燃一只镶着琉璃珠子的五彩灯笼，提在手上挥了一挥。一阵夜风扫过，圣女手上的灯笼火光摇晃不定，她头上的一大片青丝迎风飞起，衬出一种诡异古怪的气氛。

宫装女婢们在灯火乍燃之际，已经改变御敌阵容，战力大见增强，银衣队方面攻势登时一挫。

谢金印心中忖道：

“香川圣女居然精通韬略，长于兵法阵势之学，我险些看走了眼……”

场中，苏继飞迅速动手将马车上的灰色帐篷拆开，成了一辆无顶的车厢，香川圣女轻移莲步，跨登车厢之上。

银衣队久攻不得逞，战况遂成胶着。

四周草丛内，蓦然点燃起数十只火炬，一时之间，火光熊熊，将方圆数里照亮如同白昼。

谢金印“哦”了一声，道：

“原来圣女在此地还预先埋伏有人咧，这些火炬想必就是她这一方之人所燃，以便她能看出敌我之势。”

火炬燃起不久，丛林里陡然亮起“呜”“呜”之声，正东方随之出现一小股人马，向战圈迅速移动。

借着火光可以瞧出，这一干人竟然都是当今独霸一方、炙手可热的武林高手，走在最前面的是刘公岛刘岛主，依次是晋南黑道部瓢把子任黑逵，他的助手胡当家、罗当家，再后走的有黄河竹筏帮帮主陆川平，生死判安无忌等。

此外尚有一些陌生面孔，不过从他们沉稳的步履举止以观，个个都是身不怀乘武功的一等高手无疑。

殿后的一人年事已高，身着一袭玄缎，相貌阴森，正是当今武林巨孽，太昭堡堡主甄定远。

赵子原骇然道：

“不得了，甄定远竟能指使这些武林高手为他效力，只要他们一加入战圈，香川圣女力竭智穷，必被击垮无疑。”

谢金印不以为然道：

“情势虽则对她不利，若说圣女会力竭智穷，那倒不见得。”

旷野上，传来甄定远的喝声：

“香川圣女！你已立于必败之地，老夫劝你趁早束手就缚，若昧于情势，犹作困兽之斗，老夫定将发令展开屠杀，不留一个活口，你不妨好好考虑后，再予老夫答覆……”

他这一声吆喝乃远足气而发，远近无不听得一清二楚。

香川圣女柔美的语声道：

“贱妾早就料及甄堡主因利害攸关，绝不许让我存在于世，但你要取我性命，十数日前在安峪石亭附近，你早就该下手，无奈你心怀鬼胎，举棋不定，以致丧失了大好良机，此后你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甄定远怒哼一声，道：

“那时老夫下手，不过与你同归于尽而已，今日我却有杀死你的把握呢！”香川圣女吃吃笑道：

“想不到甄堡主聪明一世，却也有糊涂受骗的时候。”甄定远愕道：

“你此言何意？”

香川圣女道：

“我说你受了我的欺诳，自己还不自知。”

甄定远道：

“莫非你自称怀有残颜心法秘技，能够与敌同归于尽是假？”香川圣女微摇螓首，道：

“也不尽然，贱妾的确习有这种秘技心法的，只是当时甄堡主若遽下毒手，我便来不及施展而已。”

甄定远厉声道：

“反正你早晚要死在老夫手上，前日今日又有什么分别？”香川圣女淡淡道：

“甄堡主真有把握么？依我瞧，你只不过是大言不惭罢了。”甄定远“嘿嘿”阴笑数声，道：

“事实摆在眼前，你徒逞口舌之能亦无济于事，其实你一人送命不打紧，却要那许多宫女陪你送死，于心何忍？”他这一着端的厉害无比，除了暗示圣女此战已毫无指望得悻外，其目的更在分化对方军心，使之产生离心作用，以遂其兵不血刃的毒计，圣女若无同样份量的话加以反驳，则在无形的精神战上，便已输给了对方。

赵子原忍不住低声道：

“甄定远语中带刺，冀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得他是何等老奸巨猾，怪不得尊驾口口声声称呼他为老狐狸。”谢金印道：

“甄老儿此着诚然阴毒非常，令人无从招架，但是咱们也别太小瞧了香川圣女，他岂是在短短的三言两语中，便为对方所乘之辈？”

果见帐幕附近起了一阵骚动，宫装女婢见敌方突然出现了一群高手，本就有些惴然，此刻再加上甄定远之言词极尽恐吓与挑拨之能，信心登时动摇，纷纷交头接耳，私议纷喙。

甄定远的初步策略，已开始起了作用。

香川圣女格格而笑，道：

“甄堡主敢是因为出师不利，故此不敢轻举妄动，阴图在舌战中瓦解我们么？你之用心昭然若揭，当真不值识者一笑了。”

笑声一止，沉下脸庞一字一字道：

“此番你劳师远征，本来就十分鲁莽不智，贱妾既能及早洞悉你的行动，会不妥为部署准备？此其一。你一战失利，遂出动了尔来你所收买的武林高手，殊不知你能以威胁利诱的手段买通这些高手，贱妾难道就不能以同样的手段，买通其他高手，以抵消你的势力？此其二……”她语音愈说愈沉，继续道：

“设若你有必胜的信念，以你的心术为人，早就发令攻击，又岂会在乎见怜数十弱女的性命多费唇舌，以致贻误戎机？这是第三。统而言之，你不提起此事则已，一经提及，徒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而已。”

她分析战况情形，敌我势力之消长，反击得有声有色，不说场上众人，

旁闻的谢金印及赵子原都不禁大为佩服。

局势遂告稳定下来，宫女人人陡增无限信心，反观银衣队那一方面多呈颓容，斗志与勇气都开始有了崩溃的趋势。

经过这一反击，香川圣女不但扳回了先时的劣势，反而隐隐占居上风。

甄定远神色阴晴不定，厉声道：

“纵任你舌灿莲花，复何能济补事实于万一？老夫欲对付某一人，绝不会空手以还，待会儿你便可以尝到恶果了。”

甄守远情不得已，这话已显得有些牵强，再难指望发生任何效力，但场面话终归非说不可。

如此并非表示他再无振作之力，其实他无论在心计及智力上都高人一等，否则哪能成为一代枭雄？目下他当机立断，决意以那十几个武林好手为班底，领导银衣队，尽速向内围发动攻势。香川圣女立在车台上面，居高临下，乌黑长垂的秀发及雪白色的衣袂随风飘拂，自有其飘洒自如之态。

她手举灯笼，用摇摆的火光指挥宫女，重新部署阵势。数十余名宫装女婢列成一队长龙，缓缓向后移动，仅留下五名宫女守住篷车及帐幕四周。

任黑逵睹状，朝甄定远道：

“对方开始向后撤退了，莫非圣女欲采取后退决战的战法，以诱我们出战？……”

刘岛主附会道：

“任兄之言，颇有见地，甄堡主不可轻易下令大举出击，致中敌人圈套。”

甄定远沉吟一下，摇头道：

“不然，圣女所采绝不是后退决战的战法。”

任黑逵道：“甄堡主认为如何？”甄定远道：

“依老夫之见，圣女命宫女主力后撤，用的乃是古时鬼谷子之谋，唤做‘颠倒八卦乾坤阵’，但运用灵活时，又随时可化为‘一字长蛇阵’，组成一反八字形，它的行动便如同常山蛇一般无二。”说到此地顿了一顿，继续解说道：

“此阵讲究鱼龙变化，神机莫测，化成长蛇阵时，一经攻打，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使敌防不胜防。一众高手耸然动容，陆川平道：

“圣女居然擅长行军布阵之学，然则咱们不是无计可施了？”甄定远双目露出凶光，盯在陆川平身上，陆川平不知不觉为他气势所慑，噤口没有再说下去。

甄定远冷冷道：

“陆帮主此言有欠考虑，适足以助长他人威风，老夫何尝不谙略阵道，圣女能发，老夫为何不能破？”任黑逵道：“甄堡主已有破敌的腹案了么？”甄定远道：

“这个自然。”

刘岛主道：

“敢问计将安出？”

甄定远略一寻思，道：

“老夫预备将银衣队分为五队，分由任当家，刘岛主，陆帮主，安兄，胡兄等率领，同时攻击其首尾及左右两翼，深入后再从中央直捣而进，老夫则率领一支后备队以为接应，如此就万无一失了。”他随即指示了一些机宜，

十余名好手各自衔命而去，统领五队银衣汉子全面攻击前进。

香川圣女这一面，早已布下了严密的防卫圈，两队人马一经接触，官装女婢再度向后撤退。

旁观的赵子原暗自不解，问道：

“我老是瞧不出其中奥妙所在，其实她业已成竹在胸，兵法上说：‘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圣女正在利用敌人此一弱点……”赵子原脑子原本十分玲珑剔透，经他这一点醒，恍然悟道：“然则甄定远将兵力分割，莫非正中圣女之计么？”谢金印颔道：

“老夫的观察是这样，等到会战之后，就可见到分晓了——”说着，忽然朝赵子原打了个眼色，施展“传音之密”之术道：“有人潜到咱们的附近了，你妥为提神戒备，防范突如其来的暗袭，但必须不要露出声色，以免将来人惊走。”

赵子原心中震一大震，暗道此时此际竟会有高手潜到，只不知又会是那一方面的人手？谢金印低哦一声，又传音道：

“看样子还不只一人哩，唔唔，人数愈来愈多了，你且待在此地，老夫到四周察勘一下。”

身随声起，整个人变成了一片模糊的白影，一晃已不见了踪影，赵子原直瞧得惊骇不已。

片刻过后，谢金印回到原处，他身形来去便如轻烟一样不可捉摸，生像他从未离开过这里似的。

谢金印传声道：

“丛林里一总又到了两队人马，一股以留香院武啸秋为首，另一队却都是一些江湖上新近崛起的白道好手，老夫对这些面孔都十分陌生。”

赵子原以传音入密回话道：

“武啸秋也来了？他是到此与甄定远会合的么？”

谢金印道：

“甄、武二人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非至重要关头，他们两人是不会联手合作的。”

赵子原道：

“那么他率众赶来此处，到底有何图谋？”

谢金印道：

“武啸秋表面上是赶来驰援，实则意存观望，以待两虎俱伤，坐收渔人之利，否则他早就露面了。”

他俩对谈间，场中战情已演成白热化，任黑逵及刘岛主所统领的银衣队攻向两翼后，宫女未战而节节后退，陆川平率领的另一股人马以为敌方怯于应战，志满意得下，竟尔率众自中央长驱直入。立在车台上的香川圣女见敌已入彀，美颜上微露喜色，以灯号指挥宫女反攻。

后退的宫女接到讯号，立即从东西两侧回攻而至，中央的宫装女婢们亦停止倒退，向前迎敌。任黑逵这般人手轻意而入，尚未明了首尾两翼的状况，便已被敌人切断联系，陷入包围。

这一来，由十数个高手所率领的五股银衣汉子，彼此无法接应，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

银衣队的人数本来远超宫装女婢之上，加上一伙武林高手助阵，原应稳稳横握胜券才是。

但因圣女阵势的作用，居然使得敌方的实力大打折扣。这一切谢金印都尽收眼底，低声道：

“果不出所料，银衣队走进圣女的口袋了。”

赵子原茫然道：

“圣女的口袋？”

谢金印低声道：

“甄定远虽然明知圣女所摆的乃是一字长蛇阵，针对此阵作了种种攻击谋略，无奈香川圣女棋高一着，敌人展开攻势后，立时化为口袋阵形，所以我说，任黑逵等人不知不觉已走进了宫女们的口袋之中。”

只见银衣队陷入口袋阵形包围后，宫装女婢即自草丛中取出预为藏置的弓矢，一时“飕”“飕”劲响不绝于耳，箭羽如雨，银衣汉子乍不及防，应箭而倒者，达四五十人之多。

银衣队阵容大乱，自相踏藉，伤亡更多。

所幸尚有任黑逵陆川平等十几个高手苦苦撑住阵势，故还不至于溃乱到无可收拾的地步。

饶是如此，他们空负有一身武功，在这等阵势之中，却完全施展不开来，只有徒呼奈何。

谢金印突然朝赵子原道：

“圣女虽已扭转局势，但短时间内仍难获得全胜，小伙你想加入战圈，试一试这几日练成的剑法么？”

赵子原喜道：“小可心中着实跃跃欲试，但先时败在圣女属下的宫女手中，信心大减……”

谢金印打断道：“你若上去，准备帮助哪一方？”赵子原呆了一呆道：

“小可对甄定远素无好感，帮的自然是圣女这一方，尊驾不反对吧？”

谢金印道：

“随你的意思，老夫并无意干涉你的行事——”

语声一顿，复道：

“你帮的既是圣女一方，则大可不必耽心扶风剑式会遇到克星，因为天下练有专为克制扶风三式的萍风拍，据老夫所知，仅此一家而已。”

赵子原闻言不再迟疑，接过长剑一纵身，自藏身处跃出，落到旷野上面，藉着野草的掩蔽，悄悄向前移去。

走出寻丈，一道沉重的声音喝道：

“站住！”

一股掌风直逼而至，力道甚是雄厚，赵子原侧转身子，堪堪避过掌风，往右边迂回绕了一圈，再向中心地带移去。他前往移动之时，继续遭遇到不少拦击，但那些暗中发掌之人，似乎都无致他于死地的意念，出手并不凶毒。

以此之故，赵子原乃能安然闯过重重拦截，摸到帐篷附近。赵子原一壁飞奔，一壁忖道：

“那些暗地里拦击我的人，目的只是欲阻止我前进，他们绝不会是甄定远的手下，难不成竟是白袍人所察觉的后来开到的两队人马之一么？”

他转念寻思其中的可能性，如若那埋伏在草丛间的是武啸秋之人，绝无如许轻易放他过去的道理。

除此之外，便只剩下白袍人所说的另一批江湖的白道高手，他们迟迟没有露面，使得混乱不堪的局势，更加显得错综复杂。

赵子原寻思之际，足步并未停滞，临到帐幕切近，只见宫女与银衣队东一簇，西一堆，正各持刀剑相互厮杀。

他衡度一下形势，骤下决定，“呼”一声凌空振起，落入战圈之中，交战的双方目睹一人平空跃入，俱不觉为之怔了一怔。

这一股银衣队正是任黑逵所率领，他认出冲入战圈者是日前在安峪石亭上与甄家小姐同时出现的少年，当下怒喝道：

“小子，你敢是活得不耐烦了么？”

一掌疾劈而起，叩到赵子原胸前。

“呛啷”一声，赵子原右手一动，长剑出鞘，寒光四下泛射，挟着一股剑气直逼出去。

霎时之间，黑逵面目失色，腾腾腾，往后倒退了三步。

赵子原见自己一出剑，立将晋南黑道总瓢把子逼退了数步，不觉雄心傲气填满胸臆。

他趁着任黑逵倒退之际，长剑一抡，“扶风三式”连绵使出，不一忽已砍倒银衣汉子多人。

任黑逵只瞧得眼睛发直，他做梦也想不到赵子原的剑法威猛霸道以至于此，简直是自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久之前，自己在安峪首次见到这少年时，又觉得他武功泛泛，不堪一击。

殊少知十日来，赵子原在谢金印指点下，习成“扶风剑法”，艺业大有精进，是以会令任黑逵产生前后判若两人的感觉。

任黑逵奋喝一声，双掌一错，再次出击。

掌势之间，暗蕴若干难测的变化，他身居晋南黑道第一把交椅，功力之高，自不用待言，适才只是一时大意，致为赵子原长剑所乘，此刻凝神全力出击，掌势之疾劲，使得周侧诸人相顾骇然。

刹时，任黑逵那重如山岳的一掌已直袭而至，赵子原未敢冒然直撄其锋，躬身向右退开寻丈。

他这一退，恰好退到两个银衣汉子的身旁，那两人四掌不约而同翻出，一左一右夹击过来。

赵子原剑尖划处，血光迸射，又解决了二人。

由于他剑势凌厉，银衣汉子接二连三死了多人，阵脚被冲乱，连带令宫女方面捡得便宜，趁着对方手忙足乱，穷于应付之际，又伤了三个银衣人。

这会子，旷野四面的草丛树影里，陡然连袂跃出十余人，抡舞兵刃，纵身掠前加入战圈。只闻甄定远阴沉的声音喝道：“奇岚五义！你们也要来淌这趟浑水么？”

赵子原心中一动，百忙中回眼一瞥，那奔行前来的十数人中，为首五个正是在安峪曾为香川圣女出过力的奇岚五义。跟在奇岚五义后边之人，身手亦都十分矫健，显见武功不弱，但对赵子原来说，面孔都十分陌生。

赵子原一面留心应敌，一面忖道：

“奇岚五义所带领的这股人马，想来便是白袍人所观察到的白道高手了，他们的来意十分显明，倒是武啸秋那伙人依旧隐匿不出，甚是可虞。”

五义为首的韩中群打个哈哈道：

“咱们应圣女之邀，特地赶来助阵，甄堡主欲阻拦咱等过去不成？”

甄定远阴阴道：

“尔等闯得过老夫这一关么？”

韩中群道：“ 你的手下多已分散，靠你一人，只怕拦阻咱们不了。 ”
甄定远冷哼一声，道：
“ 姓韩的，你是被鬼冲昏头了，凭什么竟敢与老夫作对？ ”韩中群道：
“ 甄堡主纵是当今江湖上的擎天巨柱，但圣女乃巾帼奇人，其地位何等尊宠，常人轻易不敢亵渎，更别说冒犯了，甄堡主欲图对她不利，咱等拼着这条老命不要，亦不能坐视…… ”
甄定远怒笑道：
“ 很好！老夫这便成全了你们！ ”
目中杀机毕露，双掌徐徐抬起。
韩中群等人那里不知对方之能，仓遽间来不及有第二个念头，迅速运功布满全身，准备迎敌。
五义老二使了个眼色，暗示其余诸人分头窜进，因为以甄定远一人之力，至多只能牵制住四、五人而己，剩下的尽可以上前帮忙作战。
甄定远深谋远虑，何尝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睛瞳一转，已自有了计较，纵身让了开去。
表面上故作冷笑道：
“ 反正老夫已稳操胜算，又何在乎尔等上去送死，你们若能熬过今夜，便算命大，将来老夫定必教你等死无葬身之地！ ”
五义诸人面面相觑，猜不出甄定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目下战情紧迫，不遑他们多虑。
甄定远既有让路的表示，五义等人自然不容多所迟疑滞顿，韩中群一招手，十余人相继掠向战圈。
韩中群等人掌指与兵刃齐出，欺近银衣汉子身后，点了数名银衣人的穴道，兵刃翻飞间，同时又砍翻了另外数人。
败象已呈的银衣队，受到这支生力军的冲击，顿时大见混乱。
反之，宫女们则如虎添翼，斗志旺盛，更是加紧猛攻，对来侵的敌人施予最凌厉的反击。
任黑逵、陆川平等这干黑道一等高手，见己方由于五义诸人冲入，局势更形不利，不得不腾出身子，与五义等人捉对儿厮杀。
这一来，宫装女婢方面减少了许多黑道高手的袭击，顿感威力一轻，得以全力与银衣队搏斗。
就在双方混战之际，谁也没有注意到此刻正有一人，脸上闪露出诡异阴森的笑容，借着野草的掩护，悄悄移步向篷车迫去！篷车周遭，由黎馨及五名宫装女婢担任守护之责，还有一人站在内侧，便是乔装成车夫的苏继飞。
他们七人各据一方，不时来回巡察，组成一道严密的禁卫圈子。
甄定远并未将这些人放在心上，他潜到三丈以内时，暂停前进，仰首定睛望去。
但见那风华绝代的香川圣女斜倚地车台横框边缘，夜风拂过，衣袂拂舞不止，越发显得飘飘逸气，楚楚动人。
她纤手仍自持着采灯，连连指动，指挥宫女进退。
甄定远心底泛起一股莫名的怒意，暗忖：
“ 这女子胸中韬略才智，更在我之上，虽然我还不能十分确定她便是那一个人，留在世上，终是我的大患。 ”
一念及此，杀机更盛。

车台上突然飘落一道轻脆悦耳的语声：

“ 再过一晌时，战事就可以结束啦。 ”

苏继飞掉转回头，道：

“ 不错，银衣队方面伤亡枕藉，显已无力再战，咱们不久将大获全胜了，此仗全赖圣女胸中甲兵，指挥若定，方能奏大功。 ” 香川圣女轻摇螓首道：

“ 只怕甄定远不见得会甘此认败呢！ ”

苏继飞哂道：

“ 大势所趋，他不认输又能如何？ ”

甄定远心中冷笑一声，猛提一口真气，悄无声息掠到两名宫装女婢身后，骈指如电疾探而出。

两名宫女乍不及防，吃他点中 “ 志堂 ” 大穴，栽倒于地。黎馨与另外三个宫女同时察觉，轻叱一声，立刻围了上来。甄定远大喝道： “ 滚开去！ ”

右掌一挥，一股雄浑劲道横击出去，宫女们一触之下，娇躯不由向后倾侧，甄定远更不怠慢，抢先一步登上了车台。苏继飞怒吼道：

“ 姓甄的，你—— ”

喝声中，身躯一振，疾冲而上，功运双掌猛可疾翻出去。甄定远冷冷一哼，伸手掣出腰间佩剑，陡然间洒出一手晶光闪闪的剑雨，挟带着“ 呜 ”“ 呜 ” 怪啸。

甄定远被誉为自谢金印以来第一使剑大家，单就这出剑的气势，当真骇人到了极点。

苏继飞双目圆睁，见到此等神乎其明的剑招，不觉为其气势所慑，收手往旁里退开两步。

“ 飕 ” 一响，甄定远振身而过，长剑随之递出，剑尖抵住香川圣女的胸口——

甄定远大喝道：

“ 统统与我住手！ ”

酣战中的赵子原电目一瞥，篷车上的情势已了然于胸，他不暇多虑，随即伏身没入野草中，缓缓向篷车附近匐伏行去。化装成车夫的苏继飞目眦欲裂，戟指朝甄定远喝道：“ 甄堡主可是独霸一方，有头有脸的人物，而竟使用这等卑鄙的手法，不怕贻人笑柄么？ ”

第三十二章　擒敌擒王

甄定远阴笑道：

“江湖上尔虞我诈，老夫若不耍些手段，焉能迫使你们就范？”他一剑仍然抵住香川圣女的前胸口，但从他剑上透出的剑气，已隐隐笼罩住对方，香川圣女除了感到呼吸受阻，浑身难受之极外，且不敢稍稍移动一下身子，以免为其剑气所伤。在这等情况下，香川圣女仍然面不改色，微笑道：

“甄堡主此番倾巢来犯，最大的目的便是取贱妾的性命，目下我已落入你掌握之中，缘何尚不动手呢？”

甄定远道：

“正因为你已在我掌握下，是以老夫又不忙着动手了。”香川圣女道：

“此话怎讲？”

说话间，伸出纤纤玉手，一拢头上发丝，仪态甚是迷人。饶是甄定远如何老成恃重，亦显得有些心醉神迷，目光为对方的美色和万方仪态所吸引住，一时竟无法挪开。

直至此刻，他心中不得不承认，香川圣女年龄虽然稍大了一些，却是自己平生仅见，最富吸引力的美女，难怪她出现江湖未及一载，竟令武林掀起一股热潮，人人以一睹圣女芳容为快。但他旋即瞿然有所警觉，暗忖：

“我对女人向来是没有多少兴趣的，今天是怎么了？竟在这紧要关头胡思乱想起来……”当下冷笑一声，道：

“你先命令属下婢女停手再说。”

香川圣女提五彩灯笼，左右来回摆了三摆，酣战中的数十名宫装女婢一接到灯号的指示，不约而同停下手来。

任黑逵转首一望，见甄定远已制住敌方的主帅，他一挥手，那十余名黑道高手及银衣队亦同时住手不攻。

事态急转而下，以奇岚五义为首的正派义人士一怔之下，只有面面相觑，则声不得。

五义老二高上峰跌足道：

“圣女怎可如此疏忽大意，眼看这一战咱们即将大获全胜，如是一来岂不是战果尽失，须得被迫订城下之盟么？”韩中群道：

“那甄定远老奸巨猾，他的要求只怕不仅于此，圣女若应付得不好，全军败北不谈，她的性命或将不保呢。”

另一人道：

“然则眼下咱们计无所出，是要留此等着瞧局面的发展，抑或尽速退走，免遭全军覆灭之虞！”

韩中群拿目一瞧，见说话的是东游双英之一的夏东南，双英与五义向无交往，此番系自愿前来为圣女助战。

韩中群沉吟道：

“夏氏昆仲若心萌退志，韩某自然不便强留。”

言下之意，纵然双英退走，他们五义仍留在此处，其实他何尝不知，只要东游双英率先一走，其余七、八个正派侠士势必随之纷纷离去，如此一来，这股为白道好手所组成的阵容，眼看就得瓦解。之所以他会说出这等以退为进的话语，夏东南脸上果然有些挂不住，绝口不再提退走之事。

夏氏兄弟一沉默下来，其他人纵有退意，亦不便开口。这会子，蜂集在

一处的十余名黑道高手中，突然有人脱口喊“方才那连伤咱方银衣队多人，使剑的小子到哪里去了？”陆川平应声道：

“是啊，那姓赵的小子怎地突然失去了踪影？”

他与任黑逵等人在安峪道上拦阻圣女的篷车时，赵子原及甄陵青亦在场，故此得悉赵子原的名姓。

经他们两人这一呼喊，众人登时记起场内确有这么一个人，齐地移转双目，四下扫视。

安无忌道：

“陆帮主是说那剑法霸道，使人侧目的少年么？敢情他的目的只是上来捣乱一下，刻前趁着局势混乱，又悄悄逸走了。”任黑逵摇摇头，道：

“任某第一眼瞧见那小子，就知晓他绝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咱们切不可因为他年轻而小觑于他。”

安无忌为人抢白了一阵，怫然不悦道：

“一个毛头小子，能有多少道行气候，任兄久当晋南黑道盟主，想不到顾忌也愈来愈多了。”

说着，又自冷笑数声。

任黑逵凶睛一翻，似乎就要发作，但他旋即隐忍下来，哈哈笑道：

“有道是谋定而后动，任其行事若不总先存着几分顾忌，这晋南黑道盟主又怎能当得如此之久？”

表面上虽不介意，心中却暗自咒骂道：

“此事一了，定要叫你姓安的尝尝我老任的手段。”一句话说得安无忌哑口无言，两人之间，已自存有了芥蒂。任黑逵复道：

“此子的智谋胆色俱都过人是事实，况且旷野上野草丛生，那姓赵的小子若藏入草丛内，必定有其图谋，说不准因此将破坏甄堡主一切计划。”

陆川平道：

“然则任大当家意下之行动如何？”

任黑逵略一寻思，道：

“兄弟提议，咱们立刻分头搜寻，使那小子无所遁形，诸位有异议么？”

刘岛主道：

“为防万一起见，目下只有这样办了。”

刘岛主在江湖上的地位，丝毫不亚于任黑逵，他既随声附合，群魔俱颔首表示默允。

惟有安无忌又唱起反调来了：

“任大当家定要给一个毛头小子捉弄得团团转，咱老安可不打算参加……”

任黑逵心中之愤恨，委实难以形容，但一来眼下情势不许自己与他闹翻，二来以安无忌在江南黑道上，亦是个雄霸半天边的魔头，且以难缠出名，自己与他翻脸动起手来，殊无必胜之把握。故此他只有一再忍气吞声，别无他法可想。

任黑逵惟一可做的，是嘿然怒目，瞪了安无忌一眼，道：“安兄固执己意，谁也勉强不得，但任某果然不幸言中，甚而坏了大事，甄堡主怪罪下来，任某可不能替安兄耽待此咎。”他不惜抬出甄定远之名，暗示他可能惹下杀身横祸，安无忌不禁耸然动容，须臾之间，神色连变数变。

但安无忌虽则心存疙瘩，形势却迫得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执拗到底，低哼

一声，不再搭腔。

任黑逵开始调兵遣将，由刘岛主，陆川平等好手，各自率领一小股银衣队，分向四方搜索赵子原的踪迹。

这一段对话，都被隐藏在近处草丛中的赵子原听得一清二楚，内心颇为震动，暗忖：“那任黑逵外貌看似凶猛粗鲁，却是心细如发，先时我犹以为他那晋南黑道盟主的宝座，系纯靠武力打出来的，真是以貌取人，失诸子羽了。”

从草梢上窃见任黑逵等人业已分散展开搜索，只有安无忌一人立在原地未动，赵子原观察了一下周遭形势，心知欲接近篷车，显然颇为不易，非出奇计冒个大险不可。

任黑逵等一干人及银衣队的搜寻，乃是从核心向四下推广，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宫装女婢们及正派一众高手，因为己方的首脑香川圣女已落在人家手上，是以对敌人的行动，未尝加以阻挠。

旷野上叱喝呼应之声此起彼落，赵子原心中已有了腹案，此刻正有两名银衣汉子搜到近处，再往前数步，他的行藏便得败落。

赵子原心中紧张异常，因为只要自己一被敌方发觉，计划就全盘倾覆。

他顺手自地上拾起一块碎石，屈指一弹，石块破空激射，落在左面数丈之外，发出“叮”的一响。

那两个银衣汉子齐然喝道：

“谁？！”

身子一纵，先后往左方发声之处掠去。

赵子原微透一口气，借着草丛的掩护，匍伏着闪向安无忌立身的地方，这时夜风呼啸狂卷，他又尽可能放轻足步，以是之故，直到接近安无忌三丈内外时，仍未被对方察觉。

他迂回绕到安无忌的背后，剑子紧紧持在手上，在他的腹案中，首先要狙击的对象正是七煞手安无忌。

最要紧的是，他必须在安无忌警觉之前，卒起发难，一剑将对方解决，庶几不露出丝毫痕迹。

赵子原自问功力火候，都办不到这一手，况且对方又是当今黑道有数的好手之一，自有他的底子及本事。赵子原与他正面敌对，能不能赢得过对方，尚成问题，目下他虽已学成了“扶风三式”，但论经验火候离巅峰之境犹相去甚远，是以要一剑使安无忌当场送命，须得用点谋略才行。

“攻其不备”便是赵子原所能使用的唯一方法，他一步一步潜到切近，望着安无忌的背影待要下手，心中忽然泛起不忍之感。他默默对自己道：

“这七煞掌安无忌纵非正派人士，是不是大恶不赦之辈，还难说得很，我自暗地里偷袭于他，总是于心难安。”

正迟疑间，安无忌业已感到有人潜近，一回首，立刻发现了蹲伏在草丛内，手持长剑的赵子原。

安无忌阴阴道：

“小子，原来你藏在这里！”

赵子原暗暗悔恨不已，只因自己心中所生的恻隐与不忍，迟疑下不了手，以致错过了狙杀对方的良机。

然而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适才没有做出那不光明的举动而稍慰于心，

虽则丧失了突起发难的机会，胸中反倒像是释了一块巨石。

既然行藏败露，赵子原索性现身出来。

安无忌凝目盯住赵子原，道：

“你便是那姓赵的小子么？”

赵子原道：

“不错。”

安无忌冷笑道：

“任大当家率人向四下搜寻你的踪迹，想不到你会从此地冒身出来，嘿嘿，你耍了姓任的这一记，咱老安不由不佩服你的能耐。”赵子原道：

“阁下好说了。”

安无忌冷笑一止，伸手入怀掏出一样物事，方欲屈指弹出，赵子原晓得他乃是要发出讯号，通知任黑逵等人回来，他情急智生，忙道：

“阁下可是欲设法通知任当家赶回来么？”

安无忌暂时停止发出讯号，道：

“这个自然，咱老安几乎已等不及要瞧瞧姓任的折回这里，见到你之后那等尴尬的嘴脸，嘿！嘿！”

赵子原从容不迫地道：

“区区久仰安先生的神功绝艺，本待好生请益一番，不料你定欲倚多为胜，倒叫我失望了。”

安无忌怔了一怔，道：

“小子你为什么要拐弯抹角，有话何不直接了当说将出来？”赵子原沉道：

“你可敢只身与我决一死战？”

安无忌厉声道：

“咱老安岂会将你这毛头小子放在心上，你自求速死，老子便将你格毙，以后任当家回转再说。”

他嘿然运功提气，双手在顷刻之间完全变为黑色，赵子原怎会不知敌手七煞掌的厉害，不敢稍有大意，亦自提剑待敌。等了一会，安无忌却未曾出掌攻击。

安无忌神色阴睛不定，道：

“敢情你居然别有用心，咱家险些着了你的道儿，你这是白费心机了。”

赵子原不想安无忌会狡猾如斯，情知自己要在惊动旁人之前，击倒对方的心计已完全落空，他失望之余，决定孤注一掷，不给安无忌以发出讯号的时间，抢先出手，立时抡剑攻出。说时迟，那时快，赵子原方自抡剑出击，一条灰色人影宛如闪电般自前方草丛中一窜而起。

那灰影窜起处和安无忌相距不及八尺，赵子原只觉晶瞳一花，人影乍现，犹未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安无忌已发出一声闷哼，砰的栽倒地上！

这一切变化，委实快得出人意表，那人击倒安无忌后，宛如一缕灰烟般，没入草丛之中。

赵子原愣愣呆立了好一忽，喃喃道：

“那灰影是谁？那灰影是准？”

他哈腰下去，发现安无忌已经断气，将尸身翻转过来，背上赫然印着一只灰色的掌印——

赵子原脱口低呼道：“寒帖摧木拍……他——他竟是武啸秋？！……”

霎时赵子原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迷惘，不断地自问：

“武啸秋为何要杀死安无忌？他有什么理由杀死安无忌？”

先时，他曾听起白袍人提出警告，武啸秋亦率领了一股人马，赶到旷野附近，但一直未见他们露面出来。

而适才武啸秋却单独在场上出现，并当着赵子原之面，一举将安无忌袭毙，动机的是十分耐人寻味。

赵子原惊骇之余，只觉事态越来越趋复杂，忖道：

“武啸秋适时狙杀了安无忌，无疑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他若存心如此，则其中必有隐情叵测……”

旋又忖道：

“敢情他看到甄定远与香川圣女之争战，已成了一面倒的情势，甄定远此战获胜后，声势必然大增，势将破坏太昭堡和留香院的均势，对武啸秋而言，当然颇为不利——”想到这里，他仿佛已能寻出某些蜘丝马迹：

“武啸秋所愿见到的，乃是香川圣女及甄定远两败俱伤，好让他坐收渔翁之利，故此他遂存心帮助我这个大忙，以假我之手，去抵消甄定远既成的优势，然而他缘何又不亲自率领手下出战呢？

他虽已获得了某项结论，但仍有许多疑惑未得解答，眼前时机紧迫，篷车上的香川圣女随时都有丧生在甄定远剑下的危险。

赵子原不暇多加思虑，迅速剥开安无忌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连头巾也都换过，不一忽，他已完全改了装束。

此外他并将长剑用白布包扎起来，略一整衣衫，大步向篷车及灯火辉煌的帐幕走去。

任黑逵等人犹在旷野上搜索不止，赵子原经过他们身旁时，心中不觉忐忑而跳，生怕被瞧出破绽。

陆川平首先瞧见了赵子原，高声道：

“安兄也加入了咱们搜索的行列么？”

赵子原故意将头巾拉得很低，盖住了齐眉以上的额头，他的身材又与安无忌相仿，任何人未予细瞧，都会误认他便是安无忌。

赵子原压低嗓子道：

“方才我似乎瞥见了一条人影朝帐篷的方向一闪即没，特地过来察看一下……”

他不但改变了装束，连声音都改变了，任黑逵这一伙人，虽已走了一辈子江湖，却做梦也想不到来者会是赵子原所冒充。

抑且他们全神贯注于搜寻工作，压根儿未曾瞧到安无忌被狙杀的那一幕，在他们意识中，安无忌纵与任黑逵赌气，设若发现了可疑人影，赶过来瞧个究竟亦是十分入情合理之事。

任黑逵高声道：

“安兄既然有所发现，可要多找几个人手，以防闪失？”

赵子原暗道“不妙”，若让任黑逵等人缠住，眼看就得功亏一篑了，但他依旧保持沉着，故意冷笑道：

“任大当家莫非以为咱老安一人，应付不了那毛头小子，或者要和我抢这个功么？……”

他尽量模仿安无忌的口气说话，果然将那一干老江湖瞒过，任黑逵何尝不知安无忌的气量，是出了名的窄狭，亦不再坚持己意。

赵子原接着发出数声冷哼，昂首阔步而去。

往前走了数步，耳旁隐约传来高岛主的声音：

“奇怪，我总觉得老安似乎有点不大对劲，他说话干嘛一直侧着面孔，还有他说话的声音……”

另一道粗哑的嗓子道：

“方才他走过时，和咱们有一段距离，夜色又如此昏暗，咱家连他的面庞都没有瞧清咧。”

陆川平冷冰冰的声音道：

“你们到底在怀疑什么？安无忌还是安无忌，难道他会突然变了另外一个人不成？咱等目下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你们还要去惹麻烦，闹起内讧么？”

其余诸人闻言不再作声，赵子原释了一口气，加快足步朝篷车掠去，这时他离篷车约莫只有五丈远近。

放眼望去，但见甄定远手上的剑子，仍然抵在香川圣女的胸前，脸上洋溢着腾腾杀机。

香川圣女斜倚在篷车横杠上，双峰上衣襟已被剑尖划破一道裂痕，露出白皙如玉的肌肤，鲜血汩汩涌出。

赵子原只道圣女已然被害，眼前一阵昏黑，他勉强按捺住突突狂跳的心子，再一凝目，这才发现圣女仅仅是受了点外伤而已。

在他俩的左侧，则站着怒目而视的苏继飞，另有五名官装女婢及黎馨，环立在篷车四周。香川圣女启口道：“甄堡主要问的都已经问完了，缘何还不下手？”

甄定远冷笑道：

“你是否知道终究不免一死，是以希望老夫早点下手？”

香川圣女道：

“并不尽然，贱妾在未到完全绝望时，岂会放弃继续努力，事实上，贱妾所以有此一言，乃是早经料到你必不敢冒然将我杀死的缘故。”甄定远冷冷一哼，道：

“圣女居然会有这等荒谬的想法，那真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右腕一抖，剑尖一挑刺进，但闻裂帛之声，香川圣女前胸乳沟处，又被挑裂了二寸长的剑口，殷红的鲜血涔涔渗出。但他的剑子也只是划破圣女的肌肤而已，并未刺进她的胸膛。甄定远道：

“你真的不畏死？”

香川圣女神情自若地道：

“贱妾已说过了，并非我不畏死，而是你不敢下此毒手。”甄定远道：

“笑话，老夫可不像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子，易为你的美色所迷，若说我不能辣手摧花，那就大错特错。”

香川圣女发出清脆悦耳的笑声，道：

“甄堡主有没有怜香惜玉之心，是不是下得了摧花的辣手是一回事。致于提防贱妾死前，有无反击的方法，又是另外一回事。”甄定远双目一瞬也不瞬地盯住对方，像要洞穿她的腑肺似的，俄尔，陡然仰天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充满了内家真气，直若金石交鸣，震得周遭诸人耳膜嗡嗡作响，香川圣女芳容上亦不觉露出痛苦之色。

好一忽，他才停住笑声，道：

“香川圣女，你又在虚张声势了。”

香川圣女道：

“是么？刻前甄堡主闯进内圈时，难道没有发觉篷车周围的防卫力量甚是薄弱？非是贱妾自诩，我既能运筹帷幄，指挥作战于阵前，岂会没有顾虑到有人闯入内圈的可能性？……”语声一歇，续道：

“由此足资证明贱妾非是虑不及此，若事先我没有妥善的安排，焉能放心在防卫力量如斯薄弱的内圈里指挥作战？甄堡主只要略为用心一想，当不难明白贱妾是不是仅在虚张声势，故放空气而已。”

甄定远闻言神色霍变，厉声道：

“你说，你在篷车上到底布置了什么？”

香川圣女道：

“甄堡主有没有注意到，贱妾两手分别握住两旁的车辕横杠，只要我往里侧一拉，立刻引发车上机括，可致人于死，甄定远堡主纵然神功盖世，亦难逃此一厄运，你打算试一试么？”甄定远道：“那是什么机括？”香川圣女道：

“这个贱妾可不愿意透露。”

甄定远脸上神情阴晴不定，香川圣女斜睨了对方一眼，业已明白他是宁可相信自己所言，而不敢信其无了。

甄定远道：

“纵令你所言属实罢，老夫这一剑刺进，眼看你就得香消玉殒，还有机会拉动车辕机括么？”

香川圣女道：

“事实胜于强辩，甄堡主如执意同归于尽，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甄定远沉吟不语，双方这一回合斗智斗力，香川圣女竟由绝对的劣势，又扳回了平手。

赵子原在五丈外听得一清二楚，对香川圣女长于应变，和超人的才智，有了更深一层的估计。

香川圣女侃侃续道：

“所以目下的情势，与其说贱妾在甄堡主的掌制之下，倒不如说甄堡主已被诱入贱妾的陷阱中来得恰当。”

甄定远冷冷一晒，道：

“老夫自信在我出剑取你性命之际，你绝无拉动车辕的机会，你若不相信，那是未免太过于低估老夫的剑上功力了！”一言及此，面色陡然一沉，双目精芒毕露，弥漫着逼人的杀机，赵子原不禁暗叫一声“不妙”。

任何人都可由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竟有出剑一试的决心，至此，香川圣女亦失却素昔的镇定功夫，霎时之间，芳容失色。甄定远阴笑一声，正待挺剑刺出，香川圣女及时出口道：“那边什么人来了？”

说话间，美目同时瞟向赵子原。

甄定远剑势一窒，头也不回道：

“老夫早就发觉了，安无忌，你来到这里干啥？”

赵子原沉下嗓子道：

“咱老安发现见这边有可疑的人影出没，似乎就是那姓赵的小子，因此过来察看一下……”甄定远阴阴一笑，厉声道：“赵子原！你休想瞒过老夫的耳目！”

赵子原怔了一怔，骇然忖道：

“这甄定远真是太厉害了，他并没有回头望过我一眼，便能找出我假冒安无忌的破绽，难怪连谢金印那一代剑手，亦不免铩杀在他和武啸秋的手下。”

身份既然败露，他索性将安无忌的外衣及头巾去掉。甄定远道：

“小子你那瞒天过海的手法，想已骗过了老夫邀来的黑道高手和银衣队下属，否则你连内圈也闯不进来了，嘿，可惜你终究无法过得老夫这一关。”

赵子原心中恨恨地一哼，朗声道：

“在区区的计划中，也没有愚蠢到妄想瞒过阁下的耳目，甄堡主好说了。”

甄定远道：

“你穿着安无忌的衣服，可见他必定是被你杀害了，但是你竟有杀死安无忌的能耐么？”赵子原道：“区区可不想代人背这个黑锅，安无忌乃死在武啸秋之手……”

饶是甄定远定力异于常人，一闻此语亦不禁吃了一惊，失声道：

“武啸秋也来了？小子你没有打诳？”

赵子原道：“区区并无撒这个谎的必要。”

香川圣女轻笑道：

“妙极了，甄堡主可知晓‘卡庄刺虎’的道理？”

甄定远愣道：

“怎地？”

香川圣女道：

“武啸秋来淌这趟浑水，不外乎是运用‘卡庄刺虎’的原理，所谓‘待弱者死，壮者伤，一举而得两虎’，你我在此火拚，武啸秋却候在一旁等着捡便宜呢……”

这话甚有份量，深深打动了甄定远的心坎，他原本决定不管如何，先出剑杀死对方再说，即连自身蹈险亦所不惜，现在不禁又踟蹰不决起来。

香川圣女知机不可再，偏首朝右方呼道：

“武大官人，你终于露面了！”

甄定远瞿然一惊，下意识顺着香川圣女的目光望去，但他旋即悟出这不过是对方所使的诡计罢了。

说时迟那时快，甄定远的眼睛才不过转了一转，一条黑影倏地自五丈开外一掠而前，瞬即跃到篷车之上，速度之疾，即连苏继飞那等高手，也只见一抹光闪，一晃眼，人已到了篷车上面。那人正是赵子原，他就趁着甄定远心有旁顾之际，奋身扑上前去，倾全力劈出一剑——口中喝道：“姓甄的！接着！”他人到剑到，丝毫没有拖泥带水，脚下所使的轻功身法，乃是太乙爵所授的“太乙迷踪步”。

至于他劈出的这一剑，则正是是职业剑手谢金印赖以打遍天下绝无敌手的“扶风三式”！

这两个武林有数高人的绝艺秘技，竟在赵子原身上同时施展开来，虽然火候未足，威力仍极为可观。

霎时之间，甄定远面目失色，他做梦也想不到那不起眼的赵子原，居然有那样快的身法，那样猛的剑式，他百忙中斜目一瞥，只见剑光森然，一股杀气陈逼而至，剑子尚未及体，全身衣袂已被卷得飘飘扬起。

这下变起仓猝，慌乱间，甄定远再也顾不了伤敌，抡剑自香川圣女胸口

撤回，反手斜挥出去，接住了赵子原那一剑。

“喀嚓”一响，两只剑身相交，赵子原到底因为功力远逊于对方，为甄定远自剑上反弹的真力，震得倒退了二步。

一个照面下来，正可看出甄定远超凡应变能力，换上旁人碰上这等奇袭，似乎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

但赵子原之目的，亦仅是在迫使对方自圣女身上收回长剑，以解圣女之危而已，如今目的已达，他只要能设法将战事拖长下去就行。

甄定远喝道：

“小子你原来已练成了扶风三式，故此竟敢到老虎头上来捋须……”

赵子原不容敌手有瞬息喘息之机，右手抡剑急挥，“飕”“飕”“飕”，一口气连攻三招。

他这三剑所使的依旧是“扶风三式”，几乎是一气呵成，没有一招是重复的，强如甄定远，亦为他先声凌人的气势所夺，要想缓一缓简直都毫无可能，不得不催剑发招应战了。

当赵子原再度使出“下津风寒”这一招时，甄定远方始觅得机会展开反击，两支剑子一碰之后，“嚓”地弹开……

双方都为对方剑上透出的绝强劲道所震，齐地自篷车上纵落地面。

香川圣女总算暂时解除了剑尖的威胁，她并没有浪费时间，立刻拾起掉在车台上的彩色灯笼，高高提起，左右摇摆起来。

一众宫装女婢及奇岚五义等白道高手，接到灯号的指示，知悉香川圣女已然脱险，一时旷野上爆起震天价响的欢呼。

婢女们士气大振，马上依照灯号的指挥，催动阵势。

阵势发动后，甄定远这一方所占的优势立刻丧失，霎时双方又陷入苦战之中，恢复了先前的局面。这一切都变化，目然不会不知，心底涌起了无限的恼恨，他已将一切罪端完全归咎赵子原。

正因为赵子原横身介入，迫得他放弃拾取香川圣女性命的机会，以致功败垂成，自然而然首当其冲成为他恼恨的对象。

待得他抢回攻势后，剑上招式一变而为强攻硬斫，极为凌厉紧凑，顿时气势迫人，杀机凛凛。

在武林中人的心目中，甄定远是仅次于谢金印的使剑名家，但见他长剑使得心应手，变化难测。

赵子原虽然仗着“扶风三式”抢攻了一阵，但到底是在短时间学成，毋论经验与功力俱都远逊于对方，因此经甄定远一展开反攻，锐气顿挫。

甄定远意欲在数招内将赵子原杀死，以泄胸中之恨，剑势进攻得更加狠毒凌厉。

他功力之深厚，剑法之精妙，确可当得上“炉火纯青”四字而无愧，赵子原苦苦支撑，已是险状百出。

照这样激斗下去，赵子原再也支持不了多久，便有丧生在他剑下的之虞。

突闻香川圣女娇脆的声音道：

“甄堡主，你如再不设法先稳住自己属下的阵脚，不出一刻，就得全军履没了……”

甄定远觑得空隙，环目一扫全场，只见银衣队阵容不整，被宫装婢女的阵法截断，零零散散的分布场中，成了各自为战的局势。

至于任黑逵等一干黑道高手，虽都功力超群，但在变化多端阵势里亦发

生不了多少作用。

如此一来，反而更勾起甄定远憎恨之心，决定速战速决，恨不得立刻使赵子原血溅五步，然后再收拾残众，重整旗鼓。

他手中长剑舞得愈发凶猛凌厉，赵子原节节倒退。

甄定远冷喝道：

“小子，你纳命吧！”

一剑当胸刺出，宛如毒蛇出洞，剑至中途，倏地化为纵击劈砸，去势之疾，直若排出倒海，一刹时，赵子原额上汗珠陡现，他可不敢以剑硬架，生怕兵刃在对方锋锐的气势下被磕飞。

赵子原情知自己或生或死，全在此一举是否得宜，蹬，蹬，蹬，他一连倒退三步，然后迎剑封上。

两剑三度相交，并没有如他预料被磕飞兵刃，反而被甄定远剑身所发出的古怪劲道所吸住，身躯不由自主向前倾踏了两步。

甄定远的一剑乃是横交胸前，锋口向外，只要赵子原再被吸前一步，他的颈子便有被对方剑口割断的危险！

就在赵子原勉力持撑之际，内圈中突又闪进一条灰影，苏继飞与防守禁卫圈的女婢眼快，早已围了上来。

那人“嘿”地冷笑一声，双掌疾抡，举手投足间，击倒了三名宫装女婢。

来人的企图非常明显，他乃是要趁着大家忙于战事，无法分神时，闯进内圈，阴谋不利于香川圣女。苏继飞有鉴于此，奋不顾身扑上，他身手本自不弱，又加上这一舍命相缠，那人一时竟无法闯得过去。

蓦地那人双掌分自不同的角度攻出，带起一股锐劲暴响，苏继飞全力挡了一卜，身躯一阵摇晃，仰口喀出一口鲜血，往后倒退了几步。

那人觅得空隙，振身直向篷车掠去。

香川圣女美目一转，高声道：

“武大官人，你可是要先解决贱妾，之后再回地头去收拾甄定远么？”

语声甚是高扬，这时甄定远正运用深厚的内功，自剑上透出潜劲吸力，再过顷刻便可使赵子原颈断血流，一闻此言，心子不免一震，剑上力道亦因此缓了一缓，赵子原乘机撤剑避开，那突然出现之人正是武啸秋，他冷冷道：

“不错，又怎样？”

单掌抡起，正欲劈出，陡闻一道冰冷的语声道：

“姓武的，老夫保证你这个便宜是绝对捡不成了！”

第三十三章　青犀神兵

那语声响起总在十丈开外，却是字字清晰，宛如贴耳近语一般。

诸人循声望去，但见一道白影自旷野南面丛林中飞掠面至，瞬即逼到帐篷之前，速度之疾，即连星尺丸射亦不足以言其速。武啸秋神情一变，一掌急向香川圣女劈出，意图在那人赶到之前，一举将香川圣女格毙。

霎时一声锐响亮起，诸人眼前一花，只觉白影蒙蒙，光闪一掠而敛，方圆五丈内立见一片昏暗，砂石激射飞扬。

迨沙石尽没，香川圣女仍然好端端立在篷车上，但旁侧站立的苏继飞及宫装女婢，却已震惊得呆住了。

寻丈之外，一名面上蒙着白巾的白袍人，有似渊停岳峙般的倚立着，正自缓缓吁了一口气。武啸秋面色连变数变，戟指道：“你——你……”蒙面白袍人道；

“老夫司马道元，姓武的，你所带来包围在旷野四周的人手，十有八九都被老夫点了穴道，你的计划是落空了！”

武啸秋神色陡然变，怒道：

“你竟来架这根梁子，难道你不知香川圣女是谁么？”白袍人冷冷道：

“甭多说了，反正你那坐收渔利如意算盘，已经打得不响，依老夫之见，你还是立即退出的好。”

武啸秋怒极反笑道：“山不转路转，咱们迟早要再拼一次的，到时老夫倒要瞧瞧你有几条命，能不能活得过第三次——”

言罢一纵身，往北方矮林如飞驰去，瞬即消失在苍冥夜色中。这一切变化，委实太过出人意表，甄定远再也顾不得取赵子原性命，停下手来怔怔地望着白袍人。

白袍人道：

“姓甄的，你怎么说？”

甄定远何尝不知目下形势对自己极端不利，就是没有白袍人出现，此战仍然是败定了，他一言不发，仰天长啸一声，率同黑逵等人及银衣队残众离去，一忽里便走得杳然无踪。

苏继飞趋近香川圣女身侧，道：

“此战咱们终于获胜啦，甄走远与武啸秋倾众来犯，却失利而返，此事不出半月，定必传遍天下，一如圣女所愿，对他俩声望将会有很大的打击，正足以挫挫他们的盛气与势力。”

香川圣女轻吁一声道：

“这一仗却是赢得甚为艰险，事先我未料及甄、武二人的潜在势力是如此庞大，才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我们还须多培植一些自己的班底势力，方足以与他们抗撷。”

苏继飞道：

“圣女天纵才智，复又长于韬略阵道之学，甄武二人纵然势力庞大，又何惧之有？”

香川圣女道：

“说实话，今夜之战，我虽能运用韬略布阵，却因双方实力悬殊，颇有力不从心之叹，若非那少年人及蒙巾白袍人及时出现，鹿死谁手，犹未可卜呢。”

美目一转，复道：
“ 咱们只顾说话，他们两人却早走了。 ”
苏继飞微愕，回首望去，果见场上已失去了赵子原和白袍人的踪影，他推度必是自己与香川圣女谈话时，悄悄离开了。苏继飞道：
“ 那白袍人面上虽则蒙了一条白巾，我却能认出他是何许人，他是谢…… ”
香川圣女打断道：“ 你不用多说，我知道了。 ”
这时，宫装女婢们正在忙着收拾战场，料理死伤同伴，以奇岚五义为首的一众白道高手，则纷纷上前与香川圣女寒喧致贺。旷野南面的平林中，赵子原和白袍人谢金印正面对着面，默默的伫立着。
良久，谢金印开口道：
“ 小伙，你想知晓那些白道好手，为何自愿前来为香川圣女效力么？现在你当可明白这个答案了。 ”
赵子原微微一怔，视线投回旷场上面，四名宫装女婢从灯火通明的帐篷里，搬出两口黑色铁箱，苏继飞步上前去，将箱盖揭开，黝黑中陡然闪出五颜六色的彩光，便如繁星闪烁，耀眼生辉。那两口铁箱里，居然堆满了无数的明珠翡翠，金银珠宝，反射出五彩缤纷的光芒，看上都是极为珍贵的稀世宝物。谢金印喃喃道：
“ 香川圣女利用其先天的美色才智，再有无数的珠室财物代她使用，在武林中行事，真是无往不利了。 ”
赵子原心子一动，道：
“ 阁下的意思是：奇岚五义等一干正派侠士，竟是为珠宝重酬所动，才肯襄助圣女与甄定远作对的么？ ”
谢金印道：
“ 自然这是其中因素之一，你等着瞧就是了。 ”
只见彩光一敛，那奇岚五义阖上箱盖，将两口铁箱装到马背上，然后抱拳与香川圣女告别，偕同他们所带来的人手离去。赵子原收在眼里，胸臆忽然被一种难以言喻的迷惘与空虚所笼罩，他原本对奇岚五义抱着相当程度的好感，现在对他们的印象却已有了改变，心底仿佛失落了些什么似的……。
谢金印悠悠道：
“ 敢情你已对人性感到失望了，是么？其实在芸芸众生中，见到珠宝财物能不动心者几希？问题仅在于财物的得来是否正当罢了，像奇岚五义，他们与甄、武二人本来就处于正邪不两立的地位，从而助圣女却敌取得报酬，其动机固无可厚非，何况他们获得珠宝后，或去赈济贫民，或仗义疏财，那就更使人无法从旁疵议了…… ”
赵子原道：
“ 照阁下如此说，职业剑手若能多做善事，其行径岂不是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
谢金印双目中掠过一抹古怪的异彩，支吾道：
“ 是非自有定论，咱们话题扯得太远了。 ”
说着微喟一声，赵子原下意识的觉得，对方一声轻叹之中，似乎包含了无尽的感触及辛酸，不禁奇怪的盯着他。
谢金印遥望远方，道：
“ 香川圣女一行人也要走了，她们飘泊四方，以营帐为家，倒不知那里

才是她们的投止？”

赵子原道：

“会不会是燕宫？前此小可曾听甄定远说过，那些宫装少女都是来自燕宫的婢女——”

谢金印沉吟不语，似已陷入了沉思之中。

赵子原视线始终未尝离开旷野，只见黎馨伴同香川圣女袅袅登上篷车里厢，苏继飞也早已坐上车台，一扬马鞭，篷车如飞驰去。

直到此刻，宫装女婢们才开始动手收拾帐幕卧具，须臾，北方矮林中又驶出了五辆体积较小的双头马车，众女分别登上车厢，遥遥跟住香川圣女所乘的那辆篷车，鱼贯疾驰。

赵子原睹状暗忖：

“原来香川圣女的座车后面，又有女婢们所乘的五辆马车相随，估计篷车与后边那五辆马车间的距离，大约有二十丈远近，怪不得以前我只是都见到那辆篷车而已，常人不明就里，就要误以为圣女是轻车单人，在江湖中行走了。”

谢金印的语声打断了他的沉恩：

“战事已了，你可以将剑子还与老夫了。”

赵子原如梦初醒，缓缓将手上那柄系着黄色剑穗的长剑递过去。

谢金印道：

“你已练成扶风三式，往后在江湖中行走，便不可无兵器，你还是自己到铁匠铺去打造一只吧。”

他收剑入匣，转身大步奔去，赵子原目送他的背影渐去渐远，不知怎的，却有一种怅惘情绪，随即亦自离开当地，朝不同的方向而行，一口气走到黎明时分，进入了一个镇集。

经过了一夜折腾，赵子原已是身心俱疲，遂找了一个客栈投宿，他足足憩息了一整日，傍晚时，向店小二打听了镇上铁匠铺的所在，一迳向街南走去。

他在那条街道上转了两圈，终于打到了那家铁匠铺，门面还算不小，赵子原身方踏入门内，店掌柜早已迎了上来。

那店掌柜是个体态龙钟的老人，陪笑道：

“客官可是要打造兵器么？”

赵子原暗道眼前这掌柜年纪虽已老迈，眼光却不含糊，一眼便看出自己乃是订制家伙而来，当下道：

“不错，在下想订造一只剑子。”

店掌柜眼睛一眨，道：

“巧得很，一月之前有一位客人向鄙店订造了一只宝剑，言明五日后来取，直到现在却始终未再见到那位客人驾临，这只宝剑便转让与你如何？否则重新打造一只，怕不要三五日的工夫。”赵子原心念微动，道：

“掌柜拿过来让我瞧瞧好么？如果合我使用，在下自会将它买下。”

店掌柜转身走进内房，不多时双手捧着一只长剑走了出来，赵子原接过手来，拔剑出鞘，立刻洒出一片银光。赵子原略一挥动，忍不住喝道：“好剑！好剑！”

望着店掌柜道：

“掌柜索价多少？”

店掌柜不假思索道：
“五百两银子。”
赵子原呆了一呆，那店掌柜开价委实高得惊人，他下意识摸了摸口袋，期期艾艾说道：
“上好的宝剑，只要十来两银子也就可以买得到了，你没有说错么？”
店掌柜冷冷道：
“这口剑和其他宝剑绝对不同，客官若是识货，便不会觉得太贵了。”
赵子原道：
“到底它好在哪里？”
那店掌似乎不料赵子原有此一问，一时答不上话，呐呐了半晌，始道：
“这个你自己瞧吧，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赵子原听对方言词支吾，心中不禁动了疑念，他仔细摩挲了手中的宝剑，只见剑身非铜非铁，泛出一种柔和的暗红色光芒，剑口倒不如何锋利，提在手上，较寻常宝剑犹要沉重许多。再一细看剑柄，被手指摩擦的痕迹十分显著，足见这口剑已有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历史，绝非是新近所打造。有了此一发现，赵子原忍不住问道：“方才掌柜说，这口剑是月前一个客人向贵店订造的，这话怕不可靠吧？依我瞧，此剑断然不是新货。”
那店掌柜嘻嘻一笑，道：
“不管新货旧货，反正我卖定了五百两银子，买不买随你……”赵子原哑然无语，暗道自己果然没有理由向人家追问这些，他想了一想，道：
“对不住，我出不起这个价钱，还是另外订制一口吧。”店掌柜眼看不能成交，忙道：
“客官你莫要动火，咱开店的，有时为了买卖，不得不撒点小谎，你是明眼人，这口剑的确不是新货，更不是敝店所打造——”轻咳一声，侃侃续道：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月前，有一个中年壮土从京城流落到本镇，盘缠在路上都用光了，他在镇上积欠了客店不少酒钱房钱，那壮士又身无长物，仅随身带了这口宝剑，店家遂介绍他拿剑到鄙店典当几个银两，言明一月之后赎回……”
赵子原道：
“那人将宝剑典了多少？”
店掌柜道：
“二十两银子。”
赵子原勃然大怒道：
“那人既然只典当了二十两银子，现在你却要卖五百两，一下子涨了二十倍有奇，你莫非以为它奇货可居么？”
店掌柜缓缓道：
“客官说得不错，我正是以为它奇货可居，才会涨到这个价钱。”
赵子原道：
“你倒说说理由何在？”
店掌柜道：
“前天晚上，有两个奇装异服的汉子，也是到鄙店来订制兵刃，不期见到这把剑子，其中一人大喜过望，立刻要出价五百两买下，袋里的钱却是不敷上数，另一个似乎却恃强劫夺的念头，为他的同伴所阻止，并警告他不得

惹事，以免惊动了其他武林人物……”

赵子原心中觉得奇怪，暗暗猜测店掌柜口中所述，这两名奇服汉子的来历，只听店掌柜续道：

“那两人当时便决定，两天后再来买下这口剑，到眼下却未见返来，这两天来，客官是第一个上门的生意，我情知此剑必非凡品，是以向你索价五百两，反正只要此剑卖得出去，卖给谁都无所谓，呵呵，你说是么？”

赵子原心底涌起了一种厌恶的感觉，心想对方到底是个市侩商人，几事只讲求一个”利”字，丝毫不重信义，但他尽管厌恶，却因自己本非宝剑的主人，自然不便加以干涉。

赵子原道：

“此剑主人言明赎回的期限是何日？”

店掌柜道：“以一个月为期，今天便是最后一日。”

忽然之间，街道上传来得得马蹄声音，逐渐来到近前，二名骑士勒马在铁匠铺门前——

店掌柜霍然色变，颤声道：

“他……他们两人来了，抱歉，抱歉，这把剑可不能卖你啦……”

伸手便要拿回赵子原手上的宝剑，赵子原有意无意的缩手，店掌柜拿了个空，不觉急得满头大汗。

那两名骑士跃下马背，齐步跨进，赵子原凝目一瞧，见来者披发左衽，装束果然古怪异常，但面孔却颇为熟稔。

那两人跨入店面后，见到面前侧立着一名少年，手上持着那口宝剑，店掌柜却在一旁急得不住搓手，登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右边一人犹未及瞧清赵子原面庞，猛地伸掌一拍柜台，木板立刻裂下一块，大吼道：

“掌柜的！你这鸟店不想开了，竟敢食言把那口宝剑卖与旁人么？老子火起来，马上把这店给砸了。”

他破口大骂，说的汉语并不纯正，显得有些荒腔走调。店掌柜惊得面上青一阵，白一阵，直朝两人打躬作揖，半晌不能成声。

另一名身材较为瘦小的汉子道：

“你稍安毋躁行么？待我来处理便了。”

转首朝赵子原道：

“这位小哥，咱们——”

语声戛然顿住，直到此刻他才看清赵子原的脸孔，立时为之怔了一怔，下面的话再也说不出口。赵子原含笑道：“暖兔、烘兔，咱们久违了。”

“在下正要反问两位这一句话呢，那天我无意听到你们的谈话，得知你等乃是来自长城以外……”那烘兔喝道：“住口——”赵子原面如洋洋自若，道：

“瞧两位如此模样，只怕是潜行入关的吧，尔等既然不要我说，我不张扬出去便是。”

烘兔神色一沉，似乎就要发作，暖兔连忙朝他打了个眼色，伸手入怀掏出一包沉甸甸的银子，置在柜台上，说道：

“这是五百两银子，掌柜的，你把剑交给咱们吧——”店掌柜双目直瞪住那白花花的银子，瞧得眼睛都发直了，他摸了摸头，涎着脸向赵子原道：“客官你委屈一点，实在是他们两位已经先买下了。”赵子原道：

“既是如此，你将这柄剑拿去罢，宝剑虽然难求，我还不想据为己有呢。”

店掌柜大喜道：

“客官好爽快，我这里先谢了。”走上前来便要拿剑，孰知他使尽了吃乳力气，那把剑却仍在赵子原手中，他竟无法拿得动那剑。

店掌柜汗流浃背，道：

“客官是存心戏弄于我么？”

赵子原淡淡道：

“我是没有问题的，只怕剑子的主人不答应。”

霎时两名异服汉子的脸色全都沉了下来，店掌柜嗫嚅道：“宝剑的主人？他……”

赵子原截口道：

“今天是宝剑主人赎回此剑的最后一日，期限尚未过去，你怎可贪图钱财，任意转售于他人了？”

店掌柜一时为之语结，烘兔冷笑道：

“店掌柜卖剑，咱们买剑，小子你凭什么插进来管这档子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两名异服汉子双目闪动，猛一扬掌，双双向赵子原攻将过来。赵子原只觉对方掌力重如山岳，那掌力未至，自掌上透出的内家真力已然压体欲裂，他暗暗吃惊，这暖兔、烘兔显然都怀有一身出奇的功力，赵子原空出的左手一挥，一连架了三掌，竟被逼得退了三步。

他心中骇讶万状，忖道：

“这两人武功之高，绝不在那大漠怪汉狄一飞之下，而且他俩与狄一飞的武功，似乎都属于同一路数，他们之上，必然还有师长，依此道来，大漠里居然存在着一个不知名的绝代高手了？”他愈想愈感心寒，掌影翻飞，匆匆已过了七招，赵子原只是不住倒退，终于被逼到墙角，再无后退的余地。

赵子原退无可退，右手持剑顺势推出，但闻“呛”一声脆响，剑星漫天飞洒，一股杀气直逼出去。

他为求自保，下意识里使出一式“下津风寒”，这一剑去势当真是迅如电掣，声若雷霆，威势之猛，直可震人心魄。

刹时之间，两名异服汉子面目失色，暖兔高声道：

“烘兔！斗转参横！”

喝声中，身子已然腾空跃起，双掌居胸暴吐，直劈而下，几乎在同一时刻，烘兔亦自弹起半空，刹时暖兔与烘兔二人交相掠过，身形擦开后，又化作两道弧形一左一右夹攻了过来。

赵子原万万料不到对方二人在自己使出“扶风剑式”之际，非但不退，犹能出掌反攻，他知道那暖兔、烘兔二人配合交击的这一招“斗转参横”，乃是掌法中绝顶的功夫，昔日那漠北怪客狄一飞，在太昭堡前对抗少林觉海神僧时，便单独用过此招，眼下由两名高手配合使出，又自有另一番气势。

一忽里，暖兔、烘兔掌势连劈带切，已各自击出十余掌之多，赵子原当机立断，足步微错，疾向左一个斜身，剑招一变，亦同时出了三剑！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呜”“呜”尖啸之声陡然亮起，剑光一盛一敛，赵子原一连向右方冲出几步，正好站立在大门当口，反观暖兔及烘兔亦齐地落下地来，他们两人的衣袂均已被剑尖划破了一道裂痕！

暖兔冷冷道：

“好剑法！”
烘兔面上寒如冰雪，瞥了赵子原一眼，道：
“他——他在咱们左右交击之下，居然没有事么？”
暖兔道：
“不会没有事的，几时听说过有谁能在咱们‘斗转参横’这一招下，全身而退？”
一言甫毕，只见赵子原身躯一幌，张口吐出一道血箭！
那店掌柜早已吓得脸无人色，颤声道：
“三位……英……英雄，请到外面去-…”他口上说着，身子却早已躲到柜台下面去了，再也不敢探头出来。
烘兔阴笑道：
“小子，你已探知了咱们的秘密，又逞强来管这码事，今日你休想生离此地了！”赵子原一面运气调息，缓缓道：“凭你们两人，办得到么？”
烘兔尚未回腔，门外已有人接口道：
“这位小哥说得不错，他虽然受了点内伤，但以他的剑上造诣来看，你们这两个鞑子要取他性命，依旧办不到的。”话声低沉而清晰，声音入耳，一条人影自赵子原身侧一闪而进，以暖兔、烘兔的眼力，甚至连来者的身影都未瞧清，那人已端端立在铺面中，那悠闲的举止态度，竟像是他原来就站在这铺子里面似的。
六道目光齐地落到身上，那人中等年纪，身着一袭劲装短打，体型甚是昂藏粗旷，便像是一尊铁塔般停立在三人中间。烘兔一瞧见此人，脸上登时露出喜色，道：
“狄大哥，你来得正好……”
那中年魁梧汉子沉声道：
“谁是你的狄大哥？”
那暖兔及烘兔闻言，似乎大大怔了一怔，烘兔满脸不解道：“狄大哥，你不认得咱们了么？我是烘兔，他是暖兔，你莫非……”
那中年魁梧汉子冷冷打断道：
“什么死兔、活兔，我一概不知，你们两人信口不知所云，如此纠缠下去，岂不永远也没个完。”暖兔神色阴晴不定，道：“那么你……”中年汉子道：
“我便是这口宝剑的主人，今日特地来赎回此剑，尔等还不快走！”暖兔及烘兔二人面面相觑，良久作声不得，烘兔还待争辩，他的同伴暖兔却将手一挥，率先退出店铺。
烘兔略一踌躇，终于狠狠地顿了顿足，跟在暖兔后边匆匆离去。
中年魁梧汉子徐徐转身过来，赵子原与他打个正照面，发见此人面上死灰，平板而毫无表情，显是带上了人皮面具。赵子原心中冷笑道：
“狄一飞！狄一飞！你虽然穿了汉人衣服，面上又带了人皮面具，但你那独有而异于常人的声音体态，又怎能瞒得过我的耳目？”中年魁梧汉子注视了赵子原好一会，道：
“小哥剑法通神，好教咱家佩服——”
赵子原道：
“阁下谬赞了。”
魁梧汉子自镖袋里取出两只元宝，偏首道：

“掌柜的，这是二十银子，连同那两个靴子留下的五百两银子，够赎回我的宝剑了吧？”

店掌柜巍颤颤地从柜台下站将起来，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中年魁梧汉子许久，结结巴巴地道：

“但是你……贵客好像不是一个月前，拿剑前来质押的那个人……”

魁梧汉子双目一棱，寒芒毕露，店掌柜不由自主打了个寒颤，连语声都在喉咙里咽住了。

魁梧汉子冷冷道：

“敢情你掌柜是人老眼花了，我若不是宝剑的主人，谁是呢？”店掌柜再不敢与他的视线接触，道：

“是是是，方才我没有看清楚，那口剑正是你拿来质押的，你正是一月前从京城来到本镇的那位壮士，宝剑在那小客官的手中，你尽管取去吧。”

魁梧汉子转向赵子原道：

“小哥，你怎么说？”

赵子原心中犯疑，却并不形诸于色，道：

“剑既为阁下所有，正当原壁归还。”

当下将手中宝剑递与魁梧汉子，后者接过剑子，喜道：

“小哥真快人也，若非这把剑子关系重大，便是送与小哥也无所谓，……”

赵子原皱眉道：“阁下可知晓此剑的来历么？”魁梧汉子道：

“据我所知，此剑名唤‘青犀’，是前朝名匠铁筷子所铸神兵，其利能斩金切玉，削发裂丝，本为中州一剑乔如山所保有，乔如山死后，辗转失落江湖，其后始为我在北京城里无意购得。”

他说到最后几句，不免支吾其词，赵子原何尝不知他在撒谎，心里暗自冷笑，却不出言说破。

魁梧汉子续道：

“江湖中还有个传说，这‘青犀神兵’是柄不祥之物，它的持有者曾先后莫名其妙的暴卒，连前一个主人乔如山，亦不能免于此一命运，惨遭职业剑手谢金印杀于翠湖舟船上，这亦是我不好将青犀宝剑转赠与你的原因。”

赵子原身躯仿佛被什么重物击了一下，猛可震一大震，脑际里仅是回荡着“乔如山”“谢金印”几个字，下面的话如何，再也听不进一言半句。

那魁梧汉子并没有留意到赵子原神色的变化，他道了声“冉见”提着宝剑，大踏步走了。

魁梧汉子一出门，站在柜台后面的店掌柜，脸上突然掠过一种难以形容的奇异神色，嘴角也牵动着一种神秘的笑容。赵子原道：“店掌柜……”

话音戛然而止，敢情他一回头，瞥见这铁匠铺的掌柜身上的龙钟之态忽然已荡然无存。

这掌柜似乎有所警觉，一哈腰，马上又恢复了龙钟老态。

他轻咳一声，道：“客官还有何见教？”赵子原不动声色，道：

“没事，没事，在下走了。”

转身大步而去，离开铁匠铺时，他忍不住思潮翻涌，默默自问道：

“看不出这店掌柜的还是个问题人物，错非最后他在无意里露出了破绽，连我都要被他蒙混了过去——”

转念又忖：

“那魁梧汉子必是狄一飞，绝无疑问的了，然则这掌柜老头又是何人？他如此装做，又为了什么？”

尽管他搜遍枯肠，亦无法求得答案，只得暂时不去想它，他跨过横街，走进了对面一家酒楼。

这家酒楼地方不算大，只容下五六张小方桌儿，赵子原自到一角坐下，向店伙吩咐了酒菜。

伙计刚把热腾腾的酒菜端来，门帘一掀，蹬蹬又跨进三个人来，赵子原抬目望去，只走在最前面的是个五旬左右的老者，双眉斜飞，堂堂一个国字脸，不怒自威，举止风度亦十分不凡。

他身上芽着的，不过是件普通的大呢长褂，但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却非任何锦衣华服的达官富豪所能及。

赵子原只瞧了一眼，便已知晓那老者必非凡人，心子不觉微微一动。

他暗暗忖道：

“此人举止行态间，威仪过人，身份显然极高，怎会来到这小店买醉？……”

那者身后跟着两名壮汉，意态颇为恭谨。赵子原瞧见他们两人模样，益发证实心中所想。

三人落座后，店伙上来招呼，右边一名壮汉开始点菜，他一连点了十几样菜名，都是十分稀贵之物，那老者摆手阻止，低声道：

“去年大旱，关东粒米未收，百姓生活都过的十分清苦，我们怎可这般奢侈浪费？”那壮汉应了一声“是”，遂自点了数样小菜，老者微笑道：

“不妨叫一盅酒来吧，喝一点老酒也好暖暖身子，但不可喝得太多，免得误了正事。”

两名壮汉齐应一声，那店伙待他们将酒菜叫完，忙着张罗去了。

右边一名壮汉压低嗓子道：

“今晨泾阳张太守传报，近几日道上风声不太好，盗贼顽民且不去说它，据密报，漠北土蛮可汗也派遣了几个身怀武功的鞑子，欲图不利于首辅，若密报属实，首辅便不得不严加注意了。”

老者冷冷一哼，默然无语，那壮汉续道：

“此番首辅微服出巡到边地，邀天之幸，一路上未发生任问意外，但那几个关外高手若得知首辅行踪，风险便要加大了，依小将之意，咱们不如就此折回，取道华阴，折回京师如何？”

老者冷冷道：

“卓清你身为朝廷命将，怎地如此怕事？”

那壮汉面有赧色道：

“小将之命固不足惜，而首辅一身系举国安危，设若万一有所差错，国事将如何以堪？万民的忧患与不幸又当如何？伏愿……”

老者摇摇头，道：“我意已决，你勿庸多言了。”

第三十四章　岂忍君死

这时酒店足音响处，又连袂走进来两人，老者与壮汉俱都警觉的中止了谈话。

他们的嗓音虽然压得很低，赵子原因曾运功留意倾听，是以字字入耳，十分清晰，激动地对自己默默呼道：

“首辅？原来这老人家便是朝廷首辅张居正，难怪气度会如此超卓不群了。”

赵子原乍一听到那壮汉卓清呼出“首辅”二个字，心中已料定旁座那气宇不凡的老人，必是本朝首辅张居正无疑，忍不住对那老人多看了两眼。

这会子，那老者忽然双目一睁，向赵子原这边瞧来，四目交投之下，赵子原只觉对方目光如炬，凛然不可逼视，不由自主将视线移了开去。

那被称做“卓清”的壮汉低呼道：

“首辅，你千金之躯……”

那老者低叱道：

“住口！”

壮汉卓清噤声不语，那老者眼瞳流动，瞥了最后走进来的两人一眼，赵子原下意识循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那两人一身奇装异服，赫然是方才在铁匠铺里，才与赵子原照过面的暖兔与烘兔！

老者压沉嗓子道：

“大庭广众之间，你还是避一避讳，甭再叫老夫首辅行么？你瞧那是谁来了？”

卓清与他身旁的另一名壮汉双目一转，亦自瞧见了披发左衽的暖兔、烘兔，卓清面色一变，道：

“点子到了，这两个鞑子定是来自关外，待小将去会他们一会霍然长身立起，便要往暖兔及烘兔落座之处步去，那老者忙伸手扯住了他的衣袖，道：

“卓清，莫要轻举妄动！”

卓清满脸忿然，道：

“鞑子们竟敢明目张胆踩上咱们来了，不给他们点颜色看、还以为中原无人哩……”

老人摇首道：

“正因为他们敢在此地现身，老夫算定他们必然有所仗恃，你且忍住性子，等着瞧他们下一步行动如何？”

卓清愤忿地瞪了暖兔及烘兔一眼，重新落座。

赵子原睹状暗忖，这张居正身为一朝首辅，掌理天下庶务，论其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见解果然超人一等，单就这临事冷静的功夫，已非常人所能及了。

但听坐在墙角的烘兔哂然冷笑一声，道：

“暖兔，这酒肆里的气氛有点不对，似乎有人看咱们看不过眼呢。”

暖兔道：

“快要去见阎王爷的人，你和他们计较什么？嘿嘿……”冷笑声中，伸手一拍桌面，三付碗筷酒杯被震得跳到半空，落下时竟已陷入桌面寸余，卓清与另一名大汉不禁相顾骇然。卓清低声道：

“这两个鞑子分明身怀武功，极有可能是土蛮可汗派遣入关，欲谋不利

于首辅，待小将去通知章太守，着他多派几名侍卫过来，免有失误。”
老者道：
“不用多事了，依老夫瞧，他们有意露出这一手，显然另有其他用意，否则早就下手了。”
卓清闻言不再说话，老者复道：
“咱们走吧。”
说着长身立起，引先而行，卓清随手丢下一块银子在桌上，另一名大汉簇拥着在后面，掀帘出店而去。
暖兔、烘兔相互打了个眼色，亦自举步随上，经过赵子原座旁时，有意无意地瞅了赵子原一下。
赵子原心念微动，暗道：
“张首辅说得不错，那暖兔、烘兔来意不明，如果他们欲图谋刺首辅，何以又要显露这一手武功，故意引人注目，其中不无文章，我且跟上去瞧个究竟……”
想到此处，遂匆匆付过账，出得酒肆，见那老者张居正与两名大汉，已跨上座骑，往街头风驰而去。
暖兔及烘兔望着马蹄绝尘而去，似乎并不急于追赶，少时纵身上马，一夹马腹，驰向相反的方向。
赵子原原以为暖兔、烘兔是要追踪张居正，但目下一伙往东，另一伙往西，又与自己所料大相径庭，不禁怔了一怔。
他心念电转，情知暖兔兄弟二人所以不缀住张居正，这样做必有理由，说不定他们早已算定了张居正一行人所必经的道路，预先在道上埋伏了什么，一念及此，再不逗留，匆匆往暖兔、烘兔所走的方向追去。
遥望暖兔等二人二骑业已奔出了一段长路，赵子原再也顾不得路上行人惊奇的眼光，展开轻功飞掠，出得镇集后，天渐渐黑了下来。
寂夜里，蹄音依稀可闻，健马奔驰虽疾，但赵子原身形却也毫不落慢，始终与前面二骑保持一定的距离。
足足奔驰了一个时辰之久，二人二骑忽在一堵院墙前停下，暖兔、烘兔踢蹬了下马，推门而入。
赵子原缀在后面，环目打量了四周一眼，只见这是一幢座落在荒野上的庄院，周遭包围着的尽是葱郁深邃的林木。
夜色如墨，西风呼啸，在赵子原眼中，这座巨大古旧的庭院分外显得阴黯冷森，萧杀与惧人！
赵子原默默对自己呼道：
“不人虎穴，焉得虎子。我既已跟到了这里，只有冒险进去探个究竟了。”
他振起双臂，飞鸟般掠过高墙，落足在一重广大的庭院。
甫一落下实地，赵子原立刻闪人浓密的花丛间，从枝叶疏梢处望去，第一眼瞧见的便是甄定远的脸庞！
这张阴森、惨淡，看无血色的脸庞，乍入赵子原的眼里，使他不由自主倒抽了一口寒气。甄定远劈面问道：
“消息如何？”
暖兔、烘兔双双立在甄定远面前，暖兔道：
“正点儿已在咱们眼睛监视之下，适才咱哥儿俩还在酒肆中和张居正朝过面，无疑的，他今夜定必是要下榻在泾阳章太守的府宅。”

烘兔道：
“ 咱探得此番张居正到边地出巡，有一名中原武林高手随行左右，负防护之责，咱哥儿不敢冒然行事，是以才决定将你老请了出来。 ”
甄定远皱眉问道：“ 那武林高手是谁？ ” 烘兔道：
“ 此人乃是山西白石山庄庄主沈治章，这沈庄主功力虽不见得如何高强，但一生慷慨任侠，在武林中地位极高，他既然随同张居正出现于此，事情就不简单了，只怕有更多的中原好手，隐身在暗地里保护着张居正。 ”
甄定远俯首沉思了一会，道：
“ 你猜得不错，凭沈庄主的名望人缘，果然能够号召到许多江湖好手，做张居正那糟老头的护卫武师。 ”
赵子原闻言心子一动，暗忖：
“ 他们所提到的白石山庄沈庄主，不是顾迁武的女友沈浣青的父亲么？有他出面保护张首辅，难怪暖兔、烘兔不敢轻举妄动了。 ” 甄定远复道：
“ 职业剑手受雇是论件计酬的，酬金你带来了没有？ ” 暖兔、烘兔犹未回答，但闻一道粗大的嗓子接道：
“ 带来了，甄堡主请过目。 ”
话声中，一名粗犷的汉子从院内黑暗处走了出来，微弱的月色照在他那长满于思的脸上，赫然是那漠北怪客狄一飞！他手上持着一只长剑，来到三步前定身，须臾，蜿蜒的石路上又陆续步出了四名劲装汉子，分杠着两口沉甸甸的铁箱——狄一飞道：
“ 这口剑唤做‘ 青犀 ’，是前朝名匠铁筷子所打铸，今晚狄某才从镇上铁匠铺赚了过来，正好转赠与甄堡主。 ”
说着，缓缓将手中所捧的长剑递了过去。
甄定远按过宝剑，仔细摩挲了一番，动容道：
“ 果然是青犀神兵，它的前一个主人是中州一剑乔如山，乔如山遭谢金印杀害后，便辗转失落江湖，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 狄一飞不答，逞自指着那两口铁箱，道：
“ 铁箱里装有十万五千两银子，连同这口青犀神兵，便请甄堡主点收，事成后，再另行奉上同样数目的银两。 ”
甄定远视线扫过铁箱上面，道：
“ 宝剑及银两老夫都照收了，此事今夜必能办妥，而且不用老夫亲自动手…… ” 狄一飞呆了一呆，道：
“ 你——你不亲自动手？ ”
甄定远略一颔首，道：
“ 随我来—— ”
当先举步离开花亭，狄一飞及暖兔、烘兔稍事蜘蹰，亦随身跟上，一行人绕过曲仄的小径，走进前院大堂内。
待得那四名劲装汉子抬起铁箱离开，赵子原方欲振身缀上，突见一条黑影自左前方花丛间一闪而出！
抬着铁箱的四名大汉犹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只觉眼睛一花，一个体态龙钟的老人笑眯眯站在面前。
那老人笑道：
“ 四位难道不认得老夫么？ ”
右首一名汉子怔道：

“你是何许……何许人？……”

那老人道：

“四位不认识我，我却认得你们。”

那四名汉子相互打了个眼色，将肩上扛着的铁箱放下，四只手掌宛如毒蛇般伸出，击向老人的身躯。

他们四人竟然猝发毒手，欲一举置老人于死地，老人微微一笑，身子未见如何作势，竟从四掌交击中穿了出去。老人竟颇从容，续道：

“你等乃是来自水泊绿屋，这些数以万计的金银珠宝也都是从绿屋运出来的吧？真不知绿屋主人为何要资助狄一飞，买通职业剑手去谋刺张首辅……”

话未说完，那四名大汉露出满面惊恐之色，身形齐地虎扑而起，铁掌翻飞，左右齐出。

暗处的赵子原见那四名大汉身手矫健，掌力万钧，此刻居然同时出手来对付老人，实无异苍鹰搏免，孰料那老人目光一扫，竟在间不容发之际，戟指划空点穴，四名大汉发出一声闷哼，相继栽倒地上。

赵子原瞧得心惊不已，暗忖：

“这老人不就是镇上铁匠铺的店掌柜么？我的怀疑没有错，他果然是身怀绝世武功，却是深藏不露，装成老态龙钟的模样，混迹在市贾之间，只不知他如此做是为了什么？目下为何又突然在此地出现？”

那掌柜老头举手投足间，解决了四名大汉，随即将他们拉到花丛间，然后又将两口铁箱也藏了起来。

他自己甫藏好身子，那甄定远似已听到声响，又自前院走了回来，在石亭前顿了顿，喝问道：

“是谁？”

黑暗中没有应声，甄定远四下扫视了一眼，自言自语道：

“莫非是我听错了不成？……”

缓缓跨前一步，陡然一个斜身，右掌猛抬，往那店掌柜藏身的花丛推了过去，一刹间，花叶籁籁作响。

赵子原暗叹道：

“这头老狐狸，好灵敏的耳目！好深沉的心思！”

说时迟，那时快，甄定远一掌才出，花丛中急风骤响，数十道强劲的暗器风声，直袭甄定远。

一忽里但见漫天寒星闪烁，数十只种类不同的暗器在同一时间发出，手法之巧，劲道之强，俱可称得上江湖独步，甄定远功力虽高，心思虽密，却也冷不防会遭到这样的暗器奇袭，一掌去势不免微微一窒，纵身避了开去。

就在甄定远闪避暗器的刹那，一条黑影陡然冲天而起，疾逾掣电地跃上墙头，一掠即逝。

赵子原眼尖，已经瞧清那掠去的黑影便是那掌柜老头，他一手还抓着一口铁箱，这铁箱如此沉重，须要四人分抬，他竟两手抓了两口，神形还是如此轻灵神速，那等神力，那等轻功，当真令人咋舌。甄定远破口喝道：“不要走！”

他身子一振，掠上高墙，院外夜色苍茫，不见人影。赵子原瞧得目瞪口呆，心中不断自问：

“那店掌柜是谁，他到底是谁？”

直到此刻，狄一飞、暖兔、烘兔才闻声赶了过来，狄一飞目光一转，登时了然于胸，说道：“有人混了进来么？”甄定远皱眉道：“正是，那人身法好快，老夫居然拦他不住。”

狄一飞瞠目凉道：

“什么？他是什么人，居然在甄堡主面前说走就走，就连甄堡主也奈何他不得？……”

甄定远仰首沉吟，半晌不语。

这时暖兔、烘兔自花丛中，将那四个被点中穴道的大汉拖了出来，狄一飞神色又自一变。

他沉声道：

“这四人既然直挺挺地躺在此地，装满珠宝的铁箱只怕已失去了，是不是那人随身带走了？”

甄定远点点头，道：

“那人的身份，老夫已经想起来，那些银子纵然被他带走一时，却也不能永远被他带走的，老夫自有计较。”

语声一顿，复道：

“你听说过香川圣女这个人么？”狄一飞晶瞳一亮，道：“便是那以美色及财富惊动天下武林的神秘女子么？咱老狄若连有关圣女的轶故传闻都没有听过，岂非变成井底之蛙了，哈！哈！”

甄定远道：

“香川圣女倾城美色是天生的，咱们且不去说它，只是她财富珠宝的来源，颇费人猜疑，因为据老夫所知，她以前曾穷困潦倒到瓮餐不继的地步，如何一下便成了暴富？手头老是有用不完的金银珠宝？”

狄一飞道：

“关于这个，江湖中人言人殊，有的说她生长在巨富王候之家，有人说她发现某处藏宝的所在……”

甄定远摇首道：

“所以说传闻最容易失真，香川圣女财富不源，绝不是这样的！”

一旁的暖兔忍不住插口道：

“甄堡主的意思是说：那乘隙夺走两箱珠宝的人，与香川圣女有关么？”甄定远重重地一颔首，道：

“此事牵涉甚广，再说这些银两又是来自水泊绿屋，故此老夫亦不能轻下断言，反正我总要将它弄个水落石出，现在咱们办正事去吧——”

当下四人鱼贯离开庭院，走向前院去了。

半晌过后，赵子原才嘘了口气，自花丛中窜了出来，他一直耽心自己免不了会败露行藏，若在平时，他隐身近处，果然必瞒不过甄定远的耳目，但因后者思虑复杂，一时竞疏略了过去。

赵子原闪躲着身形，足不履地掠至前院，大堂中隐约传出人语之声，他一跃而上屋檐，一足倒挂檐角，屏息自窗口望人。

火光自窗口透了出来，一只大红烛台置于几上，几旁分坐着甄定远、狄一飞及暖兔、烘兔。狄一飞开口道：“甄堡主要等的人，还没有到么？”？

甄定远道：

“稍安毋躁，他会来的。”

狄一飞道：

“ 你老有此自信？ ”

甄定远道：“ 你知道这座宅院原来的主人么？ ”

狄一飞道：

“ 这座宅院废弃已久，它的主人莫非就是全家在翠湖被谢金印所杀害的司马道元？ ”甄定远道：“ 话虽说对了，但仍未有尽实。 ”狄一飞诧道：“ 此言怎讲？ ”

甄定远一字一字道：

“ 司马道元一门十八口，并非全都死去，那一晚在翠湖舟舫，谢金印的手脚做得并不干净，他的剑下曾经留下了活口！ ”窗外的赵子原闻言，心子不由震一大震，一时他脑海里立刻忆起了那传授他“ 扶风剑法 ”，自称“ 司马道元 ”的白袍人。狄一飞满露不能置信的神色，道：

“ 这——这恐怕不太可能吧？ ”

甄定远冷冷一笑，方待说话，陡闻一道“ 得 ”“ 得 ”马蹄身由远而近，间而夹杂着一两声马嘶。甄定远沉道：“ 司马道元的后人来了，你们且等着瞧—— ”

蹄声一顿，一人一骑出现在宅院大门当口。

那人一跃下马，迳自走近大厅，赵子原定睛一望，只见来者竟是他再也熟悉不过的少年顾迁武！

赵子原一颗心子险些跳出腔口，暗呼道：

“ 武迁武，司马道元的后人居然是顾迁武？……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了…… ”

顾迁武一眼望见大厅中坐着的四个人，似乎愕了一愕，沉声道：

“ 我爹爹在哪里？ ”

甄定远阴阴道：

“ 顾迁武，其实老夫应该称呼你做司马迁武吧，你隐去真姓，在太昭堡当银衣队长多年，直到最近你离开后，老夫才将你的底细盘出，嘿嘿，姓司马的小子，你的保密功夫也算得相当到家了。 ”顾迁武面色一变，道：“ 你问我爹到底是在哪里？ ”

甄定远道：

“ 令尊么？你马上就可以知晓了。 ”

顾迁武自怀中掏出一张写满黑字的白笺，扬了扬，说道：“ 这是家父着人传给我的书信，要我返回故园废宅与他会面，敢情这是你所设下的圈套？ ”甄定远道：“ 不错。 ”顾迁武惨然色变，道：

“ 依此道来，家父果然并未真的活在人世了，接到这封突如其来的书信时，我便有此怀疑，但还是忍不住赶了回来，结果还是走进了你的圈套。 ”

他目光落到手中那张信笺上面，接道：

“ 只是书信上的字，分明是他的笔迹啊，这又该如何解释 ”？窗外的赵子原暗暗不解，忖道：

“ 如果他生下来就未与他父亲见过面，又怎能认出笔迹的真像？真是连我都被搞糊涂了…… ”甄定远道：“ 你若能确定此信是令尊亲笔所书，那就不会错了。 ”

顾迁武道：

“ 我曾看过家父留下来他老人家生前所写的家训，字迹与此信完全一模一样，是错不了的。 ”甄定远阴笑道：

“很好，老夫不妨告诉你，令尊司马道元并没有死，日下他被老夫监押在太昭堡的黑牢里！”

赵子原听得清楚，再细瞧甄定远狡诈的神色，暗道：

“此言虽然惊人，只怕有诈。”

司马迁武却已激动得不暇多虑，狂吼一声，道：

“老匹夫！你接我一掌！”

一个箭步扑上，双掌暴起急拍而出。

他急怒之下，大失平日镇静功夫，掌上招式及所发内力亦不大如前，甄定远轻起一掌相迎，“呜”一声怪响，一股奇异无匹的旋力自中回荡而起，司马迁武脚步一跄，往后退开数步！甄定远嘴噙冷笑，道：

“你与老夫好好站住！莫不成不要你老爹的性命了。”他目光的的的瞪住他，司马迁武不禁有些发虚，双掌缓缓垂了下来。

司马迁武厉声道：

“你敢是欲以家父……以家父做为要胁——”

甄定远冷冷道：

“聪明得很，老夫正是要以你父亲的一命，要胁你去做一档子事——”

司马迁武闷声无语，却掩不住面上所透出的焦急悲愤之情。甄定远一字一字道：

“若要你老爹活着走出太昭堡黑牢，你得替老夫把交待的事好生办妥，否则，嘿嘿，你必须晓得后果有多严重了。”赵子原渐渐听出了一点眉目，心道：

“好恶毒的主意，看来司马迁武欲想摆脱甄定远的阴谋圈套，端的是难乎其难了……”司马迁武道：“你待怎地？”甄定远阴然道：

“老夫要你以一个人的性命，来掉换你父亲的性命！”司马迁武咬牙道：

“什么人的性命，你如果要我的一命，我给你便了！”甄定远狞笑道：

“谁要你的命，你那一命还不在老夫的眼中咧，此去东北数里可达泾阳城，城中心最大的府第便是章太守的居处，你去替老夫把一个人的项上人头取来——”

司马迁武牙齿咬得格格作响，道：

“你为什么要差使我干此事？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做？”狄一飞插口道：“这个我代堡主对你解答吧，那人有许多武林高手为他守卫，其中一名带头的，便是白石山庄庄主沈治章！”司马迁武脱口呼道：“沈老庄主？他——”

甄定远打断道：

“司马迁武你可是沈庄主未来的女婿呢，嘿嘿，老夫事先都已调查清楚了，凭你和沈治章的关系，很容易可以混进章太守的居处，要取那人的性命可说易如反掌……”

外面的赵子原只听得心惊不已，暗道：

“这甄定远行事，当真是千思万虑，无懈可击，他设下这种毒计，事先又计划得如此周详，迁武兄很难脱出他的掌心了。”司马迁武咬紧牙根，道：

“说吧，你要我取谁的项上人头？”

甄定远一字一字道：

“张居正。”

夜凉如水，赵子原悄悄从宅院里退了出来，在淡淡月光的照射下，他的脸色显得苍白而悲愤。

他算定司马迁武所必经之路，等候在道旁，俄顷，但闻蹄声得得，司马迁武已离开宅院，策马直奔过来。赵子原跃身道中，喊道：“ 顾兄，还认得小弟么？ ”

司马迁武怔了一怔，连忙勒住缰辔，半晌则声不得。赵子原道：

“ 现在我该改口称呼你做司马兄了，兄弟，你走的可是要到泾阳城的路呢—— ”

司马迁武神情微变，道：

“ 宅院内的一幕，都落在你眼里了？ ”

赵子原道：

“ 是瞧见了，司马兄，你带小弟一道上泾阳城去如何？ ” 司马迁武皱眉道：

“ 这档事由我一个人去办，兄弟你莫要置身在是非之中。 ” 赵子原道：

“ 我总觉得这完全是甄定远一手摆布的骗局，司马兄，你行事前仍须三思，不要着了对方的道儿。 ” 司马迁惨笑道：“ 事已如此，我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兄弟你若要阻挡我前行，咱们只得反目成仇了—— ”

赵子原何尝不知司马迁武内心的苦痛，他神情一黯，道：“ 小弟并未打算阻挡于你，相反的，我正想要与你同行。 ” 司马迁武道：

“ 然则你意待如何？ ”

赵子原道：

“ 张首辅身周高手如云，司马兄只身涉险，若有小弟同行，也好有个照应，再说我仍旧希望在最后一刻，劝得动你回心转意。 ” 司马迁武想了一想，道：

“ 好，你上马吧，不过我意已决，你若想劝我，那是白费工夫了。 ”

赵子原翻身上马，当下二人共乘一骑，沿着官道朝东北方疾驰，马行迅速，不消二个时辰，泾阳城遥遥在望。

进城后，两人立刻寻着了章太守的府第，但见四周人影幢幢，除了执戈的军士们来往巡梭外，还不时有人影忽闪忽没，防备果然十分森严。

司马迁武及赵子原将马匹藏好，硬着头皮步上前去，通过军士的盘问，找到了守护在府内的沈治章。

事态发展正如甄定远所料，司马迁武凭着他和沈庄主的特殊关系，伪称欲帮随沈庄主负起守卫之责，很顺利的混进了章太守的府第，随后又从沈治章的口中探出张居正下榻的房间。夜半，司马迁武与赵子原连袂直闯东院精舍，房中依稀仍有灯光，临到切近，只听一道清越的吟声传了过来：

“ ……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人南，故五月渡沪，深入不毛。…… ”

房中人所吟，正是诸葛孔明的“ 后出师表 ”，司马迁武及赵子原心子微微一颤，移身贴近墙边，伸出手指戳破窗纸，自孔中望进去，但见房中灯火通明，一人正襟危坐，在灯下棒书朗吟。

跳跃的火光照在他那不怒自威的国字脸上，正是今午赵子原在小镇酒肆里所见的沽酒老者，当今大明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展书续念：

“ 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 ”

当他念到“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述睹也。”慷慨激愤之情毕露，情绪也显得十分激愤。

一刹间，赵子原仿佛又见到了昔那鞠躬尽瘁，死于军中的诸葛丞相的影子，心中不觉一凛。

张居正吟罢，放下手中书本。自言自语道：

“我是早该归隐故里，安享天年了，但总不忍置阽危的国事于不顾，西戎北狄，如同豺狼贪而无厌，有我张居正一朝在朝，总不能教他们的阴谋得逞。”

陡闻一阵急促的步声响起，房门一开，一个儒袍老者慌慌张张的走了进来，他想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未及带冠，束发长垂及背。

张居正皱眉道：

“章太守，有什么事么？”

那身着儒服的章太守道：

“适才朝廷钦差大臣急传天子旨命，召首辅即刻兼程返京，若十日内未赶返京师，将交由大理院论罪……”张居正神颜霍地沉了下来，道：

“此番我微服出巡边地，兼筹战守，大事犹未办妥，怎地天子一纸手诏，又要把我召回京师了？”

章太守低声道：

“听说首辅离开京师后，几个与你有私怨的御史在天子前参奏了你一本，谓首辅来此，名为巡边，实则藉此游赏玩乐，搜敛钱财，天子大约是听信了他们的话，是以才下诏，命你返京。”张居正怒道：

“挟私怨而坏国事，岂是人臣所为？我早就料到此行必落此辈口实，天下事，唉……”

章太守叹口气，道：

“满朝小人，处处掣时，也难怪首辅牢骚满腹，其实自首辅主政后，力筹战守，综核名实，国势方始转危为安，但因雷厉风行的结果，行罪了不少人，此辈时时觅机对首辅施以报复，你返京后，还得小心应付为是。”

张居正废然一叹，道：

“谁叫我张居正深受国恩，既到今日，只有效诸葛武侯鞠躬致命，克尽臣节，一死以图报了。”

章太守又自唏嘘了一声，摇摇头，踏着沉重的步子，转身走了出去。

外头的赵子原只瞧得激动非常，足底下不自觉弄出了一点声响。

张居正仰首喝道：

“谁？”

“飕”“飕”二响，司马迁武与赵子原先后破窗而入，张居正但觉晶瞳一花，眼前已并肩立着两个神采飞扬的少年。

张居正定了定神，道：

“两位侠士夤夜至此，有何见教？”司马迁武沉道：

“取你的命——”

张居正双目一睁，射出两道精芒，直盯住司马迁武，一时司马迁武只觉得他目光如炬，凛然不可逼视，不由自主垂下了头。张居正缓缓道：

“你此来为的是要取老夫一命么？”司马迁武道：

“正是。”

张居正道：

“你等可是土蛮可汗派遣而来？”

司马迁武一怔道：

“多问何益，张首辅，我可要动手了！”

“呛”一响，他已抽出了随身所带的兵刃，一股寒气弥漫四周。张居正神色洋洋不变，喃喃道：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我张居正迟早要死于朝廷小人之手，今日就是死在你的剑下也是一样，你要取我的性命，尽管来吧！”

司马迁武踌躇半晌，手上长剑缓缓举起。

赵子原心中紧张，暗暗伸出一根手指，遥指司马迁武身上“玄机”大穴，只要司马迁武再进一步有任何动作，他这一指立刻会点下去——

他心中情理交战，默呼道：

“司马兄，你不要迫我下手……不要迫我对你下手……”张居正道：

“动手啊——”

然而司马迁武那一剑却迟迟没有劈下去，这刻他忽然瞥见了张居正眼中盈眶的泪珠，晶莹耀目。

一刹间，他只觉全身热血都涌了上来，叹道：

“罢了，子胥死而吴亡，武穆丧而宋夷，杀首辅一人，不啻杀大明布衣千万，我怎能糊涂至斯……”

一收剑，反身掠了出去。

赵子原松了口气，继续跟上，两人的身形宛若飞鱼一般掠起，在军士的惊喝声中，迅快地离开了章太守府第，消失在迷蒙的夜色里。

第三十五章　大义凛然

泾阳城外，司马迁武纵马狂奔，马蹄卷起了滚滚烟尘，夜风呼啸从他的头上吹过，把他的神智吹醒了一些，然而他的情绪始终没有完全平复下来。

他竟不等赵子原，尽自策马先走了。

赵子原展开轻功，跟随在马后，一壁喊道：

“司马兄，等我一等——”

司马迁武头也不回，厉声喝道：

“滚开！我不要有人在我的身旁！滚得远远的，愈远愈好。”赵子原足步稍缓，与马儿保持一段距离，远远在后面跟着，他情知司马迁武内心苦痛熬煎，理智尽失、又怎能忍心就此抛弃好友于不顾？

四更光景，司马迁武已回到了那座宅院，他策马直入大门，赵子原为了不败露行藏，再度从后院墙头绕了进去，找个隐密的地方藏将起来。

但见大厅中只剩下甄定远与狄一飞二人，暖兔、烘兔却不知到哪里去了，方桌上的大烛烧得只剩得一截儿。

司马迁武翻身下马，道：

“姓甄的，我回来缴令啦！”

甄定远眼帘一掀道：

“头颅呢？”

司马迁武伸手指了指自己的颈项，道：“头颅在此，你来拿吧！”

甄定远说道：

“怎么？你没有下手干掉张居正？”

司马迁武赤红着双目，道：

“张首辅乃国之干臣，我司马迁武宁做不孝之人，岂可自陷于不义，坏此神州长城？”暗处的赵子原闻此豪语，暗赞道：“好个司马迁武！好个司马迁武！”

一方面，他又为适才在章太守府里，自己的手指曾暗暗指向司马迁武的背后死穴而惭愧，他应该信得过司马迁武是不会干出这种事的啊！

甄定远阴恻恻地道：

“你不要你爹爹的命了么？”

司马迁武厉声道：

“姓甄的，你有种冲着我来便是了，家父与你无冤无仇……”甄定远一摆手，打断道：

“老夫早就料到你会虎头鼠尾，下不了手，故此命暖免、烘兔尾随你后，混进章太守府第，此刻他们大约就要把张居正的头缴来了吧——”

司马迁武道：“老贼，你——”他惊骇过甚，下面的话再也说不出口。

赵子原心口亦自震一大震，暗自懊悔不已，他到底经验不够，思虑不周，只顾防范司马迁武莽撞的行动，而未想及甄定远会有此一着，以致造成这致命的疏忽，真是棋差一步，全盘尽墨了。这会子，陡闻一道低沉的语声道：

“姓甄的，你奸猾一世，这回只怕老天偏偏不让你如意了！嘿，嘿。”

语声甫落，大厅中风声一荡，一条人影轻飘飘地闪了进来，赵子原凝目一望，却是那掌柜老头去而复返。狄一飞一怔，脱口道：“店掌柜是你？！”老头理都不理狄一飞，迳朝甄定远道：“你费尽心思，设下了这一个连环毒计，毒计之中，居然还另有毒计，可惜碰上了一个人，却也不免功败垂成。”

甄定远眼色阴晴不定，道：
“是你从中作梗么？”
那店掌柜吃吃笑道：
“我这糟老头哪有如此能耐？阁下派出的暖兔、烘兔未到泾阳城前，已叫一个自称‘司马道远’的给吓跑了，这可是我亲眼瞧见的呢……”
司马迁武身躯一颤，喃喃道：
“司马道元？司马道元？你没有说错么？”
店掌柜道：
“那人虽自称司马道元，我却可看出他是个冒牌货。”司马迁武愕道：
“老夫怎知他是假冒家父之名？”
店掌柜道：
“人死焉能复生，他不是冒牌货是什么？”
狄一飞冷笑道：
“糟老头你买卖不做，闯到此地胡说什么？老子先把你打发了再说。”
一抡双拳，笔直朝店掌柜捣至。
店掌柜连退三步，道：“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他退到第三步时定身而立，前胸陡然一挺，身上的龙钟老态亦随之一扫而空，只见他右手一翻，急如兀鹰，竟在三步之外回了一掌。
狄一飞道：
“看不出你倒是深藏不露啊。”
话声甫落，一掌已自翻起，内力有如汹涌翻腾的巨浪，一波一波密密逼向对方，那店掌柜的一手，居然再也推不出去。
店掌柜闷喝一声，双肩微晃，换了另一个方位，双掌同时交错抢起，呼呼连击数掌，一招之中，又连变数式，式式连连衔密，不让对方有丝毫喘气的机会，一直到他攻出了第十六式，狄一飞面色已然大骇。
狄一飞双拳左舒右封，待得拳风及体，猛可吐出内力。
两股力道一触，狄一飞只觉全身一阵巨震，跄踉倒退一步，他心中骇讶交集，料不到在他眼里的糟老头，会有这等精纯雄浑的内力，方才他是太过于轻敌了，以致吃了这个暗亏。
狄一飞怒喝道：
“老头子，你再试接这一掌！”
他脸上神情陡然变得十分凝重，全身骨节格格作响，掌心渐次泛成一种不正常的碧青颜色。一旁的司马迁武睹状，失声呼道：
“青纹掌？！……塞北青纹掌？……”
狄一飞冷冷一笑，一掌僵直不弯，望准掌柜直扑过去。
享柜老头大袖一拂，内家真力自袖底挥出，飕然一震后，狄一飞身躯忽地腾空而起，一掌劈下。
赵子原见状骇然不已，当日他曾亲见狄一飞发出这“青纹掌”，强如少林达摩院住持觉海神僧都奈何他不得，足见青纹掌威力之世，那店掌柜老头武功深浅未知，是否接得下这一掌尚成问题，赵子原不禁为他耽一百二十个心。
一忽里，掌柜老头猛一矮身，右掌一挥而起，手臂连颤四下，周遭空气登时发出一阵刺耳的呜呜声响，这是内家至刚真力从掌臂上逼出所特有的现象，店掌柜信手如此施展，显见内力已入登峰造极的化境了。

狄一飞下扑的身躯陡然一滞，又落回了原地。

他愣立了半晌，道：

“你……你到底是何许人？”店掌柜老头笑嘻嘻道：

“铁匠铺的掌柜老头啊，你不认得了么？今天下午你才从铺里拿走了那只‘青犀神兵’——”甄定远手上持着宝剑，一步跨将出来，道：

“这只‘青犀神兵’敢是你故意让狄一飞拿走的，你以宝剑为饵，为的要做好一笔更大的买卖，是也不是。”

“甄堡主可谓深知我心，哈哈，深知我心。”

甄定远道：

“你改变行藏，隐姓埋名，其中想必有阴谋。”

掌柜老头笑道：

“小意思，小意思，比起甄堡主正在进行的阴谋，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狄一飞在旁忍不住怒道：

“掌柜的，纵令你如何装作，今晚狄某定要把你的真实面目揭出……”

店掌柜接口道：

“说到装作，姓狄的你可是世上第一个会装作的人了，你分明帮着甄定远，却又在暗中和武啸秋勾结，你分明和武啸秋勾结，却又拿水泊绿屋的银子，买通甄定远去刺杀道辅，此中居心，真令人无从揣测了。”狄一飞面色一变，道：“别胡说！”

甄定远恍若未闻，缓缓道：

“这等事，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店掌柜道：

“咱们做买卖的，最最识相不过，事不干己，自然不予过问，我只不过顺便提一提而已，哈哈……”说到最后，一连干笑数声，便算带过。

呛地一声，甄定远亮出了手中宝剑，一股无形剑气自剑尖陈逼出去，刹时寒光大作。他一剑在手，便隐隐透出莫名的凌励煞气，流露出剑手持剑所特有的气势，令人不敢逼视。

大厅中的狄一飞及司马迁武都为他出剑的气势所迫，“蹬”“蹬”“蹬”，双双不知不觉倒退了三步——

即连厅外隐伏的赵子原，亦感觉到一阵寒气袭身，中夜寒意并不太重，他竟已冷得籁籁发抖。

只有掌柜老头似毫无感觉，若无其事地道：

“好宝剑！青犀神兵当真名不虚传。”

这当口，他竟出声赞起宝剑来，着实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甄定远哂道：“这把宝剑，你不要了么？”

店掌柜道：

“宝剑虽然难求，但有二万五千两银子交换也就够了，再说传言中‘青犀”还是柄不祥之物，它的持有者都先后莫名其妙的暴卒，甄大堡主，你使用这把宝剑，可得当心啊。”

甄定远并未动怒，道：

“那两铁箱的银子，果真被你乘隙盗窃去了。”

店掌柜既不承认，亦不否认，只是默默无语。

半晌，他轻咳道：

“两万五千两银子数目不小，但在水泊绿屋主儿的眼中，亦不过是九牛

一毛而已，何况银钱是身外之物，你们难道连这也看不开么？”

狄一飞惊道：

“你也知道那两箱银两来自水泊绿屋？”

店掌柜哈哈笑道：

“适才我不是说过了么？对与钱财有关的事，我一向最为关心，哈!哈！”

甄定远沉声道：

“那二万五千两银子，你是不是拿去接济了香川圣女？”店掌柜脸上首次变了变色，支吾道：

“甄堡主言所何指，恕我不懂。”

甄定远一字一字道：

“店掌柜你装疯卖傻装得够了，且接老夫一剑——”右腕一动，一弹长剑，陡然一剑破空刺出。

“呜”的一声怪响扬起，寒光霍霍绕着剑体回荡不止，案上蜡烛的火苗竟被剑气所罩，愈压愈低。

到最后。火苗压得只剩下黄豆般一了点大小，整座大厅顿形黑暗起来。

厅外的赵子原暗暗嘘了口冷气，忖道：

“这甄定远的剑上功夫的是惊人，单就这无形声势，便足以和白袍人分庭抗礼了。……”

店掌柜面色凝重，长吸一口真气，缓缓封出一掌。

甄定远走剑偏角，剑光一圈一卷，剑身抖颤不歇，居然突破对方单掌的封守，反挑而上。

突闻“呼”地一响，一道乌光自厅外直身而入，那乌光在半空中打了一转，宛若长了眼睛一般，迳射向甄定远手上的宝剑。甄定远是何等武学大家，乍见乌光袭至，健腕猛地一抖，剑尖一阵跳动，一刹间，乌光与剑身击实——

腾腾，甄定远往左退了两步，反观那道乌光已被他手上的剑子弹开，向右前方斜飞而去。

火苗升高，厅中又恢复了先时的光亮。

诸人瞪大了眼睛望去，但见右边墙壁上，笔直插着一只黑色的大板斧，斧口人壁三分，斧柄仍自巍颤不止！

司马迁武心子一颤，脱口道：

“鬼斧门！滇西鬼斧门！”

这五个字不啻一声暴雷，诸人俱面目失色，厅外的赵子原神经亦突然抽紧起来，他曾两度见过鬼斧门死尸那不可思议的奇门功夫，这黑色大板斧正是滇西鬼斧门最惹眼的独门标志！厅中登时洋溢着一种阴森肃杀的空气，赵子原的心情也越发显得沉重起来。

沉寂，宅院大门一条人影有若鬼魅般一闪，一个黑布蒙面，披着一身黑袍的人缓缓走了进来。

那人踏着沉重的步子，黑色的衣袖翻飞之间，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险恶恐怖的意味，令人为之不寒而栗！

赵子原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个，暗忖：

“是他？！此人不迟不早来到这里，今夜的事态只怕要变得愈发复杂了。”

掌柜老头干咳道：

“摩云手，是你来了么？”

他强作一笑，笑声中却带着几分勉强和不自然的味道：那黑衣蒙面人没有回应，慢慢地蹁到诸人面前。

甄定远眼角掠过一抹异样的神色，抱拳道：

“大帅别来无恙乎？”

黑衣人冷冷一哼，道：

“甄兄这几年来功夫真是一刻也没放下，方才那一式‘寒江垂钓’用到剑上，几乎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甄定远道：

“彼此，大帅那一招‘九鬼送斧’，还不是已臻得心应手、数里之外取人首级的造诣——”

话声微歇，复道：

“只不知大帅缘何要阻止我对这掌柜老头用剑？”

旁侧的司马迁武听甄定远口口声声称黑衣人为“大帅”，而那店掌柜却叫他做“摩云手”，不禁纳闷不解。

他并不知黑衣人一身拥有“摩云手”及“鬼斧大帅”两个头衔之事，否则也不会如此惊愕。黑衣人阴鸷的目光扫过店掌柜，道：“此人现在可不能让他死！”

店掌柜耸耸肩道：

“这倒奇了，难道我要死要活，还须你来做主不成？”黑衣人道：

“很不幸，情形正是如此，老夫不要你死，你自然就不能死。”店掌柜哈哈笑道：

“这是什么话？难道你不要我活，我也不能话下去么？摩云手，你也太狂了吧”

黑衣人阴笑一声，道：

“你口口声声称呼老夫做摩云手，到底有何根据？”

店掌柜不答，迳自喃喃道：

“灵武四爵、燕宫双后、摩云手……这些传说中的高人，想不到竟还是真有其人，阁下出现于此，不就是最好的证明？”黑衣人眼皮一睁，射出凶光杀气，道：

“你对老夫的事，所知还有多少？”店掌柜道：

“这就难说了，足下不是同时也在滇西当起鬼斧门的鬼斧大帅么？武林中使人谈及色变的两个名头，竟都集中在你一人身上，你一人居然具有摩云手及鬼斧大帅双重身份，几乎连我都难以相信呢。”

他吞了一口唾沫，又道：“大帅门下的死尸，没有随你同来么？”黑衣人道：

“待会儿你便晓得了……”

他身躯全然未见作势，竟已移到了墙前，伸手自墙壁上拔下那只黑色大板斧，放在掌心不住把玩着。

他的一举一动，一语一句，都隐隐透出难以言喻的诡异神秘气氛。

狄一飞跨前一步，抱拳道：

“在下狄一飞，久仰大帅神功……”黑衣人截口打断道：

“老夫听甄堡主提过你，只身夜闯少林，盗走断剑可是你的杰作？”

狄一飞点点头，脸上忍不住露出得意之色。

黑衣人转首望了司马迁武一眼，道：

“这小子是——”

甄定远道：

“他是司马道元的后人，嘿嘿，老夫特地找他来办点事情。”黑衣人“哦”了一声，眼瞳闪过一丝奇异的神色。

甄定远道：“大帅为何不让这掌柜老头到地府去会会阎王？”黑衣人道：

“只因老夫目下仍无法确定，他到底知道有多少秘密？你也许仍不晓得，哪一夜，这老头也是在场的目击者之一。”甄定远犹未开口，店掌柜却已先问道：“哪一夜？”

黑衣人一字一字道：

“你装的什么傻？那一夜你所目击的事，相隔二十年，你难道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店掌柜露出古怪的神容，道：

“忘不了忘不了……那些事在我的记忆中，仍好像是昨夜才发生一般，我怎会把它忘记……”

藏身于厅外的赵子原一听他们提到有关翠湖的掌故，心子不觉一紧，他凝望着这突然出现的黑衣人，心道：

“你竟也提到了翠湖，莫不成他也与翠湖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有所关联么？……”

一念及此，不觉又联想起日前曾听香川圣女谈及三名盖世高手围攻谢金印之事。

正自寻思间，忽然发现了一桩怪事——他偶尔转目一瞥，只见宅院后面的小路上，一辆灰色篷车直驰而来，那车马驰行，竟连一丁点声都没有发出。

赵子原藏身在屋檐上面，居高临下，是以能够瞧得一清二楚，反观厅中诸人仍自顾谈话，似乎并未察觉有篷车驰到宅院后面。他惊付道：

“这辆篷车适于此刻驰到此地，颇耐人寻味，只不知篷车的主人到底是香川圣女，亦或水泊绿屋的女娲？”

那香川圣女与女娲所乘的篷车完全一模一样，故此赵子原无法分得清楚。

坐在车头驾马之人头戴竹笠，肩上披着一件斗篷，面部为一斗笠罩去大半部，也无法瞧清是马骥或化名为马铮的苏继飞？这当口，那赶车人陡地抬起头来，远远向檐上的赵子原招了招手——

赵子原瞿然一惊，心知行藏已落在对方眼里，为了恐怕对方声张，只有怀着一颗忐忑之心，纵身朝后院窜去。

靠近篷车时，已可瞧清那赶车人乃是化名为马铮的苏继飞，那么车里所坐着的必是香川圣女无疑了。

赵子原心头微松，低道：

“苏大叔，是你来了？”

他知道苏继飞与师父乃是旧识，是以一见驾车者是这位，登时大为放心。

苏继飞神色颇为凝重，道：

“子原，你潜伏在这里有多久了？适才有无一个黑衣蒙面人走进大厅？……”

赵子原道：

“有啊，除开那黑衣人之外，还有一个铁匠铺的掌柜，甄定远及狄一飞

也在这里头呢。”

苏继飞道：

“铁匠铺的掌柜？是了，他已经进去了……”他沉默片刻，道：

“圣女要跟你谈几句话，你得照她的吩咐去做，省得么？”赵子原下意识道：

“省得。”

一道银铃般娇脆的女音自车厢内亮起：

“赵公子，你所练就的扶风剑式可是出自一个自称司马道元的白袍人所传授，昨日是他领你到帐篷外找我试剑的么？”赵子原不料她问出这道问题，呆了一呆，道：“不错。”那娇脆的声音道：

“这就是了，他也许想瞧我所研创的萍风拍到底是否能克制他的扶风剑法呢，不过他未亲自前来动手，倒颇出我所料。”声音像在自言自语，俄顷继道：

“眼下且不谈这个，请你立刻潜回宅院隐好身子，约莫经过半个时辰后，再找机会将我所交与你的一件物事投入大厅之中……”赵子原错愕道：

“什么物事？”

车帘微掀，一只象牙般的手臂徐徐伸将出来，那白如葱玉的五指提着一个白色包袱——

赵子原接过那白布包，惑道：

“将包袱丢入大厅里？这布包里所装何物，圣女缘何要我这样做？”

半晌没有应声，那只玉臂已自车帘外缩了回去。

苏继飞道：

“贤侄你甭用多问，只要照做不误，到时候自然会明白的。”言罢，一挥马鞭，篷车从赵子原的身旁如飞驰去……赵子原愣立当地良久，方始如梦初醒，望了望手上的白布包，只觉鼓涨涨的，他忽然有将包袱打开来瞧个究竟的冲动，但马上他又忍住这念头。纵回屋檐上，正断断续续听掌柜老头说道：

“……大好一张脸，硬用黑巾遮起来，别以为如此一来，我就认不出你了……”

黑衣人道：

“你能认得出老夫，真是你的不幸。”

掌柜老头道：

“是么？”

黑衣人冷哼道：

“老夫问你：当晚你在翠湖附近，有没有与丐帮布袋帮主龙华天碰过头？”

掌柜老头寻思片刻，道：“碰上了，你问这个则甚？”黑衣人不答，喃喃自语道：

“依此道来，那乞丐头儿自称到过翠湖居然属实了？那天我委实不该大意将他放过——”

许久未尝开口的司马迁武再也憋不住气，上前冲着掌柜老头一揖到地，沉痛的声音道：

“老夫所提到的翠湖巨变，关系小可家门一件惨案，可否请老夫将目击的经过情形说出？”

掌柜老头瞧他一眼，道：
“令尊便是司马道元？”
司马迁武点点头，道：
“家门十八人，是夜惨被职业剑手杀戮于画舫之上，仅家父与小可两人幸免于难……”
店掌柜正色道：“你错了！令尊在那一晚就已经死了！”司马迁武失声呐呐道：
“但……但是甄堡主说家父正被他囚在黑牢里，刚才他还以此胁迫我去刺杀张首辅……”
店掌柜冷笑道：“这正是姓甄的所玩弄的花招，他利用你亲情的弱点，随意撒了个谎，只要你受骗杀了张居正，天下人便只知是你司马迁武下的手，此事传开，势将引起公愤，到时姓甄的就要在一旁窃笑了。”甄定远面色一变，道：
“胡说，胡说。”
司马迁武若有所悟，旋道：
“老丈怎能确定家父已死？”
店掌柜道：“令尊名垂武林近三十载，武功虽高，却绝对无法在职业剑手谢金印的剑下逃过性命——”
他语声愈说愈沉，面色也愈发沉重：
“抑且据我所知，谢金印剑法最是干净利落，他未杀你，或许是一时突主不忍之心，有意替司马道元留下一个后嗣……”司马迁武嘶声道：
“我不相信你的话！职业剑手哪会存有人性？他不杀我，难道不怕日后寻他复仇？”
甄定远叱道：
“住口！你们老少两个业已离死不远，却一个劲儿在此穷呼瞎嚷什么？”
店掌柜漫不在乎道：“你们要听我说一桩故事么？”说到此地，目光有意无意在扫过大厅外边，似乎正有所期待，赵子原瞧在眼里，心念微动，忖道：
“莫非他等待的便是这白布包？”
当他再次转首之际，一桩怪事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只见宅院后边的小路上，此刻又自远处缓缓步来了两列宫装妃嫔打扮的女子，估计每行约莫有十人左右。
在两列宫装女子的后面，则由四个劲装大汉合力抬着一座雕龙镌凤，华丽之极的小轿——
说那乘轿子华丽真一点也不为过，轿身四周乃是以碧色琉璃珠串成，在月色照映下，闪烁着点点晶莹的光芒，两旁横过二只红漆木杆，轿顶上立着两只七彩的凤凰，凤身悉由玛瑙和金叶铸成。凤腹里则亮着一红灯，将凤身映得通明，仍有余光映到轿顶上面，轿身一动，彩凤便展动着长翼，点着头，远远望去，栩栩如生。轿子来到宅院后头停下，那些宫装女子似乎早已发觉潜身在屋檐上的人，为首一名伸手向赵子原一招，那意思仿佛是说：“你过来。”
赵子原心中吃了一惊，暗道：
“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不遑多想，将手上的白布包暂放在檐上，身子一振，展开轻功像只狸

猫般掠到轿子近前。那向他招手的嫔妃轻声道：“此地可是已故司马道元的宅第？”

赵子原漫口应道：

“是的”。

那嫔妃道：

“你藏身在这座废宅屋檐上做啥，喂，我问你，方才有无一个掌柜模样的老头及一个黑衣蒙面人走进此屋？”

她的问话竟与苏继飞所问如一辙，赵子原不由怔了一怔。赵子原道：

“先后是有这两个人走进去，缘何有此一问？”

那嫔妃微笑道：

“你先莫问，鄙宫主要对你说话。”

赵子原诧道：

“贵宫主？姑娘们来自问处？”

那嫔妃樱唇微启，吐出两个字：

“燕宫！”

燕宫！燕宫双后！这足以与摩云手及灵武四爵相提并论的几个字，有若一把巨钟，狠狠敲在赵子原的心上，在短短不到一个时辰里面，他居然三番两次碰到了武林中绘声绘影，传说得有如神仙人物，赵子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闻了。

抑有进者，那燕宫居处稳秘，鲜有人知其所在，与水泊绿屋二处，同被目为武林二大神秘地方，赵子原震惊之下，不免有些将信将疑。

那妃嫔似已瞧见赵子原脸上的吃惊神情，笑道：

“敢情你不相信小女子的话，这也难怪……”

语至中途，倏然顿住，那妃嫔垂手直立，露出倾听之状，赵子原情知轿中所坐之人，定以“传音入密”与她说话，故亦不加以打扰。须臾，那妃嫔启齿说道：

“鄙上要我转告相公，有一事相烦——”

赵子原道：

“但说无妨。”

那妃嫔娇躯微转，袅袅步至小轿前面，自轿中接过一个白色包袱在手上，又步回原地。

她低声道：

“刚刚贱妾所提到的二人，此刻想必置身厅中，有烦相公在半个时辰后，设法将这白布包掷进大厅，布包脱手后，最好立即一走了之，否则恐有不豫之祸临身……”

赵子原愣愣呆立着，宛若被人泼了一头雾水，只是望着布包出神。

那妃嫔愠道：

“相公怎么了？莫非连如此些许之劳，亦吝于答应么？”赵子原期期艾艾道：

“姑娘可知刚刚也有一人，交与在下一个包袱，她所托办之事与姑娘所言完全一样！”

那妃嫔似乎并不感到意外，她不假思索道：

“这个咱们已经知晓了，那人可是香川圣女？”赵子原瞠目道：

“原来——原来这是你们有计划而为……”

那妃嫔美颜一沉，道：

“ 真相未明之前，相公慎莫胡乱臆测。 ”

赵子原视线落在妃嫔身后那乘华丽的小轿，道：

“ 敢问轿中所坐之人，是否人称燕宫双后中的一位？ ”那妃惊颔首道：

“ 不是宫后还有谁？ ”

赵子原道：

“ 在下可否与贵上直接说几句话？ ”

那妃嫔道：

“ 不行。 ”

赵子原听她说行如斯斩钉截铁，不禁为之一怔，刹时一股羞辱之心自心底直涌而上，怒道：

“ 为何不行，莫非我不够资格与贵上说话么？ ”

那妃嫔默然不语，从她脸上的表情以观，分明是肯定了赵子原之语。

一忽里，赵子原只觉热血上冲，双足一提，往那座小轿直冲上去，他一心只想将轿帘掀开，直接与轿中人对谈，以挽回自己的屈辱，再也顾不得对方到底是何许人。

一个原本很理智，很冷静的人，在屡屡自我克制之下，竟然会盲目冲动起来，一旦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他便再也顾不到任何后果。

他犹未冲近小轿，人影闪动，两名宫装女子已拂袖挡身在他的面前。

那宫装女子身形之快，应变之速，已非江湖之一干高手所能望其项背。

右首一名宫装女子冷冷道：“ 相公自重。 ”赵子原生像被人泼了一头冷水，又恢复了先前的冷静，他一言不发，走回那妃嫔身侧，将包袱接过来，缓缓说道：“ 既是燕宫双后交托之事，在下自当照办。 ”

那妃嫔朝赵子原一福，道：

“ 想不到相公倒是爽快得紧，贱妾这里先替鄙上谢了。 ”说着双手一击，四个劲装汉子重将轿子抬起，往原路退了回去。

赵子原怀着异样的心情，目送数十名妃嫔拥簇着华丽的小轿渐渐远去，方始如释重负的吐了一口气。

第三十六章　翠湖旧事

月影偏西，寒蛰悲泣，夜色被一股森凉阴黯的气氛笼罩着。

抬轿已然去远，赵子原怔怔望着手上的白色包袱出神，只觉脑中思虑纷杂，有一种昏昏沉沉的感觉，但他仍旧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不断思索这一连串匪可思夷的遭遇，却始终整理不出一丁点头绪。

正自忖思间，突闻宅院后园响起了一阵足步声，赵子原意识到有人走到后院来了，此刻他立身的巷路，最易暴露目标，连忙闪身掠到石墙边侧，贴壁而立，那步音由远而近，自朦胧而清晰。

赵子原凝神谛听，察觉出足音甚是凌乱，而且轻重不一，显然有二人以上同时走了过来。

一个沙哑的嗓声从高墙后面飘至：

“ 老李，时候到了没有？ ”

另一道低沉有力的声音道：

“ 急什么？堡主是怎样吩咐的，你没听到么？他要咱们在半个时辰后才将这物事推出大厅去，迟上一刻或快一些都不行，否则，嘿嘿，小心你我的脑袋。 ”

那沙哑的嗓音道：

“ 喝，你要甭拿这话来唬我，不说别的，单就这一宗事儿，便够使人摸不着端倪了，真他妈的不晓得堡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那老李低叱道：“ 别乱嚷嚷了，留心声音太大传到前面厅中，堡主行事一向没岔儿，还有咱们操心的余地么？到时候尽管听命动手就是啦。 ”那沙哑的声音道：

“ 咱王山从来都是听你的，但目下你说这话，却不能令我信服。 ”

那老李道：“ 有话直说，别拉花门儿了。 ”那王山道：“ 你说堡主行事没岔儿，那么昨晚的事又该如何解释？咱太昭堡银衣队倾师而出，围歼香川圣女，却教几十个娘儿们打得兵败如山倒，吃了这个败仗，日后大昭堡这块金字招牌，在江湖上还能混得开么？ ”

那老李道：

“ 当时局面演变，实为意外，这是堡主过于低估圣女的实力，才会有此失着，此外武啸秋及那白袍人突然出现，亦是堡主始料所未及…… ”

语声微歇，复道：

“ 其实也难怪老弟你泄气，那姓武的和白袍人乃是武林天字号的人物，且撇开不谈，便是后来那姓赵的毛头小子仗剑闯入，都构成了咱们莫大的威胁，目睹他那一套神乎其明的剑法，才知道我们这几十年的功夫算是白练的了。 ”

那王山道：

“ 那小子的剑术果然霸道非常，老三、老六及老七都叫他给放倒了，依咱瞧，他的长剑路数似是…… ”

语犹未毕，突闻一道轻微的异响自近处亮起，那王山似乎有所警觉，立刻中止了话声。

玉山低喝道：

“ 谁？砌个万儿！ ”

一道娇脆的女子口音道：

“虎头抱四六，弓把儿，华字行的，线上的朋友听过么？”那王山呐呐道：“姑娘，你——”

那女子口音打断道：

“合字莫要呱呱噪叫，你们且躺下歇一歇吧！”

那王山来不及再发惊叫，但听得接连两道闷哼响处，接着又是砰砰二响，墙外的赵子原心知他们二人业已被摆平了。赵子原心中微凛，暗忖：

“这女子是谁？听她语声倒颇为娇柔，怎地却是满口黑话？”他满心惊讶，堪堪拔足跃过墙头，入眼处，一条窈窕黑色人影在天井中一闪而过，瞧那淡淡的一抹背影，分明是个女子。跃落实地，只见两个身着银色大氅的彪形大汉横躺在地上，早已吃吃人点上了哑穴。

赵子原立即就认出二人乃是太昭堡的银衣队员，只不知他俩躲藏在此计议些什么？那出手点倒这两人的女子又是谁？他来不及转念多想，纵身绕过天井，回到原来藏身的地方，刻前香川圣女所托交的包袱仍在原处。

眼下他手头已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白布包，而且都必须在同一时间将它掷进厅中，纵然他疑团满腹，却也不好背着人家打开包袱瞧个究竟。

从透着昏黄色灯光的窗隙望进去，那老态龙钟的掌柜老头首先映人赵子原的眼帘——

那店掌柜断续的声音道：

“……要等到真相大白，委实渺茫得紧，况且我这老头一大把年纪，还有多少年好活？你们知道老夫是当年目击者之一，想来亦不会让我安安静静度过余生……”

他说话时，眼睛眉毛都挤在一起，额上及眼角的皱纹条条可数，流露出一种难言的苍老意味。

甄定远冷笑道：

“你有此自知之明最好。”店掌柜默默忖思一下，视线落到司马迁武身上，道：“这少年乃司马道远之后，当年那一桩公案，他虽则浑然不晓，将来若与姓谢的敌对时，极有可能与你等站在同一阵线上，现在你可以先让他走吧？”

甄定远犹未作答，那黑衣人已自摇头道：

“不行。”

店掌柜道：

“谢金印有意替司马一门留下这个后人，难道你倒要赶尽杀绝么？”

黑衣人阴阴道：

“正因姓谢的是有意留下这个活口，老夫才要将他留下。”司马迁武插口道：

“未将事情始未弄个明白之前，区区亦决计不定，阁下大可放心。”

黑衣人嘿然冷笑一声，未尝置答。

店掌柜道：

“看来今夜尔等就不会放过我了，是也不是？”

甄定远道：

“嘿嘿，你自问能与咱们三人相抗么？”

店掌相哈哈大笑道：

“二十年前在翠湖堤岸，甄堡主当着谢金印面前，说的也正是这句话，想不到姓谢的倒还是个人物，当场就回敬了尊驾一句，你可还记得？”

甄定远道：

“你的记性太好了，记性太好跟指甲过长一样，有时会惹麻烦的，老头你枉活一辈子，竟不能省得这个道理，老夫真为你惋惜。”店掌柜直若未闻，淡淡道：

“姓谢的一字一语的说：‘天下若有人能与你们三个相抗，那就只有谢金印一人了！’哈哈，我引述得不错吧？可惜我没有他那等豪气，自然也没有他的实力……”

黑衣人道：

“你还是爽快些将所见所闻，全都说出来吧——”

店掌柜脸色变得沉重无比，仰首望着屋顶，负起双手在厅中来回踱着方步，似乎在有心回忆一件往事。

末了，他停下足步缓缓说道：

“这是一件绝世秘密，其中牵涉甚广，若全部抖露，只怕天下武林情势，甚至国事都将为之改观，而且今世上也只有老夫洞悉此中最大阴谋……”

窗外的赵子原听他说得如斯严重，心中不觉一阵狂跳。店掌柜道：

“老夫一生为此事，曾走遍大江南北，甚至北出塞外，远适异国，为的便是要查访真相，将其公诸天下——”

说时情绪甚为激动，好一会才逐渐恢复平静。黑衣人冷笑道：“如今你终于如愿以偿，死也可以瞑目了吧？”

店掌柜不答，迳道：

“那时职业剑手谢金印在江湖上声名狼藉，人人对他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老夫更不耻他的为人，一日，我因事星夜路过翠湖，不期瞧见湖中一只画舫上，掠起一条人影……”他顿了顿，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绪，接道：

“那人几个起落便纵到湖边堤岸，老夫与他打了个照面，脱口叫道：

“‘麦大侠！’

“此人正是枪法独步天下、望重一时的金翎十字枪麦炘，他神色颇为仓惶，只对老夫拱了拱手，一语不发绕了过去。“这时天空闪电交击，老夫一眼瞥见他怀中抱着一个稚龄婴儿，正自错愕间，忽闻一道沉重有力的声音传至：‘呔！那厮慢走一步！’

“麦炘闻声头也不回，蓦地解下背上所系的十字枪，拾起枪尖往怀抱中的婴孩刺去——

“老夫目睹他居然向一个无知幼儿下此毒，一怔之下，忍不住冲口大吼一声，说道；

“‘麦大侠，你——你作什么？”

“我一步跃前，手起掌落，麦炘为了招架老夫一掌，枪势缓了一缓，这会子，一人如飞赶将过来，麦炘匆匆将婴儿往地上一放，往西堤直奔而去……”

赵子原听到这里，渐起狐疑之念，暗忖：

“这事怎地把麦炘也扯进去，如店掌柜所言属实，麦炘定必是个问题人物无疑。”

黑衣人冷笑道：

“你生性喜欢多管闲事，终必要自尝恶果。”

店掌柜没有答理，续道：

“是时我尚不知那后来出现之人便是谢金印，他打量了老夫一眼，道：

“‘有烦足下代为照顾这婴儿……’

“话未说完，人已走得不见踪影，老夫穷极一生，几曾见过这等高明的轻功，不觉俯首沉思此人的来历，忽然近处又是一阵轻风吹起，一抹黑影在眼前一掠而逝，那身形快得简直使人无丝毫捉摸的余地。

“老夫大惊之余，顺手推出一掌，孰料掌劲却有若泥牛入海，全无动静，再一定眼瞧时，只见地上空荡荡的，那犹在襁褓中的婴儿，竟于顾盼之间，自老夫眼前消失了……

“一连串的变故，登时使我惊得呆了，老夫在周围转了数转，始终赤再见到那婴儿的踪迹。

“天色黑如浓墨，老夫满腹疑虑往前疾奔，突然一阵马嘶声响起，回首一望，一辆篷车直驰近来，车头坐着一个头戴斗笠，肩上披着一件大氅的驾车人，两道冷电般的眸子正紧紧盯在老夫身上。“我骇讶交集，暗道这辆篷车仿佛自天而降，车厢四周紧扣着的灰色篷布，透个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可怖气氛！

“那驾车人一扬马鞭，冷冷道：

“‘老儿，你在湖边盘桓不去，莫非在寻找什么？’

“老大呆了一呆，道：

“‘老朽找一个稚龄婴儿——’

“那车夫冷笑道：

“‘很好，你试着到阴间地府去找寻吧！”

“老夫听他语气不怀善意，正自提神戒备，车帘不知何时已掀起一角，露出一张披散着长发，幽灵似的苍白面庞！

“这是一张惨白毫无血色，只有在梦中才能出现的面孔，老夫一瞥之下，立时为之倒抽一口寒气——

“那幽灵似的脸庞开口道：

“‘万老，你下去对付此人如何？’车厢中另一个低沉的声音道：“‘时候紧迫，老夫行动不便，还是你下手吧。’

“那幽灵般的女子叹一口气，道：

“‘女人的心肠是最软的，我连一只蚂蚁都不忍弄死，怎能亲自动手？’

“她自怀中掏出一条罗绢，轻轻抖了抖，一股异样的香气扑鼻而至，老夫察觉有异，厉声吼道：

“‘你——你竟然用毒？！’

“才喊出这么一句，我已直挺挺躺在地上，其实那罗帕所散发的香粉虽然有毒，我依旧了然无事，只因我早年曾误服蝎血，已成百毒不侵之躯，但当时情势却迫得我不得不如许装作。“老夫闭目装死，耳闻足步声起，一人走到切近。

“那女子的声音道：“‘婴孩除去了没有？’

“一道沙哑的嗓子支吾道：

“‘老夫不及下手，胜谢的已追了上来，奇怪，姓谢的剑下连杀十七人，却留下了这个活口，真不知用意何在？’

“先时那低沉的声音道：

“‘谢金印一生杀人无数，总不会忽然起了恻隐之心吧？此举岂非大是有违职业剑手的本性？’

“那沙哑的嗓子道：

“‘天色黑沉，眼看大雨将倾盆而降，形势对咱们颇为有利，饶有姓谢的功力盖世，势必落在网中，嘿，他刚杀了十数人，绝对料不到下一个就轮到自己……’

“那女子道：

“‘那金日，繁星，寒月三把剑，你可都带了？’

“那沙哑的嗓子道：

“‘三只宝剑都在我身上，麦某这就设法上前将姓谢引到西岸，他一生在剑类打滚，这三把剑子正好让他送终。’

“那女子道：

“‘事不宜迟，你得抄小径走在谢金印前头才行，按照预订计划，甄定远和武啸秋也该等在那里了，此外还有一人……’

“话说到中途，突听那车夫高声道：

“‘这老头是在诈死！’

“原来老夫窃听他们谈话，心中凛然骇，不禁形诸于色，如此一来可大露出破绽，那车夫喝声才出，老夫猛可躬身弹起，拼命向右边竹林掠去，等到对方数人发觉时，我已奔出十丈有奇。

“老夫情知对方绝非易与之辈，既然让我得晓他们的阴谋，势必要杀我灭口，遂一味狂奔，只望能进入前方竹林，或有一线生机。

“耳旁车声辚辚，那车夫竟驾着马车直追上来，眼看逃进竹林无望，只得沿着湖岸奔掠，最后篷车追近，索性投身路旁湖中，我原来深谙水性，这一入水，但觉冰凉沁骨，身子直沉湖底……“也不知过去多少时候，朦胧中仿佛有根竹篙在我身上移动，醒来时，发现自己正置身在一叶小舟上。

“一个唱工打扮的女人婷婷立在老夫和身旁，那唱工姣美宛如天仙，但脸上却笼罩着一层幽怨与凄哀。

“那唱工见老夫醒来，启齿道：

“‘不妨事了，老丈是如何跌落湖心的？’

“老夫一是时答不上口，只有信口撒了个小谎：

“‘我，我在湖边漫步，不慎失足坠湖，真是人老不中用了，适才是姑娘救起老朽的么？’

“那唱工缓缓道“‘贱妾所瞧见的情景却非如此，老丈沿湖狂奔，后面紧追着一辆篷车，后来只听得扑通一声，你已跃身入水，那车夫驻马观望了一阵子，大约以为老丈已沉入湖底，掉转车头而去，贱妾遂摇舟过来，将你捞起……’

“老夫试着爬将起来，道：

“‘老朽投水并非被逼处此，其实老朽与那追赶之人动起手来，胜负犹未可知呢，一心想脱离他们的视线，想不到反而因此几乎送掉一条老命，有谢姑娘搭救……’

“那唱工美目中忽然较籁流下眼泪，道：

“‘我能够救得你的性命，却无法使外子死而复生。’“老朽望着她双目泪光莹然，不由怔了一怔，直到此际我才注意到船板上仰躺着一人，周遭血渍斑斑，怵目心惊。

“那人僵直地躺在血泊中，一动也不动，分明死去多时。“我视线掠过死者的脸孔，失声道：

“‘这个人不是号称关中第一剑手的乔如山？他是你的夫君？’“那唱

工无言点一点头，移步坐到死者身旁，只是不断地用着抖颤的玉手，轻轻爱抚着乔如山冰冷僵硬的脸颊。

“乔如山双目虽然圆睁着，但他自然再也不会有任何知觉感受“老夫呐道：

“‘江湖盛传乔如山与前太昭堡主赵飞星爱女芷兰结为连理，然则姑娘竟是赵堡主的千金了？令夫君怎会被杀于此？’

“那唱工芳容惨变，喃喃自语道：

“‘如山不会死的……没有人能够杀……杀死他……如若他要取得职业剑手的资格，还有谁……能够阻……’

“老夫直听得有若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当对方身遭惨变，哀恸过度，故此会语无伦次。

“赵芷兰面向我厉声又道：

“‘老丈你可见过这么一个人，他刻薄寡情，喜怒哀乐丝毫不形于色，既不懂得什么是人性，也不知晓什么是感情，他杀人之后无精打采，只因他是为了银两杀人，认为那是无聊的事，而不是因为有任何感受或者悲哀，这种人你可见过？’

“我摇摇头，道：

“‘姑娘刺激过甚，还是休歇一会再说话罢。’

“赵芷兰默然不语，老朽见她脸色可怕，不知如何出口慰藉，当下不再则声，两人就这样面默默坐着，中间横躺着一具毫无知觉的尸体。对老夫在而言，此等遭遇真真奇特不过。不顷，赵芷兰美目一转，低道：

“‘那辆篷车又转回头了，老丈若欲避开他们耳目，暂且进船舱里头躲一躲吧——’

“老朽不暇多虑，快步走进舱中，将灯光吹熄。

芷兰抱起木琴，调弄几下，纤指一拨一弹，叮叮声起，她随着悠扬的琴音，低低的唱出一段慢板：

“‘伤感似昭君思汉主，哀怨似作歌露哭田横，凄怆惟和半夜楚歌声，悲切似唱三叠阳关令。……’“夜风在湖上呼啸，琴音在舟中缭绕，芷兰口中唱出的歌声透露出外界的寒冷和凄凉。

“琴声嘎然而止，寂静了片刻，她继续用着一种悲怨已极的低音唱道：

“‘……不比那雕梁燕语，不比那绵树莺啼。……郎君离妾远去，知他在何处愁呼？……’

“唱完这一段，早已哽咽不能成声。

“半晌过后，琴声又“叮咚”地响起来，音调却是愈发低沉，老朽听着听着，一颗心子仿佛也随之沉了下去。

“我心中想道：

“‘这位赵姑娘对她的夫君一片痴情，什么人竟将乔如山击杀于此，下手未免太狠了！’

“正忖间，远方岸上一道粗哑的嗓子喝道：

“‘冒黑岂可撑舟，姑娘请将小舟靠岸边来——’

“老夫自矮窗望出去，但见那辆灰篷马车停在西岸，喊话者正是那头戴竹笠，态度横蛮的车夫。

“‘唉乃’一声，芷兰点起竹篙，小舟朝湖岸荡去，老夫无法洞测她心中所想，不觉大是紧张。

“靠岸后，那车夫上上下下打量了芷兰好一忽，道：
“‘姑娘怀抱木琴，敢情是个唱工，刻前你有无见到一年约半百的老头投身跃入湖中？’芷兰轻摇螓首道：
“‘没有啊。’
“那车夫视线落到舟上的尸身，皱眉道：
“‘这死者是什么人？’
“芷兰低道：
“‘先夫才遇害不久，若无他事，我要将船摇开料理丧事去了。’竹篙一点，正待将小舟荡开，那车夫喊道：
“‘慢着——’“他身随声起，双腿一纵，拔离车台直往小舟射来，势子极为迅速，在身子未落到舟里之前，手臂一舒已自疾探而下。“芷兰抱着木琴急退两步，舟身一阵摇晃。
“那车夫一抓这势全无阻滞，直若苍鹰抓小鸟一般，芷兰一退再退，最后退到船头边缘，手腕已被对方五指牢牢扣住。“车夫不料自己会如此轻易得手，错愕道：“‘你，你不会武功？’芷兰冷冷道：
“‘足下乃堂堂大丈夫，居然向一介弱女下手，传开出去不怕贻人笑柄么？……’
“车夫冷笑一声，道：
“‘这话也许难得倒那些自命侠义的人士，可惜我却不吃一套。’
“手上五指一紧，芷兰血脉顿时滞而不畅，似若万蚁啃啮，霎时之时，香汗自额上涔涔浇下。
“芷兰一咬银牙，道：
“‘先夫尸骨未寒，你便对贱妾一再欺凌，莫非以为弱室可欺，竟出……’
“车夫截口打断道：
“‘姑娘口舌倒是锋利得很，我问你，小舟上一总有多少人？’“芷兰道：“‘除了贱妾与先夫外，还有谁？’车夫呶呶嘴唇，道：“‘舟舱里呢？没有旁人藏在里头？’
“芷兰镇静如故，道：
“‘大爷上舟后，便一再苦苦逼问，将贱妾弄得糊里糊涂，你莫要忘却我只不过是个唱工而已，先夫尸首未收，眼下正愁丧费无着，爷台可愿听贱妾唱只曲子，也好请赏赐几枚子儿。……’“车夫道：“‘瞧来不让姑娘多吃点苦头，你是不会实说的了。’“说着手底猛一加劲，内力暴发，芷兰娇躯摇颤不已，竭力咬牙忍住痛楚，始终闭目不语。
“老朽在篷内瞧得怒火填膺，一口热血直冲上来，再也不遑顾及其他，当下大吼一声，一步飞跃出舱。
“扑近车夫身侧时，老夫毫不留情出手抢攻，双掌连翻间一口气攻了五招，那车夫功力并不如何了得，掌力连封带打，姿势拙劣，到了第六掌上，被老夫一招“白驹过隙”轻易将他逼退时足步甚重，舟身晃荡不止。
“老夫戟指怒喝道：
“‘好可恶的奴才，竟然狠下心肠，向一个未亡人下此辣手，真是死有余辜了！’
“那车夫得意地笑道：
“‘有道是‘君子可欺之以方’，嘿嘿，诚然一点不错，鄙上早就料到老头子你若躲在舱里，见到这位姑娘代你受罪，定必不会坐视不救，嘿，果

然你现身了……’

“我当场怔住，道：

“‘怎地？这是贵上的主意？’

“车夫道：

“‘直到现在你才知鄙上之能么？你若妄图与他作对，不啻以卵击石，奉劝你还是束手就缚吧！’

“我故意冷笑道：

“‘就凭你那几手也想将老夫留住？舟上地方太小，咱们到岸上放对去。’

“老夫之意乃是惟恐殃及池鱼，出掌不慎致累及姑娘受伤，故不管对方反应，当先纵身岸边。

“那车夫继续跟到，老夫不由分说，举掌当胸朝对方劈去，对方武功平庸，仅能见招拆招，一昧退守而无法还击，不到三五招，便被我迫得手忙足乱。

“我无心恋战，一意速战速决，是以出掌更见辛辣，期于数招之内将对方毙于掌下。

“这会子，篷车内忽然传出那慵倦的女子口音：

“‘马骥，敌手所走的全是内家路子，你必须施展短程贴身攻扑手法，争取主动，方能化危为安。’

“老夫私心大为震骇，贴身肉搏正是我的弱着，那车中人一语竟能指出关键所在，阅历之丰，显非一般。

“那车大马骥立刻改变打法，拧身贴向老夫近前，腾挪点打，迫使我掌上威力无法发出，情势随之改观。

“车内那女子续道：

“‘这手‘分花拂柳’并非妙着，不如改用‘叶落归根’取敌下般，下去该是‘繁星点点’，糟老头子就得躺下了！’

“老夫愈战愈惊，篷车中那女子所说数招，当真已将上乘武学发挥到了极致，马骥得其指点，居然将我迫得连连倒退，招数完全施展不开，一时之间，主容易势。

“本来我还留有绝着杀手，非至万不得已时不欲使出，等到马骥攻出‘繁星点点’一招时，情势岌岌可危，老夫情知非展绝招不可了，当下大吼一声，右掌陡然自死角翻起，内力尽吐。

“一道冰冷喝声适于此际响起：

“‘两位在此吵闹不休，扰人垂钓清兴，真真可晒！’

“话声亮起就在切近，但老夫正与马骤杀得难分难解，怎会就此罢手，说时迟，那时快，陡闻‘嘶’地一声怪响，一条长达五的鱼竿居空一抛，成一弧形飞快朝马骥当头落下……

“那竿头银色的钓线上系着一枚小钢钩，竿影未至，小钢钩忽的竟先向马骤的脸上钩到。

“马骥怒骂一声，伸掌便往钢钩挥去，谁料那钢钩去势，突又倒卷回来，钢丝银线恰恰将他的双臂缠住。

“定睛一望，湖岸不知何时站着一个头戴笠帽，身着蓑衣，年约六旬，自髯蟠然的老翁！

“那渔翁嘻嘻笑道：“‘钓鱼不着，竟钓到了一只四脚大虫，这一晚垂

钓工夫倒也没有自费。’

“马骥满面涨成通红，喝道：

“‘钓鱼的！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还不快将钓竿收回去！’“那渔翁道：

“‘姜太公钓鱼，愿音上钩，方才叫你住手不听，分明是自愿被钓，我怎能轻易把钓到的猎物放了？’

“说话间仍自嘻笑不已，丝毫不有愠怒之色。

“篷车内慵倦的声音道：

“‘东海渔夫乃世外高人，何必与奴才一般见识？’“那渔翁耸耸肩，道：

“‘冲着你家主人这句话，咱老渔夫若再与你计较下去，岂不落得小家气了，去罢——’

“一提钓竿，钢钩平空反绕两圈，那缠住马骥双臂的钢丝微松，马骥一个立足不稳，仰身向后跌一跤。

“马骤恼羞成怒，咆哮道：

“‘老渔夫！你不要命了！’

“那渔翁神色一沉，双目之中陡然射出两道精光，直盯住马骥，须臾，突地仰天大笑起来。

“马骥道：

“‘你笑什么？’

“那渔翁道：

“‘笑你见识太少，笑你阅历太差。’

“马骥哼了一哼，犹未来及开口，那渔翁微微向前跨上一步，伸手指了指站立一侧的老夫，道：

“‘你可知晓站在眼前的老人是谁么？’

“马骥斜倪老夫一眼，不屑地笑道：

“‘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我可懒得管他到底是何许人。’那渔翁在半空一爆，瞬又熄灭。

冷冷道：

“‘适才你那一招点点繁星高明则高明了，但对方一记‘散沙手’如果使出，只怕你纵有令主人在旁指点，亦难以保全双手！’“马骥惊疑不巡，脱口道：‘散沙手？！他是……他是……’霎时他身躯连退三步，满露不能置信之容。

“篷车里那慵倦的女子声音道：

“‘东海渔夫，你先瞧向这边来——’

“篷布无风自动，接着被拉起一角，一只白如葱玉的手臂，自篷布缝隙徐徐伸露而出。

“渔夫电目一瞥那手指上所戴的一只绿色戒指。猛地倒抽一口寒气，半晌始又恢复常态。他平静地道：‘这玩意儿倒也吓不退我。’

“车内那女子将臂收回，道：

“‘你既然执意要搅此趟浑水，可莫怨我心狠手辣了。’“此刻前方漆黑的天空倏地升出一朵彩色鲜艳的烟火，那火焰在半空一爆，瞬又熄灭。

“马骥低呼道：

“‘西堤发出讯息，点子早该到了，莫非有变故不成？’“车中那女子急促地道：

“‘快策马奔车，赶到西堤去……’
“马骥喏了一声，迅速坐回篷车右首的御马位置，一挥马鞭，马儿扬蹄起步，沿着湖岸疾驰而去。
“那渔夫遥望篷车渐去渐远，喃喃道：
“‘这伙人退得如此匆遽，还有另一伙……对了，另一伙是从西岸绕过去的，事态是愈来愈复杂了……’
“老夫朝那渔夫躬身一揖，道：
“‘阁下拔刀相助，老朽……’
“那渔夫摆摆手，微笑着将头上及身上的青箬笠帽及蓑衣脱掉，露出一件补钉百结鸠衣来。
“我震惊得险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道：
“‘丐帮，天啊……缘何你又要打扮成如此模样，冒充东海盗夫？……’那人将钓竿一丢，道：‘说来话长，我有急事必须先行一步，就此别过——’
“身形一飘，转瞬已掠到十丈之外。
“老夫心头疑云重重，直若坠入五里迷雾之中，只是意识到前面必有惊人大事行将发生，遂不再稍事逗留，别过赵姑娘，展开轻功直奔翠湖西堤。
“我一路疾奔，黝黑的长空压得我透不过气来，雷电闪击不停，天空已自浙渐下起大雨来。
“到了西堤附近时，老夫全身被雨水淋湿，简直成了一只落汤之鸡，只好寻个避雨处歇下来。
“忽然长空电光一闪，大地为之一亮，老夫瞥见不远处赫然站着四五个人，其中一个便是谢金印！
“老夫正待移身上前，无意中一回首，突见一条纤小的女人身影冒雨疾奔而至，烟雨蒙蒙中，依稀可辨来者是赵姑娘。……”
店掌柜一口气说到这里，停歇了一下，厅中诸人都听得入神，从头至尾竟无人打岔。
司马迁武情不自禁问道：
“老丈，后来呢？”
店掌柜面上神情古怪，久久不语。
甄定远冷笑道：
“依老夫瞧，你也不用再叙述下去了，这番叙述压根儿没有一句是真话！……”
店掌柜翻眼道：
“老夫凭什么要造假？前面那一段只不过是个锲子而已，故事的关键还在后头——”甄定远眼色阴晴不定，打着询问的目光望向狄一飞，又回首瞧着内房，面上微露焦急之色，似乎有所等待。
赵子原瞧在眼里，心子微微忖道：
“姓甄的神色不定，莫不成是在等待什么？现在已经过去半个时辰，我到底要不要将手上这两个白布包掷进大厅呢？”他心中十二万分愿意谛听店享柜续说下去，奇怪的是那店掌柜却不再往下续说，抬首之际有意无意地瞥向窗外屋檐。赵子原恍然若有所悟，默默道：
“是了，敢情那店常柜也在等这包袱，揣摩情形我除了将布包掷进之外，是别无选择了。”
厅中那黑衣人转首朝店掌柜道：

“你愿不愿将当夜所见所闻说完都没有关系，反正老夫已能确定你是何人，你是瞎了闻臭，离死不远了！”

店掌柜神色洋洋不变，道：

“既然阁下认为我性命只在旦夕之间，何吝于将真面目示露于人？”

黑衣人未予理睬，迳道：

“甄堡主，这老头交给你吧。”

甄定远迟疑一忽道：

“掌柜的，此宅注定是你葬身之处，你还要存什么指望么？”说着露出一种邪毒笑容，方欲发掌出击，那店掌柜却抢着先发制人，倏地一掌击出，发掌之际，毫无风声飑响，似是劲道不足。甄定远却是个识货行家，他见对手此掌软绵无力，情知必有奥妙，遂侧身让过此掌，紧接着双足微错，迂回自左侧绕到店掌柜身后，右手往对方背宫按去。这一手按出，生似毫无阻滞，店掌柜倾身往前便倒——

甄定远见那店掌柜如此容易便被收拾下来，眼中不由掠过一抹惊疑的神情，阴笑道：“少装作了，你重弹这出老调，老夫岂会受骗………话犹未尽，陡闻“砰”一大响亮起，一物自厅外抛进，落在诸人面前，凝目一望，却是一个白色大包袱。

第三十七章　斧下惊魂

厅中诸人乍见那平空抛进的白色包袱，不觉齐地一怔，甄定远凌厉的目光往大厅外面扫视，喝道：

“什么人掷进这白布包？”

长身而起，就要出厅搜索，一旁的狄一飞脱口道：

“甄堡主，你瞧……瞧瞧，……”

甄定远下意识回过头去，发觉厅内数道视线不约而同都落在那布包上面，原来包袱掷进来时，想是用力太猛，外面包着的白巾居然自动散开，露出一颗人头来——

蹬蹬蹬，狄一飞仰身倒退三步，再次失声道：“武啸秋？！……它是……留香院武……武啸秋的头……颅……”

他骇讶过甚，呐呐数声，再也说不下去。

霎时之间，诸人面目失色，即连自檐上将包袱掷进的赵子原也万万料不到布包内所装的竟是武啸秋的头颅，错非狄一飞喊出口来，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见了……

他俯首瞪着手上的另一个包袱。想像不出里面包装着的是不是另一颗人头，一阵寒意逐渐布满全身。

甄定远喃喃道：

“谁有这份能耐将武啸秋击毙，又割下他的首级，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黑衣人迈步上前，仔细端详了那颗人头好一会，始终默默无语。躺在地上的店掌柜倏地一跃而起，道：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下一个说不定就轮到你们之中的一人了！”

甄定远瞪他一眼，道：

“你装死装得不够，还要胡说什么？”

店掌柜露出古怪的神色，道：

“姓甄的，你口口声声要置老夫于死，依我瞧，倒不如多为自己着想着想的好——”

甄定远沉道：

“武啸秋之死，莫非与你有所关联么？”

店掌柜道：

“老夫岂有此等能为，姓武的乃是死在……”

他未及将话说完，突然一道冰冷的声音打断道：

“这是假的！”

诸人猛可一怔，循声而望，见说话的竟是那一直没有作声的黑衣人。

店掌柜面色一变，期艾道：

“你是说这头颅么？”

黑衣人道：

“不错。”

语声微顿，继道：

“这蜡像人头造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显然出自名匠之手，可也瞒不过老夫的鹰目，掌柜的，你是白费心机了！”店掌柜吃他一语道破，身躯震一大震，半晌则声不得。甄定远及狄一飞连忙步上前去，凝目细瞧，果见那

颗人头虽然浮雕得颇为逼真，却是刻板而毫无生气，只因外面涂上一层黄蜡，又在昏黯灯光的照映下，他们才会被骗过一时——

甄定远冷笑道：

“掌柜的，你如此故布疑阵，用意绝不止吓唬咱们一下吧？那掷进人头在外面与你遥相呼应的人是谁？”

店掌柜反话道：

“难道你自己不会出去搜一搜么？”

赵子原闻言暗忖：

“不好，那店掌柜定然以为我包袱出手后，人业已走远，方始故作此言，殊不知我还有第二个包袱尚未抛进，照此情形以观，掌柜老头竟是以为布包只有一个了，燕后所托交的包袱莫非与他无关么？”

眼看甄定远果有出厅搜寻的迹象，他不遑多虑，右腕运劲一抖，白布包自窗日疾射而入，重重落在地上。狄一飞敞声喊道：“又是一个包袱！”

甄定远冷哼一声，身子未见作势，便如影附魅般冲掠出厅，往赵子原藏身之处扑罩而至。

赵子原不暇观看最后一个布包所装何物，甄定远的身躯已然扑到，他尚未及退走，对方一掌业已印到他的胸口，当下但觉劲风压体欲裂，全身衣袂被掌风振得拂拂有声。

他退无可退，一反手，双掌错发，双方掌力一触，轰然一声，赵子原被震得气血浮动，从屋帘翻落下去。

轰轰暴响不绝于耳，甄定远相继落地，双掌交相出击，掌势凌厉雄浑，赵子原连缓过一口气的瞬息都没有，就被对方一掌接着一掌，硬生生把他逼进大厅里面——

甄定远瞧清他的面容，阴然笑道：

“嘿，姓赵的小子，老夫无论走到何处，总要见到你这张讨厌的面孔，你这是阴魂不散了！”

赵子原耸耸肩，道：

“彼此彼此，阁下那死气沉沉的脸孔，在我看来也颇为倒胃，你以为我倒是愿意与你碰面的么？”他冷冷地反唇相讥，意犹未足又补上一句：

“老天爷既然老是要将你我连在一起，那又有什么法子？”甄定远一时之间无语以对，只是重重哼了一下。半晌，他狠狠地道：

“碰上老夫是你的不幸，几时你与这掌柜老头搭在一路的？”赵子原故意斜睨了店掌柜一眼，道：

“这店掌柜么？区区与他素昧平生。”

黑衣人一步一步走到赵子原面前，乎上执着的黑色大板斧作势白赵子原颈前不及三寸之处划过。

赵子原只觉颈间一阵砭骨寒意，对方那斧口分明未曾触及他的肌肤，但他的颈项肌肤却已被划破了一道伤口，鲜血汩汩涌出！有幸这只是皮肉之伤，并无大碍，饶是如此，他依然骇得站不住脚，全赖一股真气勉强撑住。

黑衣人把玩着大板斧，道：

“小朋友，你若不想当老夫的斧下游魂，奉劝你还是实说的好。”

赵子原眼睛不自觉地停留在对方手里那只板斧上，全身起了鸡皮疙瘩，似乎板斧上的黑色，本身就透着一种阴恶险毒的气氛！抑有进者，方才黑衣人手执板斧在他颈前作势比划，不知是何缘故，他竟似已完全失去了抵抗能

力。

此刻若对方欲一斧将他劈为两半，当真比之反掌折枝还要容易。

赵子原恍恍惚惚道：“ 区区知无不言。 ”

他说这话时，整个身子仿佛已失去主宰，听凭对方意志的支配。

一旁的司马迁武瞧出情状有异，步近赵子原身侧，低道：“ 赵兄，你怎么了？…… ”

黑衣人板斧轻轻一挥，破空闪过一道乌光，司马迁武骤觉寒气袭体，慌忙倒退一步——

漫空发丝飘飞，那是他头上的束发被寒光掠过，坠了下来，情状分外显得狼狈。

司马迁武几曾见这等诡异常莫测的功夫，不知不觉惊出一身冷汗来，嗫嚅不能作声。

黑衣人慢条斯理朝赵子原道：

“ 这包袱是你掷进来的，是不是？ ”

赵子原道：

“ 正是区区。 ”

黑衣人道：

“ 谁授意你这样做？ ”

赵子原道：

“ 燕宫双后。 ”

这四个字由赵子原口中淡淡说出，却有如在众人心中投下一块巨石，霎时厅中八道目光齐齐盯住赵子原——

店掌柜喃喃自语道：

“ ……双后……燕宫双后……这怎么可能…… ”

狄一飞神色连变数变，叱道：

“ 小子，你要扯谎也得扯个像样的…… ”

口上仅管如此说着，声音却透着一种抑不住的紧张。黑衣人道：

“ 小辈，你年纪轻轻，遇见燕宫双后时怎生认得？ ” 赵子原道：

“ 半个时辰前，双后乘着一顶华丽彩凤大轿，随行妃嫔数十人，打从宅后小路经过，我从妃嫔口中得悉轿内所坐的是燕宫双后。 ” 黑衣人眼色阴晴不定，沉吟道：

“ 包袱既是你抛进的，你便自己把它打开吧—— ”

赵子原应了一声，对黑衣人的命令语气竟不敢或违，他茫然弯腰下去，伸手解开布巾，取出一面五光十色的玉牌来。那面玉牌晶莹透亮，牌面两端各以碧色琉璃珠镶着二只栩栩彩燕，那双燕仰颈展翅，仿佛欲迎风飞去，燕身从头至尾总有寻尺，腹中各嵌着一颗明珠，将燕身从里到外，映得通明。牌面正中，则以篆体镌雕着二个小字：

“ 免死。 ”

甄定远乍睹玉牌出现，身形一连倒退数步，高声道：“ 李水、玉山！你们还不出来？！ ”

厅上亮起一道咯咯娇笑声，紧接着厅门当口人影一闪，一个体态纤细，身着黄裳的少女款款步将进来。

那黄裳少女启齿道：

“ 阁下召唤的敢是两名线上的朋友？方才合字在后院里喳呼，是我把他

们给剪了，甄堡主，你的心计是落空了。”黑衣人霍地一个转身，面对着黄裳少女，手执的大板斧自然而然离开赵子原的视线……

赵子原如梦初醒，轻轻呼了一口气，目光落到黄裳少女子身上，脑际掠过那一闪即逝的纤小人影，默呼道：

“就是她！刻前在后院点了两名银汉子穴道，走个无踪无影的女子就是她……”甄走远脸色一沉，道：“姑娘……”黄裳少女截口道；

“少叫姑娘，也别跟我攀枝攀叶，咱们这帮跟那伙，向来对面不啃西瓜皮，有事照直摆不就得了。”

甄定远狞笑道：

“你打扮成如此模样，又故意将下三滥的黑道暗语挂在嘴边，以为如此一来，老夫就认不出你来历了，这不是欲盖弥彰么？”黄裳少女芳容微变道：

“我的来历如何，干你何事？甄堡主，你见到那双燕免死牌了？”

甄定远晶瞳转动，掠过赵子原手上那面玉牌，沉声道：

“见到了，又怎样？难道还用得着你来提醒？”

黄裳少女道：

“没有我提醒，怕就怕你来个视而不见，你明明知晓这店掌柜与燕宫渊源极深，绝不会任凭你们把他给宰了，迟早会着人拿来这面双燕免死牌，故此你便来个先发制人，命令两个手下躲在暗处，一见免死牌亮出，立刻放出两壶烟幕筒，乘乱杀了店掌柜，这一来死无对证，谁也无法指证你杀了人，在双后面前亦可推得一干二净甄定远首：

“小丫头信口不知所云，那两人……”

黄裳少女接口道；

“那两人经我摆平后，烟幕筒已被我接收过来，你要不要瞧瞧？”

说着自囊袋里取出两只竹节圆筒扬了一扬，自外表观之，颇像孩童过节时所燃放的花炮。

直到此刻，甄定远才第一次露出些许慌乱之像，但他本是枭雄，心机远高于常人，是以一忽里又自恢复了洋洋之色。

黄裳少女续道：“宫后料想你会有此举，故此将免死牌装在包袱内，使你无从获知布包内所装何物，待得包袱打开，免死牌亮出后，再要有所行动，业已来不及了，此外又叫一个陌生少年负责投进包袱，使你绝对想不到这布包内所装竟会是燕宫双后的免死牌，这一着也是始料未所及吧？”

甄定远轻咳一声，闷然不语。

黄裳少女用着讪讥的口气道：

“甄堡主，你的算计虽则纤丝密缝，滴水不漏，无奈撞上燕宫双后，也只有自认吃鳖了。”

黑衣人跨前一步，冷冷道：“小姑娘，你的语气也太过肯定了，姓甄的不敢得罪双后，故必须受免死牌的支配，老夫难道惹不起么？”

黄裳少女道：

“摩云手与燕宫双后齐名，那自然是惹得起的。”

黑衣人道：

“既是如此，老夫要杀得这掌柜老头，双燕免死牌又岂能拘束得了我！”

单掌一抬，笔直往店掌柜推出。

黄裳少女适时高声道：

“燕宫双后二人在小路当口等着这几人安然退出本宅，我是说双后两个

人，你看着办吧。”

黑衣人掌势微窒，惊道：

“双后齐出？……双后齐出？……小姑娘你没有打诳？”黄裳少女道：

“双燕免死牌既在此出现，到底我有没有打诳，阁下心中想必明白得很。”

黑衣人睛瞳连转数转，忽地大喝一声：

“咱们走——

他身随声起，出厅后在半空一个转折，瞬即没入黑暗中不见，甄定远和狄一飞也相继掠起。

临去前，甄定远身在空中，忽然一扭腰，一言不发对着地上的蜡人头遥遥劈出一掌——

悄无声息之中爆出一声霹雳般巨震，那蜡造人头被他的掌力劈成无数粉屑，碎片横飞……

一眨眼，甄、狄二人身踪已经去远。

店掌柜转身朝黄裳少女道：

“姑娘来的正是时候，只可惜了那只’青犀‘，如此神兵利刃被甄定远这等剑手带走，不啻如虎添翼了。”黄裳少女道：

“一把宝剑换回二万五千两银子，这笔买卖大有盈余，难道你还舍不得么？”

店掌柜摇首道：

“话不是如此说，这位少年在老朽那店铺里，使剑露了几手，造诣颇为不凡，我实在很想将那柄‘青犀’赠送于他呢。”赵子原情知店掌柜所指的乃是自己，忙道：

“不敢，老丈混迹于市井，韬光隐晦，小可却误认市侩商贾，致多有得罪，还望恕宥。”

店掌柜微微一笑，赵子原执礼复道：

“还未请教老丈名讳。”

一直到目前，他仍未弄清楚店掌柜与燕宫双后、香川圣女之间，到底有何关系牵辖，首先要知晓的便是他的姓名身份，是以迫不及待问出口来。

店掌柜犹未回答，黄裳少女抢着道：

“你别一个劲儿问个不歇了，快跟我走吧——”

赵子原怔道：

“随姑娘走到哪里去？”

黄裳少女道：

“去见燕宫双后啊，你为她们做了一桩事，宫后多少会给你一点好处的。”

“燕宫双后身份何等尊隆，而小可在江湖藉藉无名，还不是听令旁人予驱予遣，焉敢妄求赏赐施舍，盛意心领了。”显然他仍念念不忘刻前双后座轿路过，重帘深垂，既不愿见他的面，连话语都不屑与他直接对谈而要宫妃转达的屈辱，其实他本非量小器窄之人，但对今夜之勘探遭遇，竟是耿耿不能释怀，似此心理，连他自家亦解释不出。

黄裳少女翠眉一耸，怒道：“不去便不去，哼，不识抬举！”

一顿蛮靴，自赵子原手中抢过那块玉牌，向店掌柜招呼一声，连袂离宅而去。

诺大的宅院，只剩得赵子原与司马迁武二人，案上烛火已将燃尽，而他俩仍互相保持着缄默，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良久，赵子原终于转过头来，道：

“司马兄此后行止可得与闻吗？”

司马迁武道：

“这座宅院是家父留下的故园，荒废已久，小弟准备留此重建家园，说不定就在此定居下来。”

赵子原错愕万状，似乎想不到对方会有定居于此的打算，但眼下他却不好多问，说道：

“既是如此，小弟先行一步。”

他抱拳为礼，快步离开庄院。

司马迁武目送赵子原的背影逐渐消失，这时长夜已褪，外面天边出现了微曦，灰黯的晨光落在墙内，迷蒙之中现出一片灰白。嘱目东方上升的旭日，司马迁武唇角噙着一丝莫可言测的笑容，疾步走出大门，他竟也毫无眷恋的离开了这座的故宅。骄阳万里，司马迁武一口气走到晌午时分，来到泾阳城北高王山，他一面浏览沿途景色，一面找寻憩歇之所，终于在一块靠近飞瀑的岩石上停下来。

在岩上落坐不久，一块云层从远方飘过来，罩住无际晴空，须臾，便下起霏霏细雨来。

司马迁武默默坐在岩石上，任凭雨丝飘洒，那在斜风吹荡下细雨和飞瀑溅珠的流泉，并没有两样，久久他已完全陶醉在这大自然的美景里。

飞瀑后面，忽然传来一道清越的语声：“炎曦当空，正苦烦渴，忽尔云雨挟风而至，倒可令人尽涤一身暑气，落得清爽清爽。”

另一人笑了笑道：

“文崎兄此言甚是，如此灵境胜迹尽罩于轻风斜雨之下，正是应了前人一句，良辰美景，相得益彰了，吾兄喝了这杯，何不吟首七绝以助兴？”

另一人半晌无语，大约是在斟酌诗句，过了片刻，方朗声吟道：“犹忆江南梅熟日，对泉吹笛雨连绵，名山尽历游何处，飞瀑声中对雨眠。……”

那清越的声音道：

“兄台在江南呆久了，连吟诗作赋都免不了有乡土之感触，此情此景，倒也颇有江南风味，惜乎南风光我心仪已久，却始终未尝有机会前往一游。”

司马迁武暗忖：

“这两人独占佳景，雨下酌吟，当真是绝俗雅士，我不期在此邂逅，何不过去攀谈结识？”

正待移身过去，只闻那清越的声音复道：

“昨日小弟接到文崎兄驿传柬柬，立刻赶到灞桥迎迓，不审何事竟劳动兄台自南方千里迢迢赶来此地？”

那被唤做“文崎”的压低嗓子，道：

“这个么？……你先瞧瞧这封柬贴——”

一阵轻微的窸窣声音传来，另一人惊呼道：

“怎么你也接到了柬贴？”

那文崎沉声道：

“牟家坝在一个月前，失落一块瑰石，那瑰石是牟家的传家异宝，日前却突然接到丐帮的柬贴，自承偷去此物，约我到此见面，现下时候已到，却

还未见丐帮的人物出现……”

那清越的声音道：“依此道来，兄台来此并非为的是游历，而是有意到高王瀑来了。巧得很，鄙院在不久前也遣失了一宗异宝，同时又接到了丐帮柬贴，约定的时间地点与你相同，你说这不是巧合是什么？”那文崎道：

“这倒奇了，丐帮与我们向来河水井水两不相犯，做案为何做到我们的头上来？此次来函邀约之举，不合情理之极，其中可能有隐情也说不定。”

另一人默然，似乎在寻思一事，半晌始道：

“不错，此中果然有阴谋，竟然牵涉到一件极大的血案！”那文崎访道：

“你说清楚点，什么血案？”

那清越的声音道：

“来高王瀑的道上，咱们不是碰见了好几批居于远方的名家高手么？如果他们也是丐帮约来……”

话声突地中断，那文崎脱口呼道：

“刘兄，你——你身体不适么？……”

另一人断断续续道：

“咱们……都中……计了，丐……帮背了这……个黑锅……只……只怕”

接下去便是“砰”“砰”二响，然后寂然无闻。

司马迁武皱眉暗忖：

“这两人谈得好好的，怎地忽然连字语都咬不清？莫非发生了意外变故？”

一念及此，连忙疾步绕过瀑布，入眼处，只见靠近飞瀑的一片旷地上，平铺一面席子，肴核未尽，杯盘狼藉，二个中年文士直挺挺躺在席上——

上前一望，见两人面色泛青，显然已经气绝。

司马迁武讶骇交集，心道：“只片刻工夫，这二人便暴毙于此，是谁下手如此毒辣？”忽闻左侧林丛中发出一阵古怪之极的“嗬”“嗬”声响，间而夹杂着一片怪啸，令人听了立刻全身发毛悚然。

哗啦啦一声暴响，枝叶被扫下一大片来，此外再无其他动静。俄顷，司马迁武掠出林丛，自言自语道：

“我原以为树林中必然藏着有人的，没想到连影儿都没见到一个，大约是我判断错了？”

他故意放大了声音，若树林中有人，那是必然听到无疑。“嗬”“嗬”怪声又响了起来，司马迁武侧耳谛听，暗忖：“这古怪的声音，分明是一个人压着喉咙故意装出来的，那人的意图何为？……”

他心中想着，身形可不怠慢，闪电一般掠向林中，林叶窸窣处，一条人影冲天而起——

司马迁武大喝道：

“朋友，你现身出来吧！”

他足腿方触及一根树枝的尖端，身子便如弓拉满月似地弹了起来，双掌一扬，往人影冲起处飞去。

那人猛一扭腰，在半空极其灵巧地翻了一个身，正好避过司马迁武一掌，朝飞瀑掠去，悠忽闪没不见。

司马迁武睹状愕住默默道：

“那人身躯穿入瀑布后便形消失，寞不成飞瀑后面别有洞天？”他不暇

多想，晃身纵向瀑布，急湍奔泉在头上飞溅，但他身上衣袂却未尝沾到滴水。
穿过瀑布后，触目所及，见自己正置身在一座钟乳洞中，洞壁形状千奇百怪，光线一片迷蒙，愈往里头愈呈黝黑，司马迁武一脚踏进洞口，感觉上就像踏入了黑暗的地狱之中……
他运足目力，仍无法瞧清三尺外的景物，只有缓缓摸索前进，内力悉注双掌，蓄势待发。沿途可闻潺潺水声从头上传来，但这洞里却是滴水不漏，司马迁武不由暗暗称奇，骤然一道低沉的喝声自里侧响起：
“出去！”
喝声甫落，一股奇巨无匹的掌力宛若惊涛骇浪，直往司马迁武立身之处卷至，那掌劲破空之声，尖锐刺耳，在洞中回鸣不已，顿时四壁呼呼，飕风四射，充满了使人心寒胆落的威势。幸司马迁武早有防备，疾地翻掌相迎，双方掌力一触，但觉劲风压体欲裂，自己运足十成功力亦无法封抵。
此际黑暗中那人的掌上力道已然突破司马迁武防势，如巨浪裂岸而涌，司马迁武马步浮动，竟被硬生生逼出洞外，落在飞瀑前面的草地上！
司马迁武心中一寒，暗道：
“不知那人是谁，就从这等掌力上看，堪称世上无出其右了！”他挣扎着爬将起来，却见眼前端端站着两人——
右边一人开口道：“小哥儿，你是怎么回事？”
司马迁武张大双眼，讶异的注视着他们，却是两个鸠衣百结的叫花，那说话的一人背上还背着一双巨斧，颇为醒目。不过司马迁武注意到叫花背着的巨斧，寒光闪烁，与鬼斧大帅所用那只黑得透着险恶意味的大板斧，二者有显著的不同。那右边的叫花复道：
“你没听见咱们的问话么？”
司马迁武置若未闻，想起才暴毙不久的两个中年文士，又打量了身前二人的装束，心子重重一震，喃喃道：
“丐帮……丐帮……”
好不容易定下神来，抱拳道：
“两位刚到么？敢问在丐帮中司隶何职？”
那右首叫花微笑道：
“飞斧震天下！”司马迁武怔得半晌，惊道：
“原来是布袋帮主座前五杰之首的飞斧神丐来到，恕小可眼拙，但不知这位……”
听到他询问的口气，那叫花微微一笑，打断道：
“我先问你，方才你可见到这两位死者没有？”
司马迁武颔首道：
“须臾之前，小可在飞瀑浏览胜景，听这两人正谈得起劲，后来逐渐不大对劲，待我绕过来时，他们两人业已横尸于此。”飞斧神丐目光长长盯在司马迁武身上，像要洞穿他腑肺似的，另一叫花却兀自俯首沉思，久久无语。
司马迁武忍不住说道：
“听口气，他们来此生似与贵帮有所关联。”
飞斧神丐神色一变，厉声道：
“你也知晓这宗事么？”
喝声中，一手陡地朝斜地时一抹，迅疾无俦往司马迁武腕脉扬去，变出意外，司马迁武欲避不及，只觉手腕一麻，已被对方五指拿住。

他错愕道：

“阁下何尔以武相加？”

飞斧神丐冷笑着正待开口，另一个叫花摆摆手，道：“你把他放了，显然他并不知情。”

飞斧神丐欲言又止，终于还是悻悻然收回拿住司马迁武的五指。

司马迁武咄咄称奇，忖道：

“这叫花长样看起来毫不起眼，充其量不过是丐帮中一名下级帮众，何以飞斧神丐竟对他如此听从？”

那中年叫花忽然转首高声道：

“既来之，何不请现身一见？”司马迁武一怔，循着中年叫花的视线望去，目光到处，石后转出一人，一袭僧袍，身矮头大，衬出一团臃肿的身材。和尚垂首合十道：

“善哉，施主别来无恙。”

飞斧神丐叫道：

“朝天尊者，你也来了！朝天庙的寺童没有跟来么？”和尚道：

“朝天神庙只来了贫衲一人，倒是在官道上，碰上了好几批中原名家高手，那昔日与飞斧施主、贫僧等，应殃神老丑之邀，到毕节为麦十字枪声援的飞毛虎洪江施主亦在其中……”说到此处，目光掠过横陈席上的两具尸体，神色霍地沉下了来，低喧一声佛号，道：

“阿弥陀佛，丐帮施主好毒辣的杀人手段！”

第三十八章　移祸江东

飞斧神丐目光冷冷地盯住朝天尊者，道：

“尊者莫非认定这两人乃是被咱等所杀？”

朝天尊者不答，一迳伸手入怀取出一张黄色纸柬，缓缓道：“施主可认得这张柬贴？”

飞斧神丐与中年叫花瞥了那纸柬一眼，面色齐地变了一变，视线再也收不回来，满面都是惊疑。

飞斧神丐沉声道：

“你也承认这封柬贴是布袋帮主所发了，要不要贫衲重述一遍柬上的留字？”

他摊开手上纸柬，旁立的司马迁武凝目一望，只见柬上墨渍点点，密密麻麻写了几行字，下款署名处则画着一个大红花押。朝天尊者按着柬上留字缓缓念道：

“久闻石香炉乃当世佛门珍品，始而为司马道元所有，司马一门遇害后，辗辗落入尊者手中，鄙帮初本无意觊觎宝物，但石香炉为尊者私藏于寺，不啻暴珍天物，特亲自造府面取，尊者若有意追回失宝，准于小满之日在高王瀑候驾。”

念到此处，抬首道：

“下款没有署名，却画着一个大红花押，无论何人都会认出这是丐帮布袋帮主专用的独门表记……”

司马迁武听柬中提到他父亲的名字，不禁怦然心动，欲待开口发问，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决定先将事情始未弄个明白再说。一直不曾开口的中年叫花道：

“这封柬贴可是敝帮子弟送到贵庙的？”

朝天尊者道：

“柬贴是在石香炉失窃的同日，由寺童在庙殿里所发现，待贫衲得报追出后，那送来柬贴之人早已失去踪影……”话犹未完，那中年叫花身子陡地一晃，欺到朝天尊者面前，双掌模糊一闪，袭向对方肘脉。

他纵身挥掌之际，非特迅快绝伦，而且连丝毫声息都没有发出。

朝天尊者不料陌生的叫花会突然发难，错愕之余，左臂挥袖封迎，左手欲劈未劈，双足错动，身形同时向斜地里横移两步。中年叫花手势一变，竟是虚多于实，朝天尊者甫横过半个身子，对方一手已然递到，因此只凭一只有手封拆抵御，又是仓促中起而应对，无形中吃了大亏，当下只觉掌指微微酸麻发软，身子倏然退开数尺。

寻丈之外立着神定气闲的中年叫花，那张白色张柬竟已被他夺到手中——

朝天尊者讶道：

“你……你……”

中年叫花注目望了夺到手中的柬贴一眼，沉声道：“这柬贴伪造得可谓逼真之极，落款处的大红花押更是绘得维妙维肖，几可乱真。”

朝天尊者哂道：

“你说柬贴是假的，凭你也认得出它的真假？”

中年叫花淡淡道：

“怎地？施主是……”

中年叫花道：

“在下姓龙，草字华天。”朝天尊者蹬地倒退一步，呐道：

“施主——施主竟是丐帮当今布袋帮主龙华天？”

口上虽如此说，眼中却满露不能置信的神色，即连一侧的司马迁武亦为之骇讶不止，他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年龄只在三四旬之间，其貌不扬的叫花儿，居然就是号令天下第一帮派的龙头帮主，可笑自己先时还将当他丐帮中的一名下级帮众，真是以貌取人，失诸羽子。

中年叫花淡淡道：

“不敢，龙某一向鲜少在江湖露面，虽然始终和尊者缘悭一面，却是心仪已久，今日一见其人，倒教我失望很多。”朝天尊者神色一变，旋即仰天笑道：

“有道是闻名不如见面，贫僧也颇有同感。”

中年叫花冷笑道：

“尊者素以武功精奥，戒律严谨著称，孰知依旧未能勘破嗔关，妄逞词锋之利，真真可怜可笑。”

语声微歇，复道：

“咱们几个叫花儿虽是素喜沾惹闲事，为武林跑跑腿，却也不致于沦为鸡鸣狗盗之流，尊者一到来便以恶言相辱，龙某不敏，待会儿例要向尊者领教领教……”

朝天尊者哂道：

“你想否认石香炉是丐帮窃走的么？”

中年叫花道：

“龙某的话还说得不够明白？”

朝天尊者指着席上的两具尸体，道：

“然则这两人暴毙于此，又该作何解释？”

中年叫花道：

“这两位施主一个江南牟家坝坝主牟文崎，另一位是陕南山楠院刘家骏，据贫僧所知，他们都曾遗失一宗异宝，然后又接到丐帮柬贴，方始赶到高王瀑来，不想竟因而丧了性命。”中年叫花道：

“是以尊者便认定是敝帮下的手？”

朝天尊者道：

“在龙帮主未能作有力反驳，以释贫僧心中疑惑之前，至少贫僧是有这样的想法……”

中年叫花冷哼道：

“朝天尊者的慑魂大法及劈山七十二杖是闻名宇内，今日龙某务必要见识一番——”

他双目一棱，霎时精芒四射，声音也变得又沉又狠，无形中透着一片杀机，生似已把对方当成深仇大敌似的。

司马迁武听得直皱眉头，暗忖：

“这龙华天身为一帮之主，修养功夫倒不见得如何到家，那牟文崎与刘家骏若非死在丐帮中人手上，他原该不惮唇舌，将误会解释清楚才对，怎地口气犹如此咄咄逼人，一味逼着朝天尊者动手？”朝天尊者虽是空门中人，至此亦被惹得怒火熊熊，本待开口回敬两句，但回头一想，自己是个出家人，

若连这口气都忍不下，倒显出自己气浅量窄了。
当天缓缓道：“ 很好，施主请赐招。 ” 反手一抖，禅杖已到了手中，立个门户。
旁边一人大喝道！ ”
“ 且慢动手！ ”
朝天尊者闻声收起禅杖，转眼望去，发话者原来是丐帮五杰之一的飞斧神丐。
朝天尊者愕道：
“ 飞斧施主还有何话要说？ ”
飞斧神丐目射奇光，道：
“ 大师若不健忘，想必记得数月前你我应殃神老丑之邀，到毕节麦府为麦十字枪助拳声援之事…… ”
朝天尊者道：
“ 那是贫僧生平最奇特的经历之一，怎会忘却了。 ” 飞斧神丐仰首沉吟半晌，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沉声道：“ 大师难道没有怀疑到，那一夜职业剑手仗剑抵麦府欲取麦炘一命，未曾得手之前又匆匆退走，其中不无古怪之处么？ ” 朝天尊者呆了一呆，道：
“ 施主忽然提及此事，莫非…… ”
飞斧神丐打断道：
“ 可以说今日高王瀑的局面，便是麦府那一夜事件的延续，大师设能冷静深思，定能猜到其中的阴谋所在…… ”
话犹未完，那中年叫花轻咳一声，冷冷道：
“ 往事不用多提，老三，你且退开一旁。 ”
飞斧神丐欲言又止，面上露出一阵古怪的神情，悻悻退到中年叫花的身后。
中年叫花迈步跨前，一掌斜斜举起，凝目盯注朝天尊者，眉宇间隐隐流露出森森杀机。
朝天尊者哂道：
“ 龙施主是迫不及待欲除贫僧而后已了，尝闻贵帮讲究的是江湖义气，帮众个个是英雄人物，但目下据贫僧的印象，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即连布袋帮主都不过是个盗名欺世之辈罢了。 ” 飞斧神丐闻言，脸上的表情颇为复杂，赤红的双目中像是含蕴了无尽的痛苦与愤怒，却忍住没有作声。
倒是中年叫花神色洋洋如常，丝毫不为所动。
司马迁武瞧在眼里，暗忖：
“ 朝天尊者言词虽然说得甚是尖刻，却一点也不过份，那龙帮主盛气凌人，始终逼着对方动手，很容易使人误会他为的是要杀人灭口，但据我所想，内情绝非如此简单，只有等事态发展来证明了。
中年叫花冷冷道：
“ 尊者喋喋不休，敢是有意拖延时间？ ”
他一再出言相激，朝天尊者果然按捺不住涌起怒容，道：“ 龙施主既然如此急于将贫僧解决，便自请吧。 ”
中年叫花再不打话，振腕一挥，发出尖锐劈风之声，直袭对方小腹要害，气势极为凌厉。
朝天尊者见他威势迫人，不敢怠慢，暗暗提聚功力，横杖封架，中年叫

花一错步间，手法陡地一变，左掌斜伸如刀，倒削而起。掌劲破空袭至，中年叫花那只求速战速决，急于诛杀对方的神态完全流露无遗，使得朝天尊者既惊且疑。

他眼见敌手来势凶毒，赶紧使出生平绝艺，一招“千军辟易”，挺杖反击中年叫花胸臂要穴，以攻为守。

中年叫花一掌去势毫不停滞，对其反击之威视若无睹。朝天尊者运足全身功力，挥杖疾劈，“蓬”地一响过处，禅杖已和对方递到的手臂击实，他这一杖势沉力猛，几乎连石头都可劈裂，但击在中年叫花的手臂上，如中败革，杖上的劲力，突然消失无踪。

他猛一失惊，一时竟忘了立刻变招易式，杖势略滞，中年叫花冷冷一笑，双掌一合立分，一股热风平空而生。

说时迟，那时快，中年叫花双掌才递出一半，朝天尊者陡然大吼道：

“洪施主还不现身，更待何时？”

中年叫花掌势一窒，岩石后面劲风闪荡，走出一个人来。只见那人中等年纪、体型粗犷，意态轩昂，上唇留着短髭。一望而知是个燕赵大汉，此人正是崛起山东武林的飞毛虎洪江。中年叫花冷笑道：

“洪兄直到此刻方如露面，想必隐身一旁窃听多时。”飞毛虎洪江沉下嗓子道：

“自命侠义的丐帮，原来竟是强梁凶横之辈，区区今日总算开了一次眼界。”

中年叫花不动声色，只是冷笑不止。

飞斧神丐怒声道：

“姓洪的，你口头上干净一点！”

他涨红了脸大声喝叱，显见胸臆中的怨火已到了一触即燃的地步。

洪江斜睨了他一眼，道：

“这叫做皇帝不气，气死太监，你们帮主都不感到我的话有何过甚其词之处，难道你听来反觉刺耳么？”

飞斧神丐呐道：

“帮主他……”

中年叫花摆一摆手，沉声道：

“住口——”

转朝洪江道：

“尊驾口气令人难以忍耐，不过龙某有句话须先说个清楚。”洪江道：

“龙帮主尚有何事见教？”

中年叫花道：

“敢情你也是接到丐帮柬贴方始赶来此地，是么？”洪江道：

“这还用再说？”

中年叫花道：

“咱叫花儿不知尊驾本意如何？但你施展疑兵之汁，布下这个假局，不知于你有什么好处？”

洪江呆了一呆，道：

“你——你此言何意？”中年叫花冷哼不答，俄尔，忽然仰天大笑起来。

洪江怒道：

“龙帮主何故发笑？”

中年叫花冷冷地一字一字道：

“区区之笑自有缘，尊驾心里有数，难道还用我明言不成？”洪江大声道：

“你说话最好莫再拐弯抹角，否则莫怪洪某……”

中年叫花微哂打断道：

“姓洪的，你此举虽可教我们疑神疑鬼，自相残杀，但总教咱们花儿识破了，这等嫁祸东吴之计，委实不太高明。”洪江双目冒火，厉声道：

“我听不出你此言有何意义，莫非你欲挑拨尊者与我相互猜忌，以遂你所愿？”

朝天尊者怀疑地望了洪江一眼，接口道：

“贫僧却听出了一点道理，龙施主仅管说不去。”

中年叫花冷冷道：

“洪兄行事一向残酷凶暴，动辄杀人，你想是早已潜来此处，下手加害了牟、刘二人，然后又藏身于一旁，依龙某瞧，这丐帮柬贴只怕也是你一手所布置的骗局。嘿，我说的没有错吧？”洪江怔了一怔，转目一瞧，只见朝天尊者双目也正逼视着他，满面都是惊疑愤慨的神情，当下但觉一阵急怒攻心，大吼道：“姓龙的！你接我一掌！”

右掌一扬，击向嘿然冷笑的中年叫花。

他一掌方自劈出，运功聚力之际，陡觉心中一阵剧痛，身形跄踉，蹒跚退开数步，砰然跌坐地上。

只见他双目微闭，面色惨白，神志委顿之极，生似已受了极重内伤。

朝天尊者在旁看得一怔。司马迁武一旁也疑云大起，暗忖：“这飞毛虎洪江，武功应是不弱，怎地一招未发，就倒下了？这事必有蹊跷！”忍不住“噫”了一声。

那中年叫花闻声回顾，冷笑道：

“小子，你惊叫什么？”

司马迁武呐呐道：

“在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有点奇怪……”

中年叫花厉声道：“奇怪？你是什么人？为何在此？哦，我知道了，敢情是你暗中做了手脚，下的毒？你究竟是受何人指使？”司马迁武一怔，怒道：

“阁下休得血口喷人！”

中年叫花道：

“这小子来历不明，而且又是先咱们之前来此，牟、刘二人不明不白暴毙，我早就怀疑是为他所谋害了，嘿！此子年纪轻轻，手段竟如此恶毒残忍，着实使人心寒……”

朝天尊者皱一皱眉，道：

“施主叫什么名字。”

司马迁武道：

“小可司马迁武，大师——”

朝天尊者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几眼，对方年纪虽轻，衣着也不十分讲究，可是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丰采，浑身透着一股真诚淳朴之气，他生平阅人无数，心中自然相信眼前这少年断断不会做出作伤害人之事。

他缓缓道：

“龙帮主指控之言，施主有话分辩么？”

司马迁武视线流动，停在中年叫花身上，冷冷道：

“以小可愚见，这个自称丐帮龙头，却处处设法陷害别人，初时诬指洪大侠摆布假局，及后一见形势有变，就找到小可头上，足见心术险诈，若说有人下毒，嫌疑最大的还是他本人——”这番话剖析入微，说得合情合理，朝天尊者不觉微微颔首。中年叫花冷笑道：

“小子你下的毒，犹要托词狡辩，去！”

“去”字出口，右手疾探而出，快如电光火石，司马迁武但觉晶瞳一花，还未来得及闪身避过，已被对方当面一掌击中肩胛。霎时他肩上有如被压上了一块千斤巨石，往后跃将出去。中年叫花身子一振，倏然掠到，双掌翻飞间，“虎”“虎”“虎”一辖数掌，将司马迁武迫得一退再退，几无招架之力。

司马迁武额上汗渍微现，动手封抵间，陡觉胸口一窒，慌忙散去内家真力，嘿地吐了一口气。

他心中猛然狂跳不已，暗忖：

“适才我欲提真气，竟是力有不逮，分明也有了中毒的迹象，这毒药好不阴狠，吸入后半晌尚不自察，错非我能及时发觉，没有妄提真力，否则今日便断无生理了……”

他脑际念头回转，面上不禁露出惊恐的神情，那中年叫花冷笑一声，双掌纵击横扫，错眼间已攻了七八招之多，司迁马武愈感不支，终于他再度被对方一掌拍实，顿时双膝一软，跌坐地上。中年叫花单掌一扬，对准司马迁武“玄机”死穴击至。司马迁武面如金纸，毫无抵抗之力，眼看就要遭其毒手，说时迟，那时快，倏闻一声大吼道：

“慢着——”

喝声中，一缕尖锐劲风直袭中年叫花背后要穴，中年叫花心头一凛，掌式随之一滞，疾然侧身避了开去。

回首一瞧，只见偷袭自己的人正是朝天尊得。

朝天尊者见他身法矫健如斯，指着他厉声道：

“你——你没有中毒——”

话未说完，身形一斜亦自倒在地上。

中年叫花眼色阴晴不定，冷冷地望着他们，须臾，蓦地仰天长笑起来，喃喃自语道：

“马兰之毒，天下无双……”

朝天尊者仰面吐出一口鲜血，道：“你到底是何许人？”中年叫花冷冷道：

“丐帮龙头，尊者以为我是谁？”

朝天尊者摇头叹道：

“贫僧早知布袋帮主是如此阴险小人，也就不会轻易着了你的道儿了？”

中年叫花闻言，只是嘿然冷笑，那久未作声的飞斧神丐面色在瞬息间地已变了数变。

他一咬钢牙，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大声道：

“大师别听他胡说，他压根儿不是……”

中年叫花冷冷打断道：

“你不要命了么？”

飞斧神丐被他那冷电般的双眸一瞪，身躯一震，登时有如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噤声无语。

中年叫花双目之中，闪烁着无穷的杀机，他单掌微抬，一步步缓缓朝司马迁武行去，口里道：

“小子，你横身介入这场是非之中，说不得我只有先将你除了！”

语落掌起，对着司马迁武顶门拍下，朝天尊者及飞毛虎洪江犹自顾不暇，更遑论施援了，只有闭目不忍再瞧。

眼看中年叫花一掌已至司马迁武天灵盖上不及二寸之处，就在这生死一发间，司马迁武忽然大吼一声，双掌一推而上——变出意表，中年叫花大吃一惊，下意识收掌向后疾退，孰料司马迁武那一掌只是作势推动而移，根本没有掌风击出。中年叫花一怔之下，哈哈大笑道：

“小子你甭再玩弄花招了——”

司马迁武见对方退开，良机不再，正欲夺路逃走，但见眼前人影一晃，中年叫花已拦于身前，正对着他裂嘴狞笑。

这会子，近处突然传来一声喝叱：

“住手——”

喝声虽则低沉，却是铿锵有力，诸人心子俱都一紧，循声望去，山岩后面出现一条人影，踏着沉重的足步，不疾不徐走入场中，那“咘”“咘”的脚步声音，一如高山巨鼓，一记一记敲在诸人心上。

震人心弦的跫音，配合着此人一往直前的举止，形成一种莫可言喻的坚凝强大气势。

中年叫花微微一愣，居然身不由己往后退了一步。

周围空气登时变得凝重异常，那人前进的气势，竟将场中诸人慑住，终于，他来到中年叫花五步之前定身。

司马迁武举目一瞧，见那人年约半百，身着一袭白袍，背挂长剑，面貌却是十分陌生。

中年叫花清清喉咙，道：

“来者何人？”

那白袍人锐利如电的视线，始终凝注在中年叫花身上，似乎此处再无旁人似的。良久，他沉声一字一字道：“麦炘！你不认得老夫么？”

朝天尊者与洪江一见那自称丐帮布袋帮主的中年叫花竟是十字枪麦炘乔扮，骇讶之余，一时但觉惊、奇、怒交集心胸。

朝天尊者有气无力地道：

“阿弥陀佛，昔日麦施主有难，贫僧与洪施主等数人尝应殃神所请，赶赴毕节声援，麦施主不领情倒也罢了，目下竟然恩将仇报，倒教贫僧大感不解了。”

麦炘狞笑道：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大师可知因为你们和殃神老丑等人的无事自扰，致平空破坏了老夫原订的计划，可笑老丑与黑岩三怪至死不悟，大师亦复如是，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语声甫落，左手一动，突然往白袍人左肋击去。

这一式施得阴险无比，对方全无防范，可说只有应掌而倒的份儿，说时迟，那时快，麦炘一掌将至，那白袍人陡地向前跨了半步，同时上半身微微

倾斜，形成一种极为奇特的姿态，宛如一尊欲倒的石像一般。
说也奇怪，那白袍人半步跨出，一股瞧不见的杀气立刻弥温全场，使得周围诸人即时生出强烈的感应！
麦炘骇然一呼，一掌再也递不出，身形一跄，往后倒纵出去。他喘一口气，徐徐道：
“阁下好高明的身手，不审可否宣示姓名？”
白袍人淡淡道：
“老夫司马道元。”
他自报名头，场上诸人齐地露出错愕的神色，霎时八道视线不约而同盯注在他一人身上——
麦炘勃然变色，道：
“阁下这是说笑了，谁人不晓司马道元已然作古多时，老夫更是亲眼目睹他陈尸画舫，你顶冒此人身份，决计逃不过我……”
白袍人平静如故，道：
“你要老夫通报姓名，我已经说了，如果你絮再聒不休、妄自推测老大身份，莫怪我不客气了。”
麦炘面色一变，似乎就要发作，但他一眼瞥见对方卓立如山的身躯，站立的姿态，隐隐蕴藏得有一股坚强厉的气势，他心子无端端一寒，居然连一句嘲弄的话都出不了口。
跌坐一侧的司马迁武心中波涛汹涌，默默对自己呼道：“父杀的丹青画像，我见过已是无数次了，若他老人家在此，我岂有认不出来的道理？可见眼前这人绝不是爹爹，但他为何要冒用爹爹的名字……”他心中疑虑纷纷，不免对那白袍人多瞧了两眼，只见此人目光虽则锐利有若鹰隼，但面上表情却显得十分淡漠索然，仿佛是个不会触情动心的死人一般。
不期发现对方这个特征，司马迁武不禁暗暗称奇，错非他现下正努力运功以排除体内毒素，早就忍不住开口加以质问了。白袍人沉声道：
“麦炘！”
他毫不客气直呼对方名讳，大有藐视之意，麦炘顿时泛起一种受辱的感觉，却是为白袍人气势所慑，不怒反而陪笑道：“阁下有何事要麦炘效劳？”
白袍人环目一转，道：
“老夫这就带走尊者及洪江，此外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向天立誓绝不伤害这位小哥一毫一毛。”
麦炘眼色阴晴不定，他寻思一下，道：
“这个使得，你把人带走吧——”
随即发了个毒誓，白袍人满意地点了点头，分别挟起朝天尊者及洪江，大踏步而去。
沉重的足步一如来时，不徐不疾，隐隐透着一股坚凝的气氛，未几，步声逐渐远去，人影亦消失不见。
麦炘缓缓转过身子，而对飞斧神丐道：
“他已走远了，你准备下手吧。”
飞斧神呆了呆，道：
“你不是已发了誓，答应他不再伤害这娃儿么？”麦炘狞笑道：
“麦某发了誓，你可没有啊，嘿，你还不快出手更待何时？”飞斧神丐不料他有此一语，半晌迟疑不前。

麦炘冷哼一声，道：

“你已中了老夫所下的剧毒多日，再不给你解药，眼看便活不成了，你竟敢抗命么？”

飞斧神丐双目犹如要喷出火来一般盯着麦炘，怒气已达鼎沸，麦炘理都不理，只是冷笑不止。

终于飞斧神丐废然一叹，缓步走到司马迁武面前，低道：

“恕我得罪了。”

右腕一动，掣出背上钢斧，化成一片森森白光，挟着“呜”“呜”声响，当头往司马迁武砸去。

司马迁武盘膝坐在地上，闭目运功，他曾中过马兰之毒，自觉体力已有一定抗毒之力，对方钢斧即将去到之际，他陡然大喝一声，双手齐出，左手封住对方的斧式，同时一跃而起。

飞斧神丐手中钢斧一收，向左跃开。

司马迁武朗声道：

“麦炘，你可没料到我会及时恢复功力吧？”

麦炘听他中气充沛，心头大凛，暗忖：

“此子真是深不可测,竟能在短短片刻之间,自行运功排出了体内毒素？这事实委实太已惊人了。”

那边飞斧神丐亦有同一想法，他们心念转动之际，司马迁武抓住此一时机，双掌在顷忽间连发五招，分袭飞斧神丐及麦炘，身躯紧接着一冲而起，从对方两人立身的空隙穿掠而过——

飞斧神丐在司马迁武从身侧掠过时，本有机会出斧拦去，但他飞斧去势却无故缓了一缓，让司马迁武得以迅速脱身。

司马迁武早已测定逃走路线，笔直往瀑布后面的山洞奔去，奔跑之际，心中一面忖道：

“此处四下皆是旷野，目标显著，容易被敌人追上，况且目下我体内余毒并未完全褪尽，只能支撑一时，莫如躲入洞中，只不知那石洞里则有无其他通路？……”

此刻，他已将洞中的神中的神秘人物忘却，足下迅捷跃腾，迳向前方奔去，穿过双股燕尾形瀑布后，伸手不辨五指。

洞外传来麦炘喝斥声音，司马迁武可顾不得对方有无追到洞口，只是一个劲儿放步狂奔。

走了一程，但觉两旁空间愈来愈小，地势也变得十分崎岖曲折，宛如一道回廊，他已略略可以察觉此洞形势，当真深邃无比，加之光线幽暗，洞内一片黝黑，那些奇形怪状的石壁，宛如幢幢鬼影。令人不寒而粟。

忽然司马迁武足底触着一物，“哗啦啦”一响，一桩物事倒在他的身前。

司马迁武皱一皱眉头，亮起火熠一瞧，但见两旁石壁排列着多具骷髅，散发着磷光，数目竟是难以数清！

那一具具骷髅都斜倚在石壁上，形成两排骷髅行列，隐隐弥布着一股可怖的气氛，司马迁武乍一见到这等情状，不禁倒抽一口寒气。

他小心翼翼移步上前，细加观察，发觉每具骷髅的胸前肋骨都已裂开，似是生前为人硬生生以内力劈断。

司马迁武默默忖道：

“这些骷髅胸骨的裂痕都是一般无二，足见这正是使用致命的因素，不

审那下手者是谁？居然练成此阴毒功夫，杀了这许多人，抑且每下次手，总是一掌击裂对手胸骨，致其于死，委实凶恶残酷之极。”
一念及此，登时激起满胸热血，痛恨那出手之人的凶毒，他义愤之心一长，先时恐怖的感觉便大为减低。
倏闻石洞里侧传来“夺”地一响，值此沉寂得可闻针落的空间里，突然亮起这一声异响，着实有些令人不寒而栗！
“夺”“夺”之声继续响起，听那声音似是一种坚实沉重的木头敲击在石地上所发出。
随着这阵动人心魄“夺夺”。声音的渐近渐亮，一条模糊的黑影也愈行愈近，终于出现了一个人的形象。
朦胧中但见此人长发及地，身材又高又瘦，一张青灰色马脸长满了缕曲的黑毛，身上披着一件磷光闪闪的红色大袍，一串骷髅头垂挂颈间，光赤着足踝，足跟上结满了一层层浑厚的茧皮。
司马迁武见对方装束奇特诡异，长相暴戾凶恶，浑身不知不觉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他摒息遏气，心中默默呼道：
“这是什么人，怎么邪门得紧？”
那长发怪人一步一步走到切近，“夺”“夺”之声越发响亮，司马迁武怎样也无法想像出那人光赤的足跟踩在地上，怎会发出如巨此大的声响？
长发怪人冷冷打量着司马迁武，突然仰首纵声狂笑起来，笑声中隐隐透着凶悍狂厉的气氛。
他啸叫之际，浑身颤动不止，颈间所挂骷髅头亦随之不住的摆动，构成一幅奇异的景象。
司马迁武被那骇人的叫声、笑声刺扰得心中发毛，暗暗聚起全身功力，准备出手应敌。
那长发怪人啸叫了数声，突地平空翻了个跟斗，接着笑声一止，早先的狂态也完全收敛。
司马迁武定一定神，敞声道：
“你到底是人是鬼？”
话方出口，他自己便觉得此问当真毫无意义，但此时此刻他惊诧于眼前这人的怪异举止，再也找不到旁的话说。
那怪人仰天怪笑一声，道：
“小子，许多误闯此洞之人，乍一见到咱后，都被硬生生给骇死了，小子你胆气倒也大得可以，非但不曾吓毙，反倒出口喝问，其实咱是人是鬼都没有分别，只要你一踏进此洞，就准得死在咱手上啦！”
司马迁武晶瞳四转，道：“这许多人统统是你所杀？”
长发怪人道：
“不是咱杀的还有谁？”
司马迁武道：
“他们都只是无意闯到这高王瀑后的洞中，便为你辣手杀害的么？”
长发怪人道：
“那也不尽然，某些人是风闻咱隐匿于此，特地人洞来寻咱的晦气，啊啊，除了其中一人之外，不用说他们也都死了。”他边说着，口中不停地狂呼作态；加之他的语声和笑声，十分干涩刺耳，因此格外令人生厌。

司马迁武皱眉道：

“依此道来，你的双手是早已沾满血腥了，但至今居然尚无人能取你性命么？……”

长发怪人大笑道：

“问得好！你自以为能够办到不成？”

司马迁武瞠目无语，那怪人复道：

“小子你不妨瞪大眼睛，瞧瞧洞中的八十一层骷髅，其中有少数人在入洞之先，亦认为其功力足以胜过咱家，终不免横死之祸，嘀嘀，莫消顷刻之后，此洞又将添加一具骷骸了——”司马迁武惑道：

“如若我当真为你所杀，尸身亦须经过一段时日方会腐朽，如何有可能在须臾之间变成骷髅？”

长发怪人冷冷望着他，突然呼嘘一声，黑暗里一阵疾风响处，一团黑影破空疾闪而至。

定睛望去，却是一只巨硕无朋的苍鹰。

那苍鹰在两人头上盘旋一匝，双翅拍动，霎时洞中俱是“嗡嗡”之声，长发怪人举掌向上，苍鹰便扑翅飞到他肩上歇了下来。长发怪人厉笑道：

“现下你当可明白了吧？只要你一向躺下，便将成为老夫这只巨鹰的美食，马上会被吃得点肉不剩，到时你整个人不化为一堆白骨那才怪咧？”

他的话声突然中止，眼中射出凶光，又道：

“告诉我，你何故走进此洞？”

司马迁武不假思索，道：

“说来你或许不会相信，区区乃是受人追杀无处可逃，才以此洞权充避难之所……”

长发怪人略感兴趣地问道：

“那追杀你的人是谁？”

司马迁武道：

“那人是丐帮高手——”长发怪人“哦”了一声，裂嘴笑道：“你会是那些自命侠义的叫花儿袭杀的对象？然则小子你也算不得是什么好人了，嘀！嘀！”

司马迁武道：

“其实丐帮高手亦是受人胁迫方会来此，那主使之人乃是以十字枪法闻名天下的麦炘。”

长发怪人双目一翻，喃喃道：

“麦炘……麦炘……咱懂得了……小子你定必与谢金印有所关联，是也不是？”

司马迁武一怔，正欲开口问他语中含意，那长发怪人突地露出激动的神色，一把抓住司马迁武的衣袖，叫道：

“麦炘既然在附近出现了，那绿屋夫人又在哪里？你说——你说……”

声音透着一种压抑不住的紧张，因为他倾身靠近的缘故，说话之际，口沫横飞，司马迁武只闻得一阵阵腥气扑鼻，中人欲呕。司马迁武错愕道：“绿屋夫人？我连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谁是绿屋夫人？”

“她是水泊绿屋的头号主人，中原武林鲜少有人得知她的名头，更遑论你这毛头小子了，见了她你也认不出来，我一时糊涂，才会追问于你……”

司马迁武触动了好奇心，故意道：

“你且形容她的相貌看看，说不定我见过呢。”

长发怪人哂道：

“罢了，绿屋夫人何等神秘，连咱都无此自信到底是否见过她的真实面目，小子你算什么东西？会让你说见就见么？”司马迁武耸耸肩，道：

“天下事，难以逆料得很，像你不是就让我无意撞见了么。”长发怪人道：“小子你怎生称呼？”司马迁武道：“司马迁武。”长发怪人闻言，脸上忽然又流露出一抹奇特的表情，司马迁武方自错愕，对方已冲着他厉吼道：

“据咱所知，普天下复姓司马的，要找都找不出几个，司马道元那老鬼是你何人？……”

司马迁武呆了一呆，道：

“正是家父。”

长发怪人面上又泛起凶光煞气，猛然仰首狂啸厉叫起来，他那颈间挂着的骷髅头，随着颤抖的身子摇个不停，一片凌乱可怖。

第三十九章　绝谷惊艳

他口中间而发出刺耳的嘿声，道：

“好！好！找不到老的，却找到他的宝贝儿子，咱家成日为司马道元招魂，目下总算有着落了。”

司马迁武皱眉道：

“你口气不怀好意，生似与先父有何过节似的，任何人冲着先父而来，在下都接住了——”

长发怪人冰冷逾恒，缓缓道：

“你债子还，你爹爹已死，自然只有你代他接下这桩过节了，司马道元有后，真是大快吾怀，嘿，大快吾怀。”

语声一顿，复道：

“你可知晓咱是谁？”

司马迁武道：

“正要请教。”

长发怪人桀桀笑道：

“说出来你可甭吓得屎尿横流，咱一向居于死谷，人称鹰王！”司马迁武若有所悟，道：

“区区尝闻江湖人言，家父生前曾纠合四派高手，将一个为恶无数的怪物打成重伤，逼入死谷，敢情那怪物就是你？”他语带嘲讽，死谷鹰王哪会听不出来，登时暴跳如雷，道：“咱老鹰本想一掌将你解决，目下可不能让你你那么痛快死去了……”说着抖手从颈上取下那串磷光闪闪的骷髅头，在空中挥了几挥，举步朝司马迁武迫近。

他手上骷髅挥动之际，口中念念有词，不时发出恐怖之极的怪叫，乍看之下，整个人竟似已完全陷入疯狂状态之中。司马迁武大喝道：

“且慢！”

死谷鹰王足步稍顿，道：

“小子你尚有何遗言要交待？”

司马迁武道：

“适才你言中透露家父已然过世，你从何得知这道消息，怎能如许肯定？”

死谷鹰王道：

“多日前咱老鹰离谷到外头走了一遭，不期碰上武啸秋那老头儿，承他告诉我司马道元已遭横死，这还会有错么？”他接着又怪叫几声，道：

“你先试试你畜生的功夫——”

手中骷髅一挥，震耳“弧”地一声亮起，那只巨鹰展翅自他肩上掠起，扑向司马迁武。

那兀鹰扑罩之势迅猛无俦，丝毫不亚于江湖一流高手，显见训练有素，司马迁武丝毫不敢怠慢，急地蹬步后退，直到背脊靠贴洞石壁方始停住，只差分许，苍鹰便从他头上擦过——

它那长达数尺的利爪抓在石壁上，“独”地一响，顿时碎石四落，粉屑飞扬，司马迁武只瞧得心惊不已。

兀鹰一扑不着，庞大的身躯在半空中倏地一个转折，尖嘴朝着司马迁武，反向他后脑啄至。

司马迁武单掌一抬，正欲蓄劲反击，突然丹田一口浊气冲了上来，原来他体内尚有余毒未除，方才一直没有机会继续运功排除，此刻毒力已然发作，耳目顿时远不如往昔之灵敏。

果然又是“呱”地怪叫一声，倏然感到后脑被一件硬物击个正着，当下脑里一阵晕眩，身躯向前直仆。死谷鹰王纵身直欺上前，罩住司马迁武背宫要穴。

他阴笑道：

“一掌打死你未免太便宜了，咱要你慢慢好受。”

司马迁武道：

“既然落在你手中，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死谷鹰王怪笑一声，道：

“咱老鹰要慢慢折磨你至死，否则难消心头之恨，今儿一早我才在洞里擒住一男一女，亦是如法炮制，现下正被咱囚禁在死谷天牢里，嘀嘀，你和他们作伴去吧……”

司马迁武暗忖对方虽则没有立即取他性命的意思，亦未见得是自己之福，因死谷鹰王生性残暴，不知要以何种手段对付他，若须遍尝折辱，倒不如立刻一死了之更为痛快了。

死谷鹰王道：

“小子你直往前走，记住咱一掌仍罩住你的志堂死穴，如你敢动歪念头，不过是自求速死罢了。”

左手向前一推，兀鹰扑翅飞起，朝山洞里侧射去，司马迁武在死谷鹰王的威胁下举步跟上。

走过这条窄狭的甬道，忽然晶瞳一亮眼前豁然开朗，只见插天峭壁相对峙立，凡三四重。

司马迁武发现自己正立身在一处崖壁的窄小空地上，一面高峰突兀，矗立云表，一面是万丈深渊，形成一道迂回的狭谷。

他张目四下张望了好一忽，那只苍鹰却已不知去向。

耳际响起死谷鹰王冰冷的语声：

“小子你绝对想像不到此处竟会别有洞天吧？这时便是咱老鹰多年来潜隐的死谷，与高王瀑中间虽只有一重山岭之隔，错非咱领路，你纵然走上一辈子也休想到达这里。”边说间，左手骈指探出，点了司马迁武分水穴，后者毫无抵抗之力，身躯一倾，应指而倒。

死谷鹰王伸手从岩间取出一大盘绳索，一头穿过一架巨大的石柱，然后用另一头将司马迁武牢牢绑住。

司马迁武穴道被点，但人事犹知，眼睁睁听凭对方的摆布。死谷鹰王布置就绪，狂笑道：

“下去吧——”

出手一推，司马迁武整个人旋即荡出绝壑之外，朝峡谷急坠下去。

他身子疾速下坠，转目下望，见峡谷郁郁苍苍，竟似深渊无底，不由吓出一身冷汗。

约莫落下了数十丈后，忽然下坠之势一缓，似乎有一股力道托住他全身，原来绑在他身上的绳索，不知何时已被拉紧，顿时抵消了急坠之势。

随着司马迁武身子也已落地，触目所及，只见一男一女背对着他而坐，是以瞧不见其面貌。

他等了好一阵，那一男一女仍然没有回头来，司马迁武暗暗纳闷，心道自己坠下此谷，他们两人绝不可能毫无所觉，只不知缘何故意不理。

头上传来死谷鹰王的怪笑声音，道：

“小子。你已是釜中之鱼，奉劝你好生歇一歇，待会儿可要你尝尝咱万鸟大阵的滋味。”

司马迁武方待回话，忽听上面另一道粗哑的嗓子叫道：“鹰王，鹰王。”

死谷鹰王的声音道：

“什么事如此慌张？”

那粗哑的嗓子道：

“有个大和尚闯过瀑后山洞后，小的无力拦阻，现下他正朝死谷走来。”

死谷鹰王道：

“有这等事？你可问出那秃驴的来历？”那粗哑的嗓子道：“他自称花和尚。”

死谷鹰王哼一声，道：

“连花和尚也来了，今日死谷可够热闹啦！你留此监视谷中的三个俘虏，咱去会会那秃驴。”声音逐渐远去转眼已自走远了。死谷鹰王一走，危崖边旋又出现一个蓬头散发的人头，此人和鹰王一般，眉目间都带有一股凶悍狂厉之气。

司马迁武暗忖：

“看鹰王并非一个独居于此，这汉子想必就是他的手下了，只不知那刚刚闯到的花和尚是谁？一名出家叫做花和尚已经够奇怪了，我在江湖走动，怎地从未听过这个名号？”

寻思良久，却是不得要领，转目再瞧身侧的一对男女，依然坐着连动都没动一下，生似对外界一切事物，完全无动于衷。司马迁武轻咳一声，道：

“有烦两位中的一位，解下区区身上所缚绳索行么？”那两人动也不动，恍若未闻，司马迁武几乎怀疑他俩已是僵死之人，当下又重复说了一遍。

坐在他左侧的男人首先回过头来，司马迁武触目所及，一颗心子险些跳出腔口，失声道：

“店掌柜，你——”

那人正是铁匠铺的掌柜老头，他微微一笑，以手按唇，作了个噤声的表示，压低嗓子道：

“别作声，鹰王的手下仍在监视我们，不可让他起疑……”伸手解开缚在司马迁武身上的绳索，并拍活了他的穴道。司马迁武忍不住低道：

“前辈怎会来到此谷，沦为鹰王阶下之囚？”掌柜老头微笑不答，突听那女子冷冷道：

“瞧你相貌不俗，缘何如此沉不住气，我们是不是鹰王的阶下囚，你怎敢遽下断言。”

司马迁武冲口道：

“那是鹰王自己说的……”

说到这里，忽然心底涌起一阵疑云，暗道自己自落谷到现在，那女子一直以背相向，瞧都未曾瞧过自己一眼，如何知道自己长成什么模样？但听她口气，竟似已见过他的面貌，遂试探地问道：“姑娘认识在下么？”

那女子道：

“前此你我才见过一面，想不到你倒是健忘得可以。”语声冰冷，词意

尖刻，加之她一直不肯回头，顿时令司马迁武大为难堪。

司马迁武目光落到那女子所穿的桔黄色的衣裳上，恍然若有所悟，压低声音道：

“是了，前夜姑娘曾在我家废园古宅露过面，在下眼拙，竟未能从背影认将出来……”

他低声下气地说着，那女子大感受用，徐徐转过螓首，但见她约摸双十年华，瓜子形的脸庞上，嵌着一双乌黑的眼睛，正是那来自燕宫的黄裳少女！

黄裳少女道：

“听说你是司马道元的后人，然则你竟不问问我么？”司马迁武道：

“在下只知姑娘出自燕宫，其余一概不晓，姑娘若肯见示，在下自当记在心上。”

黄裳少女道：

“我的名字暂不能告诉你，但你可以叫我玉燕子。”司马迁武心念微动，道：

“玉燕子……敢情这是你外号了，不敢请问姑娘与燕宫双后有何关系？”

燕宫少女道：

“双后么？她们乃是我的姑母。”

司马迁武心头大为震动，道：

“姑娘高华绝俗，与燕宫双后渊源又如此之深，自应名遐武林才是，何以在下从未听过玉燕子此一名号？”玉燕子吃他一奉承，笑嗔道：

“这也怪不得你孤陋寡闻，我近日才离开燕宫，行走江湖，你是第一个得我外号之人。”

司马迁武心知自己几句阿谀之语，业已赢得对方的好感，否则老让她以冷言相加，不假词色，委实不是滋味。

他沉吟道：

“在下感到不解是的：姑娘既为双后嫡传，家学渊源，武功之高自不待言，还有这位化身为店掌柜的老丈亦是前辈异人，何以会被死谷鹰王所俘，逼入此一绝地，莫非是姑娘有意……”玉燕子打断道：

“总算你脑子转得快，实与你说，我和吴非士吴老师都是有意来此，伪装不敌鹰王，作下俘虏，否则鹰王功力虽高，凭他那几手还不能将我们两人留下来。”

司马迁武于此方知那店掌柜就叫做吴非士，这名字非但不见经传，对他来说亦十分陌生，他不禁暗暗纳闷。

司马迁武心中忖道：

“这店掌柜显然大有来历，绝不是个简单人物，他能够改变行藏，乔装成店掌柜身份，遁迹于市井之间，未必就不可隐名易姓，以瞒人耳目，难怪我曾觉得他的名字陌生得紧了，至于他的海底如何，尔后我还得好生留意察究才是。”

口上道：“姑娘这样做有何用意？”

玉燕子道：

“这是吴老师之计，我们混入死谷，为的是要察明一事——”司马迁武道：

“以姑娘和吴前辈不惜以身蹈险，深入虎穴而看，此事定然非常严重了，

未知在下可得与闻？”
　　玉燕子冲口道：
　　“可以，但说了你可甭声张出去，让鹰王得悉，以致功亏一篑那店掌柜吴非士略带不安地道：
　　“姑娘你——”
　　玉燕子望他一眼，道：
　　“此人我觉得蛮可信任，吴老师有何意见。”
　　店掌柜吴非士双目盯住司马迁武久久不放，少时，轻轻点了点头。
　　玉燕子道：
　　“如你所说，这桩事果然十分严重，我们燕宫门人从不涉身江湖是非，不久之前，吴老师才说动东后，交百名宫妃借与香川圣女，但那百名宫妃在移交与圣女之前，就被人不明不白袭杀了半数。”司马迁武骇讶道：
　　“半数？那么一总有五十宫女被杀了，是哪一个凶人下的这摧花辣手？”
　　玉燕子道：
　　“五十宫女俱为人以同一外家摧心裂骨手法所击毙，武林中擅长此一手法的只有死谷鹰王一人。”
　　司马迁武道：
　　“是以姑娘及吴前辈便追寻到死谷来？”
　　玉燕子道：“此举之目的固然在打击香川圣女的实力，但问题并不这样单纯，因鹰王潜匿死谷多年，一向与燕宫甚至香川圣女都无瓜葛可言，竟有如此出人意表的举动，殊属不合情理，故此吴老师怀疑司马迁武忍不住道：
　　“吴前辈怀疑什么？”
　　玉燕子道：
　　“吴老师怀疑鹰王幕后另有主使之人，他更怀疑他们燕宫出了内奸！”
　　司马迁武惊讶万状，张大了口道：
　　“贵宫若出了内奸，果然断不可以等闲视之，吴前辈既能作此大胆猜疑，与燕宫……”
　　吴士非截口道：
　　“老夫虽非燕宫之人，关系却深，五年前我蒙燕宫东后知遇，聘为其侄女玉燕子的西席教师。”
　　司马迁武“呵”了一声，心中释然，暗道这吴非士原来位充燕宫西席，毋怪玉燕子口口声声称他为吴老师了。
　　司马迁武抱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念头，道：
　　“这内奸是谁？两位心中可有分数？”
　　玉燕子道：
　　“这个可不能对你明言了，奇怪我一向不肯稍假人以词色，何况是陌主人了，今日为何变成这般嘴碎，竟和你对答不休呢？”她轻声说着，像是在自言自语，晶莹的眼瞳连转数转，司马迁武瞥见了一泓秋水，只觉她的神态迷人之极，心神不觉一震，忙避开她的视线。
　　司马迁武一定神，道：
　　“姑娘……”
　　才说出两个字，陡觉天色一黑，耳际尽是“嗖”“嗖”之声，下意识止口仰首一望，满天都是黑色巨鹰翱翔在峡谷上空，数目有三四十只之多，将

日头都遮住了，投下一大片阴影。

司马迁武大惊失色，耳闻玉燕子高声道：

“瞧来死谷鹰王已发出他的万鸟大阵来啦。”

吴非士道：

“这群兀鹰久经训练，凶厉异于常鸟，在它尖啄利爪下丧生的高手已不知凡几，咱们须得小心应付了。”

玉燕子哼一声，道：

“畜牲终归是畜牲，再厉害岂能奈何得我们？”

吴非士道：

“姑娘切不可掉以轻心大意……”

话未说完，半空中一头巨鹰一俯身，像流矢一般向他急扑而至。

吴非士感到那兀鹰破风之势极为锐利，他舒掌一挥，内力陡发，兀鹰应掌跌坠地上。

那苍鹰坠地后并未立刻毙命，犹在地上扑翅翻滚，不时发出呜呜怪叫，鸣叫凄厉，生似人类频死前的挣扎。

谷上接着又扑下四五只巨鹰，挟着强烈刺耳的振翅声响，振人心弦，吴非士急急发掌，“呱”“呱”声音此起彼落，那数头兀鹰吃掌力边缘扫中，俯冲之势缓了一缓，从他头上擦过——

吴非士百忙中急声道：

“谷上盘旋的兀鹰为数不少，它们轮番攻击，咱们杀不胜杀，到最后精疲力倦，势将为鹰王所乘了，必须迅速想个法子才行。”他边说间，视线始终未离鹰群，叫道：

“留神，畜牲又要攻击了！”

顷忽里，半空一大片乌云疾投而下，细看之下，却是五只巨鹰排成一梅花字形，分从四方夹冲下来。

吴非士运功一击，当头一只兀鹰被打得翻了一个身，掉头反向立身最近的司马迁武扑去。吴非士大叫道：“小心——”巨鹰扑到之际，司马迁武几乎错以为是天空霹雳迅雷骤至，惊骇地仰首一望，天空昏黑一片，阳日全被鹰群的翅膀遮住了。他猛然吸了一口真气，右拳一扬，正待拍出，突觉胸口一窒，体内潜伏的毒素又发作了，这一惊诚然非同小可。

司马迁武心下暗叹一声，那毒素不迟不早恰于此际发作，眼看巨鹰尖喙即到，却是无能为力。

一旁的玉燕子见司马迁武即不出掌，亦不闪避，只是愣愣立在当地，忍不住为他发急，娇呼道：

“快闪开！你作死吗！”

司马迁武何尝不明白自家已身陷危境，顷刻使得丧命在兀鹰的尖喙利爪之下，自己却连举步退开的力气也使不出来，霎时之间，面如死灰。

这当口，陡觉一股潜力直逼而至，司马迁武吃那力道一推，立足不稳，往左移开数步。

那股掌劲正是玉燕子情急所发，她娇躯紧接着向前一跃，直似一阵旋风般掠到司马迁武面前，在兀鹰的尖喙下，一把抓起司马迁武的衣领，双足点地飞快地一荡，比去势更加迅疾地平滑回来。她这一出掌、纵身、救人，然后再退回原地，快到一气呵成，绝无丝毫拖泥带水。

玉燕放下司马迁武的身子，怒道：

“你好好地是怎么回事？不要命了么？”

司马迁武惊魂甫定，苦笑道：

“姑娘舍命相救，我……”

玉燕子淡淡道：

“这也不算什么。”

语声微顿，复道：

“你——你没事么？”

她口气渐趋柔和，美目投注在司马迁武脸上，流露出一片关怀之色，末了，她似乎自己觉得对眼前这少年太过于关切了，两颊逐渐升起红晕。

她为了要冲淡自家的失态，故意哼一下道：

“其实你死了，我还懒得过问咧，我救……救你，只是——只是不想让鹰王所快而已……”

声音又恢复了先前的冰冷，这一来可把司马迁武弄糊涂了，但觉对方性格多变，时冷时热，着实叫人难以捉摸。

他俩退开后只顾说话，留下吴非士只身应付鹰群的攻击，渐呈手忙足乱，敞声叫道：

“好姑娘，有话留待以后再说不迟，现在先帮我把鹰群驱退玉燕子应一声，身而起，玉掌拍击间，掌力山涌而出，只见她一身黄裳拂拂飘飞，足下碎踏莲步，在黑色兀鹰夹击中来去穿梭，姿态轻盈优雅之极，片刻里，有三四只兀鹰已为她掌力扫中。

被击中的苍鹰都断翅敛足，向谷中跌坠。

但苍鹰数目实在太多了，飞翔之际，不时相互碰撞，呈现出一种狂乱的现象……

“呱”地一响亮起，半空又有三只兀鹰扭转胴体，昂起尖啄，闪电般向着玉燕子冲下。

玉燕子娇喝道：

“好畜生！

信手折下崖壁所长的树枝，截成三段，她右手轻轻地一拍地，借着掌劲反震之力整个人直升起来，将要与巨鹰接触之际，玉腕一抖，“嗤”“嗤”“嗤”连响，树枝脱手激射而出。

那三截树枝宛若三支利箭，悉数分毫不差地射中兀鹰喉部。三只兀鹰相继发出一声哀号，跌落尘埃。

吴非士睹状脱口赞道：“姑娘好俊的神指神通，尔来你功力是愈发长进了，假以时日，双后必能放心将宫中事务交由你统筹主持了。”

他一壁说着，手底下并未闲着，双掌纵击横扫，把来袭的数只兀鹰都击落地上。

就在玉燕子及吴非士忙于和鹰群搏斗之际，死谷上面的危崖边突然又出现了两条人影！

死谷鹰王俯身向谷中纵声狂笑，他的身后站着一个身着灰色袈裟，肩上扛一把方便铲的大和尚，此僧正是那自称花和尚的行脚僧人！

鹰王上气不接下气地道：

“咱老鹰的万鸟大阵从未对生人放展过，谷内那三个自投罗网，正好拿他们试验，饱膏鹰吻。”

他镇日与飞禽走兽为伍，苦练邪功，日久不免变得疯疯癫癫，此际断断

续续发出尖锐的笑声，疯态甚是骇人。

花和尚凝目往谷中瞧了一阵子，皱眉道：

“鹰王你豢养的兀鹰已死了不少，他们三人真会死在鹰啄之下么？”

鹰王翻目道：

“什么？你敢小觑老鹰？凭那一男二女的微末道行，岂能与这群凶猛的飞禽相抗？”

花和尚冷冷道：

“微末道行？鹰王你瞧走眼了！”

鹰王凶睛瞪住对方，叫道：

“花和尚，你今日闯入死谷，咱老鹰冲着绿屋主人之面，以上宾之礼待你，莫非你也打算捋捋万鸟大阵的锋锐么？”花和尚道：

“这个以后再谈，贫僧且问你，可曾瞧出谷中那女子的武功来历？”

死谷鹰王哂道：

“依你说，你是看出来了？”

花和尚一字一字道：“从那女子的身法以观，极似燕宫蓝燕家数！”

死谷鹰王只一听到“燕宫蓝燕”四个字，立刻露出满面惊疑的神色，他凝目瞧了谷底那与群鹰搏斗正酣的两男一女一眼，喃喃道：

“燕宫蓝燕？……燕宫蓝燕？……你没有瞧错，这小妮子所使的武功路数当真是蓝燕家数么？”

花和尚道：

“错不了。”

死谷鹰王摇摇头道：

“咱还是无法相信，那小妮子如若来自燕宫，又怎么会在三两招内就被咱所俘，成了老夫阶下之囚？”花和尚冷冷道：“如此道来，你是认为洒家瞧走了眼？”

死谷鹰王道：

“这也未必没有可能。”

花和尚冷笑一声，道：

“鹰王你先别遽下断言，瞧瞧你心血所聚的万鸟大阵，到底伤着了谷底那三人一毫一毛没有？”

死谷鹰王俯首望了一阵，见群鹰在死谷上面翱翔盘旋，不时有两只兀鹰扑翅破风锐啸，朝谷底俯冲疾扑，那黄裳少女纤手一抖，掷出四截树枝，但闻“嗤”“嗤”连响，那四截枯枝宛如四只劲矢，全都分毫不差的射中四只巨鹰喉部要害。

四只兀鹰相继发出一声哀鸣，鸣声凄厉，在空中扑翅翻滚了一阵子，终于力竭跌落尘埃。

吴非士与司马迁武亦如法炮制，将来袭的兀赝悉数击落地上，转眼间，那群凶猛的飞禽已经折损了大半。

死谷鹰王只瞧得目瞪口呆，半晌作声不得。

花和尚嘲声道：

“看来你鹰王的宝贝徒孙们是不行了，还有别的杀手锏没有？”

鹰王不答，只是一个劲儿狂啸怪叫，暴跳如雷，这万鸟大阵几乎花费了他半生心血所训练，飞行特快，加之兀鹰生性乖戾凶猛，从来见人就扑，即使武功高强之人，亦无法逃得过它们的利爪。

讵料目下所见，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谷底那三人非但没有饱膏鹰吻，反而吃他们在举手投足间伤了不少兀鹰，怎不令得赝王骇怒交集。

他厉声叫道：

“ 想不到这三个狗男女还有点门道，但他们纵能在万鸟大阵下逃过一命，也甭想活着离开死谷。 ”

说着又自狂啸厉叫起来，间而发出一两声刺耳的笑声。